

前明正德白牡丹

武荣翁山柱砥 编

白牡丹小序

国之有史，以纪事也，古者左史记事，右史记言。故一代之君，必有一代之史，以垂后世，俾后世得以考其实录，昭其劝戒焉：下此若稗官、野乘微矣。至于小说家，不过听其遗事而敷衍之，绎之，非有褒贬是非之可寓，非有议论评断之足观，是微之又凝矣，何足尚焉！然独不曰史缺有间，乃时时于他说，而小说抑何不足尚者说乎？其中具有忠孝廉节之可风，邪慝谗色之足戒，岂无裨于世道人心乎？如有明正德君之于白牡丹一事，史无闻矣。史无闻则何不可为之说！所异者以民家两个女子，而上入君王之梦寐，以堂皇一代天子，而下等众庶之嬉游。

卒至于同州劫驾，黄虎拘函。使非有李梦雄、英国公、定国公之保驾，则正德之为正德，不知其何如也！岂不可奇？岂不可笑？岂不可戒？孔子曰：戒之在色，信然。余长夏无事，信笔挥成。然言词饵谬，未免见笑于儒林；仍收而置诸篋。

适坊友来游，育所谓《白牡丹》者，世人多有求售而不得者。即有此编，何不付梓，以公同好？余曰：不可嗣。因缘请爱书数语，以弄诸首云尔。

光绪辛卯季冬之月下院柱石氏书于上洋博古之斋

武荣翁山柱石氏题

前明正德白牡丹

第一回明主遇美人入梦金星救刘瑾为阉

诗曰：

乘兴南游不戒防，谁知祸急起身旁。

若非洪福真天子，早把江山梦一场。

又曰：

两样新妆未得遭。

本来龙性荡难牢。

春风自是为张主。

一夜吹开两树桃。

话说这两首诗，单道逍遥天子的遗事，前首括得上半部，后一首括得下半部。却因其时有两个美女，与逍遥天子梦中相追，日后宛转入宫伏侍。看官你道那逍遥天子是谁？乃是前明正德。

按正德乃武宗皇帝年号，这武宗讳厚照，姓朱，乃天上亢龙金星脱生下世的，稟性风骚，赋情潇洒。即位以来，四海升平，倦于治务，耽于盘游，时称

为“逍遥天子”。故其时内宫虽有后妃嫔嬙，即良家女子，非无可娱目悦心，然常闷闷不乐。一日退朝无事，睡在龙床上，忽梦游至一大世界，看不仅紫姹黄娇，生无限红情绿意；进步又至一所，中有二株花树，一株花开白如玉的，叫做白牡丹；一株花开红似紫的，叫做红芍药。花下又有两个娇滴滴的美女，冉冉而来。一个淡妆比玉精神，一个浓抹如花窈窕。且那身子服饰，又打扮得十分整整齐齐的，真正是西施再世，王嫱复生。武宗抬头一看，不觉浑身酥软，神情颠倒。遂抢步向前笑道：“寡人正在此孤寂无聊，意欲两美人相伴枕席，未知美人意下如何？”那两美人一时齐道：“只怕奴家没有忒大福分，若是万岁不嫌容貌丑陋，另日即便同侍中栊罢。”武宗见美人依允，忽然春情越发，忍耐不住，又向两美道：“既蒙美人见爱，何不就此际同赴阳台，行些梦岫三分雨，梦煞巫山一段云去。”说罢，便双手拉住两美。那两美被武宗纠缠不离，却叫道：“万岁放手。”武宗只是不肯放手。两美心生一计道：“后面有人来了。”武宗回过头来，那两美乘势把武宗推开而去。武宗叫声“不好了。”一顿跌倒在地。惊醒起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依旧倚在龙床上，膝胧道：“好！好。”

早有太监闻言人侍问道：“陛下”与何人打活，却警得如此冷汗直淋？”

武宗道：“朕正梦与两美好处，不意被他推一推，蓦地惊醒。”太监道：“既有其梦，必有其人，陛下何不宣圆梦官一问？好便传旨，令使者采选入宫，伏侍陛下。”武宗道：“朕适才梦中匆急，并未问及美人姓名乡籍，好不令人晦气。但朕尝闻，冀之北土，好马生焉；古之名都，美女聚焉。此两美人，一定生在苏杭扬潮等州地方，少不得另日朕就要云游各处，留心访访踪迹罢。”谁知武宗此话一出，早已钻在那太监心窝里去，却弄出许多事端来了，此是后话，按住慢表。

且说这太监乃河南信州人氏，父刘聪，母何氏。刘贩卖药材为生，积下家私数千金。但是夫妻二人年过四旬，未有男女生育。聪因到河北大名府收买货物，螟蛉一子，先是名谈瑾，年甫十岁。生得白净面皮，只是眉浓眼露。

因父母穷乏鬻之，刘聪收为己子，改曰刘瑾。回家夫妻溺爱，送其上学攻书。

不数年，刘瑾性轻挑，善戏虐，口舌伶俐。下棋投壶，博弈踢球，无一不精。

年十六，刘聪病故。何氏溺爱更甚。不务生业，妄结浪游。至十八岁，何氏亦亡。刘瑾益加放荡，赌博酗酒，无所忌惮。不数年家业荡尽，连住处也变卖了。因思有个族叔刘文俊，欲投他处，求得出头。

按文俊名刘泽，系二甲进士出身，时官拜吏部天官。乃刘聪之从兄弟，瑾

之从叔也。与刘聪颇相得。前因丁忧回家，后遂挈家移居江甬苏州府城内。

家资饶富，刘瑾故欲望其提携，遂收拾上路。非止一日，已到苏州府，寻店安歇。问店家，方知刘吏部家住在狮子街，是晚即饱餐安寝。至次早饭后，备下名帖，来到刘府前。对把门家人说明，家人道：“老爷不在家里。”刘瑾恳求家人把帖投进后衙。夫人李氏见了名帖，心想：刘聪家业富足，刘瑾到此，必是放荡，即传请进后堂。

刘瑾拜毕坐下，旁边茶罢，夫人曰：“贤侄在家料理家务，何由到此？”

刘瑾曰：“只因父母双亡，家业萧条。望婶娘写一信附小侄进京，托叔父图个出身。”夫人曰：“你叔为官清淡，从不敢妄荐一人。贤侄进京，想也无益。”遂令家丁取出银子，对刘瑾曰：“此银十两，贤侄权收作盘费回家，切不可进京。”刘瑾不悦曰：“婶母既是不肯写情提携，小侄又非来打秋风，银子可仍收进去。”说罢，亦不辞别，竟悻悻跑出后堂而去。夫人入内不表。

且说刘瑾出了刘府，一路愤恨：“异日若得志，必设害他一家雪恨。”

忽又转念曰：“适才送我的银子，我又不取。如今路费已尽，举目无亲，不若投河身死免受了辛苦。”想到此际，心中凄惨，信步出城，欲寻溪河自尽。

来到荒郊，迎面来了一个道人，白面长髯，纱中葛袍。向前叫曰：“刘瑾不可短见！论你后日富贵难言。”刘瑾吃惊曰：“公是何人？既知我姓名，谅必知我苦。怎说甚么富贵？”道人笑曰：“贫道知过去未来之事，怎不知你的委曲？今不如阉割进京，为个太监，可得荣耀。”刘瑾着惊曰：“割了阳物，岂不死去？且无一文路费，怎能进京？”道人随就身内取出一包药散，并一粒药丸，付刘瑾曰：“你将此药带回店去，先取瓦一块，无灰酒一瓶，并火炭等物。先写一纸字，放在桌上，教店主见得，道：我若割下阳物，你可将阳物放在瓦上，扇起炭火烧焦，搗成细粉，和一粒丸药，调酒灌下，便可止痛。快将此药散，涂敷割伤处，立即止血。再调养几日，自然痊愈。另赠你白银五十两，以为路费。”说罢将银药俱付刘瑾。刘瑾收了，拜伏在地：“恳求大名，好便异日报答。”道人扶起道：“贫道姓李名太白，号长庚。

云游四处，不求报答。只是你异日得志，切勿伤害生灵，足感厚情。”言讫，化阵轻风而去。

刘瑾心知必是太白金星指点，后日必有好处，即望空叩谢。遂转回店来，将信将疑，取了一块方瓦，并老酒炭火齐备，写下纸单，放在桌上。向前对店主曰：“适在街上买一只熟鸭头，要借刀砧一用。”店主曰：“何不取来付小人料理料理？”刘瑾曰：“我自会料理，不劳费心。”便取了刀砧入房，虚掩着房门。店主心内疑惑，又见刘瑾，眼带泪痕，不似吃酒之状，又取刀砧

，不知何用？便悄悄躲到房门缝窃视。忽见炉内炭火炎炎，上放一方瓦，那块刀砧安置在椅前；解开前面裤子，握出那条黑昂昂的物件来。店主正不知何故，又见刘瑾左手把那物件提起，放在砧上，右手举刀截下。一声响，那物件已坠在地上。忍耐取过药散一小撮，敷糝在伤处，遂跌倒在地，血如涌泉。店主叫得一声苦，急奔入房来，已是面如腊黄，人事不省。忙叫帮伙进来曰：“此人与我无冤，却割阳物来害我们。当着人命，如何是好？”小二见桌上字纸，方知其详。

店主无奈，只得照纸上所云，把那阳物拾起，放在瓦上。不须臾间，饶得焦黑，搗成细粉。又将药丸研破，和老酒调剂，把箸撬开牙关灌下。顷刻面皮渐红，血亦止了。二人共扶上床，停了一会，手脚略动，翻身叫声：“我好疼也！”店主埋怨曰：“我与你并无冤仇，何故做这事害我？”刘瑾曰：“你不知我的苦情，我就死了，亦不过费你一口薄棺材，更也无人较讨人命，不必着慌。”店主曰：“阳物有甚罪过，割下了便可分得苦情？一发不通！”

口虽如此说，心中着实恐惹出人命来，从此小心照顾。又有道人药散敷贴，小心伺候了十余日，始平复如旧。

此时刘瑾暗想：“身边只有十数两银子，若还店税，无甚路费。”乃对店主曰：“多承好意，得全残喘。但饭钱房税，无从借贷，如何是好？”店主巴不得他早出门去，答曰：“房税饭钱，客官另日得意寄来罢。今日痊愈，即可起程。”刘瑾称谢，收拾出门而去。

未知此去进京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穆府着棋收内监焦彩翻案害王岳

且说那刘瑾称谢店主，收拾出门，夜宿晓行，不知不觉到了。是晚进入京城，住入客店安歇。次日问店小二曰：“小可要做个太监，未知怎能充作哩？”小二曰：“要作太监，须要在朝官员保奏方得入宫。”刘瑾默然暗思：“我怎有官员保奏？况盘费短少，倘用尽岂不饿死？且寻个生活路，再作商议。”即换了衣服，上街闲走。

亦是时运来临，恰遇正德天子时为东宫太子，闲暇素服，带一少监，步行到兵部尚书穆宏府中游耍。这穆宏乃趋媚小人，即邀太子到后花园磐陀石上对着象棋：家人从后门出去，后门被风吹开。适值刘瑾到此，见花园幽雅，缓步而入。观望那石上二人对着象棋，正中着心怀。上前一看，恰当棋正入局，二人俱各出神，不顾旁人看的。时太子要移红马去吃黑车，那穆宏却用个弃车杀将之势，却不顾车，转去移炮，欲成重炮，即是死局。太子欢喜，忙取马去吃车。刘瑾叫曰：“吃车无益，重炮已成枯棋！”太子停手，通盘算了一番，回顾刘瑾笑曰：“不是你指点，险些中了死局！”即移一红炮，搁在黑炮前，局

便散了。刘瑾再点几步，黑棋已死。太子赢了一盘，大喜曰：“卿果能干！可替孤家照顾指点。”刘瑾暗忖：“此人既称孤家，必是皇卿国戚。”即尽心指教，倏忽问连胜三盘。穆宏赞曰：“此实是高手，臣对他不过。”太子大喜，问曰：“卿乃何人？有此本领？”刘瑾跪下曰：“臣乃河南信州府刘瑾，曾经阉割，故进京谋做太监，但未得机会。”太子曰：“孤家就是东宫太子，卿既洗净身体，着小监前去验视，若果洗净，即侍孤家罢。”

小监领旨，即引刘瑾到旁边验过，奏曰：“验得刘瑾洗割干净，特来缴旨。”

太子曰：“刘瑾可随侍孤家。”刘瑾谢恩毕，即随太子回宫去。次日，到客店取行李入宫内。刘瑾语言巧捷，百般逢迎，太子甚是欢喜。

过半月余，不料六宫太监王岳知道，奏曰：“殿下，这刘瑾无人保结，乞打发出宫，免使朝廷跟究奴婢之咎。”太子即问刘瑾曰：“卿有何人在朝廷居官么？”刘瑾曰：“臣只有族叔刘文俊，官拜吏部天官。”太子对王岳曰：“你可往见刘文俊，就取结状。”王岳领旨出宫，来见刘文俊。施礼坐下，曰：“先生有族亲刘聪之子刘瑾，居住河南信州府，今因阉割进宫，伏侍太子：欲着先生保结，未知先生意下如何？”刘文俊暗想：“刘瑾家资不薄，为何阉割？谅非守分之徒。倘有不测，罪连保结。”即答曰：“学生移居已久，且一向在朝，梓里之事，一概罔闻。不敢妄保。”王岳即辞别，回见太子，将此言奏明。又道：“刘文俊既不敢保，殿下当遣刘瑾出宫，恐圣上谴责。”太子曰：“卿且退，再作商议。”刘瑾深恨文俊不保他。

又过半月，王岳见刘瑾仍在宫，即于偏殿奏天子曰：“殿下收了一个来历不明之人，名唤刘瑾。奴婢职司六宫，理合奏明。乞陛下驱逐出宫，免致后患。”宏治曰：“宫闱之内，岂容无籍之徒住足！着巡宫太监立逐刘瑾，无容延缓！”刘瑾闻言大惊，来见太子。太子曰：“圣旨已出，孤草书一附，卿暂住穆宏府中。孤家另日必当重用。”刘瑾忙收拾出宫，巡宫太监缴旨不表。

且说刘瑾到穆府，穆宏见了太子手谕，知太子溺爱刘瑾，即加礼备酒相待，打扫书房安歇，曲意殷勤款待。不觉过半载，乃宏治十八年，帝驾崩。

此时，因西番大金王薨，无嗣。王族争立战斗。英国公张茂领军前去和番，掌朝国老文阁夏往北番催贡。朝中只有世袭明侯李崇顺及刘文俊等，请太子告庙登位，称为正德武宗皇帝。大赦天下，即宣刘瑾为掌印太监，行坐不离，言听计从。刘瑾即另造大监府安享，文武官趋媚不暇。

刘瑾日侍正德，见正德昏暗，意图篡夺。寄银两与三界山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等，嘱其密招人马，冀图大事。按柳望怀亦信州人，与刘瑾至交。

初贫，屡受刘瑾恩惠，多勇力，后投三界山吴仁中、万飞龙等，结为兄长

，落草打劫为生。刘瑾引为心腹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刘瑾心恨王岳前日革逐，意图报怨，乃谋于兵部尚书穆宏、户部尚书焦彩，曰：“吾欲诛王岳，并夺司礼重权，奈老贼乃三世老监，并无罪款，难于下手。”焦彩眉头一皱，计从心生，道：“有了，有了！记得弘治十二年间，黄河崩坏，先帝知王岳诚实，差其监工：王岳因恤小民，不发官工，特给民价，侵欠十万银两。后回奏，先帝知是体恤民疾，谕旨免补。而王岳诚实，不奏请勾。现账簿仍存本部处。今国库空虚，公公可奏讨此银，王岳清贫必死。”刘瑾大喜，曰：“贤契可速检出账簿，咱来日好得奏请，结果老贼的性命！”穆宏、焦彩称是，退出。

到了次日，正德临朝，文武分班。只见刘瑾、穆宏、焦彩跪奏曰：“启奏陛下，目今国库空虚，臣查弘治十二年，黄河两岸收筑完竣，尚存银十万两，在司礼监王岳处，乞将此银追出应用。”正德喜曰：“可将账簿进来御览。”当下焦彩即呈上簿籍，帝见登记有侵欠十万两实账，即令宣王岳上殿。

谕曰：“卿可将先帝手内所拖欠十万银两，缴还朕躬应用，毋得迟延。”王岳闻言大惊，曰：“奴婢何曾拖欠先帝银两？”正德曰：“即是先帝修理黄河，账簿现在，怎说无有？”王岳心中方才明白，奏曰：“若是修理黄河，只因此处洪水泛滥，人民困苦。奴婢不忍，给发官工，至侵欠十万两。先帝曾云：“此乃体恤民力，非关侵欠，谕旨免追。”若果奴婢侵欠，先帝已究追多时了，乞陛下明鉴。”刘瑾忙奏曰：“陛下明见万里。先帝若果免追，如何账簿并不勾销？明是王岳自恃三世老监，藐视国法！若不勒限严追，银两何由得清！”正德闻言，怒喝曰：“王岳劣奴，焉敢欺藐寡人！降旨暂禁天牢，限一个月，若不缴清，取尔首级！”遂令武士将王岳押进大牢。文武方知刘瑾果然势大，谁敢多言？俱各散朝。

且说王岳到天牢，牢官敬他三世老监，送进一小房安身。王岳便说自己失算，先帝账项不奏请勾销，刘瑾挟昔日赶逐之恨，故遭陷害。“咱若缴清银两，必报先生。”牢官曰：“公公家资原来如此富足！”王岳曰：“咱家只一义子王合，从幼却亦阉割，现住河南河中府家中，计家业不上数千金。”

牢官惊曰：“若是如此，库项怎能赔偿？”王岳曰：“不妨，咱还有一义子，名唤薛同，官拜谏议大夫，家住湖广武昌府，原是百万富户。因怕人谋害，故拜我为义父。前者回家，现经伏阙。咱当寄书与他，教他解银十万两，进京救我性命。”牢官曰：“如此，公公快写书，下官即着一妥人，星夜前往武昌府。”王岳忙修书信一封，牢官叫了一个惯走长路差人，王岳赏了他二十两银子。差人即带书赶路，披星带月，不数日来至武昌府薛府前。对把门人曰：“烦报你家老爷知道，说京城王公公着人到此，有话面禀。”门丁报进后堂

，薛同令唤进。差人后堂拜见，呈上书信。薛同看书大惊，曰：“王公公不意招此横祸！”令差人到厨房饱餐，随写下回书。又令家丁速收拾银两金条进京。顷刻间差人来领回信。薛同令赏了二十两银子，吩咐：“你先归，见王公公说，我即日解银，到京赔补，教他高枕无忧。”差人叩谢，回去不表。

且说薛同恐银两沉重，路上耽搁，却从水路起程。无奈水面风波不顺，迟延几天。及至天津港口，算来二十九日。薛同即令两个家丁直入京城，打听王公公若在天牢，作速回报，好运银入京；倘被害，亦当回报。家丁领命起身。原来天津港离京城二百四十里，家丁须赶次日，方得进城。

且说刘瑾；巴不得过限期。好结果王岳性命。到了三十一日，心中大喜，奏曰：“陛下钦限王岳一个月缴清十万银两，今已满限，仍不缴还，实属藐法。若不诛戮，王法扫地。”正德闻言大怒曰：“劣奴着实无礼，速宣来处死。”当驾官领旨而去。

时王岳在天牢，接着薛同口书，安心静候。到了这日，正与牢官议论：“为何至今未到？莫非风水阻滞？”忽牢子报曰：“圣旨下！请老爷迎接。”

牢官忙出天牢接旨，复见王岳曰：“圣旨宣公公进朝。”王岳惊曰：“咱今番进朝，性命难保，只是辜负先生好意。”牢官安慰曰：“有众大臣保奏，谅亦无妨。”王岳来到午门，下轿入朝。当殴开了镣铐，俯伏跪下。正德骂曰：“阉狗藐视寡人，银两逾限不缴，实为可恶！”王岳叩首奏曰：“陛下暂息雷霆之怒！奴婢贫穷，又无家资。前日钦限缴还银项，业经驰书向亲友转借，亲友已解银前来。奈风水阻滞，乞缓十日。若不缴清，甘当死罪。”

刘瑾闻言暗想：王岳这厮，若缴清库项，反结下深仇。”忙奏曰：“世间岂有三十日分文莫措，再十日即有十万银两之理？明系挨延欺君。若不处死，难彰国法。”正德怒气冲天，骂曰：“阉狗如此无礼！”喝令武士将王岳押出午门外处斩。武士向前擒捉王岳。王岳立起，指着刘瑾大骂曰：“劣奴陷害咱家，死而有知，必夺尔魂！”正德大骂曰：“自己拖欠库银，不行补还，却又辱骂好人！”传旨将王岳速速斩来。武士随押出午门。可怜一位三世老监，死于奸人之手。顷刻武士呈上首级，正德令将首级挂在彰义门下示令。

文武见了，俱各寒心。帝令刘瑾执掌六官司礼监。散朝，万民嗟叹。

时薛同的家丁，一闻此信，忙备棺木，到午门收殓王岳尸身，唤人来将棺木运到天津港口。薛同闻信大哭，备下酒醴祭奠，再令得力家人，押运棺柩回河中府，交与王合。“待我设计重贿奸臣，务要王岳的首级，寄回附葬，方快我心。”家人领命，运棺向河中府而去。

未知薛同果买得王岳首级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买首级白冤遭害假半仙看相赚金

却说薛同务要买得王岳首级。随即进京，租家客馆安顿。过了三日，这一日早饭后，素服坐在客店前，看其买卖。忽一小监经过，遇着一个书生，拱手问曰：“刘公公要往那里去？”那小监答礼曰：“咱奉我公公命，要出城公干。”说罢而去。薛同触着心事，便问店家曰：“这小监是谁？”店家曰：“此乃刘瑾的心腹小监，却亦姓刘，但不知唤甚名字。”薛同曰：“你去请他回来，只说有一客商请他，休露出我的来历。”店家忙赶上叫曰：“刘公公请住步，小人店中有一客商请你说话。”

原来小监名唤刘健，最贪财利，一闻此言，便暗忖：必有赚钱的机会，即同店家进店。薛同吩咐备酒，一面请刘健进入客房，分宾主坐下，曰：“公公别来无恙？”刘健见薛同面如紫玉，三络长髯，衣冠整楚，知必富户。即问曰：“咱前往河南公干，有几位富户请酒，足下莫不在内否？”薛同将计就计曰：“小弟姓玉，贱名必济，在河南开张珍珠铺。因前同公公聚饮几次，深知公公慷慨，故此叙旧。”酒席已备，刘健谦逊了一番，一同坐饮。问曰：“王大哥进京何为？”薛同曰：“小弟因有些家资，屡遭贪官勒索，故进京欲捐纳一职员，并拜个座主庇护。未知公公有甚门路否？”刘健闻言暗喜，果是赚钱的机会。答曰：“王大哥岂不晓我家公公的势力？满朝公卿，谁不钦服。就要做个现任官，到也容易，莫道空衔职员。但未知尔带多少银子应用？”薛同曰：“某现备三万两，可够用么？”刘健喜曰：“如是足了，但今天咱要出城理事，另日再来与你商议。”即欲分别，薛同曰：“难得今日相会，须再饮几杯。”刘健即坐下再饮。

薛同甜言蜜语，饮得投机，问曰：“彰义门下挂着，却是何人首级？”

刘健曰：“说起方知我公公的势力。那首级乃是三朝老监王岳，只因触犯我公公，被公公奏闻朝廷，将他处斩，把首级示众城下。尔还不知么？”薛同曰：“你公公忒认真了，既死便罢，何必首级示众？但公公乃刘公公心腹，未知能盗取此首级否？”刘健笑曰：“尔言差矣。王岳与我们并非亲故，我怎肯犯着国法，盗他首级？”薛同曰：“公公若能盗取此首级，凭尔要多少银子。”刘健曰：“这却烦难。教尔多银买一首级，尔却不肯；若是少银，叫我盗取，我亦不肯。”薛同曰：“凭你要多少银子，便说何妨？”刘健暗想：此人莫非痴呆，怎要买个死人头？便曰：“若要首级、除非三千两银子不得。”薛同曰：“就是三千两何妨！”刘健疑惑曰：“你当真三千两敢买么？”薛同取过钥匙，开了箱，付与刘健看曰：“黄金在此，有甚难买？”

刘健见满箱金银，触起贪念，便曰：“大哥可取纸来，把金称定，有三千两银，直待我包好，写上封皮，仍付你收下。待我取首级来，即将原封金付我

，免致稽延。”薛同称是。刘健将金折算，封写标皮完固，交薛同收受曰：“咱家暂别。”薛同忙问曰：“未知公公几时取来？切勿失约。”刘健笑曰：“此物唯大哥要买，别人怎肯？”

即辞别出店，一路暗喜：时来运到，遇着此等之人！三千两银买一颗首级。只是守城官怎肯把首级与我？必须如此如此，瞒过刘瑾方妥。主意已定，早回太监府，见了刘瑾销差毕，只管微笑。刘瑾问曰：“你何故哂笑①。”刘健曰：“奴婢因从彰义门过，见王岳首级，臭气难闻。”刘瑾喜曰：“他之

①哂（shěn

，音审）笑——微笑。

与我结怨，正欲使他现世。”刘健曰：“奴婢亦知公公是要他现世，实在是替他扬起美名。”刘瑾曰：“示众是不幸，有甚美名？”刘健曰：“奴婢适见三个人进城，一个是本处人，两个背着包袱，必是外省人。那两人忽向本处人曰：‘这城下挂的是何人首级？’那本处人答云：‘此是三世忠监王岳的头颅。’那外省人曰：‘我亦素知王岳的忠名，只是不曾见面。今当识个忠监，不知被谁害的？可惜！可怜！’三人便回看一番，方才入城。岂不是替他扬美名？奴婢愚见，何不将首级丢在黄河漂流，使他阴魂无归，可好哩！”

刘瑾点头道：“是。尔便将王岳首级丢下黄河去罢。”刘健曰：“但恐守城官不肯，奈何？”刘瑾曰：“不妨。可写一张手谕，与尔带去，付与守城官看过，说朝廷若有甚言，咱家抵挡。”

刘健心中大喜。出门直上城头，守城官忙接入敌楼，见礼坐下。刘健就将手谕付与守城官着过，就令军士把木桶放下，首级解下，却没有桶盖。刘健曰：“无有遮盖，不好看相。”军士取过一个皮箱将木桶贮在箱内，盖下箱盖。刘健因贪着三千两银子，亦不嫌臭，辞别守城官，把箱架在肩上，飞奔到了客店。

薛同正在坐，满厅许多人吃酒。刘健恐臭气触人，忙带进薛同的房子，将箱子推在床下。薛同遥见是刘健进房，问曰：“公公取来不取来？却如此匆惶！”刘健笑嘻嘻曰：“快取金来！”薛同曰：“公公忘记说过，现钱交现货？怎么只管来取金？”刘健向床下拖出箱子，曰：“首级装在箱内，快取金来。”薛同忙开箱细看，果是王岳，刘健摇头曰：“尔却多心，三千两银卖一首级，难道我倒使个假的哄你不成？”薛同便把原封金付刘健，刘健接了验过，笑问曰：“大哥买此，是要合药，或是做香囊？请道其详。”薛同曰：“因见此首污臭不堪，作个好事，买来埋葬。”刘健暗想：“世间有此愚夫！三千两银卖首级做好事。真是我的时运来了。”辞别回府，将银子藏过，方见刘瑾禀曰：“已将王岳首级，投向黄河去了。”刘瑾曰：“果是能干，退罢。”刘

健退下不表。

且说薛同得了王岳首级，令人制木桶收贮，差家丁带往河南河中府，交王合收葬。自己在部使些规礼。过了数日，面君，正德着薛同仍复谏议御史。

薛同退朝，免不得谒见上司，拜望僚友，忙乱几日，方才安静。这一日对家人曰：“可恨刘瑾谋害王岳，今又播弄国政。吾当具表进谏，为国除奸。”

家人劝曰：“刘瑾奸党众多，朝廷信任。老爷进谏，岂不负薪救火，自损其身？稍缓数载，奸党少衰，会齐僚友进谏，方得除之。恐其欲速反难成功。”

薛同怒曰：“尽吾职分，若不进谏，岂不负先帝厚恩？就有差池，亦得万古留名。”遂具谏表。

至次早进朝，朝拜毕，把表俯伏曰：“臣谏议御史薛同，有事进奏。”

正德曰：“何事奏来？”薛同曰：“臣因奸监刘瑾，怀恨司礼监王岳，先帝革逐之故。通全奸党穆宏、焦彩，冒奏王岳侵用库银。陛下误听馋言，屈斩王岳，悬首示众。不意刘瑾又贪财藐法，胆将王岳首级卖银。实属欺君。乞陛下明旨，将众奸究治。庶使王岳冤枉有伸，国家幸甚！”说罢，将表呈进。

内监接过，呈上帝案。正德览毕，叫曰：“穆宏、焦彩、刘瑾等，怎将王岳首级卖银？现薛同进谏，有何分辨？”穆宏、焦彩忙跪奏曰：“陛下休听薛同谗言。若论王岳，侵欠库银，明旨处斩，怎说臣等谋害？查得薛同，系王岳义子，倚伏王岳势力为恶。王岳已斩，故挟恨欲害臣等。乞陛下明镜，将薛同冒奏斩首正法。”又见刘瑾俯伏奏曰：“太祖有制：外臣不与内宦相交，实竄弊端，今薛同身居二品，公卿反拜内监为父，辱国已极。且王岳侵欠库银，抗旨谕斩，与臣何干？若云将首级卖钱，越法欺罔，天下岂有将银卖首级，来负罔法之罪？此必薛同令人盗取，希图诬陷奴婢。陛下若不速斩薛同，无以做戒乱臣。”正德龙颜大怒，指薛同骂曰：“逆贼！身居大臣，反拜内监为父，却又盗取首级，图赖他人。若非刘瑾分诉，几误中你奸计。令武士将薛同押出午门，斩讫，报来。”武士忙上前捉。薛同跳起身来，双手拦住曰：“且住。”便叫曰：“明是刘瑾使人向守城官去取王岳首级，怎说是臣盗取？陛下可宣守城官一问便知。”正德大怒曰：“盗贼还敢嘴硬，武上快拿出斩首。”武士领旨，并薛同押出，可怜一位正直大臣，顷刻呈上首来。

帝传旨：“将首级挂在午门示众。龙袖一拂，驾退回宫。薛同家丁买备棺木，收殓薛同，埋葬不表。

且说刘瑾出朝，对穆、焦二奸曰：“方才若非二位言薛同系王岳义子，这厮亦不致丧命。”二奸曰：“门下恐公公不知，故此说破。但不知王岳首级果系何人打发？”刘瑾曰：“此事却被刘健所瞒。”即把刘健叫来，问曰：“我

前日令你将王岳首级，放在何方？”刘健跪下禀曰：“已将首级丢下河内了。”刘瑾大怒，喝曰：“胡说！你还敢瞒我！你将首级卖银，还说丢下河内。”便将薛同进谏之事，说了一遍。“若非我势力浩大，岂不被你所害？”

你还敢当我胡说！”刘健见事败露，只得说出，将薛同买首级言明：“奴婢只道他是富户人家，好作善举，只得将首级卖他三千两银。”刘瑾喝曰：“胡说！那有三千两买首级之理？”刘健曰：“奴婢焉敢乱言？”遂入内，将原封金条取出，放在桌上。跪下禀曰：“原银尚在。”刘瑾看过，令小监收入内。便对刘健曰：“你敢瞒我，决当受罚。”刘健惊曰：“奴婢负死人头无取工钱，亦无讨挂红，做采气，又要受罚，实在吃亏。”刘瑾笑曰：“我不罚你银两，只罚你今年夏天，为我扇凉。”刘健连忙磕头，口称“领命”。

原来刘瑾身体肥壮，每到夏天，必令小监扇凉。是年天气早热，即叫刘健扇凉。这一日刘瑾早餐后，坐在后堂醉翁椅上，吩咐刘健：“小心扇凉，使我安睡。”刘健领命，执扇扇了一会。只见刘瑾鼻息如雷。刘健因日夜扇凉，暑天困倦。因见刘瑾睡去，即将双眼偷合。不意一阵昏迷，双足一颠，手中羽扇误打刘瑾鼻上。刘瑾叫声“嗟唷”，双手捧定鼻子。刘健惊得魂飞天外，慌忙跪下。刘瑾翻身起来指着骂曰：“你这狗奴，焉敢打我鼻子？”

那刘健本是伶俐快言之人，遂接口应道：“奴婢适才见公公睡去，鼻内突出两条血涎，或伸或缩。我想：鼻孔内有此怪物，必为后患。故用扇打之。不料缩入鼻内。”刘瑾半疑半信，曰：“胡说！好好鼻子，那有此物？”刘健曰：“公公如此大贵，想是原神出现。”刘瑾暗想，疑信参半。即对刘健曰：“既如此，可唤个灵验相士，问明端的。”

刘健领命出府，走了两条大街。只见一位相士，年约三十多岁，生得形容古怪，两鬓胡须。穿的一领蓝布袍，左手执一把苏白扇，右手执一枝白布招牌，上写的：“江苏张半仙相辨鱼龙。”刘健看见，向前问曰：“相士，你相法精否？”那张半仙见是内监打扮，连忙答曰：“若论小生相法，灵验无比。因为不会腾空，所以人人称我为张半仙。或会腾空，便是张大仙了。

未知公公有何见教？乞道其详。”刘健着惊曰：“如此算是有准了。”张半仙曰：“岂敢！若论相命，毫无差错。若论腾空，只是驾云学得一半，所以不应口。”刘健听了，连忙摇头说道：“这个使不得，我是敢要寻个不准的。”

说罢，拱手而去。张半仙叫回，问曰：“公公因何欲寻不准的相士？却是何故？”刘健曰：“相士有所不知。我公公乃是司礼监，姓刘名瑾。因早问酣睡，着我扇凉。咱家一时瞌睡，误将扇子打中他的鼻上。我恐他责打，只得诈说他鼻内伸出两条血涎，所以将扇打下，不意那血涎缩入。我公公被瞒过，略

有几分相信，令我叫一个相士，问明委曲。你相命有准，必走说无，那时岂不言我？所以欲寻不准的，与我附会称有。”张半仙听了，笑曰：“这个容易！我今便说血涎何如？”刘健曰：“如此便使得。请同入府。”行了几步，刘健向张半仙曰：“先生与他相命，若能将他幼时至今，说得分毫无差，必有重赏。我先将我公公一生事业，并其所欲心事，尽对你说明。若得命金，要与尔四六倒分，可好么？”张半仙摇首曰：“谅命金能得几两？怎有四六倒分？这个却难从命。”刘健曰：“你可知道我公公富贵惊人。他若欢喜，我再从旁撺掇，这命金便多了。”半仙曰：“如此便从命了。你可把他的本末说与我知道。”刘健曰：“我公公醉后，常言幼时穷苦。六岁卖刘家为子，至十六岁继父病故，他便放荡。及十八岁继母亦亡。迨二十一岁，数千家资荡尽，投亲不合，几欲投河而死。幸遇异人赠药阉割，故得富贵。今全心指望为帝。你若说得中窍，他自欢喜。那怕无有千万银两赏赐？”半仙曰：“知道了。”一齐到府，引至宅门伺候。

刘健入内禀曰：“相士已到。”刘瑾曰：“未知精否？”刘健曰：“因是相法极精，人都称为张半仙。”刘瑾曰：“如此唤进。”刘健即出，引张半仙来至庭中，将招牌挂在壁上，走上堂作揖。正要跪下，刘瑾叫住，曰：“先生免礼，看坐。”半仙曰：“公公在上，小生当得侍立。”刘瑾曰：“先生攻书不就，流入相士，何妨坐下！”半仙告罪坐下。小监献茶毕，刘瑾曰：“咱因闲暇，特请先生论相。但君子问吉问凶，乞直言无隐。”半仙曰：“小生这张铁嘴、只说寿夭穷通，从不会半句褒贬。”

说罢，站起身，把刘瑾上下注视一番，仍退下曰：“公公恕罪，方敢剖露。”刘瑾曰：“可实说来，咱不见怪。”半仙指曰：“公公双眉太蹙，早运艰难，幼年衣食不周，饥寒交迫。未知有否？”刘瑾愕然曰：“先生只管说来。”半仙曰：“公公眉梢散乱，更须螟蛉①。直到六岁，虽少呼奴唤婢，亦觉衣食富足。”刘瑾大笑曰：“先生洞见如神，非止半仙，真是真仙了。”

半仙曰：“不敢！此乃凭相言事，非有异能。”刘瑾曰：“可直言无隐。”

半仙曰：“细观尊容，自六岁后途咸享直，至年交二八，运行太岁，椿亲早丧，家业零落。至二九萱亲并凋，由此运途坎坷。行至三七，流离颠沛，几至丧身。然苦尽甘来。二十二岁命逢专禄，时运交泰，富贵难言。”刘瑾曰：“如今富贵且不必言。未知后日否泰若何？”半仙曰：“公公知如逢富贵，却未知大福，必定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方合公公的相格。”刘瑾闻言，哈哈大笑曰：“先生太褒奖了。咱焉有九五之尊？这说就荒唐了。”半仙站起身来，向刘瑾作揖曰：“如此到是小生多言，就此告别。”说罢，大踏步下阶

，仰天叹曰：“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却把忠言当恶言。原来世人多是褒奖的。

这正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”即向壁上取招牌，向外而出。

刘瑾忙令刘健：“快快留住。”刘健暗想：“这相士心毒。他见我大分，连命金亦不取，分明断送我的银子。”即直上前叫曰：“先生且回，我公公还有商议。”半仙仍回转上厅曰：“公公既怪褒奖，却又唤回，何故？”

①螟蛉（míng líng，音明铃）——螟蛉是一种绿色小虫，蜾蠃是一种寄生蜂。古人误认为蜾蠃不产子，喂养螟蛉为子，因此用“螟蛉”比喻义子。

刘瑾曰：“先生请坐，不是咱家见怪，我想从古及今，未有太监做天子。故不深信。”半仙曰：“上古女娲娘娘，唐朝武则天皇帝，乃是女流。公公乃是男子，怎不得为君？但须再细看，方不差错。”请公公行动几步，咳嗽数声，便知端的。”刘瑾立起身，行动数步，咳嗽两声。半仙曰：“看过了，公公请坐。”

未知如何应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回刘瑾巧施纳财计文贵怒逐狐犬群

话说半仙曰：“细看尊相，有一特点，是真命天子。但公公却不自知，每于酣睡时，鼻中垂下两道血涎，或伸或缩。此物名为血虹，须问亲随的方知。”刘健暗喜：“这厮果然善言。”刘健即上前对刘瑾曰：“奴婢之言若何？”刘瑾笑曰：“若非先生开解，果负你好意。”半仙问曰：“未知何如？”

刘瑾曰：“早间我令他代咱扇凉，不意我一时酣睡，他把扇子打我鼻子。醒来责他，他说咱鼻内有两道血涎。我疑是他瞌睡错打，受责不过，胡说谎言。

谁知却是当真。”半仙曰：“既有此物，真命天子无疑。”即上前跪下曰：“愿陛下登基后，提携小臣。”刘瑾哈哈大笑，携起曰：“此事未知在何时？”

先生即谎拜起来。”半仙曰：“小事不过五，大事不过三。观公公尊颜，面发紫气，福禄寿星，贵格降临。”刘瑾曰：“举事未必如此了然。”半仙曰：“亦须从速。”刘瑾曰：“请先生指示。”令左右备酒，就着刘健小心伏侍。

“先生畅饮，还要请教。”竟进后衙去了。

小监备上筵席。张半仙平生未见此盛席，心中大喜，落得自己安享，却无均分，开怀畅饮一回。不觉醉饱。起对刘健曰：“烦代禀上公公，说小生就要谢过。”刘健暗想：这厮心中不善。自己醉饱，连命金都不要了。即止住曰：“先生请坐，还有命金谢尔。”即入内见刘瑾曰：“张先生谢酒，要讨命金，细观他之能。须重谢之。”刘瑾曰：“先生虽然能干，就以五十两谢他罢。

”刘健曰：“五十两银子，恐他嫌少，可加多些为是。”刘瑾暗思：“他今相我一命五十两，每日若相十个，岂不发财？”刘健曰：“公公乃大贵人，比众不同，故恐他嫌少。他若不要受，反为不好。”刘瑾曰：“不要多言，快取去罢。”

刘健即取银出来，见了半仙曰：“张先生，我公公五十两银子，送尔为命金，休要嫌少。”刘健暗点眼色，又将头摇了两摇。张半仙见银子，却待要收，又见刘健摇首，即转说：“江湖中人，相命为生者不少，但仆却非如此种人。仆相命并无与人计较命金，只是论命给赏。若遇贫穷困苦的人，不但命金不受，还有转送与他。若论公公此命，实在国中为一人的命，就是万金赏赐，未足为多。若是见赐五千两，暂寄还，断断不敢领受。仆非敢嫌少，实恐被江湖中知道，只说公公陋薄，并非大度之人。”刘健即带银子，入见刘瑾曰：“奴婢说多赏些银两，公公不信，反被那相士鄙薄，将银两送回。”

刘瑾曰：“他怎么鄙薄？”刘健曰：“他善为说辞。”便把张半仙之言说明。

还说：“公公真主大度，必当高发。不意如此吝惜！今将银两寄下，候公公登基，前来领赏。我想江湖人游遍天下，若各处说公公吝啬，岂不坏公公名声？宁可多赏些，使他各处说公公豁达大度，挥金如土，名声更好。”刘瑾即立起身来，笑曰：“尔言颇合我之意。取银四百五十两，随我前去。”刘健即带银两同出。

刘瑾对张半仙曰：“适才小介不晓亭，少送命金。今备银子五百两，谢先生为茶仪。后事还要请教。”刘健在后面，将头乱摇。张半仙看见许多银子，犹如一块大石压了心头，正不知银子有几斤重。即说要再辞，又恐刘瑾触怒不与。宁可领受，不是当要的。便上前谢曰：“多蒙公公厚赐了。”刘瑾吩咐刘健：“送先生到寓所，再请前来。”

刘健领命，同张半仙出府外。刘健埋怨曰：“我方才摇头，尔并不曾见着？这五百两，如见前生父母，断送我的银子。”张半仙曰：“我非不知你摇头，只是五百两非同小可。若再推辞，怕公公不悦收回，故受了为是。”

刘健曰：“我公公不是你的贫穷，他既发五百两，尔若再推辞，他至少也增添五百两。你好无财气！”半仙曰：“只是分二百两也够了，不敢过望。”

二人分了银子，同张半仙来至客店，收下银子，锁好房门同行。刘健赞曰：“先生相法名家，我先对你说过，难为你相得过准。”张半仙曰：“不瞒你说，我这张半仙名号是不准，若先说了他，毫无差错，故另为半仙。”刘健曰：“果然名家，只是我公公唤你去，必定要相心腹文武官员，日后事成，那个为公，那个为侯伯，我今便对你说过，所得银两，只与你平分罢。”张半仙曰

：“极好！伙计做得长久。”刘健便将各心腹文武来历一一说明。不觉已到太监府，进见刘瑾。即命安顿书房宿歇。

次日，刘健引半仙到穆宏、焦彩府中看相，所言俱皆中窍，无不厚谢。

难为这刘健，日日分银。不几日，这些奸党相遍，不是侯伯，便是公卿。刘瑾大喜，留张半仙住府中，自与众奸商议大事。

穆宏曰：“公公欲举大事，必先金银充足。门下早有一计，足可收罗笼文武银两。只如此如此，朝廷必定准奏，”刘瑾曰：“甚妙！吾当依计而行。”

次日帝在后宫，见刘瑾面带愁容，问曰：“卿何故忧闷？”刘瑾跪奏曰：“奴婢深蒙皇恩，衣食富足，但恐后日年老力衰，必定解监回乡。既无妻子伏侍，又无家宅可归。故此忧闷。”正德曰：“卿当少壮，何必远虑？”刘瑾对曰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”帝曰：“亦说得是。来日朕发库银一十万，着工部官赴信州，与卿造养闲府，赐卿日后安歇。”刘瑾跪下叩首曰：“臣一个太监，焉敢动费国库，于例不该。陛下若肯俯头，只乞一恩旨，着百官捐助薄资。奴婢就有府第，既不得公论，又不伤国库。岂不两便？”帝问曰：“怎样帮助？”刘瑾曰：“文武百官，照品帮助。一品官助银一百两，二品官助银九十两，三品助银八十两，四品助银七十两，五品助银六十两，六品助银五十两，七品助银四十两。文官至知县，武将至千把总。在一品官，助一百两银，何足为意？臣府便造得成。”帝曰：“天下文武官员纷纷，卿却从何处收取？”刘瑾奏曰：“臣有收银方法，文官着吏部行文，就在各省督抚追取。武将着兵部行文，就在各省提镇追取。岂不是好法的？”帝大悦曰：“待朕来日降旨，卿即可收取银两，造府应用。”刘瑾谢恩。原来帝思一品官，用银一百两，不过大树少一叶。帝不思王亲国戚，亦是一品。况天下捐纳，职员更多。此乃罗笼银两之计，不表。

次早帝登殿，谕众官曰：“朕念六官司礼太监刘瑾勤事，寡人欲发库银，人信州造养闲府，赐其日后养老。刘瑾谦辞，奏请令天下文武捐资帮助。一品官至七品官止，一品助银一百两，至七品助银四十两，每少一品级，轮次减银十两。文官吏部行文，就督抚追取；武将兵部差官，就提镇追取。以便刘瑾造府。卿等以为若何？”只见穆宏、焦彩一伙奸党，跪奏曰：“刘公公有功于国。百官助银造府，正为合式。实属秉公，群臣焉敢不遵？”帝曰：“既属秉公，即着吏部、兵部行文限取，钦哉施行。”时在朝文武官员闻旨，明知是刘瑾罗笼之计，谁敢吝惜百金，触犯奸盗？俱皆默默无言。

帝退回宫。刘瑾上前接驾。帝曰：“朕已传旨，卿可向吏、兵二部备文，为取银两。”刘瑾满心欢喜，谢恩毕，退回太监府。即令二部速行文催取。

二部俱要趋媚奸监，备文差官，分投各省，火速起程。京城就是王亲国戚

，俱算一品，亦当献出一百两帮助。外省文武，谁肯违逆奸盗，惹出祸福？一接部文，无论现任、候补，及捐纳荣身的职员，一概到限缴清。急如风火，纷纷解付大监府呈缴。

刘瑾因思欲于信州府故乡建都，乃令刘健及穆宏之子穆仁中，并张半仙，往河南督造养闲府。须照皇宫起造。三人喜是赚银好差，来至信州府，文武官员礼待。不明三人遍访城中有名祖祠，并富户屋宅，当市店铺，即要拆卸造府。及至得了厚贿，则更择别处。好笑奉旨造府，犹如县中差人尸厂一般移去。至极困穷贫民，无力卖嘱，任凭折造。却又派讨官工，狐假虎威。地方官惟思趋媚，不管百姓死生。可怜小民，累死官工者无数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刘瑾，寄银信与三界山柳望怀等，着其速招人马，举行大事。原来三界山在山东登州、青州、莱州交界地方，其山周围数百里，十分险恶。山上有三个头领，乃是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，俱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三人占住这三界山头，手下聚集万余喽罗，打劫四方良民。其大头领柳望怀，本系信州人，自幼与刘瑾至交。屡受刘瑾周济。后刘瑾助银，令其进京求官。路过此山，适遇吴仁中、万飞龙下山行劫，与柳望怀交战。见其十分英勇，故请中山纂结拜。让柳望怀坐了第一把交椅。及刘瑾得权，屡寄银，着他密招人马，待时而动不表。

且说兵部差官周殷，带文催取山东武将银两，好不威风。这一日来至山东大同关提督府前下马，直上大门击鼓，惊动了辕门官，前来问故。差官曰：“吾奉兵部文书，要面见提督。”辕门官曰：“待我通报。”

且说这大同关提督文贵，年四旬余，由武进士出身的，历升至此。父文阁夏，官三朝掌朝国老，岳父乃世袭英国公张茂，势力浩大。升授大同关提督，乃先斩后奏听调不听宣的重任。其时在后堂，闻得堂鼓响，只见辕门官报曰：“兵部文书到，差官击鼓投递。”文贵传令升堂。大炮三声，一片鼓乐，文贵升坐大堂，九营四哨将官，参见毕，分列两旁。文贵令兵部差官进见。周殷上堂，礼毕，曰：“末将奉朝廷谕旨，兵部公文，因六官司礼监刘瑾，小心事主。朝廷怜其他日年老无依，诏谕天下文武官员，帮助银两，起造养闲府，使刘公公安身。文官就督无追取，武将从提镇跟要。山东全省例就大人跟银。现有部文，请大人亲视。”文贵问曰：“怎样助银？”周殷曰：“从一品助银一百两起，至七品官助银四十两止，逐次减银十两。山东该是大人管下。”说罢，将公文呈上。文贵看毕曰：“奴婢事主，礼所当然，怎要文武助银造府？若是我们武将守边辛苦，岂不要造个忠臣庙？好得胡说！”

山东武将，分文俱无。”周殷曰：“这是奉朝廷圣旨。况山东全省文武官助银两，已经解京。大人休惜小利，恐刘公公见怪，不便。”文贵闻言，早气

得心头发火。曰：“文官又命案赚钱，武将辛苦所得，俸金不够供给，焉有余资奉太监造府？尔乃走狗，语刘瑾阉狗，倘用山东武将银两，本帅一道表，必弄死这奸贼，方足吾愿。”差官周殷，气得目瞪口呆，正要向前理论，文贵喝令武士，“乱棒把这狗官打出。”武士一声答应，乱棒齐下，将周殷打出辕门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回焦穆诡施伪圣旨李通验识假金牌

话说文贵把周殷打出，即令退堂。那周殷被逐，心挟愤恨，赶紧回京直投。日来到太监督候令，恰遇刘瑾与焦、穆议事。闻报，即唤进。周殷来至后堂拜见，将文贵毁书逐使，撙掇许多不逊之言。刘瑾曰：“知道了。”令退出，越想越恨曰：“可恨文贵欺吾太甚，待奏旨擒捉来京处治，方消我恨。”

穆宏曰：“文贵势力颇大，掌朝国老三世老臣是他的父亲，世袭英国公、天下兵马大元帅张茂是他岳父。文贵年四旬余，汗马出身，在昔先帝手内，屡立战功。升山东全省提督军门。公公虽奏旨宣召，文贵必不进京。”刘瑾曰：“他怎敢不遵圣旨？”焦彩曰：“山东大同关乃水陆重镇，听召不听宣。虽有参奏，他既触公公，圣旨若往宣召，彼必托辞重镇，不肯遵旨进京，虽奏无益。”刘瑾曰：“若是，此恨怎报了？”穆宏曰：“若不结果这狗官，别省文武倘不望山东武将银两乎？若害他不得，岂不是一马不行，百马忧？”

刘瑾曰：“正是。但怎能结果这狗官之命？”穆宏曰：“昔明太祖洪武皇帝定鼎后，讨金牌十三道。此牌除非国家大故，方可给发。无事藏于内库。今当假造金牌，诏称朝内急事，现无能臣，特召文贵进京重用。彼见金牌，必星夜进京，拘而杀之。但是假造金牌，朝廷知道，其罪不小，恐公公不敢行耳。”刘瑾笑曰：“咱家谋反尚敢，何在于假造金牌。”

即发出足色赤金召匠，令穆宏监造。穆宏领命。不一日金牌造成，又令绣匠制牌囊。过了月余，俱各完备，送与刘瑾观看。果然黄灿灿毫光耀目，牌囊是黄绫周金线绣就二龙斗珠，好不齐整。刘瑾大喜，并假一道诏书，令金牌官带去。以及校尉衣官收下包裹，着心腹家将方德，带家丁二十三名前往，文贵若是起程，算晕何日得到京：须预差人来报，好再假诏书半道开读，就城下擒杀之，方不有误。”

方德领命收拾起程，来至山东地界，即扮起差官服式，驿站军士问明，忙来到提督府投进后衙去了。

且说提督文贵，闻知诏到，即令通知满城文武伺候接诏。三日过了，诏到，文贵率领文武百官，合城出城迎接，拜伏道左。带诏官欠身曰：“奉朝廷圣旨，请帅府开读。”文贵即起立，让带诏官及金牌官过后，方同百官进城。来

至帅府，备过香案，文贵跪听诏书，差官读曰：“奉天承运，皇帝召曰，贤臣乃邦之根本，实国之栋梁，能制治于未乱，足保邦于未危。朕今朝鲜忠良，国多稗政。兹尔山东提督文贵，文能安邦，武足定国，以置远方，朕甚惋惜。特差金牌宣召面见，委以重任，诏到随使星夜进京。勿负朕意钦哉！”

文贵接诏已毕，望北谢恩。只见十三面金牌官，各负一面金牌。原来文贵身虽居提督，从未曾见金牌，但见黄灿灿毫光耀目，连声喝采，令家将把诏书及金牌在东花厅上，用香案供奉，俟进京缴旨。一面与差官相见，分宾主礼坐下，进上筵席。文贵问曰：“朝中许多大臣，何故宣召本帅？”方德曰：“此乃大人禄位高升，故圣上念念，望大人作速进京，以慰圣怀。”文贵曰：“本帅准于十日内起程。”筵中说此言语不表。

筵罢，即令人送差官到馆驿安歇。文贵回衙，同关草令备行囊、笼杠，收衣装，又着该房书事赶造钱粮军马册籍，以便交代。只因大同关有一中军官，名唤李通，今年亦不过三旬，生得白净。武艺高强。作事精细，先亦在京充当一任金牌官，后发到大同关任用，文贵视为心腹。近日奉差出外，数日后方得出来，文贵欲候其回来，将提督事务交他代理。到了是日绝早，先把笼杠发出府庭，俟候至夜牌时候，李通才回，见桌上俱插黄旗，写着奉旨升见。即向辕门官问曰：“大人何故进京？”辕门官就说金牌宣召，候将军前来交代。李通闻言，心中十分疑惑。辕门官入内禀曰：“中军官李通候令。”

文贵令进。

李通来到后堂，参见缴令毕。文贵慰劳曰：“难得将军勤劳，本帅奉旨进京。专候将军到此，收掌提督事务，即要起程。”李通禀曰：“末将甚有疑心，这金牌除了军国大变，从无给发。今无故发出金牌，事属可疑，况朝中有无数大臣，何故来召大人？我想大人平日正直不阿。现今刘瑾当权，大人不肯趋媚，莫非刘瑾挟私恨诈发此金牌，此未可量。”文贵笑曰：“若论刘瑾，本帅实有触犯，只是他怎敢诈发金牌耳。”李通曰：“未知大人何事触犯刘瑾？”文贵只把毁书之事言明。“谅他吃了老虎胆，豹子心，亦未敢如此作为。”李通曰：“这谓之‘一马休’，山东全省武将银两不少，别省又难收取。目今他奸党极多。既已痛恨，怎不诈发金牌！况老爷乃听召不听宣的职任，故用此计。但不知大人把金牌安在何处？可令末将观看。”说罢，既引了李通来至花庭。

方到庭中，早见庭上香案正供着金牌，那黄绫囊袖起。李通住步，回顾文贵曰：“不出末将所料，不但诈发，连金牌多是假造的。”文贵吃惊曰：“将军何以知其真假？须要细看。倘是真的，欺君之罪便不小了。”李通曰：“怎不细看！大人是未曾见过，故不知真假，末将乃曾见过的，如何瞒得？”

你道那真的金牌，因正统天子年间，于路上第七面缺了一角，差官即用银镶补至回朝。正统天子恐再补金，不能取信于天下，故此第七面镶银。但金每一寸四方重一十六两，银每寸即四方重一十三两。此牌故减重二两有余。今一十三面，尽皆周全，其假可知。自太祖至今百余年，金色已老，这新的金色灿烂，非假造而何？此不待智者而后知。”文贵省悟曰：“非你明言，吾几乎被骗了。”李通上前把各金牌提起，放下笑曰：“莫说大人难识真假，连这造金牌的，亦不知委曲。当时太祖制铸金牌，因天下两京十三省，金牌每面两斤十三两，此乃天秤较准。今每牌轻重不一，看来连这造假金牌的人，委实不知其详。大人不信，可秤看便知。”

文贵即令家将，取天秤前来，把金牌逐面称过，极重者每面只得二斤八两，其余或二斤七两、极轻者二斤五两零。文贵大怒曰：“若非将军指点，吾进京去，性命必定断送了。但这伙狗才敢来捋虎髯，待吾立差官速擒来跟究，自然招出真情。”李通曰：“不可，那假钦差，必有差人打听。若闻大人调兵，彼定逃走。今行李已出，可令人请来，诈说一同起程。彼必深信前来，岂不是好。”文贵曰：“说得是。”立差家将往请钦差前来，“说本帅候一同起程。”家将领命而去。文贵即时升堂，只听得聚将鼓响，三声大炮，一片鼓乐。文贵坐在堂上，九营四哨，众将上前打恭，分列两旁。军民俱在门外观望，刽子手立在甬道上。

且说方德在驿中。亦恐文贵认破假金牌，时时打听，已知行李发出，心中暗喜中计。忽把门人进报曰：“文提督下帖，请老爷到衙，好得起程。”

方德便同金牌官并武士上马。来到提督府前，见文贵升坐大堂。方德暗想：狗官死已临头，还这等做作。只得下马候令。辕门官报上堂曰：“启上大人，差官方德在辕门外候令。”文贵令传进辕门，高叫曰：“大人传差官进见。”

方德疑惑：“只叫传进，何无‘请’字？莫不是有走漏风声哩！”却又见笼杠俱在。方德才得安心。便对金牌官曰：“尔等随后候见。”便从东角门丹墀①来到大堂。打拱曰：“大人在上，下官参见。”文贵曰：“免礼，请问这金牌何人所发？”方德吃惊曰：“大人差矣，金牌自是朝廷御物，岂有别人代发之理？”文贵变色曰：“我岂不知真金牌是朝廷所发的？至若假金牌亦岂是朝廷所发么？”方德曰：“此乃内库发出，如何有假？”文贵大怒，拍案喝曰：“呸，狗官！汝死在眼前，还敢争辩！”喝令家将；取出金牌来看，又着取出天秤伺候。家将领命进去。

且说那面金牌官，在辕门外等候，闻知势头不好，一齐上马逃遁不表。

不一时，取到金牌，文贵对方德曰：“狗官，这金牌真假，怎瞒得本帅？”

那真的金色已老，且每面原重二斤一十三两，其第七面损失一角，用银攘补，减重二两余。你这十三道焕然新式，且又重轻不等。极重的只得二斤八两，轻者只得二斤五两零。你自行秤看，便晓的我没冤屈于人。”方德只得上前逐面秤过，惊得魂飞天外。暗想为何轻重不一？这分明是害我性命。战栗跪下叩头曰：“轻重虽是不一，实是天子颁发，大人不信，俟面君时，奏闻便知是真。”文贵喝曰：“我若进京，性命难保。实是奸监差使你来，骗我进京，你可据实招认，免你死罪。不然就要得罪了。”命武士取各样刑具前来伺候。武士一声吆喝，带上各样刑具，分列两旁。

文贵曰：“方德着实招认来。”方德叩头曰：“实是冤枉，教卑职怎样招认？”文贵曰：“匹夫还不招认！常言马不吊不肥，人不拶不招。”喝令将狗官拿上夹棍，武士答应一声，吆喝把方德按翻在地，脱去靴袜，双脚扯八夹棍。执刑人将绳子一收，才收得五分，方德大叫一声，晕绝于地。执刑人上禀曰：“启大人，犯官晕绝了。”文贵令取冷水喷面。不一刻，悠悠醒来。大叫：“痛杀我也。”文贵曰：“狗官，招也不招？”方德曰：“实是冤枉，教我怎招？”文贵喝左右，与我将刑收足。方德曰：“待招罢。”文贵曰：“快招来。”方德曰：“此乃大人毁书逐使，刘公公憎恨。奈大人听召不听宣的职任，故造假金牌宣召。此乃上命差遣，卑职身不由己，非关小人之事。”文贵曰：“你乃何人，焉敢助奸行险？”方德曰：“小人系刘公公家丁。”文贵曰：“本帅若同尔进京，要怎谋害？”方德曰：“刘公公主意，大人到京之日，即假诏旨下，毋容大人面君。”

文贵听罢，即命辕门官带军五百，圈住驿馆，擒捉金牌官。武士及辕门官禀曰：“适才金牌官，在辕门外等候，知风已经逃遁。”文贵令辕门官前往馆驿打听。不多时，回报曰：“果然逃遁。”文贵曰：“便宜了这伙狗才。”

今将方德上了镣锁，发禁本府牢狱，令牢官小心看守，无容疏脱。令笼杠仍收入衙。其金牌收上，候另日解京。”袍袖一拂，退堂。官军退出，尽称奸监好生利害。未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①丹墀(chí，音迟)——宫殿的台阶，因漆红色，故称丹墀。

第六回刘瑾毒谋收文府李通巧计醉狂奴

且说文贵退入后堂，见李通曰：“若非将军指点，本帅几陷虎口。将军之功非小。”李通曰：“蒙大人提携，怎敢隐匿不言！方才大人将方德监禁，实为错算。”文贵曰：“监禁方德，好同金牌解京奏主，始有凭证。”李通曰：“方今天子懒惰，久不御朝，奸党又多。大人若解京，怎能面见天子？”

刘瑾必将金牌沉匿，方德放脱，岂不是解去放生？”文贵曰：“你说得也是，吾且俟家父伺家岳回时，那时解京，谅奸盗必不能阻遏了。”李通曰

：“这个又是祸端了。你想，刘瑾猖横无忌。惟有此事，却是大人寻事。他明是奉昏催取银两，却被大人毁逐，遂使今又失足了三十余两黄金，定然痛恨，差官若未被捉，他还可辨，今差官被捉，必为后患，岂不深谋毒害？大人如何抵当？末将思来，不如把方德放回，金牌留下。他见差官已回，谅无见证，亦就罢了。我们俟国老及千岁回朝，可好进奏。”文贵曰：“你言虽是，但是吾若释放，未免被他耻笑。”李通曰：“这不难，可令狱官如此如此，方德便走了，却又省事。”文贵喜曰：“将军真乃神机妙算，吾当依计行事。”

便令速传狱官进后堂，文贵附耳教其释放方德之计。狱官回到狱中，对提牢禁子说明，提牢禁子立将各犯收拾入户，各人躲闪不表。

且说狱官带了酒菜，来到方德禁房，排在案上。令开方德刑具，喝令看役退出便请方德同饮。方德辞曰：“小人犯罪，发付老爷收禁，不敢动劳。”

老爷如此恩待，小人不敢领情。”狱官曰：“薄酌粗馔，不必推辞，请坐下不妨。”方德告罪坐下，狱官执壶斟酒，酒过数旬，狱官曰：“我想大人必是刘公公心腹，文提督不知死活，早晚定然被害，大叔自然回京。惟望大叔在刘公公面前一言，相助下官，便得升迁。”方德笑曰：“老爷果然识人，我的同伴回去，刘公公必定变脸，用计害死文贵。小人回京，即保老爷大德。

刘公公定然高升老爷的官职。”狱官曰：“若得如此，誓当厚报。”二人开怀畅饮，狱官假意狂饮一番，装作醉态，凭几沉睡，方德见左右无人，心思不如趁此逃走罢。忍住疼痛，走出牢狱回京。

那狱官知方德已去，令仍锁关狱门，小心照管，自进提督衙，回禀曰：“方德已逃走。”文贵曰：“知道了。”遂令退出，便对李通曰：“方德已去，谅可无事了。”李通沉吟一会，叫曰：“不好了，大人满门在京，必定断送性命。”文贵大惊曰：“却是何故？”李通曰：“逃走的人役回京去报，刘瑾一定发怒，大人宝眷，俱在国老府中。刘瑾必谋人杀害，消雪恨气。”

文贵听罢，魂不附体，曰：“将军今可带领心腹家将二十名，扮作商客模样，赶进京城，密将家眷盗出若何？”李通曰：“末将亦是如此思量，早是赶紧打发为要，末将回家装扮就是。”说罢退出。

文贵连忙着家将，选定二十匹马。须臾间李通已到。文贵嘱曰：“本帅全家性命，全靠将军身上，须要紧密。”李通曰：“末将此去，大人宝眷若已被害，这便无救。倘未被害，末将自然救回，决不有误。”文贵曰：“是。”

李通随同家将，上马连夜出城赶上路程而去不表。

且说刘瑾的家人，自提督府逃走，于路上闻得验破假金牌，方德收监，连忙星夜赶回京中。这一日早饭后进京，赶至太监府，来至后堂，拜见曰：“启上公公，金牌败露，方德被他收禁牢狱了。”刘瑾失色问曰：“金牌怎样败露

？”家人便将“文贵先接金牌不疑，及后发出行李，欲同起程。转换方德入，问说金牌弊实，当面明秤，只得二斤八两，或二斤五两零，轻重不一。小的们闻知，见不是势头，即逃回京。”刘瑾闻言，怒气冲天，大叫曰：“罢了，吩咐快唤穆宏、焦彩前来。”家人忙去请了穆宏、焦彩来。至拜见毕，问曰：“公公呼唤门下，有何吩咐？”刘瑾曰：“你可问那假钦差便知端的。”假钦差即将前情说明。穆宏、焦彩曰：“据此而言，非但门下不识金牌缘故。文贵亦不知其故，他既发出行李，欲同起程，谅必是遇能人看出，故复验金牌。”刘瑾曰：“闲话休说，我今即白白断送三十余两黄金。方德却又被擒，此恨怎消？”穆宏曰：“今已打草惊蛇，文贵越加提防，更难谋害。”刘瑾曰：“难道饶他不成？”焦彩曰：“公公着急报怨，某有一计，就可消雪恨气。文贵虽在山东，其老母妻子，俱在国老府中。公公可令心腹家丁，于今夜三更时候，假作盗贼，攻进府中，将他一门杀尽。有司官就知道，谁敢与公公结怨？必称被盗贼劫杀。”刘瑾曰：“极妙！但咱家今晚，宫中有事，须要进宫。就烦二位贤契，今夜行事。”二奸曰：“这倒容易，只是公公须令一人看守。倘文贵令人暗取家眷回去，我们岂不被他耻笑无谋？”刘瑾曰：“你等今便，只管下手，我先着人看守。若已经起身，亦即差人出城追杀。”二奸唯诺，辞别而去。

刘瑾便叫：“吴芳何在？”原来刘瑾自刘健去后，另用一心腹小将，名唤吴芳，性酷嗜酒。当下刘瑾吩咐曰：“你可往国老府，了望家眷。若已经起身，可速来报咱家，即令人出城追赶结果。倘无动静，候至闭城回报，好待今夜下手。”吴芳曰：“是。”即起身欲去，刘瑾唤转嘱曰：“汝不可如平时沉醉糊涂答应。”吴芳曰：“这是紧要重情，奴婢怎敢吃酒误事？”便出了太监门，来到国老府前。只见府门紧闭无人。吴芳暗想，莫非知风逃走了？我若不问个明白，公公道我误事。即到对面一座酒楼，问店主曰：“对面国老府门户，为何恁早紧闭？莫是搬家他往否？”店主曰：“公公有所不知，国老远出，提督又在山东，老夫人治家严紧，恐家人在外闹事，每日关门闭户。小的见他适才还在出入，怎说搬家？”吴芳曰：“原来如此，烦劳了。”即起身，从后门还转前门观望。

且说李通于是日午后已到京，令家将在城外看守马匹，须要轮替饱饮，不许远离。自己步行进城。想刘瑾的心腹，谅必到京面述，刘瑾必生谋害的紧，谅有差人在外边看守，我若不分皂白进去搬家，刘瑾定差人追杀，岂不连我一同被害？须看无人，方可进府。心中想定，已到街上，停步一看，遥见一人注视国老府门。李通疑惑，上前窥见，乃是小监形状，即移步向街尾而去。及吴芳到街尾，李通又到街头。二人来往逡巡。及至日头西斜，李通心中焦燥

，倘天黑闭住城门，怎能保护家眷出城？我前又在文提督前夸口，必要保出家眷。如今刘瑾令人看守，教我怎能救脱？正所谓知事省事，不如无事。挨到天色将晚，李通恐其黑夜，更难逃脱，愈十分着急不表。

且说吴芳等至日头西斜后，本是酗酒之徒，饥渴难当。恰遇经纪小民，出入城中讨账。即到对面酒店饱饮。因吃些酒，犹如渴龙治水。吴芳见了口角流涎，身边又无带着银子。因想这店主为人厚道，谅可赊欠几杯，便进店来。店主迎接曰：“公公同贵人，今日何暇在此？何不小酌几杯？”吴芳曰：“咱因等一契友未到，肚中饥饿，奈未带的银子，不敢造次。你若肯暂赊，来日即当送还。”店主曰：“公公何如人！莫说来日，便再停数日何妨？”

吴芳大喜，便在店中座头坐下，曰：“只须四盘小菜，酒却要好的。”小二诺诺，连声送上酒菜。吴芳自斟自酌不表。

再说李通见天色将晚，正在着急，忽不见了那一小监，心中疑惑。近前一探，见在店内吃酒，想必是好酒。心生一计，就在店边招小二前来。李通曰：“那吃酒的内监姓甚名谁？我一时忘怀。”小二曰：“他乃六官司礼刘公公的小监，姓吴，却不晓的名字。”李通曰：“知道了，你进去休要多言。”

小二应声进去了。李通整了衣冠，进入店来，对着吴芳作揖曰：“公公一向久违了。”吴芳见其衣冠整楚，人物出众，忙答礼曰：“请了，不嫌便来请坐，相会同饮。”即叫小二，再取过杯盘前来。李通曰：“公公乃贵人，怎吃得这等酒？”令小二另备好酒菜上来。吴芳曰：“咱家为等一个朋友未到，故在此少饮。但未知仁兄，高姓大名？何处相会着？”李通曰：“公公前与某同席，怎就忘怀？”吴芳曰：“是了，咱家上前曾山东出差，有几位富户相陪，足下谅亦同席否？”李通曰：“正是。”吴芳曰：“足下是姓张否？”

李通曰：“正是张通。”吴芳曰：“足下到京，有何缘故？”李通曰：“小弟因有些薄业，开张个绸缎铺，昨有无赖之徒，乘夜扼死一个小孩子，扔在我家后花园。府县官前来勒索人命，小弟一时气愤，不愿与他，故带银上京，来欲觅个门路，断送了府县前程。方才到此，遇见公公，未知有甚门路，可以断送他前程否？”吴芳曰：“未知仁兄现带多少银子应用？”李通曰：“小弟现带五万两银子，倘要多些，此地亦有可挪借处。”吴芳大喜曰：“这是此府县的该倒运。故仁兄得遇着咯家。当今我刘公公势力重大。莫说是个府县，便是巡抚，亦不难罢职。只是咱今日未暇，来日仁兄可来太监府寻咱。

备一副厚礼，拜在我公公门下，何难断送他狗府县的！”李通曰：“如此极妙！来日当烦公公为弟鼎力。试问公公此时，怎得闲暇在此饮酒？”时吴芳酒有七八分醉意，指曰：“便是为着对门的。”李通曰：“对门的何人？为着

何事？”吴芳曰：“你我如此相得，怎好隐瞒？那对门即是三朝老臣，掌朝国老府第。他有一子名唤文贵，现为山东提督，坐镇大同关。我公公奉旨收取天下文武官员银两。他不识时务，毁书逐使。我公公触怒，假造金牌圣旨，宣召入京，结果性命。文贵信以为真，发出行李，便要起程。不知那个有智谋的识破是假。”李通暗笑答曰：“他怎知是假？”吴芳曰：“你不知那匹夫奸猾得很，说真金牌第七面损失了一角，用银镶补，减重二两余，又将钦差捉下，拘禁牢狱。幸众人逃回，晌午回报。刘公公怒气冲天，令家将就今淤三更时候，装假强盗，将一家杀死，以泄其愤。又恐那匹夫既识假金牌，必能晓得来取家眷回去。故今咱在此了望，俟到三更，就下手了。若是来取出城去，亦令追杀之。你道刘公公这等势力浩大不浩大？”

未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七回吴芳惧罪瞒刘瑾文贵迎母拜李通

话说吴芳说到刘瑾势力处，好不威风，好不得意。李通主意，灌醉他方好行事。只管斟酒相敬。吴芳开情畅饮，不一会便觉酩酊大醉，隐隐睡去。

时已上灯时候。李通即在身边取出一锭五两银子，付与店主曰：“我五两银子可当得酒钱么？”店主曰：“这银子还有剩些，可找还去。”李通曰：“剩些亦不必找，还可登记在帐簿上，另日再来畅饮。吴公公已醉卧，休要惊动他。他若醒来，你可对他说，我要去寻个寓所，来日即到太监府相议。”店主曰：“知道了，客官只管去罢。”

李通随即出店，奔到国老府后门，看看无人，敲门。门公问明，开门放进。问曰：“李中军当夜匆忙，前来何故？”李通曰：“老夫人在何处？”

门公曰：“老夫人与夫人适在后堂议事，尚未安寝。”李通曰：“待我往见。”

即奔到后堂来，果见老夫人婆媳，尚在后堂前议论家务。李通上前拜见曰：“老夫人并夫人还不知？顷刻全家尽皆被人灭亡。”老夫人笑曰：“我们一家好端端的人，怎么说被人灭亡？”李通曰：“小将不说，老夫人那里知道？”

便将文提督触犯刘瑾，今夜令人前来劫杀。小将自过午，赶路前来，怕有人在府外观望，未敢突进。因到酒席灌醉吴芳，吐出真情说明。婆媳大惊曰：“这奸监如此毒害好瞒，却怎么处？”李通曰：“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趁这时吴芳沉醉，城门未闭，作速收拾，假扮村民，混出城门，逃往大同关，方保无虑。”老夫人曰：“既是如此，可快入内收拾珠宝，金银细软，装入包裹。”李通又对众家人奴婢曰：“你等将家中所有物件，尽行收拾，各投生路。俟国老日后回朝，再来跟随。”家人婢女俱各取得物件逃走。

当下老夫人婆媳亲丁至亲十余口，收拾停当，假扮作庶民男女，同李通从后门而出。将门带上，逃至城下。幸得城门未闭，乘势混出城来。不料老夫人婆媳乃是金枝玉叶，寸步难以行走。李通一声呼哨，那家将早将马匹带上前来，众眷口一齐上马，令家将扶持，加鞭而去。

再说吴芳在店内泥醉，睡至初更后，才醒来。举头一看，吃惊不小，不知是五更六更时候。又不见了张通，疑是光棍的人。便唤店小二，问曰：“方才同咱吃酒的朋友，往那里去哩？”小二曰：“那客官说要去寻个寓所，另日到太監府找寻公公议事。”吴芳曰：“酒钱哩？”小二曰：“他却极厚道，留下五两锭银子在此。还有余银寄在小人店中，候另日再来饮一饮。”吴芳曰：“这等厚意？莫不是大同关的细作，知咱了望，将我灌醉，盗取家眷逃走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出了店，来到国老府前一望，悄悄灯火俱无。急奔到后门，见门半掩着，并无人影。即挨身入内，只见灯光尚明。人迹断少，各房箱笼都开着，粗布衣服丢在地上。叫声：“不好了，此必是方才，那匹夫将我索性灌醉。尽把家眷盗去了。教我如何回复公公？”吓得酒都十分醒了。

只等把各灯火扑灭，从后门奔出，将门带上，沿路赶回太監府。心想这酒实是误事。

且说刘瑾，是夜要进宫内侍驾。至初更后，吴芳已回禀曰：“奴婢日间到国老府门，见府门紧闭。”刘瑾曰：“莫不是知风逃脱么？”吴芳曰：“奴婢询问左邻，俱称国老不在家，老夫人治家严紧，每日关锁门户，禁绝出入。

奴婢直等城门闭后方回。”刘瑾曰：“我不信，此时已近二更，城门方闭？”

倒是你在那里吃酒，等待此时醒来才回，糊涂答应。”吴芳曰：“这冤枉了，好酒人本是吃酒不醉，岂有不吃亦醉么？奴婢因公公嘱咐，此乃大事，禁得滴点不敢沾唇。至初更后，奴婢又恐城门未闭，赶到城下，见城已闭，方敢回来，故此耽搁。”刘瑾曰：“如此仔细，我就不在平日溺爱。”说罢，上马进官而去。吴芳心中只恐情事败露不表。

且说焦彩在穆宏府中，等至将尽三更时候，即令一百名心腹家丁，扮作强盗，各带兵器及硫黄焰硝等物，速到国老府前。进入内去，无分男女老幼，尽行杀死。将府第放火烧毁。众家丁结束起身，犹如勾命使者一般。来至府前，团团围住，打进后门，一见并无人影。知是闻风逃脱去了。各抢粗布物件，掳掠一空。思量既无人口，府第亦不必烧。恐累及邻右。即回复二奸。

穆宏曰：“谅他逃去亦逃的不远，快出城追杀为要。”焦彩曰：“可同去见刘公公，向借锁匙，方能开得城门。”二奸忙上马，来到太監府。吴芳迎接曰：“两位连夜到此何故？”穆宏曰：“日间刘公公令何人了望国老府中

？”吴芳曰：“就是咱家了望。”焦彩曰：“为何满门俱各逃走？”吴芳曰：“咱家前往，见府门紧闭，询问旁人，俱说日日如此，并不见出入。今既逃走，谅是大同关差人早间盗去哩。”穆宏曰：“我们所差之人，午间方到。就彼所差之人，焉能先到？”吴芳曰：“莫不是闭城后，我回夜时，他们方躲避在城中亲眷人家处？也未可定。”穆宏曰：“他或是躲在城中，尚好查访。实恐逃回大同关，今欲出城追赶，但无锁匙开城。未知公公可能进宫，稟请刘公公，向守城官令其开城，好得追赶。”吴芳闻言，心中暗想：“必是方才，同咱饮酒的盗去。今若出城拿回，必然实招，说我同他吃酒。”

公公岂不责我误事？我自招其罪，不如听他逃去，到无破绽更好。”便答曰：“如此夜深，怎好进宫？只索来日早早追赶罢。”穆宏、焦彩无可奈何，只得各回到府中，令家将来早，换出城追赶。

至次日四更后，收拾上朝，刘瑾却在跟驾。及退朝，二奸即到太监府伺候。不一会，刘瑾已回，问曰：“文贵家眷若何？”二奸便将：“家眷不知如何逃走，奈夜深不能出城追捉。到日间家将追赶去，不知能捉回否？”刘瑾曰：“这也奇怪？咱实严加吴芳看守他，怎能逃脱得干干净净？”遂令备酒与二奸同饮。

及午后，家将回报曰：“我等追出城去一百余里，杳无踪迹，只得回报。”

刘瑾曰：“咱知道了。”令退出。家将应声诺而出。刘瑾便唤吴芳曰：“劣奴！你说候到城门闭后方回，他为何逃脱？明明是尔往那去酗酒误事。”吴芳叫屈曰：“这就冤枉了奴婢，前往见府门关闭，又不见有人出入，旁人说是常例。或是奴婢未往之前，大同关先使人盗取去了。况我们二十余人知道，难保无漏泄通风。俟奴婢回后，他方逃匿在城中亲友窝藏。此正所谓六耳不同谋，怎说是因酒误事？奴婢虽然贪杯，难道不吃酒亦醉么？实是屈来了奴婢。”刘瑾曰：“你休强辨，待我打听，若果是贪杯被逃，尔亦难脱性命。”

吴芳暗暗欢喜：既是赔账，这便不妨了。即答曰：“这就有理了。”二奸拜离回府不题。

且说李通保了家眷，一直赶近山东，原来文贵亦恐奸贼差人来追赶，亲带三千兵马埋伏在山东界口林中，又再差人役打听消息。闻知家眷已到，忙向前拜伏老夫人马前曰：“不肖儿文贵触犯奸监，致使母亲受尽惊恐，跋涉道途，罪同渊海。”老夫人曰：“你休拜我，若非李通如许尽心用计，满门已登鬼录矣。你可拜谢李通罢。”文贵起来转向李通拜谢，惊得李通慌忙同拜曰：“大人休要折杀了末将。多蒙大人提携，大恩理当效犬马之劳。”文贵拜罢，即令取执事仪仗马轿请婆媳上轿，文贵在前开路。一路前呼后拥，沿途地方

官迎送，好不威风。及到大同关，开城，文武官员出城迎接，百姓观看如堵，进入帅府后堂，文贵拜谢众官，赏了李通白金五百两。二十名家将各赏银五十两。从此文贵母子妻儿聚首无虑。

但未知刘瑾打听得消息如何发落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八回刘瑾赚主幸苏州梦雄同妹观圣驾

且说刘瑾打探得文贵家眷，已逃回山东。思量无计可害他，也就罢了。

吴芳暗暗欢喜。忽一日间，刘瑾对穆宏焦彩曰：“三界山柳望怀等回书，称人马已有三万，恐难攻破京城，教咱先赚着天子游幸江南苏州府，路径必从同州经过。好待他在彼伏兵劫驾。咱思主上那日睡在床上，梦与二美人相见。

醒来口内喃喃，赞不绝声。咱家因奏道：“有其梦必有其人，何不宣圆梦官一问，以便采选入宫。”这昏君道：“梦中匆急，并未问及姓名乡贯，又道那美人，一定生在苏杭、扬潮等州。”少不得另日别有一番游耍访采。咱家却欲乘其有便，引逗他心怀，再撺掇他几名佳丽言致。你意下如何？”穆宏、焦彩曰：“此计极妙，主上乃逍遥好色之主，定然中计。可令画工，画一苏州地图，图上装点许多娇冶士女，佳丽景物，公公再加几句褒奖，不怕昏君不入其彀中①之理。”刘瑾曰：“妙！妙！咱可趁此保荐刘文俊为保驾官，好歹断送其性命了。”穆宏、焦彩称是。便令画工画图苏州府地图，并虎邱图表成画轴。刘瑾由是月日跟随圣驾，欲有隙进奏。

时当三月，天气晴和，一日间，帝同刘瑾在后苑游玩，见桃红柳绿，十分春色，令人可爱。大悦曰：“朕观此景物，真乃云天上神仙府，人间帝王家。谅极尽人间富贵之乐矣！”刘瑾曰：“若论人间园囿之可乐，御苑实为第一。倘比天下名区人物，却又不及。”帝曰：“这又奇了，人间倘有富户，敢用的或可及到京城御苑。若说天下名区，不过山川毓秀，人物辐凑，怎能胜得御苑？”刘瑾奏曰：“若未经目，怎敢妄奏？奴婢未遇之时，曾邀游到苏州。无论城内烟花之藪，粉黛之场，到处可乐。连城外虎邱山，人民丛杂，士女冶游，胜景也堪娱目。故奴婢说胜过京城御苑多矣。”帝曰：“朕曾见苏州地图虎邱图，未常希罕。”刘瑾奏曰：“陛下不知地方官，实是恐若照佳致画成，天子必喜临幸游耍。故意将佳丽画得平常，使天子绝念，不到此游玩。陛下不信，奴婢现有苏州真图，请龙眼一视便知端的。”帝曰：“卿为何却画图式？”刘瑾曰：“奴婢因见苏州景致极佳，故此图画，带在身边，以备闲时赏玩。”帝曰：“卿可取来，与朕看一看。”

刘瑾领旨，取出画轴，展开放在龙案上。帝细细观看。这图本是妄造许多佳丽，其人物美女，更加装点娇艳。刘瑾又上前指说：某处胜境堪游，某处雅

观可乐，说得天花乱坠。原来正德本是好游好色心性，被刘瑾用意引逗起来，喜得手舞足蹈。且思前日所梦白牡丹、红芍药二美女，最合朕意。这牡丹、芍药，苏州极盛的。到处一游，或者凑巧姻缘。也未可知，遂决意。

对刘瑾曰：“朕不遇卿，怎知苏州如此美妙！看来果然名不虚传。”忽又转叹曰：“朕恨不能亲到苏州，并虎邱山一游，不及小民多矣。”刘瑾奏曰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欲到苏州何难？如此叹息甚故？”帝曰：“朕若欲幸苏州，群臣必定谏阻。”刘瑾曰：“群臣谏阻，实恐劳民伤财。陛下可先遣户部官解银，沿途修筑造路，所有工匠俱给民价，莫发官工。小民岂不多得快活度日哩。至于御驾举行，御厨跟随，自行供给。地方官只令他给些夫工马草，所费无几，这便是利民了。”帝曰：“此言虽是，但今英国公张茂，在大金国未回；徐大江又未顶袭，无人保驾。”刘瑾曰：“奴婢举一人，可以保驾。吏部天官刘文俊乃名望重臣，保驾便可无虞。”帝愕然曰：①彀（gòu，音够）中——箭能射及的范围，比喻牢笼、圈套。

“卿言差矣，保驾必须武将。刘文俊系文官领袖，怎好保驾？”刘瑾曰：“陛下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若是出征在外，国自当用武将来保驾。至苏州，乃版内舆图，只恐宵小①窥伺。若有重望名臣跟驾，匪类自然潜消。况刘文俊现在苏州居住，路径精熟，保驾实为至当。”帝曰：“妙！妙！卿果善为尽策，朕计不及此。来日即便举行。”刘瑾喜曰：“此亦升平世界，与民同乐之意。”

次早，帝临大殿曰：“朕欲游苏州，与民同乐升平世景。今安排旗帜銮驾，务要华丽，庶使雅观。今钦天台，即择日起程，该部备文到州府。”言未毕，只见那不识时务的刘文俊，越班俯伏奏曰：“陛下切不可如此。连年水旱不均，盗贼窃发圣驾。一出势必劳民伤财，且又无人保驾，乞陛下暂息此念，社稷幸甚，臣民幸甚。臣愚昧不识忌讳，冒死进奏。”帝曰：“朕已有主意。自带御厨前往，地方官只发夫马工价，便不致劳民伤财。若说没有保驾官员，朕知卿家住在苏州，就着卿为保驾官员。”刘文俊闻言大惊，奏曰：“臣乃一个白面书生，惟知把笔弄文”怎敢保驾？”帝曰：“若是征战，保驾即用武将。今游内地，何用武将？只卿保驾，盗贼必潜踪。朕主意已定，卿其毋辞。”刘文俊见上意已决，不敢推辞，只得领旨。于是钦天台择定五月中旬起程。龙袖一挥，驾退回宫。

这旨意一下，各该部官连夜收拾旗帜仪仗，一面行文着苏州府备办行宫。

沿途地方官，打点迎送圣驾。工部即差官沿路修桥补路，预备船只，连夜兼工赶造。真是忙乱，慢表。

即说这苏州乃水陆要区，繁华胜地，商贾云集之所，兼虎邱名胜之山。

圣旨一出，早惊动了天下许多名士英雄，公子王孙，富家豪侠，游耍苏州来观圣驾。又有做经纪的人，齐来赶市，做买做卖趁钱，把坐苏州，闹闹热热不过。

且说好监刘瑾，与众好定计，密令人驰书着三界山贼首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。准备喽罗一万，埋伏在同州城外三十里。那地名鸿柏道，其处四冲八达，却有林木严集，咱家必使圣驾驻扎于此，好得乘势劫驾，不可有误。

又恐昏君逃脱，预约定个暗号。若闻得响箭之声，便是昏君，即可追杀。这

正是：

计就月中玉兔，谋成日捉金乌。

不思正德乃洪福天子，早惊动了一位救驾功臣李梦雄。这李梦雄乃系山东风阳府城外，李家庄人氏，先祖李勃，正统朝官拜一品候，父李杰因见奸臣当道，不乐功名，谨守田业。李梦雄时年十九岁，父母俱亡过，只有胞妹李桂金，年十六岁，兄妹姻缘俱未定着，家资颇裕。兄妹二人不时训练武艺。

李桂金兼精手箭，百发百中。因风阳女子，时常邀游天下，不以为异。时际盗贼窃发，李桂金屡屡女扮男装，同兄去游各处名胜山水。

那一日，梦雄对桂金曰：“愚兄耳闻得正德天子驾幸江南苏州府，兄欲往苏州一观圣驾。”桂金曰：“此却极妙，待妹子打扮，一同前行看看。”

梦雄埋怨曰：“你今年纪已长，不比少时可瞒过众人眼目。亏你这时说得要同我去云游。”桂金曰：“年幼犹恐露出机关。今年已长，更知检束，断不致露出破绽。”梦雄曰：“别件可遮掩，只是胸前的，怎好看相？”桂金低着头，一见胸前两乳颇高，微挺衣服，便曰：“胸前容易，待妹子就进内①宵小——盗贼昼伏夜出，叫做宵小，泛指坏人。

去收拾好，出来你看一看。”说罢，便进内去，梦雄暗笑：“这痴妮子，两乳怎好收拾。”

不说梦雄等桂金出来，看他如何收拾得伶俐爽快。先说李桂金进入房去，两手将两乳一按，却就平了。及手一放，两乳又挺起来了。桂金曰：“这两个冤家，如此好作怪，却是活得一般儿。”忽转一念曰：“是我痴呆了，此乳又无硬骨。何不把一条汗巾缚住，看他会作怪也不会作怪？”即褪了衣服，一条汗巾结束缚定，用手一摸，却不能高挺，然后穿好衣服，出来对梦雄曰：“哥哥如今看不出了。”梦雄仔细一看，果然平削如旧。乃曰：“虽然如此，终恐客间睡卧不便，宁可莫去为妥。”桂金曰：“哥哥若是不肯与妹子同往，哥哥请自去，妹子另日自去罢。”梦雄闻言大惊曰：“若是如此，宁可同行，亦好照顾。”遂向桂金曰：“既欲同往，可多带些手箭，以防不虑。”桂金

应诺，随收拾银两包裹。桂金扮了男装，梦雄嘱咐家丁，照管家产，兄妹起行。李梦雄又嘱李桂金：“在外我称你为兄弟。”李桂金即改名李锦云。兄妹一路寻山问胜，到处留连，不一而足，将往苏州。

这一日早饭后，来到一处乡村。李桂金曰：“一路行来访问，俱说已近苏州，为何不见城池？莫不走错路头？宜再寻问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正是。”

行不数里，抬头一望，遥见那村庄里，走出一老人家，年过五旬，身躯瘦健，精神清爽，两路嘴髯，头带皂纱巾，身穿茶色葛巾布袍，足踏皂绦白净。李梦雄兄弟向前来问，作揖曰：“老丈有礼，小侄兄弟要到苏州，未知此地离城尚有多少路程？”老人忙答礼曰：“此去五六十里，便是苏州城，请问二位后生，家何方人氏？高姓大名？老夫看来，定非凡品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小侄乃山东风阳府人，先世居武弃。我的小名李梦雄，这是舍弟李锦云。”老人曰：“原来却是李门公子，失敬！失敬！”李梦雄曰：“岂敢！未知老丈高姓尊名？家住何处？”老人曰：“老夫姓章，名士成，祖居此村中，今日幸遇二位公子，良非偶然，敢屈玉趾到寒舍，奉敬杯茶，未知允否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叨承雅爱，但邂逅相逢，怎好搅扰？”章士成曰：“老夫观二位公子，倒是英雄，凡事也须当脱俗，何必推却？”李梦雄见章大成意邀请，对李桂金曰：“兄弟承者丈盛情，我们当同造府领教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是！是！”

章士成大喜。即引梦雄进村，来到门首，怕开大门，请梦雄兄弟进庭，分宾主坐下。章士成进内取茶，前来曰：“小户人家，缺少童仆敬奉，实为不恭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怎敢如此，足见厚爱了！”茶毕，章士成仍入内，取出两只筐篮，对梦雄兄弟曰：“二位公子，请少坐，老夫出去街口，片刻便来。”梦雄兄妹曰：“老丈请便。”章士成提着筐篮出门而去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第九回章士成留客结婚刘宇瑞通家款友

却说章士成辞了梦雄兄妹，提着筐篮出门而去。这里李桂金见正中供奉一幅太上老君图像，桌上供着香炉烛台，两傍壁间都是名人书画。低声问梦雄曰：“这章老丈不是宦家，或是风俗如此？”梦雄曰：“他是做道士的。”

桂金曰：“哥哥怎知他是做道士的？”梦雄曰：“若不是他做道士，怎么供奉李老君了，便是做道士的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怎么供奉老君，便是做道士？”

梦雄曰：“李老君乃是道主，民家从无供奉。”

不一时，只见章士成已回来，提着两筐鱼肉、菜蔬，后面随着一人携了一壶酒，一齐入内。那携酒的人，却又出门去了。章士成复出坐下曰：“老夫失

陪，多多得罪了。”梦雄曰：“不敢，多蒙赐茶，就此告别。”章士成上前挡住曰：“正欲借一杯水酒叙谈，何故就言告别了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萍水相逢，如此搅扰，实不遂意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草草不恭，聊伸微意，何劳挂齿！”二人仍旧坐下，梦雄问曰：“敢问老丈作何经纪？”士成曰：“老夫自幼作道士。”梦雄笑对桂金曰：“如何？”桂金笑曰：“哥哥说得不差。”

士成曰：“实因先人作此事传下，老夫承习此道，非比江湖之辈，谎言骗人。”

敝地之人，俱称我章阿伯，是诚实人，这是远近驰名的，二位不必议笑。”

李梦雄曰：“非笑老丈做道士，只因方才，我猜是作道士，舍弟不信，今闻老丈说得相同，故此失笑。”章士成曰：“不差，大相公未闻，怎知我做此勾当？”梦雄曰：“因见阿伯供着道主方知。”章士成点头曰：“不差，真是英雄见识。”

正言间，闻得屏风后一声响亮。士成进内搬出杯箸酒肴排在桌上，请二人入席。桂金问：“曰肴饌烹调甚佳，必出伯母之手。”章士成叹曰：“老妻早亡，并无男儿，惟有一女，实属可叹。”梦雄曰：“既是有令媛，日后招个佳婿，亦有半子之靠。”士成曰：“老夫也如此愚见。”三人又饮数巡。

章士成曰：“相公青年远游，尊堂岂不忧虑？”梦雄曰：“小侄命蹇，双亲早亡，无可挂虑。”士成曰：“虽是如此，令正岂不悬望？”梦雄曰：“实不相瞒，我祖官拜指挥使。愚兄弟自幼学习武艺，立志必要候功名成就，方好议亲。以此尚未定娶。”士成曰：“相公如此，足见高才抱负，老夫恨相见太晚。”梦雄对曰：“岂敢！”

章士成暗思：“他既尚未定娶，我有一女，何不与他结了亲事？亦可完得我一件大事。”主意已定，遂离座满斟了杯酒，送与李梦雄曰：“大相公请饮此杯酒，老夫有句话相商。”李梦雄却推辞不过，接杯饮尽。曰：“老丈有言，只管说来。”士成曰：“老夫一生只有一女，名唤章绣锦，女工针线件件俱能，虽非才貌双全，然在敝地，亦无出其右。从幼亦有人家求婚，是老夫欲选择一佳婿，故到今年十六，尚未定亲。大相公若不嫌弃，愿结朱陈。未知允否？”李梦雄闻言暗想：“士成虽诚实人，但是道士家门，怎好配亲？”答曰：“虽承好意，奈道途远隔，却难结亲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若论相公路途远却不难，俗云嫁夫随夫，日后成亲，自然随夫。相公回乡有何难哉？”李梦雄推辞曰：“小侄兄弟远游，六礼具无，实难从命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这却容易，老夫只慕大相公才貌，若允，寸丝可定，俟异日完亲便是。”

李梦雄曰：“到底老丈父女至亲，隔别烦难，不如就在附近寻别良缘为是

。”

章士成省悟曰：“大相公之意，我已知道，莫非嫌我为道士，不便结亲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这个怎敢？实因路远不便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大相公不必推辞罢，宁为英雄侧室，胜做俗子正妻。就将小女为偏房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此更不可，怎敢有屈令媛？、老丈另择佳婿为妙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大相公官家子弟，老夫乃是道士门户，高低配亲，果不相当。若将小女作偏房，再辞，实是大相公不该。”李梦雄曰：“非某推辞，实恐令媛不愿耳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小女极孝，老仆主张决无异言。”李梦雄曰，“此乃终身大事，老丈须问令媛方好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大相公请坐，待老夫就与小女说明。”即进内叫女儿。

且说章绣锦在屏后窃听，已知其详。此时回房而去。见父呼唤，诈作不知。出来问曰：“爹有何言语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因你姻缘未定，我心忧虑，今幸风阳府来了李梦雄、李锦云兄弟，二人乃将门之子，年少英雄，俱未定亲。看来李梦雄更加雄伟，甚称我心，欲将女儿配他，奈咱作道士，与他门户不相当，故推辞。此人后必高官厚爵，我要女儿把与他为偏房。后日你亦做个夫人，我做外太翁。未知你意下若何？”章绣锦低头不语。章士成只道儿不愿，却曰：“我阅人多矣，李梦雄此等才貌，若不为官，世上亦无官了，为父断不误你，可否快快说明，免得当面错过。”章绣锦只得含羞答曰：“姻缘乃是父亲主张，女儿晓得甚事？”章士成闻言暗喜想道：好做作。既然心肯，却着随出至厅上，对李梦雄笑曰：“小女愿凭老夫作主，贤婿不必多疑，就此定夺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既承美意，请岳父高坐，受小婿一拜。”即移椅当中，请章士成坐下，倒身下拜。拜毕，李桂金亦上前拜见亲翁。重复入席，李梦雄曰：“待小婿功名成就，方来迎娶可好？”章士成曰：“此乃贤婿有志，只求留下二物，以为异日之约。”李梦雄解下腰间鸾带，付与士成曰。

“权将此带为凭。”章士成即将鸾带进内，交与女儿收下。另取一条手帕，送与李梦雄系衣上。是日尽欢而罢，送其兄弟客房安寝。

至次日兄妹辞别，章士成苦留不放，连住三日。李梦雄暗对妹子曰：“章士成非豪富之家，我们辞别罢。”桂金曰：“正是，明日起身罢。”次早，李梦雄向章士成辞谢，士成曰：“目今城中客店住满，圣驾未到，可住草舍，日食便易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奈舍弟年轻好动不好静，总是闲闲，不着去游，亦好观山玩水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这等说也是，倘游耍过，可仍回来我家安歇。”

梦雄曰：“这却未定。”章士成即备酒饯别，饮毕。李梦雄负上包裹，章士成嘱曰：“小婿功名成就，急宜来娶，免使小女有白头之叹。”梦雄曰：“小婿断不做负心汉。”说罢，拱手分别出门。

兄妹行至午间，已到苏州府。进入城内，见商贾云集，人物繁华。来至一条街上，忽听得旁人问曰：“闲人站开，公子马到。”李梦雄兄妹立在路旁，只见一位书生，年约十六七，生得面如傅粉，唇似涂朱。头戴青纱万字方巾，身穿鱼肚白纱袍，足踏皂靴，坐下青棕马，缓辔前来。背后随着数名家丁。那公子正在马上，遇见李梦雄兄妹，便目不转睛注视。李桂金见他看得认真，便低了头。原来这公子乃吏部天官刘文俊之子。

按刘文俊妻李氏，生下一女一男。女名绣花，年已十六，琴棋书画，女工针指，件件俱通。男名刘字瑞，年方十六，勤诵诗书。当年刘文俊京中有书，寄与夫人。言京中虽有王孙公子，尽是膏粱之子，难择佳婿，着夫人用心为女儿择婿，孩儿择姻要紧。夫人自思系女流，怎能为女择婿？故嘱公子留心。是日刘字瑞见李梦雄兄妹，知必同胞兄弟，谅是英雄人。因此注视，及过去了，即唤两家丁嘱曰：“方才道旁有两位豪杰，那年长的负着一个青布包裹，你可密随他住在何处，并访问来历。休要使他知道，速来回报。”

二家人领命忙赶回，见李梦雄兄妹，即暗随在后。那李梦雄兄妹转过一条街，同进酒楼。店小二迎接上楼，择了一副座头坐下。酒保备下酒菜，兄妹同饮。

且说刘府两个家人商议着，一人在店前伺候，一人奔向府来，向刘字瑞禀曰：“小的跟随那二位少年，现在大胡街顾家酒楼吃酒，特来告知。”刘字瑞曰：“你可引路。”即换上珠履，步行来至顾家酒楼。店小二曰：“公子请进内，要请客哩？还要独酌？”刘字瑞曰：“只要寻一个好朋友，你不必俟候。”说罢步上楼来，抬起头，恰遇着李梦雄，坐在对面，忙到席前，对着兄妹作了两个揖：“二兄在上，小弟行礼。”李梦雄兄妹早认得是马上公子，忙站起答礼曰：“不知公子降临，有失迎接。不嫌褻渎，请开饮几杯。”

字瑞曰：“小弟作东道主，”即唤酒保再取杯箸前来，三人分宾主坐下，刘府家人上前斟酒。

刘字瑞问曰：“二位尊府何处？高姓大名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愚兄弟乃山东风阳府人氏李梦雄李锦云便是。先祖李勃，于正统天子朝中，官拜一等侯。

先父因见好佞当道，无意功名，乐守田园。愚兄弟略识几路武艺，思欲求取功名，光复先业。因未逢机会不得出身，特游此处，兼观圣驾。幸与公子萍水相逢，遂成知己。未知令尊官居何职？愿闻来历。”刘字瑞大喜曰：“如此说来，二兄和弟乃是通家兄弟。父乃吏部天官刘文俊，小弟名刘字瑞。虽是书生，性好结交，无意相逢，却是有缘。”李梦雄兄妹欠身曰：“兄乃贵介公子，愚兄弟放荡无度。”刘字瑞答礼曰：“兄等盖世英雄，磊落天纵，异日拾取功名，谈笑可得。小弟碌碌庸才，得蒙教益，已为万幸。兄欲观圣驾，且喜家

父现为保驾官，更容易观看天子。”李梦雄闻言惊讶曰：“目今盗贼蜂生，难保无患。令尊又是文官，岂可保驾？倘有差池，受害不小。”

刘宇瑞曰：“不知家父如何主意？却当着这保驾官。但二兄远游，家庭岂不悬望？”李梦雄曰：“父母都亡过了，小弟功名未就，因是未有定亲，怎有悬望？”刘宇瑞暗暗欢喜曰：“原来如此！乃英雄抱负。兄长若不相弃，可就住寒舍，俟候朝廷降临观看若何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只恐令堂怪贤弟滥交，不便。”刘宇瑞曰：“二兄若肯光临，家母喜悦不尽，焉有见怪之理？”三人饮毕，刘宇瑞教小二到府来领酒钱，小二应诺。二人同下酒楼，缓步回府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回 宇瑞邀友探亲 桂金越墙听瑶琴

且说刘宇瑞请李梦雄兄妹来到府中后堂，李梦雄曰：“烦请老伯母出来，受我们拜见。”刘宇瑞正中着心怀，诈辞曰：“怎好劳动二兄？”李桂金曰：“既在通家，理应拜见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如此从命了。”即进内禀明母亲。

夫人问曰：“女婢未报，你请甚客到家？”宇瑞便把李梦雄兄弟来庭说明，又说：“幸俱未定亲，请母亲出去一见，选择那一位中意。”夫人曰：“我儿看寻了哪一位？”宇瑞曰：“据儿看来，二人虽俱是英雄人物，到底李梦雄更加英雄伟气。”既母子来到堂上，李梦雄兄妹迎接，移一把椅放在当中，曰：“请老伯母高坐，受小侄兄弟拜见。”夫人谢曰：“小儿懦弱庸才，全望二位指教，老身受惠良多，怎当拜受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小侄兄弟幼失训诲，游荡成性。多承老伯母，不加叱咤，世兄错认，如同手足，叨惠无涯，该当顿拜。”说罢兄妹倒身下拜。夫人答了两礼，拜毕。回身与刘宇瑞行兄弟礼，分两旁坐下。夫人曰：“贤侄可在草舍住下，俟圣驾到日，小儿引到御营观看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但是搅扰，于心不安。”夫人曰：“通家分上，说甚搅扰？”令女婢备酒接风，令刘宇瑞陪侍。自己退入内衙。又令女婢打扫内书房，与相公兄弟安歇。是晚李梦雄兄妹同刘宇瑞饮至上灯时后散席，送到后花园书房安寝。刘宇瑞方入内衙来见夫人曰：“母亲意见如何？”夫人曰：“果然李梦雄中我意。但目今若对他说明，到反害羞，出入不便。俟你父回来说明方好。只是府内大小人等，须要小心。”这且不表。

且说是夜，李梦雄对妹子曰：“刘宇瑞母子礼意甚殷，且就此住下，看他如何？”次早起来，家童进上汤水，梳洗毕。刘宇瑞即来相请到堂上吃茶。

不多时又备酒席同饮。从此日日供奉，梦雄兄妹二人，说话好不投机。过了十余日，忽一日梦雄对妹子曰：“连日刘宇瑞语言无绪，莫非有不悦之意。

我们今晚相辞，来日便去罢。”桂金曰：“是。”晚，刘宇瑞到书房说话，李梦雄对刘宇瑞曰：“愚兄弟在此搅扰多时，来日便要告辞了。”宇瑞曰

：“兄长本欲来观天子，为何圣驾未到，便要分别？莫非下人有甚得罪么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实是搅扰不安，并非什么得罪。”刘宇瑞曰：“若非下人有甚得罪，兄长何故匆匆言别，小弟益疑惑了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兄长如此殷勤相诗，莫说下人毫无失礼，就便有些差错，亦焉敢怪？只是兄弟见兄长变异，故此辞别。”刘宇瑞闻言大惊曰：“小弟只疑是下人失礼，却不知自己有错。

未知愚弟有甚变异，望贤兄说明。”李梦雄闻妹子之言，不悦，把双眼一睁，照着李桂金。刘宇瑞回头一看，忙说曰：“属在知己，凡有不是处，须着说明。怎么兄弟说明，兄反见怪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我怪兄弟多言，只因我兄弟在此搅扰这几日，见贤弟语言无绪，必有事故关心，故此辞别。”刘宇瑞曰：“若不说明，弟怎知获罪之深？不瞒兄说，弟有一表亲住在城外十余里之地。

近闻身已染病差重，若不去探视，恐失亲谊。若欲去探视，又舍下无人陪伴兄弟，且恐被他缠留几天，方许弟回。因此踌躇不决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如此何不早说明？兄弟们总是安闲无事，亦可同兄走一遭观些光景，岂不是好？”

刘宇瑞大喜曰：“弟却亦有此心。但碍此时天气炎热，故不敢启口。贤弟亦有此意，来早黎明起身出城，省受热气之迫。”李梦雄闻言心中不快，又不好阻挡，只睁圆双眼注视桂金。桂金知兄发恼，遂不敢言。刘宇瑞回见李梦雄曰：“难得贤弟好意同在、兄长为何不悦？”梦雄曰：“非弟无情，实恐令亲有病，焉有工夫陪侍我们？故怪舍弟不得人力，不知世务。”刘宇瑞曰：“这却不妨，表亲家资颇足，便即同往家中，亦自有人陪侍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既然如此，就同去罢。”刘宇瑞曰：“今晚可早些安寝，来日好乘凉前去。”

即分别回到后衙，来见母亲，言及李家兄弟肯同去探病之事。夫人大悦，着女婢来早备办酒席伺候，不表。

且说李梦雄开了角门，坐下闷闷不乐。李桂金曰：“妹子因见刘公子厚情，故约他同去看病，哥何故不乐？”梦雄曰：“宇瑞厚情，我岂无情，奈你是女流，若与同往，日间犹可自便。只是夜来，有许多不便处。”桂金闻言省悟曰：“妹子果然计所不及，来日我就不去罢。”梦雄曰：“方才刘宇瑞已知我不悦，你著不去，明又是我见怪。如今却当同去。”桂金曰：“妹子只是不去为妙。”梦雄曰：“你若不去，来早须用诈病瞒他方好。”桂金应允，暗想：此计甚妙。明早决意诈病。兄妹安寝。

至次早五更后，李梦雄叫起李桂金曰：“妹子可打扮诈病。”李桂金起来，身上即穿着夹袄，头上包着皂浣巾，移过一张香几，排在床前，抚几而卧。时刘宇瑞母子起来，令家人到角门细听。“若闻李相公起来，可请至后堂。倘无动静，不可惊动他。”家人来到角门内，听见步履咳嗽之声，即便叩门。李

梦雄开门。家人曰：“我家夫人公子，请二位到后堂饱饮，好得起身。”李梦雄曰：“烦你拜上公子夫人，说舍弟一时患病，不得同行，请公子自往罢。”家人应诺，即回见夫人、公子说明前言二相公患病之故。刘宇瑞曰：“好好的人，怎么今早患病不得同行？待我前去同看。”夫人曰：“李锦云既然有病不能去的，只请李梦雄同去亦好。”刘宇瑞应诺，来至内书房。

李梦雄迎接，李桂金故作病容，坐在床前抚着几上，对刘宇瑞曰：“小弟失接，望乞恕罪。”刘宇瑞曰：“贤弟好生安养，但昨晚好好无事，怎么染着病症？这样苦楚！”李桂金曰：“不知如何，遍体艰难起来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谅是感冒风寒。”刘宇瑞便令家人速请医生前来医治。李桂金恐无病吃药，弄出真病来。忙叫曰：“小弟生平不喜眼药，请医生来也无益。”李梦雄见妹子着急，暗笑真惜性命，乃曰：“舍弟性不吃药，不必去请医生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原来如此，不必请罢。”即对李梦雄门：“兄弟风寒不妨，自有家人伏侍。哥哥可同我探亲去。”李梦雄自料妹子，乃是诈病，即同刘宇瑞到后堂饱饮。刘宇瑞对母言明李锦云养病之事。夫人对李梦雄曰：“贤侄放心同小儿前去，令弟我自着人伏侍。”李梦雄又到书房，暗嘱妹子曰：“你既诈病，须节饮食，休教被人说是贪食病。”刘宇瑞亦吩咐两家人伏侍，须寸步不离。二人拜别夫人而去。

这里李桂金诈病至早饭后，天气转热，遍身有如火烧心上，直似油煎。

夫人又令人送茶汤，嘱须热服，又不好扇风，真正难熬。至中午越加酷热。

。

李桂金暗想：我不过诈病半日，就这等艰苦，亏得那患劳病的，动不动二三年，怎能挨捱过日子？似我这样，再禁一日，岂不断送了性命？便生一计，对家人曰：“你将房门带出，待我酣睡一番。”家人应声退出，李桂金关上了门，坐在床上，放下帐幔，解开衣襟，取羽扇扇风，方觉阴凉，傍晚结束好了，方才开门，家人进问曰：“二相公可好些？要恩饮食否？”李桂金曰：“病果好些，肚中甚觉饥饿。”家人曰：“待小的取饭来吃。”即进内见夫人曰：“二相公病体稍安，欲要饮食。”夫人曰：“他少年火气正盛，不可吃酒肉，只取些虚粥蔬菜去。”家人领命，取得虚粥至书房，李桂金吃些意思。遂令收了碗箸，退出安置。

李桂金关上角门，解开了缚乳的汗巾，俱已渍透。取过面中，洗了身体。

只穿上一领纱袍，坐后花园高松下青石上乘凉。约至二更后，忽闻得琴声嘹亮。心想：夫人已老，此必是刘小姐弹琴无疑。一面想，一面随着琴声来至旁边，却是隔墙花园内。原来那花园内是一座截为两段。东边与公子为书室，夫人因要招李梦雄为婿，故使居内室，外人从无到此。西边便是小姐的绣房

刘小姐自李梦雄来此，即不弹琴。今晚因李梦雄同刘宇瑞探亲不在，李锦云患病卧床不起。因见月白风清，故到花园弹琴。当夜李桂金暗想：未知刘小姐容貌若何？放着胆将双手扯住墙头，踊身抓上，见又是花园一片，花阴罩住。轻轻跳下地，去循着花阴，来至凉亭边，躲在花架下。看见刘小姐坐在亭上，盘着双膝，前面乌皮几上安着一座金猊炉，焚起龙涎室香，生得面似荷花出水，眉如远山淡扫，身穿皂纱衫，皂纱裙裤下露出三寸金莲。不施脂粉，不戴花插，云髻上只插着一枝金凤钗，向天势插下。左手带一支金镯，金光灿灿，右手带一双玉环，白气森森。两袖高扎，露出雪白香肌。更兼月光照得肉色与玉色争辉，皂衫着娇脸，犹如乌云笼雪。一双纤指弹着七弦，放出那勾挑剔般的手段。真是“人在春风画图中。”梅香立旁，小婢扇风。

李桂金暗赞：好一位宦门小姐！细审琴音，缓而能续，及至敲催紧而不乱，有如高山流水、急雨狂风之致，一时听得出神，失声赞曰：“琴音至斯，可谓微妙极矣！”那时刘小姐正在弹琴。忽闻人声，惊骇不定，停住了手，遂唤梅香：“花架下那有人声？敢有何人来窥探，快与我看来。”梅香应声下凉亭来，李桂金躲闪无处，只得向前曰：“是小生窃听。”梅香吃了一惊，便曰：“二相公，你在书房养病，因何到此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因闻琴声绝妙，不觉都忘了患病，以故循声越墙，前来窃听。不意惊动了小姐，烦代谢罪，”

梅香笑曰：“待我说与小姐知道。”回上凉亭而来一此时小姐已听知是李锦云，即起身躲立在一边。梅香上前笑嘻嘻曰：“小姐琴能治病，隔壁李二相公听见琴音，病患也却除了，因而越墙前来听琴。”原来刘小姐亦暗想：李梦雄虽是豪杰，谅未必识雅趣。今闻此言转想：李锦云年纪比伊兄还少，只碍男女分别，业已至来，何不试他一试？若能弹琴，其兄必非粗蠢。又闻得他兄弟面貌仿佛，偷看一看，也好放心。便答曰：“既是二相公，乃通家分上，特请相见。”

梅香来见李桂金曰：“我家小姐说，相公乃上通家份上，特请相见。”

李桂金心中想道：“我虽是男装，却是女流，便相见何妨？”遂答曰：“敬承小姐钧命。”随着梅香缓步而行。来至凉亭上。远远朝着小姐作揖曰：“小生兄弟，多蒙夫人公子收留，礼待足感深恩。适聆妙音，病体粗安，不才狂妄到此，惊动小姐，心神多多有罪，指望宽宥。”小姐亦远远答礼曰：“世兄休得如此挂虑。”令梅香请世兄坐下，李桂拿谦逊一回，然后告坐。刘小姐再转身退立梅香身后曰：“奴家碌碌无才，因见明月当空，偶尔学操。不料惹法家耳，实深抱愧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岂敢！小弟固未有师旷之聪，闻弦声戛而知雅意。然平素即好此雅操，虽不精，徽亦粗知一二。细聆指法，实是

玄妙，令人可爱。”刘小姐曰：“多蒙世兄过誉了。但世兄既是知音，奴家窃欲抛砖引玉，敢求世兄赐教一阕，如何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小生岂敢班门弄斧？既承小姐大命，怎敢有违？只得献丑就是了。”刘小姐曰：“世兄自是昆山之玉，何必过谦。”即唤梅香再拂试几上，焚起龙涎宝篆。李桂金盘上双膝，将琴抱定先转拨几声，然后动弹。

但未知刘小姐如何探得真情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刘小姐窥琴识文李夫人戏婿交婚

却说李桂金因刘小姐要他弹琴，即盘着双膝，调动七弦，弹出一段孤凰求凤的曲来。刘小姐躲在亭后偷看，见李桂金注意弹琴，不提防露出妇人体态。小姐留心细看，原来李桂金因天时炎热，方才乘凉，却忘记缚胸，及至弹琴，两乳摇动。刘小姐见了，心中越疑，将手密扯梅香来至亭后。问曰：“尔见二相公胸前动摇的是甚东西？”梅香曰：“二相公胸前，不知为何，双乳高耸，却会动摇，莫非少年及时肿乳否？”小姐曰：“胡说，我们的公子为何不见肿乳？”梅香曰：“我们苏州人苏款，乳肿得小。他乃凤阳人，故肿得大，亦未可知，”小姐曰：“不然，我看二相公举动，必是女扮男装，尔可如此如此，便知真假。”梅香应允，带了汗巾，到李桂金身边曰：“二相公满头面汗出的很多，待小婢代尔试净。”李桂金头点了一点，梅香即把汗巾，先向额上拭过，拭至颌下，将手向胸前垂下撞着两乳。梅香即叫曰：“二相公两乳高耸，莫非生虎么？”李桂金自知胸前失缚，惊得举止失措。

小姐已知是男装。向前高声曰：“尔是谁家女子？为何男装与李梦雄诈你兄弟同行？”李桂金闻言，一想：“今已破绽，若不言明，小姐必疑是男女私通了。”即上前曰：“姐姐休要错疑，奴家乃李梦雄胞妹李桂金是。自幼习些武艺，因盗贼生发，恐哥哥云游有失，故扮男装同行到此。”刘小姐闻说，方才省悟：怪不得面貌仿佛，原来是同胞兄妹，好笑前日母亲兄弟还说俱是英雄。但兄弟与我择配，我亦须替他择婚，兼可作伴母亲。便向前曰：“若非女中豪杰，焉有如此作用？今夜有缘，幸得相逢贤妹。”二人见礼坐下，梅香上前献茶。

刘小姐曰：“此间风露最重，请到房中谈心。”李桂金推辞曰：“奴家到此，已为不该，再到绣房，越露耳目。家兄回来，必加谴责，就此分别。”

刘小姐扯住，曰：“贤妹请坐，尔不知家母治家甚严，中堂之内，虽三尺孩童，非呼唤不敢进后衙之间。只有女婢出入，请到房内小坐谈心。”即携手同到绣房坐下。李桂金见房中十分幽雅，裳枕床席，齐齐整整，诗书满架，笔砚俱全。赞曰：“小姐香闺，真不亚蓬莱仙苑，不枉官宦娇娃小姐。”小姐笑曰：“蜗居陋室，何劳过誉？奴家正欲叙情。因贤妹如此收束，甚觉惊心，何

不女装？”桂金曰：“非妹无情，实恐撞着人来。”小姐曰：“内室之中有甚人来？况贤妹女装，无人识认。”便伸手与桂金强脱头巾。李桂金一时高兴曰：“待奴自行梳妆。”

即解发，就在菱花镜前梳妆。不须臾间梳完。小姐又取钗环带上。李桂金曰：“今已领命了。”小姐曰：“贤妹却又好笑，女人首饰，男子衣服，岂不令人骇怕。”李桂金亦笑曰：“小姐已知是女人，何必骇怕？”小姐曰：“虽知女人，到底不好看，不如换上衫裙为妥。”即取过衫裙来曰：“今晚幸遇仙女下临，速换衣裙，使奴家饱观一番，亦算有缘。”李桂金应允，即到旁边换过衫裙。仍上前来，竟是一位绝色美人。小姐细看一番，笑曰：“贤妹如此容颜，若使奴家是个男子汉，见了岂不销魂？”李桂金乃是年轻女子，羞得满面通红，不敢言语。两下注视微笑。停了一会，李桂金曰：“姐姐已看过了，奴家再要男装。”小姐曰：“少年人何必如此量促，便使奴家饱看何妨？”桂金仍然不改装，坐下谈论。

刘小姐偷空暗嘱梅香说：“尔可如此如此，去报知夫人。”梅香领命奔到夫人房前，推开房门。夫人尚未睡，问曰：“梅香夜深不睡，到此何干？”

梅香曰：“小姐因见夜静月明，到花园凉亭上弹琴。”夫人忙止住曰：“李二相公，现在隔墙。少年女子长夜弹琴，惹人议论，这个使不得。梅香快去叫他不可。”梅香曰：“弹琴犹可，那隔墙李二相公，倒越墙前来。我家小姐恭请入房，要留他安歇。二相公要回，小姐苦苦留住。特来禀明。”夫人闻言，惊得失足无措，叫声：“罢了！罢了！不料这贱婢丢丑，做出这般勾当，岂不大坏家风。这李锦云不守礼法，怎敢到他房中？梅香不准声张，待我前去撞破他。”梅香应诺退出。

夫人急急来至绣房，遂听得房中女儿与李锦云嬉嬉笑笑之声，一时大怒。

喝曰：“贱婢，做的好事呵？”刘小姐起身出来曰：“母亲夜深，何故大声小怪？”夫人气得目瞪口呆，问曰：“尔为何这时请李二相公到房中，男女混杂何故？”刘小姐曰：“此乃前日母亲吩咐众人说，李相公兄弟乃通家至亲，不必避嫌，须小心相待。适间李锦云越墙听琴，女儿故请到房中一叙。

此乃禀遵母亲慈命。”夫人闻言越发气曰：“我无力与尔斗嘴！”即从左边欲进房中，小姐从左边拦住。夫人躲向右边，小姐又从右边拦住。夫人恼得眼错头眩。喝曰：“尔敢拦阻，真是气杀我也。”小姐即将身躲在一边，夫人跨进房门，李桂金见是夫人入来，忙闪往床后。那夫人忽见是一位美貌女子，倒痴呆了，即扯住小姐问曰：“今夜你为何如此作怪？方才说是李锦云，今忽又有个女子，却是何人？”小姐笑曰：“此女便是李锦云。”夫人喝曰：“李锦云怎又是女子？”小姐曰：“母亲宽心，待女儿说罢来。”便将李桂

金听琴，注意调弦，自己认出女流，唤他改装之事说明，夫人听了，方才明白，笑曰：“如此，何不早说明，免得尔母着惊。”小姐曰：“此乃母亲自己失错。若是男子，女儿那里敢请他到房中之理。”夫人曰：“这说得是。

你可快请李小姐出来相会。”

刘小姐即向床后。李桂金正要逃避。刘小姐早已扯住曰：“家母相见何妨？”李桂金曰：“羞人答答不好相见。”正言间，夫人向前曰：“贤侄女何必回避？”李桂金向前，只得拜见曰：“奴家幼失教训，又复略晓几路武艺；恐哥去游，路上有失，故男装同行，实为可羞。望伯母见谅。”夫人曰：“此乃女中豪杰变幻，非庸人所及，有何可羞？”三人坐下，说了一番话。

夫人曰：“老身暂别，来日再得请教。但尔们姐妹，难得相逢，今夜就同小女安寝。令兄在舍亲处，明早起身，亦须午后方到，贤侄女可于午间改装，回本房未迟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如此妙极，只恐耳目不便。”夫人曰：“女婢虽见，谅亦难认的是贤侄女本来面目。”说罢，辞别退出。暗嘱女儿曰：“不料李锦云将女假男，来日可这般作耍李梦雄，以便两相交婚。”刘小姐暗想：母亲老人家，尚要作弄我夫主，怪不得女儿作弄他。便别夫人进房，对李桂金曰：“今夜有缘，得玉人同床。”李桂金曰：“但恐贱躯污积，有触玉体。

两人宽衣上床，并头倒下。一夜畅谈，尔怜我爱，何曾合眼。果然欢娱夜短，早已雄鸡三唱，东方微明。李桂金忙起床曰：“奴家就要回书房去。”小姐留住曰：“贤妹如此着急？谅婢女们亦难认的贤妹改装。令兄必须午后方归。

便使早些回来，你慢慢过去，开角门相见，也未为迟。暂且女装，多叙一回，也是贤妹情意。”李桂金应从不表。

单说夫人，天色大明时候，便令二仆，在大门首俟候。倘李大相公回来，可如此如此，请他入来。

且说李梦雄同刘宇瑞，在表亲家中同房安息，终恐妹子露出破绽，翻来复去，终宵不能成寐。刘宇瑞曰：“兄长若虑兄弟患病，来日即使回去若何？”

李梦雄喜曰：“极好！”至次早起来梳洗毕，诈称家有要紧事情切须急回。

那表亲家人只得草草备上酒馔。二人吃毕，辞别，带了家人上马起身。未至中午，已回府来，至大门下马。那两个俟候家人，上前迎接曰：“夫人令小的，教公子请李大相公到后堂，有话相商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贤弟先去回复令堂，待我回书房见舍弟，随后到后堂领教。”家人曰：“夫人有言，二相公病已痊愈，请大相公先见夫人，然后往看二相公未迟。”刘宇瑞对李梦雄曰：“未知家母何事？请先见过家母，再同去看贤弟罢。”李梦雄应允。

二人来到后堂，夫人迎接曰：“贤侄请坐，老身有句话相商。”李梦雄谦逊一番，然后坐下，宇瑞旁坐。夫人曰：“老身只有一男一女，小女年纪十六岁，女工而外，琴棋书画，俱各粗知。拙夫在朝理政，着老身女当择配，男当择婚。老身见贤侄才貌，欲将小女侍奉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李梦雄闻言大喜。假意推辞曰：“小侄放荡无依，焉敢有误年妹终身？望伯母另择高门。”

夫人曰：“属在通家，结婚甚妙，贤侄不必推辞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既蒙圣情款待，复蒙不弃寒陋，敢不成命！请受小婿一拜。”即立起身跪下，行了子婿礼。夫人亦立身回礼。李梦雄拜毕，夫人唤宇瑞与李梦雄行郎舅礼。二人见过礼。仍复坐下。

夫人曰：“今小女得配贤婿，老身完了一半大事。但小儿姻缘却亦难寻。”

李梦雄曰：“公子阀阅门第，才貌双全，自有佳偶，何必过虑？”夫人曰：“寻访烦难，倘贤婿若有妹子对婚极好。”李梦雄闻言暗想：“这婆子岂不疯癫了？据他言语，若家有百人，亦要都两下交婚，实为可笑。”便答曰：“只恨小婿命乖无姐妹。若是有的，两下交婚，极是美事。”夫人曰：“谅贤婿或有姐妹，必无推辞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果有姐妹，即便从令。”夫人又对李梦雄曰：“适才老身欲与贤婿交婚，贤婿心中必谓老身颠倒。但不知事出有因，昨晚小女到后园弹琴，忽一阵狂风，吹下一个绝色女子来。询其来历，称系风阳府人氏，伊兄弟李梦雄。老身故疑是令妹，因此动问。”李梦雄暗想：“妹子好好在书房，怎能被吹来，此必同姓名无疑。”即答曰：“若论风阳府李姓极多，或是同名同姓。小婿实无姐妹。”夫人曰：“既属同宗，待老身叫他上堂，与贤婿细问一番如何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小婿却亦疑惑，未知怎样清瘦，狂风能吹过数府之理。”夫人即唤女婢请李姑娘前来。

原来女婢已先受夫人暗暗吩咐如此如此。来至后衙，见刘小姐曰：“启小姐知道，有顾家小姐前来探望，夫人请小姐前去迎接。”刘小姐即对李桂金曰：“顾家表妹每每自逞才貌双全，连奴家他亦看不上限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小姐如此才貌，难道顾小姐即是月里嫦娥不成？”刘小姐曰：“贤妹不知，这顾家表妹，着实美貌，况年方十七，自夸少年及时。今幸贤妹比他更年轻，敢劳同往迎接，使他不敢藐视天下佳人。”李桂金曰：“顾小姐如此藐视人，奴家亦要看他怎么才貌？但恐家兄知道，见责不便。”刘小姐曰：“令兄在敝亲处问病，此时还未起身。舍下女婢又不认得是贤妹改装的。令兄何由知道？不妨同去一接。”便携定李桂金手同行。李桂金亦料女婢不能认识。即同向后堂而来。

这里夫人故意要戏李梦雄。乃是三人静坐无言，候李姑娘上堂来。刘小姐

至帘下，故意退后，李桂金不知是计，揭开珠帘，见是哥哥同刘宇瑞母子在坐，惊得精神飘荡。即回身走回房来。刘小姐扯上前曰：“自家兄妹，何故吃惊？”李桂金喘息不住曰：“这却不是戏耍的，家兄一定变脸，如何是好？”刘小姐曰：“这却不妨。”便将母亲主意，两相交婚之事说明，李桂金方才安心。只戏得李梦雄面如土色，汗流如雨。

未知应答如何？且看下因分解。

第十二回文俊催船委保驾梦雄隆战敌强徒

话说李梦雄见是妹子，惊得面如土色，汗流如雨。暗想这妮子，我教他休露出马脚，他偏偏现出女装前来，岂不苦恼？教我如何回答？夫人见李梦雄仓皇模样，笑曰：“贤婿休怪令妹，只可怪尔妻子作耍。昨晚老身几乎气杀。”便把越墙听琴，改装调戏之事言明。又道：“贤婿若无妹子，老身不敢强求。今既有此妹子，老身欲求为儿媳。未知贤婿允否？”梦雄谢罪曰：“非是小婿欺瞒，实因女流外出不便，故此隐瞒。今岳母既知，小婿怎敢却交婚之理？”夫人曰：“贤婿既愿交婚，老身人事已足。”即回顾刘宇瑞曰：“我儿上前与大舅见礼。”刘宇瑞暗喜：“这礼却回的紧快些。若两下相敬，他称我兄弟，我称他兄长；他或敬我妹夫，我便敬他姐夫。他若无礼称我小舅，我便唤他大舅。”主意既定了，即与李梦雄见毕，坐在两旁。夫人对李梦雄曰：“小女与令妹不忍分离，十分情热，令妹可与小女同房安歇罢。”

李梦雄曰：“今既知情，可与小姐同住为是。”夫人不胜大喜，退入内室，对李桂金说明交婚之事。李桂金自此与刘小姐同房内安歇，情胜姐妹。暂且按下慢表。

且说大明正德天子龙驾，五月中旬起程。刘瑾因要同州劫驾，预奏朝廷，称此乃与民同乐之意，多带人马，恐震惊百姓，只带五千御林军，十二员指挥官。吏部天官刘文俊保驾。其余文武大臣俱留守京师。龙驾起行，一路地方官，预备行宫伺候。又备两副厚礼，一送刘瑾，一送刘文俊。刘文俊怜地方官困苦，只收土产人事，其金银财宝，尽行发还。惟有奸盗刘瑾，俱皆全收。沿途地方官真是苦恼。

刘文俊在路上心想：在家儿女姻缘未知若何？又兼所收土产物件笼杠颇多，不如唤刘宇瑞前来押回，免累地文官虚费夫价。主意已定，即令家人带回家书唤公子前来。家人领命上马。不数日，来到尚书府前下马，对把门人说明来历。家人即进后衙见夫人曰：“启夫人，老爷差人寄书回来。”夫人大喜，令唤进。下书人入内，叩见礼毕，呈上书信。夫人折书开看，早知其详。便令下书人到厨下吃了酒饭安歇。一面令请李家兄妹及公子小姐上堂。

不多时，刘小姐、李桂金，立在帘内，刘宇瑞、李梦雄来到堂上。夫人曰

：“拙夫寄书来唤小儿到路上相会，老身意使贤婿兄妹同往。一观圣驾，亦可助拙夫保驾。”言罢，将书与众人看过，李梦雄曰：“当今虽太平盛世，但贪官很多，况且盗贼蜂生，老伯又是文官保驾，小侄甚是忧虑。我们兄妹同往，倘有疏虞，亦可少助老伯一臂之力。贤妹可多带手箭，来日起行。”

李桂金曰：“男女混杂，于理不合，妹子不便同行。”夫人曰：“这个不妨，尔乃男装，兄弟相称，更有令兄同行，有谁知道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正欲尔同往保驾方妥。”李桂金方才应允，收拾男装。

至次日，先遣家丁去回复刘文俊。夫人密修一书，书中言明李梦雄兄妹来庭，两下交婚，到日可叔侄相称。免其害羞。彼兄妹英雄，可留在营内任用。将书付刘宇瑞收下。三人同拜，辞别上马。带了两名家丁随从，过了常州，来至同州。闻得圣驾到了，三人赶出同州城外。

离城未及二百里，早遇着保驾官营寨。三人下马，家丁来见辕门官，说明来历。辕门官上帐禀曰：“启上大老爷，今有公子在外候令。”刘文俊令唤进。辕门官出见刘宇瑞曰：“老爷唤公子进见。”刘宇瑞即对李梦雄曰：“待小弟先见家父，随后相请。”便来至中帐前跪下曰：“不肖男不能晨昏定省，不孝之罪，擢发难数①。”刘文俊见儿子长成，十分欢喜曰：“我儿起来坐下，问尔母有甚言语？”刘宇瑞将书送上曰：“请爹爹看看便知。”刘文俊折书看过，喜动颜色曰：“还有李家公子，快请来相见。”刘宇瑞领命出营，来见李梦雄曰：“哥哥，兄弟家父要请相见。”李桂金害羞，不肯进营相见。刘宇瑞曰：“愚兄并无说甚话，理当相见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既然到此，怎不相见？”李桂金只得同进中军帐来。李梦雄曰：“叔父大人在上，受小侄兄弟一拜。”刘文俊已知就里，见其兄妹形容俊秀，不觉大喜曰：“贤侄等兄弟请坐，小儿愚鲁，多蒙贤侄兄弟教益，又蒙兄弟远来，鞍马辛苦。

请坐下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叔父大人在上，小侄浪迹萍踪，多蒙叔台大人加礼，铭刻五内。”即与刘宇瑞两傍坐下。刘文俊问些兵法，李梦雄对答如流。刘文俊十分欢喜。李桂金含羞不言。刘文俊即令备席接风。是夜，就在营中安息。次日，刘文俊即着刘宇瑞押笼杠回家，李家兄弟暂在营中相帮。刘宇瑞便辞别了李梦雄，押杠回家不表。

且说圣驾至己牌①起身，一路文武官逐站迎接，每日只行三十余里。这一日，到近同州，离城四十余里，日尚未斜西。其时林木茂盛，又兼与民同乐，不禁百姓观看。商贾云集，十分闹闹热热。原刘瑾约定三界山响马在此劫驾，所有地方官来迎接，俱令撤回原汛。时刘瑾奏曰：“此处离城尚远，况天气炎热，军士难当，可就此屯营，亦闹热亦阴凉，岂不是好？”正德曰：“卿奏有理，传旨安营。”一声静营炮声，安下大营。

刘瑾想：今晚动驾，着留刘文俊在此，必率军拒敌，莫若打发他往。即蛇无头不能行，昏君必定断送。大事可成。即奏曰：“陛下离京日久，前面常州俱是水路，须快令催船只，不致延缓。可着刘文俊昼夜前往常州催船候驾。”正德亦因出京日久，闻奏大喜曰：“正合朕意。”遂传旨宣保驾官刘文俊。谕旨传宣官领旨上马，赶到大营前面来。先是刘文俊闻旨扎营，李梦雄着惊曰：“天色尚早，何不赶向同州城为妥？此处水陆要路，商贾云集，贤愚莫辨。况四通八达，实为险害。”刘文俊曰：“下官保奏，只不过仰仗天子洪福，安然无事。倘有疏忽，一个腐儒，焉能抵当！”言未毕。但见辕门官报曰：“启老爷，圣旨到了。”刘文俊忙出营上马，进御营内面君。正德曰：“朕恐到常州，候船耽搁，着卿就此赴常州催辨船只，休得违误。”

刘文俊本意欲天子速得回京，卸此保驾之任，以保无事。闻得此旨，更加欢喜，随领旨出御营上马，回到本营。

李梦雄上前问故。刘文俊便把往常州催船之事说明。李梦雄大惊曰：“叔父身为保驾官，岂可领旨远离？况今晚屯此险地，更为不测。”刘文俊曰：“不妨，下官虽然远行，待我写委牌令，贤侄代管御林军，便可无事。”忙写下委牌，委李梦雄代管御林军，李桂金帮助。将牌挂出晓偷。刘文俊又嘱了许多小心之言，方上马飞奔常州而去不表。

且说李梦雄兄妹受了差委，自有御林军伺候，地方官送上酒席，李梦雄收下。李梦雄曰：“贤弟今晚酒不可饮，小心提防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我们兄弟学武艺，从未施展，倘遇贼人前来，待我畅杀一番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你专说呆话，古云：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响马既敢来劫驾，便非小可。我们须各选副盔甲、军器、马匹，准备为是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哥哥说得是。”即拣①擢发（zhú fà。音茁发〈去声〉）难数——比喻罪恶多得象头发一样，数不胜数。

①巳（sì，音似）牌——旧式计时法指上午九点钟到十一点钟的时间。

去一副盔甲，白绫战袍，两把宝剑，结束起来，藏好手箭。李梦雄穿上黄金盔甲，黄绫战袍，长枪宝剑。各骑一匹好马。

到黄昏时，只因天子万民观看，各客店先到的客商俱皆歇满，后到的俱在林间安歇。及上灯时，各处灯花宛如万点金星。李梦雄见了，好不心惊。

即到林间巡了一番，便在林间解手不表。

且说三界山柳望怀等，共起人马一万，假扮九流三教，肩挑背负前来。

长的军器者，用大竹打通装下，假作杠子。短的军器者，用箱笼装为货物。

。

于数日前，齐到通州等待。是晚柳望怀对吴仁中、万飞龙曰：“今夜劫驾，分为三路，吴兄弟攻其营后，吾引人马攻其营前，互相救应。万贤弟即杀进

御营，各路人马可以三更动手。若闻响箭，即是暗号，便望响箭处杀进。倘杀着昏君，即为头功。各头目领令密向林中传令而起。

那知享有凑巧。头目在林中传令，恰遇李梦雄在林间解手。先前的话听不分明，惟闻未“三更时候可以动手。”李梦雄吃了一惊，忙站起身，深入林中。喝声狗强盗：“焉敢在此妄思劫驾！”只见一簇车仗，十余个长大汉子，向车中各取兵器，向前喝曰：“强盗慢来。”李梦雄即制剑在手，喝曰：“吾乃朝廷命官，怎说强盗？”那伙大汉放下兵器大笑曰：“我等闻尔喝强盗，那只道是强盗前来，但未知将军官拜何职？”李梦雄曰：“休问我官职，且问尔乃何人？为何在此林中？”那汉曰：“我们乃山东来客，带此货物来卖，顺便观看圣驾，因来迟了，客店住满，在林间暂歇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你既是商客，因何有兵器？”众大汉曰：“当今四处歹人生发，若无兵器防身，岂不财命两空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这亦罢了，为何说三更时候，须要动手，岂不是劫驾？”那伙人笑曰：“将军一发听错了，我们三更动手造饭，饱养好，赶向前途。俟看圣驾。”李梦雄冷笑曰：“任是舌辩，亦难瞒我，”那伙人亦笑曰：“只是如此，甚么瞒不瞒？”

李梦雄情知不好，急奔回营。对李桂金曰：“我们时运不济。今夜只怕有盗劫驾。”便将适才之事说明，又说：“我看那伙人，十分凶恶，必是劫驾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哥哥怎么打点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强盗若要劫驾，必防保驾官救应，前后夹攻。我们兄弟须分前后固守，御营自有指挥官保驾，可保无虑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我守后营，兄守前营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极妙！只是黑夜交兵，可令军士把守营前扎住，不准一人进营。贼到，主将可向前冲杀。”

李桂金称“是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今既分前后，若前营有失，罪归于兄。倘后营有失，罪归于弟。免得互相推诿。”李桂金今即往后营而去。

李梦雄随传令：“三军今夜不许少懈，须要弓上弦，刀出鞘。”三军应声领令。李梦雄全装甲胄，在营中静候。一更寂静，二更悄然，至三更时分。

御营更鼓分明。柳望怀在林中约束妥当，各人脸上俱用五色颜料涂抹得十分凶恶惊人。听得三更，即令下手。一声号炮，飞起半空，四处火把齐举，喊声震天。三个头领上马，各带人马起身。这林间多少商客安歇，一闻劫驾，呐喊起来，声震天地，山谷俱应，真是山摇地动，四散奔逃，时李梦雄在营中，闻得呐喊，即提枪上马，吩咐军士曰：“待我上前冲杀，尔们只在营前站定，不必来助，倘贼人逼近放箭射住，休使进营。”即勒马立在营前观望。

须臾间，只见一伙贼人杀来，面涂五色，当先一个贼首手执长枪，白马面上画着黑白色杀来。李梦雄大喝曰：“狗强盗，休得猖獗，照我的手中枪罢。”举枪使刺，柳望怀挺枪招架，交战三四合，柳望怀架住喝曰：“且住，尔乃

何人？通下姓名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吾乃凤阳府英雄李梦雄便是。”柳望怀喝曰：“李梦雄，尔既是英雄，岂不知朝廷无道，任用好佞。今又无故游幸苏州，劳民伤财，我等为民除了大害。将军何不同我等共杀昏君，以取富贵？”李梦雄大怒曰：“好强盗，敢来劫驾，尚自多言！”举枪便刺，柳望怀曰：“不识生死的匹夫，死得不值！”二人强去强来，战到二三十合。

未知胜负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回圣驾高山脱罗网奸监平地起风波

却说李梦雄与柳望怀战到二三十合，这李梦雄一杆枪，好似银龙出水，又如玉蟒翻江，杀得柳望怀满面是汗，喝令喽罗上前围住。喽罗一拥围住，李梦雄前遮后隔，左钩右拦，一边交战一面吩咐军士，只可守营，不要助战。

且丢开前营之事，单说后营。李桂金本是女中豪杰。一闻劫驾，只令军士，“固守营前，不可帮助，我好放心大战。”即拔剑上马，遥见来了一队响马，尽是面擦五色。当先一汉，红巾红战袍，黄金锁子甲，坐下红点马，手执一把大砍刀。李桂金喝曰：“强盗慢来，俺李锦云在此。”吴仁中便骂曰：“我们太行山好汉，大队来齐。尔乃白面书生，敢来送死！照我的刀罢。”

举起大刀望李桂金当头砍来，李桂金把左手剑望上一架，喝声：“休要慌忙。”

那剑止砍着刀口，火心迸湔。吴仁中便震得两膀苏麻，叫声“好利害的家伙。”

李桂金曰：“你既知我的利害，何不束手受缚？”即挥动右手，一剑砍去。

吴仁中大怒喝曰：“休得逞强。”举刀来架住，回手亦是一刀砍来。二人各展本领。这李桂金双剑恰似飞云闪电，好不十分利害。吴仁忠暗想：刘公公称并无大将英雄，这厮为何如此猛勇？便喝问曰：“尔这厮，官居何职？”

李桂金曰：“俺乃凤阳府义士李锦云，并无官职。”吴仁中闻言骂曰：“尔既无官职，为何前来讨死？甚为不智。不如归降俺家，共取富贵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尔死在眼前，尚敢多言。”二人又战至二十余合，吴仁中抵挡不住，喝令喽罗一半困住李锦云，一半冲杀进营。喽罗领令，冲到营前。御林军放箭射住。李锦云虽勇杀，不得出重围。喽罗虽勇，亦近不得李桂金，此时前后大战。并众客商呐喊，声闻天地，山谷应声。万飞龙乘势领军杀向御营前来。军士连忙报入御营。

且说正德天子因天气酷炎，尚在帐中未睡，忽闻得外面喧闹。大惊，正欲打听，只见军士报入营曰：“启万岁，有响马来喝劫营，请旨退敌。”正德大惊曰：“如此怎么办？”十二指挥官齐奏曰：“黑夜交兵，难知虚实，臣等分

六人出御营挡住，六人保驾，便可无虑。”帝曰：“有理，快去退敌。”

六名指挥官便出御营。

正德令小监速宣刘瑾，前来商议。小监忙奔到刘瑾处，只见刘瑾只是诈睡，任唤不醒，小监正在呼唤。正德又差小监前来急唤，刘瑾觉得不好意思，诈作朦胧睡醒。问曰：“何事如此着急？”小监曰：“天大的事，公公还在睡梦中么？”刘瑾曰：“怎样哩？”小监曰：“盗贼劫驾，朝廷宣召，还说是着急不着急？”刘瑾曰：“盗贼何代无之，何必大惊小怪。”正德又差小监来催，刘瑾方上马，从后堂进营，至帐中朝见曰：“陛下有何圣谕？”正德着急曰：“此乃甚么时候，卿还要朝见。外面响马劫营，未知如何？卿快去看来。”

刘瑾领旨奔出营前，见指挥官正在督军士放箭，响马虽众不能近营。刘瑾暗想：“待我吓走昏君方好。”即走入营，一路高声叫曰：“贼人杀进营来，要命的快快逃走。”三军在营中，不知交战胜负，闻得此言，纷纷乱闯，一时鼎沸起来。正德越加惊恐忙问曰：“外边胜负如何？”刘瑾作惊慌曰：“贼人众多，官军不能抵敌，陛下速走为上。”正德闻言，急唤武士带马前来与朕逃命。指挥官阻住曰：“贼人若胜，军士必逃入营。今军士无回，必是两下拒敌。故此喧闹。且陛下守住御营，群臣方好来保驾。或是逃走，我走一步，群贼赶一步，群臣又不知处所，怎能保驾？”刘瑾曰：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。若待贼人进营，已是逃走不脱。陛下切勿迟延自误。”正德曰：“果是逃走为上。”忙上马，从后营逃走。指挥官一齐保驾，一声呐喊，御营早已挨挤倒了。万飞龙即传命：“俱听响箭追赶。”

且说此时正德天子，只有六七百御林军保驾。其余跟随不着，四散奔逃。

刘瑾身边俱是响箭，箭上尽刻吏部天官刘文俊字号。日后好图害刘文俊的。

刘瑾见响马追赶失错，便喝声强盗慢来，即放一响箭。官兵伦惶中，那里有听得？响马却留心细听，即循响箭赶来。忽见前面上山却不高大。刘瑾想：若如此追赶，焉能结束昏君性命？不如骗他上山围住，方不逃脱。忙奏曰：“陛下可暂住此山，群臣好来救驾。”指挥官曰：“此山低小，不可驻足。”

刘瑾曰：“兵法云：登高临下，如拉腐草。正好驻足。”指挥官曰：“公公所云兵法，有登高临下者，乃乱山接壤，围之不住，逃之有路。今此山零零碎碎，倘敌人将山围住，粮道水道俱绝，不上半日，枯焦饥饿，如何挡得？”

正德曰：“朕遭此厄已心胆皆碎，且暂驻此山将息。俟救应至，再作商议。”

遂上土山。众军士跟随，指挥官令军士，守住各路口。

那万飞龙见天子逃上山，大喜，令喽罗催大小头领快来，共捕昏君，一面令将土山围住。此时柳望怀、吴仁中正困李梦雄兄妹。闻得此报，即令喽罗一半围困，自带一半喽罗赶到土山，重重围住。三个头领立马在火光下大叫曰：“昏君听着，尔无故游幸苏州，劳民伤财，以致天怒民怨，吾大军百万，尔速下山归降，不失封侯之贵。倘再迟延，杀上土山，玉石俱焚，悔之何及？”正德天子在山上，见如此凶恶，叹曰：“天作孽犹可为，自作孽不可活。朕无故招此横灾，真是上天谴责！”众指挥曰：一陛下不须过虑，贼人虽众，料难上山。”三贼首在山下喝令喽罗，寻路上山，擒捉昏君。喽罗一声发喊，各寻路上山。喜幸山上有石头打下。不须臾，石头已尽。众指挥奏曰：“事急矣！待臣等下山，拼命杀退贼人再走。”正德曰：“此言人是。”众指挥即令军士守住山口，方冲下山杀来。贼众上前迎敌大战不表。

再说李梦雄，因贼人去围天子，方出重围。寻不见御营。月光下正遇着李桂金，便问曰：“圣上何在？”李桂金曰：“我被贼众困住，方出重围，怎知详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尔看贼人俱奔西北而去，朝廷必在那里，我们可跟寻前去，自得相遇。”兄弟即向西北而去。果见许多贼人围住，山上亦有些人马守住。李梦雄曰：“若从一路杀进，贼人便好迎敌，我从左，尔从右，杀进方好。”李桂全曰：“正是。”李梦雄从左边大喝曰：“贼人快快让路，俺李梦雄前来救驾。”贼人大惊曰：“不好，李梦雄来了。”柳望怀大怒曰：“这匹夫偏又来送死！”令喽罗小心迎敌。李梦雄左手挺枪，右手执剑，远用枪挑，近用剑砍。人逢人倒，马遇马翻，好不利害。李桂金两股剑好似蛟龙出海，上下升腾，从右边杀进。喽罗大叫：“李锦云踏营来了！”一拥上前困住。李桂金见有骑马的，知必是头目，即用手箭打下马来。

此时天色微明，先是众指挥在山下交战，军士守住山口。山上只有正德在前。刘瑾勒马在后，心想：此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？即向腰间拔出宝剑。

方出一半离鞘，要晓得正德天子，洪福齐天。只见李桂金一手箭射中一个头目，跌下马来。又见李梦雄英勇无敌。即停手观看，想：这两个匹夫是谁？

怎么与我结冤？正德因见人忠勇，要问刘瑾，回头见在背后拔剑，吃了一惊曰：“刘瑾尔在朕背后拔剑何为？”刘瑾忙奏曰：“奴婢见贼人众多，恐冲上山来伤圣驾，因此剑长恐一时仓皇拔不出鞘，预先拔出半鞘。贼人若上山，奴婢即架住，陛下好得逃走。”正德曰：“卿真乃忠义，怪不得寡人爱惜。

贼未上山，卿先拔剑等待，使众人似卿如此忠义，何患贼人不灭？天下不太平乎？”刘瑾暗想：好昏君，人人似我，尔已死多日了。但刘瑾虽一时巧言瞒过，即是心寒，连剑柄亦不敢摸了。后人论刘瑾此时不下手，更待何时，实为失算。正德谓刘瑾曰：“难得那两员少年将官，真是英雄，更兼手箭利害

，未知何人？”刘瑾对曰：“奴婢亦不认得这两人是谁？俟贼退问明。”

且不说山上君臣。单说众指挥官见李梦雄兄妹施勇，各舍命向前。喽罗死伤极多，一齐退下逃走。众官并李梦雄兄妹追赶，正德对刘瑾曰：“可速宣众官回来，并问那二少年来历。”刘瑾赶到半山，令军士高叫曰：“朝廷宣众官休赶，并宣那用箭的二少年壮士回来论话。”众官俱勒马回来。李桂金对李梦雄曰：“我是女流，不便面君，哥去面圣罢。”李梦雄遂勒马上山，至驾前下马，俯伏朝见。正德曰：“卿乃何人？官拜何职？那使手箭的为何不来见朕？”李梦雄奏曰：“臣乃山东凤阳府人，系正统天子朝中一等侯李勃之孙，名李梦雄，尚是白丁。那使手箭的乃臣胞妹李桂金，女扮男装，诈名李锦云便是。兄妹因到同州访亲，遇见响马劫驾，故来救驾。”刘瑾在傍暗恨一声，好事被他兄妹冲散。若不封官，难以报怨。便奏曰：“李梦雄兄妹有功，理当封他官职；留京任用。”正德曰：“此言正合朕意。”即封李梦雄曰：“朕今先封卿救驾武状元，候回京再授现职重用。尔妹俟元亲时奏闻加封。李梦雄奏曰：“臣蒙恩封，恐陛下仓皇忘记，有负圣恩，乞赐一信物为凭。”正德曰：“此言有理。”便拔出剑，将龙袍内襟割下一角，付与李梦雄曰：“卿异日可执此为凭。”李梦雄接过，谢恩毕，奏曰：“贼人虽去，必将复来，请速下山为妥。”帝曰：“朕今亦不游苏州，卿可同众将在前开路，保朕回京去罢。”

李梦雄领旨上马，同众将官下山，会见李桂金，说明恩封之事。李桂金大喜，兄妹遂同众官军起身，帝随后，同刘瑾下山。

刘瑾即向袋中取出一枝响箭，余者尽弃路上。密奏曰：“怪不得贼人追赶紧急，谁知驾前大臣通贼。”正德大惊，问曰：“朕驾前谁人通贼？”刘瑾曰：“臣昨夜逃走，仓皇间闻得响箭一响，贼人即到，方才下山，见地上有响箭，奴婢拾得一枝，却是刘文俊的剑号。此必刘文俊串通，令心腹跟驾，以为贼人眼目。”正德曰：“响箭何在？”刘瑾递过响箭。正德看见杆上刻着吏部天官刘文俊姓名，不觉大怒曰：“可恨这老贼，敢害寡人，希图天位，可恼！可恼！”刘瑾曰：“趁刘文俊在常州，未知败露，奴婢赶往擒捉。到苏州拿其满门，以正国法。”正德曰：“理当如此。”遂在靴桶内取出金蓖令箭，付与刘瑾曰：“卿可速往常州，擒捉刘文俊，后到苏州拿其眷属。”

刘奏曰：“刘文俊通贼，今幸响箭为证。陛下切勿使百官知道。恐百官不知事情保奏，反费陛下龙心。”正德曰：“寡人知道了，卿速往行事，”刘瑾领旨分别，只因李梦雄兄妹并众将在前开路，故不知谋害刘文俊事体不表。

且说刘瑾分路遇见喽罗，嘱曰：“尔速去报尔头领，说只有李梦雄兄妹英勇，并无救驾。可速回来擒捉昏君要紧。”说罢遂赶向同州，来至城下，叫开

城门。原来同州城文武官员，昨夜已知是劫驾，奈兵少，恐城池有失，故不敢救驾。今见是刘瑾到，慌忙开城接到府衙坐下。拜见毕，刘瑾放刁曰：“离城不远，便有强盗如此猖獗，小民何以聊生？公等纵寇为患，未为无罪。”

众官失色对曰：“公公有所不知，某处实是无歹人。此必是外方知圣驾到，前来劫掠的。”刘瑾冷笑曰：“公等说得亦无不是，只怕日后天子面前说不过。”众官惊得默然无言。刘瑾曰：“快点三百军，俱带干粮，跟随咱家前赴常州公干。”总兵官忙点齐军士随向常州而去。

未知此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英国公大破贼寇司礼监密捉忠良

且说刘瑾对众官放刁，又令点得三百军，随向常州而去。这里地方官议论：刘瑾即已放刁，若不行些贿赂，他回京日，必定奏请，将我等提京审问一番。那时纵得无事，即亦晦气。不如聚众俟候他回来，买嘱买嘱为是。

且慢表众官收聚银两之事，单说柳望怀等闻喽罗回报刘瑾之言，知无救兵，遂回军再赶。此时太平时景，地方官既失准备，况奸臣贪财勒索，文官尚有人命民词可以赚钱，武官只将兵丁以少报多。各处军士明称一万，实无七千，却又推闲在家，临急那去调兵？又要守城，焉能救驾？只好紧闭城门坚守而已。

那一日，正德天子闻报：响马追来，又见后头尘起迫近，曰：“不意贼人如此凶恶。黑夜点灯，情有可说，白天亦敢猖狂，怎么是好？”众将曰：“前面乃是同州管下淳仁县，但是山僻小县，不甚坚固。”正德曰：“今事已急，暂且躲避，再作商议。”君臣即向淳仁县进发。时淳仁县城中只一员都司，一名知县。闻得圣驾降临，忙出城跪接。君臣进城，正德传旨，令众指挥带下御林军，并点民兵上城池把守。帝到县堂坐下曰：“惊杀寡人。”

众文武奏曰：“必有邻近救兵前来，不须过虑。”即备上酒席。日已傍晚，帝饥渴难当，即便饱饮一顿。地方官安排酒饭与官军充饥。

是晚，柳望怀对吴万二弟曰：“谅此山县，破之容易。”便令整顿攻城，点起火把，照耀如同白日。喽罗呐喊攻城，城上打下石头，射下弩箭，纷纷如雨。喽罗竭力攻打，不一时城上，弩箭石头已尽，只得拆毁近城民居——俟太平时，照式造还——将瓦片砖石打下。

守到三更后，民兵渐渐困倦，不料来了一位栋梁大将，乃是英国公张茂。

这张茂，张德之子，自十八岁袭职至今，年经五旬余，东征西讨，屡立奇功。

更兼伊父张德，自救正统天子，北狩回鸾，血战四载，立下大功一百余次。

正统君特封世袭英国公，赐御鞭一把，上打昏君，下打奸臣。自洪治末年，因西番大国金王，死无嗣，属下七十余国，造反不常。张茂带兵三万，前往抚劝并用，不意番国太多，延及数年，方得安静。知正德信任刘瑾，卖官鬻爵，故速回兵。至半途已知正德游幸苏州。恐其有失，赶到西平关。即将三万军内挑了五千精壮马军，赶赴苏州保驾，余兵尽发回京。一路赶紧望同州前来。早间便闻杀喊之声，已料必是劫驾，即催促人马前来。沿途探马来报，响马围住圣驾，在同州淳仁县城内。张茂随催军赶来。

且说柳望怀等攻至三更后，忽见后面火光冲天，探马来报：“启上大王，有队官军杀来，旗上尽打英国公旗号。”柳望怀曰：“久闻张茂乃是夙将，久往大金和番，未知几时回来。今既探听前来，必一大战。”传令将喽罗分一半围住攻城，提防城中杀出，一半随三头领来到路口列阵，俟候交战。破了张茂。再打破了城池，擒捉昏君不表。

再说英国公张茂正赶路，探子报曰：“启千岁，前面有贼兵阻住，排阵候战。”张茂大怒曰：“本藩数年不在中原，盗贼如此横逆。”令家将取披挂前来，英国公穿带定当，绰了金枪，悬鞭挂剑，勒马带军来至路口。将枪一摆，队伍分开。柳望怀对二弟曰：“尔看敌军，队伍严明，刀枪锋利，人强马壮，真是劲敌，须要小心迎战。”正言间，只听得一声号炮，阵势分开，大纛①高标，金字绣着“世袭英国公天下兵马大元帅张茂”。你看英国公张茂生得身高体壮，面如淡墨，满口葱白胡须，头戴二龙闹珠金盔，身穿锁子龙鳞黄金甲，内衬皂绫绣袍，坐下乌骓马威风凛凛。

只见英国公勒马上前，见贼首并部下喽罗，俱是面染颜色，画得花花绿绿。即大喝曰：“何处贼寇，焉敢前来讨死？”柳望怀马上欠身打拱曰：“来者莫不就是英国公张千岁么？”英国公曰：“然也，尔既知本藩大名，岂不闻本藩纵横天下，四十载未逢敌手？快快下马受缚，免吾动手。”柳望怀曰：“老将军有所不知，明朝气数已尽，昏君无故游幸苏州，劳民伤财，以致天怒民怨，我等大军百万在此，老将军何不弃暗投明，归降我等。倘执迷不误，恐一旦有失，岂不断送老将军半世英名？”张茂大怒曰：“叛贼死在目前，尚敢饶舌，照我的枪尖滋味。”说罢，就把蛇矛向心胸刺来，柳望怀喝声：“休要逞强。”将枪架开，回首亦是一枪刺去。英国公把一梃喝声“丢开罢！”

柳望怀身子在马上摇了一摇，战马倒退四五步。叫声：“老匹夫果然好利害。”

名不虚传。”张茂喝曰：“这等无本领，亦敢来劫驾！”柳望怀即奋勇战到十余合，杀得满身是汗，呼呼喘息，招架不住。吴仁忠见了，忙舞刀上前夹攻，英国公大叫曰：“一个不济，两个齐来，让尔两个夹攻，方知我的利害。

”

即摇动蛇矛。二贼力战。这杆枪好似飞云闪电，急雨狂风。不上十余合，二盗首又是抵当不住。万飞龙大叫曰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若不擒这老贼，丧尽我们的英名了。”即策马横刀，上前相助。英国公喝曰：“便让尔三人同死，方使尔等死得无怨。”三强盗亦喝曰：“老贼若胜得我等三人，方算尔是个豪杰。”英国公乃是者成大将，久经沙场，杀得性发，吼声如雷。追得三人好似走马灯一般，团团旋转，不能近前。又战有四十余合。柳望怀情知难胜，拨马回阵。叫声：“老贼凶恶，我等去罢。”吴仁忠、万飞龙见了，也败下来。张茂将枪稍一招。喝令三军上前掩杀，自己当先冲上阵前来，三军俱各奋勇冲杀，喽罗大败逃走。

英国公迫赶四五里方才收军，回至城下叫门。城上官员先是闻城外喊杀，恐是贼人诱敌，故不敢开城。今见是英国公，忙在城上拱身曰：“请千岁侯奏闻迎接。”英国公曰：“快去奏闻。”指挥官赶到县堂奏曰：“启万岁，今有英国公张茂，杀退贼人，现在城下候旨。？原来英国公为人刚方正直，又有御赐金鞭，正德亦怕他三分。闻奏前来，一忧一喜。喜的是张茂退了贼人，忧的是无故去云游惹祸，张茂必有一番言语罗嗦。即传旨开城宣进，指挥官领旨来到城上，开门迎接。英国公令人马暂停城下，自动马进城问曰：“圣驾何在？”指挥官曰：“现在县堂。”张茂来至县前下马，进至阶下，俯伏奏曰：“老臣救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”正德令赐坐慰劳曰：“难得皇叔杀退贼人，其功非小。谅必大金国安静，皇叔故得回来。”张茂奏曰：“臣因大金国无子，又不立嗣，一旦暴亡，皇族争立，属国造乱。臣劝抚并用，故延缓年久，方得回军。”正德曰：“难得皇叔辛苦，又怎知寡人被动，前来救驾？”张茂曰：“臣在边廷，深知陛下登基后，任用刘瑾，国政废弛，劳民伤财。”正德曰：“刘瑾不过小心侍朕，并不干预国政。朕因慕苏州锦绣繁华，因欲一游。谁知盗贼如此猖獗。非皇叔救驾，寡人几乎不免于祸。”

张茂曰：“此非陛下要游，还是刘瑾奏请游幸的。”

按张茂疑是刘瑾沿途勒索地方官银，奏请云游。谁知却又通贼劫驾，这①纛（d ào，音道）——古代军队里的大旗。

亦是捕风捉影之事。正德闻奏，暗想：“刘瑾本是好意要朕游耍，快乐朕，或实说，岂不累刘瑾，被张茂见怪？”即答曰：“此乃寡人自作其孽，并非干刘瑾之事。”张茂曰：“原来如此，这也罢了。只是何人保驾，却纵容盗贼如此横行？”正德曰：“保驾人是吏部天官刘文俊。”张茂曰：“这又奇了？刘文俊乃是文官，如何保驾？”正德曰：“朕思游幸内地，亦不争战，故令文官保驾。”张茂曰：“刘文俊为何不在御前？”正德思张茂初到，不知委曲

，若说刘文俊通贼劫驾，反有许多言语。便曰：“刘文俊，朕前日差他到常州催船。”张茂曰：“这更差错，保驾官须当随御驾，如何远离？”

正德曰：“朕因出游日久，特令他催船伺候。”张茂又奏曰：“臣闻得刘瑾忠心侍主，乞请来一会。”正德曰：“朕亦差他出差在外。”张茂暗想：“我既回朝，终有日相会，须使他知我的利害。”便奏曰：“今响马已退，陛下可速往苏州游耍。”正德知张茂嘲他，答曰：“今幸响马既退，朕便要回京了，还游什么苏州？”张茂曰：“此处城池僻小，臣只有五千军士，恐贼退再来，乞陛下就此起程。”正德曰：“亦说得是。”遂传旨连夜起程。文武官员送出城外。正德降旨淳仁县文武官员加升一级，所有折毁民居，照式造还，就库内支給。文武官员谢恩，正德即向前途进。

且说柳望怀等，被英国公杀败逃走，一路从同州、常州、并苏州城外经过。各处乡村居民，遭其抢劫财物，掳掠女子。适逢章士成这一日与人做道场未回，家中女儿章绣锦，亦被掠去，后来自有表白。

单说那刘瑾，带兵来到常州，已知英国公救驾，心想：俟回京结果这老贼雪恨。常州官员俱知同州劫驾之事，又闻诏到，出城迎接刘瑾，进接官亭。

吃茶毕，对众官曰：“圣旨着刘吏部开读。”众官曰：“刘吏部现在水口督船俟候。”即引刘瑾起身，先令人报知刘文俊。原来刘文俊惟知响马劫驾，却不知李梦雄兄妹救驾，亦不意刘瑾来捉他。报得诏到、忙备香案。及刘瑾到，刘文俊跪下接旨。刘瑾双手高擎御箭，口传圣谕曰：“奉上谕，吏部天官刘文俊通贼劫驾，罪在谋反，特遣六官司礼监刘瑾，带令箭一支，行往常州擒捉刘文俊后，赴苏州捉拿家眷。不论男女，尽行锁扭，解京问罪。钦哉无言。”当下刘文俊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回刘宇瑞离家脱难李梦雄代岳辨冤

却说刘文俊闻得诏谕，不觉魂飞魄散，跳起身来大叫曰：“冤哉！盗贼劫驾，我在此实不知情，怎说是我通来劫驾？”刘瑾曰：“此乃圣上自行访闻，怎说冤枉？况咱与尔本系族亲，当年要尔保结，尔便推为不相识，可见先生作事周详！若无有劫驾，难道圣上冤尔不成？”喝令军士把衣冠剥下，带上镣钮，刘文俊冷笑曰：“不妨事，少不得到圣驾面前，自有理论。”刘瑾闻言暗笑：好痴呆，若使尔见驾，便不算我的手段。即冷淡答曰：“俟见驾自然无事。”便对常州府曰：“烦贵州将刘吏部监禁，候咱到苏州擒捉家眷一并解京。”常州府领命，押往牢狱而去。那跟随刘吏部的家人，恐到苏州难免被拎，遂四散投奔去了。

刘瑾方进馆驿。地方官送礼送席。次日，刘瑾起身，数日间来到苏州，合

城文武迎接。刘瑾曰：“圣旨要着刘吏部妻子开读。”地方官忙令人往刘府报信，一面引刘瑾进城。幸得刘宇瑞自押笼杠回家，近日方闻得同州劫驾，满门惊慌。这一日早间，刘宇瑞往外边朋友处探信。方才出门，忽报圣旨到。

夫人不知就里，忙令人排香案。不一刻，刘瑾同众官俱到。夫人脆下接旨。

刘瑾宣罢圣谕，夫人惊得手足无措。刘瑾便令绑缚起来。喝着军士打进内去。

逢人便捉。一门五十余口尽行拿下。单单不见刘宇瑞。刘瑾便问夫人曰：“令郎为何不在？”夫人曰：“小儿从前月出外游学去了。”刘瑾亦不再问，令苏州府押进牢狱，造下囚车伺候。再将家产没官，田产变卖入库。着知府移文各州府县，捉拿逃犯刘宇瑞。分发明白，刘瑾方进馆驿安歇。

时刘宇瑞正在朋友家中探访劫驾信息，忽见家人慌张入来。刘宇瑞疑惑，忙起身到傍边细问，家人密报曰：“圣差遣奸监刘瑾，先捉了老爷，又到我府中捉了夫人、小姐及满门囚禁，闻得又要捉拿公子。不若暂避城外表亲家中，看看如何？”刘宇瑞闻言，只得叫苦，忙令家人先牵马起身，自己辞别朋友，潜行出城上马。奔到表亲家里哭诉，表亲劝曰：“此事尚未知虚实，巨在此打听，纵使是真，朝中自有大臣保奏，谅必无事。”且令人入城打听。

且说刘瑾候至囚车完备，将刘文俊全家男女，上了囚车起行。一路地方官贿赂银两。来到常州，令取出刘文俊同上囚车。刘文俊见了女儿，伤心悲泣曰：“读书成名，指望封妻荫子，不料累及女儿出乖露丑。况汝弟外向，教我怎不伤心？”小姐曰：“但愿爹爹无事便好，女儿且置之度外。”刘文俊问明夫人，方知儿走逃了，暗暗怀喜。刘瑾钉了囚车，押解起行不表。

且说刘宇瑞探知，英国公救驾回京，家眷起身。便向表亲挪借银两，要进京打听满门消息。表亲曰：“尔父且被害，你若进京，倘刘瑾知道，岂不一网打尽？”刘宇瑞曰：“不妨，家父与英国公相得，我暗投他府中，求他一救，自可无事。即收拾包裹银两，扮作客商，穿上草鞋。又恐府县捉拿，竟向山僻小路而行。可怜单身步走，凄凄凉凉，一路望北京进发不表。

且说正德天子要回北京，有了英国公保驾，果然邪不压正，一路便无耽搁。早行晚歇，这一日，来到京城。百官备了龙辇，到十里长亭跪接曰：“臣等不能保护，致圣上同州受惊，罪该万死。”帝曰：“此乃寡人自取其祸，难得卿等守国，有功无罪。”众官谢恩。帝上辇进城，百官保驾，百姓争观。

英国公令人马屯扎内教场。

李梦雄与妹子议曰：“我等且租个寓所处安身，俟三日后奏请受封。”

李桂金曰：“幸吾哥哥讨有龙角为证，不然岂不前功俱废？”兄弟寻了寓

所歇下。其时正德回京，令大殿发出金银彩缎犒赏保驾及救驾官兵。所有阵亡将士，尽行恩赏，录用后人。又令英国公仍掌理团营，总理军国重情。驾退回官，文武散朝。

李梦雄过了数日，带着龙衣对午门官说明委曲。午门官即上殿：“启奏万岁，今有壮士，自称山东凤阳府人李梦雄，前在同州救驾，陛下曾封他为救驾武状元，又割龙衣着其进京，面圣受封。现有龙角在此，请旨定夺。”

内监取过袍角，呈上龙案。正德看毕曰：“乃寡人忘怀，果然李梦雄兄妹二人其功不小，速宣李梦雄进朝。”李梦雄三呼拜舞，俯伏奏曰：“李梦雄见驾，愿陛下万寿无疆。”正德传旨平身。李梦雄立起身来，正德仔细一看，果然膀阔腰细，犹如粉装的一般。不觉大喜曰：“卿兄妹前日救驾，功劳浩大。尔妹俟完亲时加封，今赐卿依应科考中武状元，游街三日。太仆寺照例备办执事桥马伺候。游街三日，然后受职。”李梦雄谢恩，当殿赐了金盔金甲，白马簪花，挂了红缎，庭前上马，出午门，人役旗帜随后，回至寓所。

李桂金接见，问知备细，喜曰：“这便不负我等血战辛苦。”

李梦雄方出游街，闹动满城男女争观。不料至第二日，刘瑾已到。这刘瑾在路上思量解刘文俊满门入城，恐被众大臣知觉保奏。故意延至日晚，方歇在西校场。次日早黎明，令送官军看守囚车，竟自进宫，午门官忙来迎接。

帝在内宫闻报，遂宣人问曰：“朕命卿擒捉叛贼刘文俊及家眷若何？”刘瑾奏曰：“奴婢奉旨，将刘文俊并男女共五十余口。惟伊子刘宇瑞在逃，已通行捉拿，谅不久就拿获。奴婢解入城来，群臣不知情，必来保奏。陛下若宽救，终为心腹大患。倘不赦，群臣势必苦求，有费龙心。因将各犯停在西曹，乞降一密旨，着值日刑部官，前往监斩。文武俱不知觉，且永绝后患，未知圣意若何？”正德大悦曰：“卿真能人，处置得当。又且两便，有何不从？”

便写了诏谕，付与刘瑾曰：“可交与值日刑部前去，午时三刻满门处斩。”

刘瑾接诏，来至内阁下问曰：“值日刑部官何在？”只见走出一位大臣，向前打拱曰：“下官值日，不知公公何事故？”原来此官乃刑部尚书名夏言，乃忠直大臣，后来丧于严嵩之手。当下刘瑾心知夏言乃刘文俊的忠良党，又想此乃圣旨，谅夏言亦不敢作敝。便曰：“奉旨着先生前往校场，监斩刘文俊全家男女。”即将诏谕递过。夏言大惊，问曰：“刘文俊乃先帝重臣，何事处斩全家？”刘瑾曰：“此乃朝廷圣旨，先生俱遵旨而行。”

夏言称“是”，忙带诏赶到法场，见无数囚车。夏言令尽行打开放出男女，上前见刘文俊曰：“大人何故问罪？”刘文俊曰：“正不知犯着何罪？”

便将昔年得罪刘瑾及擒捉家眷之事言明。“今又将我等弃在此处，未知何

意？”夏言曰：“年兄还不知道，刘瑾将年兄放在此处，他却密奏朝廷，令下官前来监斩，午时三刻便要开刀。”言未毕，刘家婢仆，闻得午时便要开刀，一齐大哭起来。刘文俊闻言大惊曰：“老夫还望面君理论，今却有冤无伸。但未知年兄可能为弟伸冤否？”夏言曰：“今圣旨已出，弟焉能挽回？”

刘文俊曰：“死何足惜，只是枉我反名，实为可恨！”

早惊动了百姓，俱要看斩同州劫驾叛贼。是日恰是李梦雄第三日游街，闻得此信，暗想：劫驾贼人，并无活捉的人，却斩甚么劫驾贼？便令长班速去打听来。长班领命，不须臾间，回复曰：“小的打听的，实乃是吏部天官刘文俊老爷通贼劫驾，午时三刻，全家便要去斩。现在西曹候斩。”李梦雄一闻此言，惊得头上失了三魂，脚下走了七魄。叫声：“不好了，若非打听，岳父满门岂不断送？”随令“执事人役退去，我不游街。”只带一个长班跟往西校场，进了辕门，见满门男女，正在啼哭，忙赶到演武厅下，下马来见刘文俊曰：“伯父为何如此？”那刘文俊看见李梦雄这般打扮，必是为官，将得罪刘瑾及擒捉全家，密奏处斩说明。“贤侄如此盔甲，莫非得了官职么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自从那次救驾，圣上念小侄有功，封武状元。及回京御赐游街，今乃第三日。方才闻风，特来询问。”正言间，早有官吏报与夏言曰：“今有救驾李状元来探刘吏部。”夏言便向刘文俊问曰：“李将军与年兄是何至交？”李梦雄忙拜见夏言。刘文俊说明了李梦雄兄妹交婚，着其保驾。

“年兄请思之，若有通贼劫驾，怎肯使婿媳救驾？自相矛盾。”李梦雄对夏言曰：“望大人稍后时刻，待未将入奏，以救岳父满门。”夏言曰：“将军休缓，以速为妙。”刘文俊曰：“朝廷已信谗言，贤婿难奏无益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圣上若不开赦，小婿愿捐弃前功，为伯父赎罪。”

说罢忙上马加鞭奔到公谊，喝令人快取文房四宝前来。李桂金曰：“哥哥何不游街？匆匆回来。”李梦雄曰：“等我说明，他全家已死多时了。”

即坐下作起奏表。李桂金见了方知委曲，好不作急。只得等待李梦雄去奏禀信息。李梦雄作完表章，即忙上马，只带长班跟随而去。至午门外下马。午门官问曰：“李将军到此何干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因有急务，要进止禁门启请。”

午门官曰：“尔好不知痴呆，止禁门乃宫禁之地，文武大臣非宣召擅到止禁门，即当处斩。快快回去，有事来日奏闻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老先生不知此乃重事，须冒死进奏。”午门官曰：“既欲到禁止门当绑缚罪。”李梦雄便御盔甲，只穿衰衣，将表藏在怀中，令长班自行背绑，来到止禁门外，俯伏跪下。

里面太监问曰：“将军何事奏请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臣因刘文俊冤枉，特来奏救。望公公代奏。”时刘瑾亲在此阻住，恐大臣保奏刘文俊全家。今闻李梦

雄此言，暗恨此贼前日坏吾大事，今又来保奏刘文俊。原该奏他私到止禁门处斩。但恐大臣知风保奏。连刘文俊亦斩不成。只得令小监传话曰：“刘文俊犯罪深重，尔乃未授职将官，焉得妄奏，尔可速退，免陷擅到禁地之罪。”

李梦雄曰：“只求公公奏闻，小将虽万死无恨。”内监只是不奏。

李梦雄见午时将到，又不能进宫奏请。急得心如刀割油煎。谁知来了一位救星，乃是五城兵马司张忠见李梦雄如此光景，早报到英国公府银鸾殿，禀曰：“启上千岁，今有刘瑾擒捉刘文俊及满门男女五十余口，停在西校场。”

他乃进宫密奏圣旨，着刑部尚书夏言监斩。午时便要开刀。又有救驾武状元李梦雄仗义，绑缚叩止禁门保奏。奈刘瑾阻住，不肯奏闻，请令定夺。”张茂着惊曰：“刘文俊犯着何罪？全家要斩？”张忠曰：“闻得刘文俊在同州通贼劫驾，故此要斩。”张茂曰：“刘文俊乃三朝大臣，怎有劫驾之理？或果有通贼，事情自该表露其罪，又何必密旨处斩？此系刘瑾谋害的是实。只是李梦雄虽有忠心，要救他的性命，如何能奏及朝廷？”张忠曰：“此事不如老千岁保救为妥。”英国公曰：“是了，且待今进奏往救一救。”

但未知能救出刘文俊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六回老元勋请驾救忠小游击受官访贼

却说英国公闻张忠亲自往救之言，要去进朝廷，张忠曰：“老千岁须快些。倘午时三刻，刘文俊满门休矣。”英国公遂取过令箭，付与张忠曰：“尔可传我令箭，去见监斩官说，留下刘文俊，俟圣旨再到，方可开刀。”张忠应声诺，领令箭在手。方要下殿阶，英国公叫声且住，嘱曰：“尔可在校场看守刘文俊，倘无圣旨到，刘文俊有失，即斩尔首。”张忠领令上马，飞奔西校场而来。将英国公令箭谕监押官。夏言本意欲救刘文俊，但无法可救，今见英国公令箭到，心中暗喜：刘文俊有救了。

那英国公，见张忠已去，亦遂上马，来到午门，直至金鸾殿。执殿官上前迎接，英国公移绣墩坐在殿傍，令执殿官“速唤李梦雄前来，本藩要问话。”

执殿官领令，来到止禁门，对李梦雄曰：“是尔的造化，英国公在殿上，尔可恳求他，必代尔请驾临朝。”李梦雄闻言，喜从天降，站起身，来到英国公面前跪下曰：“刘吏部并无劫驾，请千岁请天子上殿，容未将保奏。”英国公曰：“尔且起来，尔怎知刘吏部定无此情，便敢保奏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千岁听禀。”遂把兄妹两下交婚，及代委保驾事情一一说明。又道：“刘吏部果要劫驾，怎肯委我兄妹保驾？只此便知无有劫驾之理。”

张茂闻言，方才明白，此必刘瑾谋害是真。便唤执殿官与本藩敲鼓，请驾临朝。执殿称“是。”领命，即令武士敲起景阳钟，擂动龙凤鼓。钟鼓齐鸣，文武官员齐集。众大臣闻知要斩刘文俊全家，俱各着惊，早有看守金鸾殿的

小监报知刘瑾曰：“今有英国公张茂请驾临朝。”刘瑾暗恨：这两个匹夫，同恶相济，今已隐瞒不过了，只得来至偏殿。

正德问曰：“何人敲动钟鼓？”刘瑾奏曰：“只因救驾武状元李梦雄撞到止禁门，妄保刘文俊。奴婢念他有救驾之功，不行奏请治罪。不料英国公不察是非，竟敲动钟鼓，故此闹动，乞陛下当以国法治之。”正德心中不悦，想张茂虽是先帝大臣，亦不该如此妄动，即到宫殿坐下，群臣朝见毕。分列两傍，帝带怒容宣张茂上前问曰：“卿有何急事，请朕临朝。”张茂奏曰：“臣因李梦雄有事启奏，不能面君，臣故为其请驾登殿。”帝因张茂乃栋梁大臣，不便发作，即厉声高叫曰：“李梦雄乃未授职武将，何事撞到止禁门，以致张茂请朕临朝。”李梦雄叩头曰：“臣罪该万死，但今事出有因，只因吏部尚书刘文俊含冤负屈，臣故冒死代其伸冤。”帝曰：“人心难测，尔怎知刘文俊，决无通贼劫驾？”李梦雄奏曰：“陛下容臣分诉。”即细把兄妹两下交婚事情奏明。“陛下呵，刘文俊若果通贼，劫驾，怎肯令臣兄妹保驾。

且是夜劫驾之贼人，皆是山东音语，并非北京及江南腔口。况刘文俊亦是先帝之臣，怎敢做这迷天大罪？臣有表章，请龙目亲视。”

太监取表铺上龙案，正德观罢沉吟不语，张茂奏曰：“臣想所有老臣，乃先帝知其忠诚，故拔以遗陛下，以辅社稷。今言刘文俊通贼，毫无见证，且罪及满门，陛下勿乃厌烦先世尽臣乎？”正德曰：“不必争辨，自有见证。”

回顾内监，令进宫取那枝响箭来。内监领旨，不一刻，内监取响箭上殿。正德令张茂观看曰：“只此便是见证？”张茂见箭干上刻着刘文俊官衔姓名，便问曰：“怎么此箭是见证？”正德曰：“那夜朕逃走，闻得响箭响，众贼人即随箭赶来。及天气初明，下山于地上，拾得此箭，始知此贼串通劫驾。”

张茂问曰：“未知此箭是他人拾得，抑是陛下自拾得。”正德暗想：老人家言语厌烦，那时仓皇之际，那里去讨响箭诬害？朕若说是刘瑾拾的，反多言语。答曰：“就是朕亲拾的。”张茂终是武将，无有心机。暗想若他人拾取，或有加害之弊，既是朝廷自拾，岂有歹人捏造，陷害大臣之理？况富贵人人所欲，或者通贼亦未可知。正德见张茂无言可答，即曰：“朕念卿重臣，凡事岂可不察虚实，便敲钟鼓，请朕临朝，岂不有违国法？”张茂闻言辨曰：“刘文俊通贼就是真，亦该明旨审问后，方正罪，使文武咸明罪恶。刘文俊死亦无恨。今陛下乃私捉密斩，群臣不知所为，自然见疑。”正德曰：“朕所欲密斩，不与众臣知道者，恐众臣强求开赦。朕若不作情，违了众臣情面，如著徇情，叛臣反得漏网。此朕省事之计。”张茂曰：“陛下差矣！轻事小过，犹可保奏，谋反大逆，谁敢多言？刘文俊果有罪，陛下明正之，群臣焉敢妄奏？”李梦雄奏曰：“陛下明见万里，岂有通贼，响箭反刻自己姓名，自供其罪？此系

是奸臣图害。陛下还须明察，休使有屈老臣。”张茂亦奏曰：“谋反大事，亦难能一箭定罪。依臣愚见，不如暂赦刘文俊，俟异日获贼对质。若是真，那时斩首未迟。”正德曰：“此奏颇为有理。”传旨令将刘文俊全家人口，打禁天牢，候获贼质证定夺。其奴婢尽行赦放。

惟有刘瑾暗恨李梦雄，想了一计，不如保荐他往山东缉盗，谅他难以抵抗。我便好生事结果了他性命，主意已定，使奏曰：“奴婢想前日李梦雄曾与贼人大战，方才说是山东响马，不如封他到山东做官，兼拿盗贼到京治罪，岂不两便？”李梦雄闻言大喜，忙奏曰：“臣愿前往。”正德即问刘瑾曰：“封他何职？”刘瑾心恐帝封他高官，倘攻破三界山，反为不美。随奏曰：“李梦雄救驾有功，可封为山东登州府游击之职。”这正德乃逍遥天子，那里计及游击之职，乃是卑微之官。即降旨封李梦雄为登州镇游击，用心捉拿劫驾强盗。李梦雄叩头谢恩。那张茂见刘瑾只奏封李梦雄为游击，心中暗恨，又料李梦雄必不领旨，朝廷定再加封。谁知李梦雄反急谢恩。思欲代奏加封，又怕朝廷怪其多事。顷刻间文武散朝，驾退后官。

李梦雄即到英国公府叩谢。英国公即传进银鸾殿。李梦雄下拜曰：“方才若非老千岁鼎力，家岳一门，已做刀头之鬼。”张茂曰：“将军请起，令岳忠心为国，本藩理当保奏，非为一己私情。但朝廷适才实欲封尔显职，因被刘瑾所瞒。将军若不领旨，本藩再为启奏天子，必封尔为提镇。不料将军竟所然谢恩。本藩欲为尔启奏，奈先已触恼圣衷，故不便奏。但不知尔救驾之功，怕无有个游击可做么？乃急急谢恩何故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未将非不知老千岁大德，但思劫驾大盗，必隐匿深山，若为提督，行动必须奏表。贼人知风，反加提防。今为游击，若知贼人风声，立时可往擒捉，更为便捷。”

英国公曰：“将军若小心营务，捉拿盗贼。吾即奏封尔显爵，切勿以卑微懒惰，有误军事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多蒙老千岁明训，敢不拜聆！只是家岳一家亲属，还望怜其无罪，垂顾一二。”英国公曰：“一这却容易。”随写了一张谕帖，着家将同李梦雄到天牢去见狱官。且说：“刘吏部乃无辜受屈，候获贼对质，便可释放，就是一员正直忠臣，着狱官小心照顾，不许拘束。”

李梦雄拜谢，同家将上马，直来至天牢门下马。拜见了狱官，呈上谕帖，说明来意。狱官对家将曰：“烦禀上千岁，说下官领命。”家将辞别回去，狱官随引李梦雄进牢。原来狱官知刘文俊乃是忠良大臣，又有英国公保获，虽在天牢，并无刑俱拘束。只是青衣小帽，另住一间小房。刘文俊见李梦雄前来，忙问曰：“多承贤婿保奏，未知圣意若何？”李梦雄拜见，同狱官坐下，便将英国公保奏，自己封官拿贼，及英国公谕帖，托狱官照顾之事说过。

又言：“岳父暂住天牢，小婿或到山东，缉获劫驾贼人进京，岳父便可无

事。”

刘文俊曰：“难得英国公美意，贤婿费心，老夫异日图报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至亲骨肉，何云客套！”刘文俊曰：“贤婿到山东，须要小心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小婿晓的。”随拜别刘文俊、狱官，回寓所来，对李桂金说明。李桂金方才就心安。自此兄妹商议后日起程。

再说英国公因念李梦雄少年英雄，令家人代他到兵部，讨了文凭部照，交付李梦雄，因要缉访盗贼，不带随从，只嘱李桂金依旧男装。李梦雄先到天牢拜辞刘文俊，复到英国公府来辞英国公曰：“未将此去，要沿路密访劫驾响马。恐上任迟延，求千岁遮盖。”张茂曰：“天下武将、兵权，在吾掌握，就有延缓无妨。”李梦雄即回寓所。至后日兄妹装束上马出京。路上李梦雄对妹子曰：“贤妹，尔前日在同州，改名李锦云，贼人已知尔是女流。

今不如诈称刘宇瑞，尔我郎舅相呼，方无破绽。”李桂金曰：“然。”从此即称为刘宇瑞。一路望山东山僻前来。暗访响马踪迹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苏州城外章士成，自前日在人家作事，闻得贼人在同州劫驾败走窜常州、苏州，沿路掳抢民家女子，章士成大惊。收拾回家来，见门户大开，家器物件俱空。女儿不知何处去了？慌慌张张询问邻里，方知那夜被响马掳去。啼哭了一夜。至次日，心想女儿节烈，决不从贼，势必难保，遂打听知去劫驾贼人，尽是山东响马。心想不如将空家尽卖，往山东找寻女儿，必须同在一处。主意定了，遂将家产并道士笼箱变卖，共得银壹百两，收拾包裹，穿了草鞋，竟向山东暗访女儿消息。受尽苦楚，非止一天。这一日来到登州、青州交界地方，路绝行人。至日午，行到一座凉亭，意欲暂坐凉亭歇息，忽见亭上先有一少年书生，坐在亭干上，包裹放在身边。章士成即上前作礼曰：“老汉远路辛苦，借坐一刻。”那少年亦起身答礼曰：“小生亦是走路过此，不妨同坐。”章士成就解下包裹，对面坐下曰：“听足下声音，好似苏州人。”

那少年曰：“小生正是苏州人，老丈声音莫非是乡亲么？”章士成曰：“正是。”少年曰：“老丈居住是在城内？在乡村？高姓尊名若何？”章士成曰：“不满足下说，老汉乃苏州城外居住，姓章名士成，做个道士。只因先人传下此生活，老汉也习此业，非比江湖术士，籍口骗人，敝处人人见老汉诚实，称为章阿伯。”少年曰：“观章阿伯实乃老诚朴实人，名不虚传，但未知何故到此？”章士成垂泪，便把女儿被贼掳去，要来寻访消息之事说明。且问足下姓甚名谁？苏州何处居住？”少年曰：“今日便是他乡遇故知。”就说出：“阿伯是诚实人，必无泄漏相害之理。”章士成讶曰：“足下怎说这话？

就有毛病对老汉说，实无妨碍。”

未知少年说甚么名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回士成知机宿占祠桂金急病投匪店

话说那少年对章士成曰：“小生姓刘名字瑞，父乃吏部天官刘文俊便是。

”

章士成吃了大惊曰：“原来是狮子街刘公子，失敬了。”刘字瑞曰：“岂敢。”

章士成曰：“请问公子为何单身到此？又似远行之状？”刘字瑞叹曰：“都为着公子之称，故受此颠沛之苦。”就把伊父亲被刘瑾图害，满门解京，未知生死，要进京打听消息细细言明。章士成叹曰：“如此，公子与我俱是全家流离可怜。”刘字瑞曰：“阿伯只一令媛失散，怎说全家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公子差矣，公子人口多，老汉人丁少，也是全家。只是要进京，到此却不晓得走错了路径么？”刘字瑞曰：“我前要进京，因闻得全家被害，幸亏救驾武状元李梦雄保奏，暂禁天牢。今李梦雄到山东登州镇为游击，故欲往登州，见李梦雄探知信息。”章士成骇问曰：“李梦雄莫不是山东凤阳府一等侯李勃之孙么？”刘字瑞曰：“正是，阿伯怎知其详？”章士成曰：“李梦雄几时做官？”刘字瑞曰：“闻知是同州救驾有功御封的。”

章士成闻言，暗想目力高强，李梦雄骤然加封。女儿若在，岂不是一叫立二夫人？我便是外太翁了。垂泪曰：“原来李梦雄亦做官了，可惜！可惜！”

刘字瑞不悦曰：“章阿伯闻得家姐夫封官，为何反下泪说可惜的话？却是奇怪。”章士成闻言，越加着急曰：“俗云无女，莫贪佳婿，李梦雄乃是老夫的小婿。公子却见我失脱了女儿，晦气易欺，连无缘的女婿竟要夺去为妹夫，实是我的女婿。”刘字瑞曰：“偏是我的姐夫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当真我的女婿。”二人只管争辨，刘字瑞回心一想，摇手曰：“章阿伯休要讨的便宜，我说的是姐夫，你说的是女婿，宛然尔与我竟是父子之分了？请问阿伯，几时与李梦雄结亲的。”章士成就把某月日李梦雄兄弟初到苏州，与他结亲之事说明，刘字瑞闻言温色暗想：他结亲在先，不料李梦雄作事如此糊涂，岂不误了姐姐终身大事！

章士成见刘字瑞沉吟，便问曰：“公子却怎样也与李梦雄结婚哩？”刘字瑞曰：“不意李梦雄作事颠倒，据尔所说，尔的婚事在前，我的姻事在后。”

将李梦雄入城招亲说了一遍，又因见章士成认李桂金是李梦雄兄弟，便未说李佳金改装之事。章士成喜曰：“公子不必迟疑，依此看来，两下无差，竟是尔的姐夫，亦是我的女婿了。”刘字瑞曰：“岂有此理？古人一马不挂两鞍，李梦雄虽如此糊涂，少不得后日另有一番言论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实不相瞒，我因见李梦雄心下嫌我们门户低微，故将小女愿送他为侧室，令妹乃是正室，岂不两下无差？”

刘宇瑞方才欢喜曰：“原来如此，老丈与我亲上加亲，实乃有缘，故能相会。但小生从来未曾单身出路，还求阿伯同行。寻见李梦雄后，寻令媛若何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公于出外不惯，况歹店甚多，单行实为不稳。老汉愿同往，见了李梦雄，然后再觅小女，以尽我的情分。”刘宇瑞称谢。二人起身同行，至晚寻店安歇。次日二人出门上路，好不情意相投。章士成对刘宇瑞曰：“前日初相遇尔，你我俱未深交。今既同行，尔我各一包裹，何不将我的小包袱，收拾在公子的包里，路上又好替公子背着。”刘宇瑞曰：“极是，只是怎好劳动阿伯。”章士成曰：“不然两下替负何妨？”遂收拾做一个包裹，两人在路上替负。

又行了一日，至次日行至广野之处，路绝行人。时日将斜西，忽远远林间露出酒旗飞扬，一座大客店，店前排的凉是食物，站着五六个高大邦伙。

刘宇瑞大喜曰：“好了，前面有客店可歇了。”章士成也不应答，扯刘宇瑞竟向傍边丛林中便走。刘宇瑞不知为何？走了几步才止住。刘宇瑞问曰：“方才阿伯为何如此着急？”章士成埋怨曰：“公子不知利害么？尔想开客店的人无非将本觅利。这样冷落地方，怎容得许多帮伙度日？明是麻汗药店。若客人进门，药倒了，将财物衣服剥去，捆了手足，人肥的切作油煎，人瘦的操作馅，做馒头料用的。难道你要进去，与他作料肉的？方才不是走的快，他见我是老人，尔是后生，必强拿谋害。”刘宇瑞方省悟曰：“多蒙指点。”

正言间，见林下有一座祠庙，章士成曰：“今晚就在此祠中歇罢。”及到祠前，见祠宇倾斜，丹青零落，香火断绝，祠门亦无匾额。二人进庙内，壁上写着“土地祠”三字。刘宇瑞来到座前，见座边透入明亮，探头一看，原是傍边僧室倒坏，连小门也被人取去，惟有墙。刘宇瑞向神前祝曰：“弟子刘宇瑞，因一门遭奸监陷害，死生未卜，伏乞尊神庇佑。得全家无事，自当重造祠宇，再整金身，”拜罢，就在拜石上解开包裹，取出于粮。二人饱食毕。章士成曰：“公子就在拜石上睡吨，方无湿气。”刘宇瑞曰：“阿伯却在那里去睡？”章士成曰：“我自有处安歇。”遂将供桌上的香炉取起，放在祠内角上。刘宇瑞笑曰：“阿伯尔是吃神道饭，怎好把神炉放在地上，不怕神明见怪么？”章士成曰：“不妨，若是尔们便不可如此，老汉与神道相熟。从不见怪。”便出祠外取些乱草，向桌上拭净后，得两块砖头作枕，就在桌上睡下。刘宇瑞把包裹作枕，竟在拜石睡下。各人心中有事，又兼金风布冷，玉露横秋，山谷之中，凉风透体，半眠半醒。且慢表着。

且说那座客店，果然是歹店。因章士成有个同胞姐姐，人称为章大娘，嫁在苏州城内李家，丈夫早亡，只生一子，名叫李胜康。自十一二岁时，每到人家游耍，不拘财物，即窃取回家。章大娘非但不教训，却再教其小心，休被人

看见，心中暗喜。每见人家孩子只贪戏耍，咱今家门有幸，偏上得此子。幼时沿这等做家，若其长成，岂不更晓做家的？对李胜康见伊母称赞，越发认真，一进人家，只图窃取东西。屡屡被人捉着，及告诉章大娘，反说儿子年幼无知。邻佑之情，何必苦诉？邻佑不认，却来诉章士成。士成即往家打驾李胜康，章大娘恐打破了胆，后来手足不伶俐，遂阻挡不许责打，章士成发愤曰：“幼年不督责，欲纵他为贼乎？”章大娘怒骂曰：“尔好督责，为此绝嗣。”章士成亦怒曰：“若是这等儿子，倒不如绝嗣更妙。”章大娘曰：“从今以后，你休认我为姐。”章士成发愤曰：“尔亦休认我为弟。”

从此姐弟绝交。后来李胜康长成，果然不务生业，专与匪类往来，习得鼠窃狗偷度日。后因苏州米贵，母子遂流落山东。招了几个好友，开张这座客店。

李胜康因见老母伙家，故称为铺家，令章大娘掌柜。客人见其有家眷，即来安歇。酒饭里用些麻汗药，麻倒作肉包用。不知断送了多少性命？近来又新合了一个伙名唤阿酷，乃是醉死望生之徒。所有麻倒客商，尽是阿酷开剥。

其人生得肚大头尖，面肥睛小。这李胜康年经二旬，虽不是豪杰，却亦粗知武艺，生得身長九尺，甚是肥大。面肉横生，犹如活蝎。

不料是晚，章士成刘宇瑞闪开过后，适有李梦雄兄妹前来。亦是该得有事。这日恰值李桂金感冒风寒，在马上头弦眼昏，身热口渴。对李梦雄曰：“妹子遍身骨节疼痛难忍，怎得少眠一番方好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且忍耐，赶到面前，倘有人家借宿未迟。”兄妹赶至金乌西坠，方到这客店。只见布旗扬处，露出一个大大的“酒”字，李桂金喜曰：“前面有店，可就安歇罢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贤妹出外亦久了，还这等不识时务。此间地面荒凉，路少行入，这客店如何度日子？必是靠着僻处，夜里谋人性命。尔要去安歇，莫不要送残生么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前日响马劫驾，人马许多，我们亦曾杀过，何惧这几个毛贼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尔焉说这太平话？同州救驾，刀枪相见，此乃明枪容易闪。今欲歇店，宿食俱在店中，如何提防得周札？正乃暗箭实难防。”

李桂金曰：“妹了实是痛楚，将就歇宿罢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即如此，我今夜拼着一宵不睡就是了。”兄妹勒马前来。

这李胜康等了半日，并无半个客商，忽闻鸾铃声响，忙出店拦住马头曰：“天色已晚，客官可就此安歇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正是，只因我们兄弟感冒风寒，可拨一间洁净房屋，与我们安歇。”二人下马，李胜康便叫阿酷，把客官的马带到后养料。阿酷上前牵马，李梦雄见其伙俱非良善，阿酷更加凶恶。

情知歇不着店，奈妹了身体困苦，无奈安歇。随吩咐曰：“我们出路人，全凭马脚力，须要小心上料。”章大娘起身，迎接曰：“这个知道，不必叮

哼。”

即引李梦雄兄妹要进房去。李胜康见包裹似觉沉重，即蹑足上前，伸手向包裹一捏。李梦雄拔出剑回身砍来，李胜康闪过一边，曰：“客官怎如此凶恶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尔偷摸我的包袱，存心不善，便砍死尔何妨？”李胜康假笑曰：“客官认错了，我们这里歹人极多，夜间恐有疏失，好意要替尔收拾包裹，免致有失。”李梦雄冷笑曰：“不必费心，我们既敢来此，亦不怕歹人。他若有本事来取我包裹，便是他性命不要了。”李胜康曰：“如此是小人多言。”

李梦雄亦不答应，入房去了。

李胜康密对章大娘曰：“看来有些财物。”章大娘曰：“如此极好。快去问他要吃酒饭，便将那些药，结果了他。”胜康点头入房，来见李梦雄曰：“小人家有老陈酒，有熟肉包，待小人取来伏侍相公，如何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我们滴酒不饮，包亦不用。”李胜康曰：“酒包既不要，饭总要的，待小人送来。”李梦雄曰：“饭亦不要。”李胜康曰：“莫非要用好麦饼么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麦饼亦不要吃。”李胜康笑曰：“各不要吃，却要吃甚么好东西？难道今晚废一餐么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我们包裹里带有干粮，只给尔房税并马料钱。”李胜康曰：“等我弄些热水，与相公应用么？”李梦雄曰：“热水亦不用，清水烦取些来。”李胜康曰：“兄弟身体不爽快，难得店主要备热水，哥哥怎么要清水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尔岂不晓事理？目今路上专用麻汗药水害人，断送多少英雄性命？尔是要吃麻汗药？”李胜康见说出麻汗药的话，便作笑曰：“客官说混话了，清平世界，谁敢用麻汗药水害人？”李梦雄曰：“他人不比你的厚道。”

李胜康出对母亲曰：“看此人不出，到是个英雄，况这等高大，必定有本领高强我。”便把偏偏要吃干粮清水的话言明。章大娘曰：“好不晦气。”

等了一日，却撞着这个钝货。”李胜康曰：“少停，再作商量。”即取两碗清水送入房来，李梦雄因店家在面前，不便开包裹，伸手抽出干粮。兄妹吃毕，李胜康即睡下。须臾间，客店关闭，店家照上灯火，叫声客官们安寝，即出去了。李梦雄关上房门坐下。

未知李胜康如何下手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回追马匹兄妹中计焚店房母子负逃

却说李梦雄关门坐下，李胜康出与众人饱食毕，打发阿酷先睡，众人在后等到初更。李胜康对人曰：“待我前去窥探，再作打算。”遂悄悄来到房门缝一看，只见李梦雄仍坐在床沿上。时李梦雄方才想着因店主在前，不便开下包

裹，物件散乱，合当收拾一番。遂将包裹放开桌上，把金银收拾好了，放在床上，宝剑放在床头，就在床里背壁坐着。半睡半醒。不料李胜康在房外窥着金银，好不动心。回见众人曰：“包裹里多是金银，怎样取来受用？”

众人曰：“少停，踏进房去，杀了就是。”章大娘曰：“不可，他两个身材魁梧，那年长的如此乖张，必是豪杰。倘弄他不倒，反为不美。他日间说包裹不曾失脱，尔们何不候他睡熟，撬开房墙，把包裹偷来？明日塞他的口，使他不敢说大话。”众人应声：“说得有理。”挨至二更后，轻轻出了后门。

是夜天昏地黑，星月无光，至后墙闻得房内鼻息之声。即下手挖孔。

李梦雄靠在壁墙提防，他忽听见后面唧唧挖墙之声，心中发愤，把宝剑制出鞘来，向案上一拍，喝声：“狗男女，休得妄想，俺在此等候多时了。”

李胜康等吃了一惊，慌忙到林间去了。李桂金惊醒问曰：“哥哥为何大惊小怪？”李梦雄便将挖孔说明。“尔可安睡，我在此拼作一命，今守看他一夜怎样？”李桂金称“是”。仍然睡去。

李胜康在林中停了一会方回来。从后门入，见章大娘问曰：“方才何故发喊？”李胜康摇首：“是好利害的匹夫，坐着那里提防，一动手便知觉。”

我们可就罢了。”章大娘怒曰：“不中用的低货，亏尔说出这失志的话。从来在死城里是有在此的人，岂有放出的鬼。”李胜康曰：“实是无计可施。”

章大娘曰：“待我想一计来。”低头一想曰：“有了，俗云：事不关心，关心者乱。尔等先将两匹马牵去拴藏在林中。众人故意喊贼追赶。执些火把，路上走走。小儿方去骗那年长同去追赶，这少年的我自将他麻倒。那厮便失了帮手，不怕他怎样了？”众人大喜曰：“有智妇人胜过男子，大娘妙计。”

依此行事。众人从后面，假扭开后门，约定先带马匹，藏在林中，随后各执火把喊赶。李胜康方奔到李梦雄房前，大叫：“不好了！不好了！客官的马被匪伙盗走了。”李梦雄闻言，吃了一惊。想无马怎好缉贼？忙唤醒妹子。

开房门曰：“马匹怎失盗？”李胜康曰：“我们睡梦间，听得喧哗，开门一看方知被盗，牵去不远，众帮伙却才赶去，但恐寡不敌众，难以夺回。客官可助一臂之力，同小人往追，夺回马匹要紧。”此时李桂金已醒了，忙对李梦雄曰：“哥快去夺口马匹。”章大娘催促曰：“趁盗贼逃走未远，快去追赶。尔这少年客官，自有老身相伴。”李梦雄密嘱曰：“尔须要守着包裹，切不可再睡去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晓得，哥哥放心追赶。”李梦雄带剑，李胜康就执火把引路。遥见远远有火光，喊声连天，李胜康曰：“就在前面未远，尚可追着。”二人即向前急赶。按下慢表。

且说章大娘对李桂金曰：“近因那盗贼孔棘，生意稀少，又且多用帮伙

，实望太平时营生之计，今此马未知可能追回否？”李桂金因是女伴不疑。即问曰：“家姐夫此去尚赶得着，必然夺回。”章大娘曰：“即便赶着，亦恐贼人众多，难以夺回。”李桂金笑曰：“贼人便是有数千人，也非家姐夫之敌手，何愁马匹不回？”章大娘问曰：“客官姓甚名谁，令姐夫却是何人？”

这等利害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小名字瑞便是。若论家姐夫，真是名闻天下，乃是同州救驾武状元李梦雄。尔道他惧怕几个毛贼么？”

章大娘因闻此言，暗暗叫苦。不若先把刘字瑞麻倒，使他少一个帮手。

主意定了，便曰：“原来是救驾的英雄，这马定夺得回，可喜！可喜！只是老身看尔身体不安，等老身烹的茶汤与相公吃的若何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如此感足盛情。”章大娘即忙生起炭火，煎了一碗美茶，暗下了蒙汗药，送与李桂金曰：“如此足使服下发汗便愈。”李桂金接过便吃这蒙汗药。热吃发作更紧，不一刻只见天旋地转。章大娘在傍指着曰：“倒了，倒了。”李桂金蓦然倒在床上，不省人事。

章大娘忙去唤醒阿酷。原来阿酷酒性不好，唤醒来便要大惊小怪，众人故不去惊动他。当下阿酷醒来问曰：“何事？”章大娘曰：“原来那年长的，乃是李梦雄，年轻的乃是刘字瑞。那李梦雄被众人骗去赶马，这刘字瑞被我麻倒了。”阿酷闻言，即去便袋里取出一柄厚刃薄口短柄解腕刀来曰：“待我先剥了再睡。”章大娘将刀夺过曰：“且慢动手，恐李梦雄不死回来，讨人不得干休。今且将刘字瑞暂藏在土地祠内。待众人回来，再作处置。”阿酷曰：“待我来负他。”二人入房，章大娘相帮，把李桂金扶起。幸喜阿酷宿醉不醒，不晓男女，即背在背上。章大娘执火将门带上，竟向土地祠而来。

一路上，阿酷狂叫曰：“若到土地祠，刘字瑞这畜生等我结果罢。”谁知刘字瑞在祠中拜石上睡着，却因天气清凉，兼没有祠门，秋风直吹，遂睡不甜熟。忽闻喊声，忙翻身个起，遥见火光前来，又听得一声“进土地祠里，要结果刘字瑞性命。”惊得魂飞海外三千里，魄散巫峰十二尖。暗想我未结怨于人，怎知我在此，前来谋害？急有了包裹，从神座边小门逃出。不管昏黑伏身，把两手按在地上扒起。只道章士成谅必走脱了，不知章士成正在熟睡，那晓其故？及闻狂叫，惊醒，又听不甚明白。观看火光渐近，心想必是歹人，这时若走出必丧了命，更不识庙边有路无路？慌慌忙忙起身来。早已神魂飘荡，也不顾了刘字瑞，竟蹲在神座下，缩做一团的发抖。顷刻间阿酷已到，把李桂金卸下，放在祠内即出，向章大娘细论。

章大娘想道，不若骗着阿酷，我先回去，把包裹里的金银收藏些。倘众伙齐到，再与均分，岂不是好？主意定了，便对阿酷曰：“我先回去，看众人若何？尔去将那个安置得好，勿使露现，随即回来，不要走错路径。”阿酷曰

：“大娘只管先去，我自认得路径回来。”章大娘执着火把去了。阿酷再将李桂金，推在祠角出来。谁知因天色黑暗，路径不熟，又兼带些酒气。

竟狂歌乱叫，不辨高低，竟从别路而去。那时章大娘回家，打开包袱，收拾好些金银。见文凭部照上面却有印信，不晓是甚么东西，且留下与儿子看。

遂立在门首俟候，不表。

单说李胜康故意引李梦雄从盘陀山径远转，李梦雄怎知是计？只顾随他追赶，越赶越远，追了一番。李胜康暗想：家中那个少年必麻倒了，我何不回家去？遂故意大叫一声：吾命休矣，跌倒在地，手中火把掷在一边。李梦雄急近前问曰：“何事如此喝喊？”李胜康曰：“我一时赶急，不辨高低，跌折了左腿，实在痛楚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尔跌折左腿，教我怎得夺回马。”

李胜康曰：“我的性命未知如何？怎能顾得客官的马匹？客官趁火把尚在，可自往追赶，小人在此候伙家回来，负我回去。”李梦雄听说的是，遂走拾起火把一看，虽然火不甚明，幸喜火星还多。遂一路将火把摇动，冒着火星而去。

李胜康见了暗笑曰：“凭你奸死鬼，亦须吃下洗脚水。我今且回家去罢。”

随赶到家问曰：“那少年的怎样？”章大娘曰：“少年的我已麻倒、未知尔同年长的赶马若何？”李胜康大笑，便将诈跌回来之事言明：“那厮自去赶了。”章大娘曰：“我等晦气，今番遇着对头，只怕横祸不少。尔道那年长的是谁？乃是同州救驾武状元李梦雄。年少的是伊妻弟刘宇瑞，他或回来，怎肯干休？”李胜康大惊曰：“母亲怎知其详？”章大娘曰：“刘宇瑞对我说过。”李胜康沉吟曰：“这话难以准信，我想李梦雄功劳浩大，必在朝跟驾，如何独行到此？必诈骗名色的。”章大娘曰：“还有一物件，方才我瞒了阿酷，先回解开包裹中，寻出一书却有印信，不知何物？尔可看来。”李胜康接过文凭一看，满声水汗，大叫曰：“今番我们死也，果然是李梦雄，要往登州做游击部照。我今将他妻舅害死，他必来讨人，岂不把我们杀绝？”

这遭事真是浩大了。”章大娘曰：“不要慌。我闻说是李梦雄，情知难惹，故将刘宇瑞弃在土地祠内，还未杀害。”李胜康曰：“虽留卜刘宇瑞，亦不能干净，总是晦气。”章大娘蓦然计上心生曰：“我们既触犯李梦雄，料此间安身不得。何不趁众伙未回，连他们积的财物收拾，母子逃往他方。改姓换名，另立门户。岂不是好？”李胜康曰：“母亲果好打算，事不宜迟，速速打点。”

母子随将伙同的箱笼尽行打开，所有银物细软收拾一个包裹，负在背上曰：“不如把此店放火烧了，灭其踪迹。”就取火将屋宇上四处点着，乘着秋风

大起，灿灿爆爆，烈焰腾空。李胜康走到林间，把先前拴下，两匹马解开，一与章大娘骑坐，一自己坐的，心内怕撞着李梦雄赶回来，又恐众伙见火起回转迫着，竟忘了刘宇瑞生死，仓仓皇皇母子勒马逃走。

未知李梦雄有无赶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回土成祠里救桂金梦雄途中逢宇瑞

且说李梦雄赴了一番，那火把上火星尽灭，并前面的火光亦没有了。心中转想叫声曰：“我中了他调虎离山之计，他使帮伙先将马牵走，却来诱我追赶，妹子在店中必然被害，今当回店救妹子要紧。”忙回头走了几步，真是天色已晚，难分路径，又转心一想曰：“方才那厮必在诈称跌折左腿，定伏在暗处。我若前往，岂不被他刺杀，不如候至天明，前去为妥。”即立在林下，半晌秋风疯疯，忽有咿咿哑哑唱曲儿前来。李梦雄始不认为何人，及细察声音，乃是阿酷。心想必是众人着他先来探访杀我，不知我在这里，故此大惊小怪，等我先结果他的性命。不一会阿酷已到林前。不提防李梦雄从暗里一剑，尽力刺去，正中着肚尾，呵唷一声，跌倒在地上，早已一命归阴了。李梦雄再立片刻，忽见客店那边火光大起，叫曰：“不好！不好！客店发火，妹子性命岂不断送？”又想一会曰：“妹子何等英勇，断不该有失。

谅能逃脱，且待天明前去找寻罢。”暂且按下慢表。

单说那庙中，章士成伏在神座下停了好久，外面并无动静。心想：不知刘宇瑞性命若何，就轻轻跳在地下，摸到拜石上叫声：“为何连尸身亦拖去了？”暗里又遍摸别处。摸到祠角被李桂金的身体拌倒了，扒起身伸手再摸曰：“苦了！怎无首级了？”原来李桂金偏卧。章士成心慌，摸着尾股，只道是肩膀，故疑无首级，及摸到前面却是平削。又叫苦曰：“怎么连鸡巴也割去？”又想道：“若割去鸡巴，必死多时了，怎又身体还热哩！”再摸到口鼻，觉得呼吸。又想道：“这到是活的，如果是活，为何仆卧不动？莫是昏晕的？周围寻遍，并无包裹，谅被贼人取去了。但既如此，须叫他逃走。

遂尽力把李桂金负在背上，出了祠门，望大路不管昏黑乱踏，高高下下而去。

先时那诈赶马的众贼，挨至四更，回见店房发火烧毁，料李胜康母子此时已是逃走，无处可寻，只得同伙逃去。

至黎明，李梦雄回来，见店房烧尽，烟焰未熄，垂下泪曰：“我李梦雄同州救驾，名闻天下，今到此处，连妹子坐骑包裹文凭尽皆失脱，如何是好？”

又转思：“妹子英勇，性命未必就丧了。看上并无烧死的骨灰，定是逃脱无疑。只是我做官，失了部照，死罪难免。我想英国公前日待我厚情，今不如回京，恳求英国公，再作商议。”即收了眼泪，向大路进发不表。

且说章士成负了李桂金，走至天色黎明，身疲气喘，放在道傍歇息，仔细将李桂金一看，吃惊曰：怎么土地祠中这等作怪？昨晚是刘宇瑞同在祠中宿着，如何今早变成李锦云？且李锦云乃男子，今又变成女子。但看他口角流涎，定中着是麻汗药。待我取些凉水救醒，问一问便知端的。即向前寻见涧水，只是没有可汲水的。觅来觅去，觅了一个骸骨罐的金斗盖。洗净，取些清水回来，扶起李桂金灌下。

不一时间，李桂金苏醒，扒起来见有人立在身边，仓皇间却不认得章士成。章士成曰：“二相公勿着慌，老汉乃苏州章士成便是。”李桂金方才省悟，即忙问曰：“章阿伯因何到此，救我性命？”章士成便将女儿被掠，要到山东寻访，路中遇刘宇瑞说起。“令兄婚配伊姐，我恐他路上有失，故同他欲到登州寻访令兄。因昨夜土地祠安歇，贼人前来相害，故舍命相救。不料却是二相公。还有一说，二相公尔乃男子，今何变作女流？”李桂金曰：“章阿伯，既已看破，怎好欺瞒？奴家乃李梦雄胞妹李桂金，女扮男装，同兄前来访缉盗贼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尔乃女中豪杰，可敬！可敬，但刘宇瑞曾云：令兄妹同州救驾，朝廷封令兄为武状元，授任登州游击，又不知小姐如何单身到此？又如何中着麻汗药，来到土祠？”李桂金即把入苏州，遇刘宇瑞兄妹，互相结婚起，直至同州救驾、京城保救刘吏部，今封登州游，奉旨微服缉贼，及昨晚投着匪店，哥哥被贼骗去赶马，自己吃茶，谅必中着店婆的麻汗药，便不知人事。幸得阿伯相救，足感盛情。但未知刘宇瑞的性命如何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刘宇瑞并无尸首，必是逃走。但昨晚尔们歇的客店，可就是林下向西的？有六七个帮伙么？”李桂金曰：“正是，未知阿伯怎能知道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尔道那座店，刘宇瑞要去安息，我早闻知是盗匪店，所以避宿祠中。谁知你们英雄，反去宿歇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家兄亦知是歹店，奈奴家感冒风寒，故此安歇。”章士成叹声曰：“你们兄妹未遇老汉，何等快乐，一遇老汉，便折散兄妹了。看来是我运低带累着尔等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我们一遇阿伯，则阿伯父女拆散，再遇刘宇瑞，则满门亦被奸人陷害，还是我等命运不好，不干阿伯之事。”章士成曰：“不必争辨，大家都有些气运低舛①的。总是令兄未知消息，我心甚是忧虑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家兄有许多本事，谅必无虑，只是奴家中了麻汗药，失落家兄部照，家兄一定回到风阳府去。烦阿伯同奴家共相寻访，然后同尔去寻令媛若何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前者刘宇瑞相逢，说着与令兄结婚，老汉便恐路上有失，特此作伴而来。今见小姐，焉有不同往寻之理？”二人遂各处寻了半日，并无踪迹。

章士成曰：“令兄必定如小姐所言，回风阳府去了。只是道路远涉，须有路费，方能前去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奴家带有包袱，被店婆拿去，真是分文断绝

，怎生是好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活，我亦将小包裹藏在刘宇瑞大包裹里，被他负去。”李佳金曰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？”章士成想道：“我昨日清还饭钱，尚有两余银，藏在身上，我倒忘记了。”即伸手向身上取出一块银献上曰：“这块如何够用？”李桂金曰：“事已紧急，可将此银换来，路上俭省用些。半饥半饱亦可。幸而天不绝我，或者遇着有好人，发心怜阿伯是老人家走路之费，乐助多少。”

言未毕，前面有一老人，面白，五络长髯，头戴皂纱巾，身上穿着一领蓝布袍，脚踏皂绦鞋，骑下雪白马，两个从人随后而来，你道这人为谁？乃是孟家庄孟员外，姓孟名淳。因其为人乐善好施，怜贫济困，乡邻多有受其恩惠，人称之为孟好善。自前日同两个庄丁去南乡取账，至今早回来。看见章士成、李桂金如此模样，问曰：“尔二人在此作甚勾当？”章士成、李桂金上前拜揖，就把前及要回风阳，缺些路费之事一一说明，孟员外曰：“原来如此，老夫失敬了。”章士成、李桂金曰：“岂敢。”原来这员外本是个慈悲之人，一闻此言，遂向身边取出一锭三四两银子，令庄丁送与章士成曰：“不嫌鄙薄，聊作盘缠。”章士成、李桂金曰：“员外厚惠，何以为报？”

孟员外曰：“怎说及报？”章士成将银子藏在身上，同李桂金称谢孟员外，分别策马而去。

章士成对李桂金曰：“此乃小姐福大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怎说这话？”士成曰：“路费既有，须赶紧同回风阳府。”从此二人日间赶路，夜里各床安歇不表。

且说李梦雄自失了妹子、包裹、马匹，空手步行，行至过午，觉得腹中饥饿。只见路上有一座饭店，遂进店来。店内坐着一个小二，架上排着许多

①舛(chuǎn

，音喘)——差错。

食味，怎奈身上没有分文，不敢入内。那个小二，一见李梦雄衣服整齐，即起身向李梦雄曰：“客官且进内，待小人奉敬。”李梦雄心想：此间僻静，无人相识，白吃一顿吧。遂入店在座头坐下曰：“我乃出外人，以饱为率，不用甚么酒肴。”小二曰：“客官不必过谦。”就切了一大盘中肉，一壶烧酒前来。李梦雄暗想：既是有心白吃，且吃一顿醉饱。便就吃了，好似狼吞虎咽一般。须臾间，肉酒俱尽。小二又切上一盘牛肉，再添一壶酒，李梦雄又吃得干干净净，好不十分醉饱。站起身来，将嘴一摸曰：“扰搅了。”即欲出店，小二看不送钞，即上前拦住笑曰：“客官账尚未会，就要起身，敢忘记么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我看尔为人厚道，不必会账，任凭登记罢。”小二着急曰：“我不识尔，教我如何登记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即不登记，且等候一会，我实

有包裹在后面朋友处寄存。他缓缓行的片刻，也就到此。但先时我亦有叮嘱。他说或是你我道途不相遇的，我吃的饭钱，你可算还店主。”说罢又欲出店，小二忙扯住曰：“我不晓你何方人氏？亦不识尔的朋友？教我等候甚么人到？你请自在等候来。若就要去，快拿钱来！休说话。”李梦雄发怒曰：“我实不还尔钱，看尔做怎么？”小二曰：“怎么！怎么！无钱须将衣脱下与我！”李梦雄闻言大怒，又见小二将池衣服扯住，喝曰：“尔敢如此无礼，你快将衣服剥去罢！”一面说，一面举起左手，向小二面门上狠力一掌。那小二被掌得眼晕，跌倒在地。爬起来再要上前，又怕他打。叫曰：“尔无钱吃我的饭，却又打人。尔若是做个皇帝，也要些些情理。”李梦雄自知少理，不敢斗嘴，低着头三脚作二步，走出店前。

不料旁边来了一少年人，拦住曰：“兄长何故白吃人饭？却又打人，真是不合乎道理！”李梦雄听得声音，抬起头一看，认是刘宇瑞，羞得满面涨红，答曰：“愚兄今日作这丑事，真失脸了。”刘宇瑞曰：“且到店内小酌。

细说前情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不可，方才我白吃他，弄出事来，岂可再次搅他？”

刘宇瑞曰：“我有多带些银子、不妨。”二人回入店门。那小二一见，喃喃不绝曰：“被尔白吃，还不得干净，却又引人前来做甚？”刘宇瑞曰：“到店再讲，不要胡言。我哥包裹本交我的。只因路上怕失，我缓行些，何怕无钱还尔！尔可再备一盛席前来，重重有赏。”

未知小二肯备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回李梦雄密杀陆金万人敌误结胜康

却说刘宇瑞令小二再备盛席前来，那小二暗想：“若再备去，怎知他有银子无银子？若不备去，又怕李梦雄凶恶，打将起来。”口虽诺上连声，只是不动手。刘宇瑞已知其意，五锭银子付与小二曰：“尔可将此银取去，连前账一并算清罢。”小二接了银子，大喜曰：“客官且坐，小人就备来，若要安歇，亦有房屋。”李梦雄、刘宇瑞因要说话，择下一间干净房屋坐下。

小二送上酒菜曰：“客官酒已便了。”刘宇瑞吩咐曰：“小二，尔可去照顾生理，或有呼唤方来，不必伺候。”小二喏喏退去，二人对坐而饮。

刘宇瑞问曰：“闻兄长在同州救驾，又在京中保救家父满门，授任山东登州府游。弟正欲到登州相会，未知何故独行至此？”李梦雄即将同州救驾，京城保奏岳父及封官访盗，昨晚歇店中计，兄妹拆散，失却包裹马匹一一说明。刘宇瑞着惊曰：“据兄所言，那晚若非章士成指点的，弟性命想必休矣。”

李梦雄问曰：“章士成却是何等人？”刘宇瑞曰：“就是苏州城外做道士的章士成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他何处与尔相会？”刘宇瑞即把章士成寻访女儿

，山东路上相遇叙起。“弟与兄长结亲，承他美意，一路照顾至此。那晚土地祠折散”说明。李梦雄闻言伤感曰：“原来章士成父女亦失散！昨夜又在土地祠受惊，实在可怜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弟走脱后，章阿伯谅必亦走避，只是走与不走，亦不多哩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这却为何？”刘宇瑞曰：“他的小包袱，即夹在弟这包裹里，身上并无路费，举目无亲，岂不是走亦是不走么？”

李梦雄叹了一口气曰：“这乃福无双至，祸无单行。实为可伤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兄长被骗追马，令妹有无被害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舍妹有通身武艺，定然无患。谅他必回风阳，后来自有相会之日，不必过虑。只是愚兄失落部照，今要回京，恳求英国公排解，未知可能保得无罪否？”刘宇瑞大惊曰：“兄还不知律法利害！做官失脱文凭，罪该斩首。”

二人正在议论，忍听得鸾铃声响。举头探看，来了一个黑大汉，腰间一小裹，勒马来到店前。小二手忙脚乱慌出店，扯注辔头。大汉跳下马来，走进店内，亦不观顾李梦雄二人，就在厅上座头坐下，叫小二曰：“快取酒肉来！俺吃罢就要上京去公干。”小二将马缚在店前，连声答应：“就来！就来！”急急切了一大盘肉，取了一壶酒，杯箸放在桌上。那黑大汉大声喝道：“小杯不用，快取碗来斟。”小二急取碗前来。那大汉斟了一碗，一吸而尽。

即举盘取了数块鸡肉，大嚼在吞，犹如饿鬼一般。一碗吃了又一碗，不多时早吃干了一壶酒。小二再盛一壶酒。那大汉并不言语，顷刻间又吃得一壶尽，两盘肉已吃得干干净净。小二再欲去取酒肉。那大汉喝曰：“不要了，俺还要赶路程。”便起身出店，小二忙将马解下。那大汉跳上马，亦不言别而去。

李梦雄见了便大叫小二前来，喝曰：“尔原来是知机的，方才我吃的，教尔记帐，尔就不肯。那大汉生得凶恶，吃的尔并不敢问他酒钱，如此欺善怕恶！”小二闻言笑曰：“那大汉肯吃我的酒肉，便是小人的造化，怎敢问他酒席钱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如此说来，莫不是尔前生父母么？”小二曰：“二位客官是出路人，便说亦无妨。我过里属青州府管下。离此五十里，有一座山十分险峻高大。此山横踞登州、青州、莱州三州交界，故名为三界山。山上有三位大王，名唤柳望怀、吴仁忠、万飞龙，部下有三五万喽罗，非但打家劫舍，意在图谋天下。官兵不敢惹他，此人乃山上头目，他若吃小的酒肉，便吩咐喽罗，倘遇下山打劫，不许侵取小人的货物，小的便可安稳。怎敢问他酒钱？”李梦雄曰：“他要上京何事？”小二曰：“这却不知，只是屡进京，未知何干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原来如此！”便对刘宇瑞曰：“贤弟且坐，今晚就此安歇，我要解手便来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兄长请自便。”李梦雄离店飞步追赶。

且说那头目多吃了酒，坐在马上彼风一冲，酒性发作，涌在心头，在马上颠颠倒倒，睡眼朦朦，犹如杨柳摆风。李梦雄赶了四五里，早已追及。四顾无

人，手举剑向马屁股挥去，砍开了后腿。那马骨折，扑地倒了，那头目跌下地来。因带着酒醉，难以爬起。这头目正在地上乱爬，李梦雄再一剑，早将头斫断。解他腰间的包裹，束在自己衣内，随将死尸并死马拖去，掷在坑陷中。再将首级随埋在林间，然后将地上血迹胜上泥搅散。急回店来，已是上灯时候，店门将关闭了。李梦雄入店。刘宇瑞问曰：“哥哥为何到此时回来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腹中绞痛，故缓了许久。”二人进房，小二点上灯火，叫声：“客官安寝，小人亦去睡。”随往外面不表。

李梦雄闭上房门，停了半晌，四处静悄。李梦雄方解下包裹，对刘宇瑞曰：“贤弟认得此物否？”刘宇瑞笑曰：“此莫非是那个吃醉黑大汉的物么？”

哥哥真好心策，昨夜失脱一个，今便夺得一个抵账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不是此等话说，方才店小二说三界山贼马，如此猖獗。我料是劫驾的响马，故赶去杀死他。未知此包裹内有甚么物件，待我解开一看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哥哥如此见识，极好，小弟万不能及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贤弟休得褒奖。”即解开包裹一看，内有两件衣裤，数十两银子，并一封书信。取起细看，封缄甚固，皮写着书“呈上刘公公亲启。”傍写三界山柳望怀等拜禀。李梦雄大惊曰：“敢是刘瑾通贼劫驾？”刘宇瑞曰：“朝廷如此厚待，刘瑾怎敢反叛？谅有别事，拆看便知端的。”即把封口细细看开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拜禀

刘公公恩主，尊前，囊者同州劫驾，非不努力。奈李梦雄兄弟英雄难敌，英国公人强马壮，因而失利，抱愧良深。兹因部下三万有余，兵粮精足，器械全备。专人驰禀，乞早图谋掌团营，庶某等好得直进京师，除灭昏君，共扶恩主为帝。少酬知遇之恩于万一耳。

书不尽意，来使能详。伏冀刘公公恩主电察。

辱爱将柳望怀吴仁中万飞龙顿首拜禀

二人看讫大惊，李梦雄曰：“若非收得此书，怎知好监作为？连天子亦敢行劫，图谋篡位。”刘宇瑞曰：“果然这劣奴恶毒，自己通贼劫驾，反诬家父谋叛。若非神差鬼遣，获得此书，安知其恶？我们将他此书带入京，烦张千岁启奏，家父满门，便得开赦。兄长亦可赎回失劫文凭之罪，又可除好监，绝了国家大患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贤弟所见甚善。”二人欢喜，收拾安寝。

次日起来饱餐毕，清还了饭钱进京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李胜康母子逃走数日，这一日，来至山东登州府管下黑风山。李胜康曰：“母亲，山势险恶，林木严密，母亲可在后面。倘有歹人前来，孩儿好与他迎敌。”章大娘曰：“盗贼总是同道中朋友，怕他做甚？”

李胜康曰：“他是太盗，我乃小贼，并无相交，不遇为妙。”章大娘曰

：“盗贼两家相去不远。”正言间，只听得一声锣响，林间冲出百余喽罗，各执刀枪，摆开路口，喝曰：“识时务者，留下衣服马匹去罢，若有半句不字，教尔立走黄泉大路。”李胜素就在包袱外抽出哨棒，教章大娘退在一边。心想李梦雄名闻天下，不如诈冒他名色。便向前喝曰：“尔们连人亦认不清，敢问我取卖路钱？”众喽罗见其身体高大，口出大言，即问曰：“尔乃何人？”

李胜康曰：“尔难道没有眼睛？吾乃救驾武状元李梦雄便是。”喽罗吐舌曰：“原来是李老爷呀，我家大王最好结交英雄。若老爷上山相会，我家大王必然重待。望老爷少停片刻，容小的回报，大王下山相请。”李胜康暗暗欢喜得计。那小头目即飞奔上马山上去了。

尔道那大王是谁？乃陕西西安府人氏，姓万，名人敌，因贩马折了本钱，流落为寇。却最好仗义，喜结交豪杰。生得红面胡须，善用一把大刀。正在聚义厅议事，忽见头目上前报曰：“启大王，山下来了李梦雄的母子，请令定夺。”万人敌大喜曰：“李梦雄因何到此？今日得会？吾志遂矣。”忙上马带了喽罗下山。见了李胜康，只一条肥大蠢汉，却又带着家眷。心中疑惑，向前打恭曰：“来者可是李梦雄将军么？”李胜康曰：“然也。敢劳头领过爱，相留会面。”万人敌曰：“敢问将军功显天下，为何打扮至此？”李胜康曰：“弟因无有金银供奉刘瑾，被刘瑾奏过圣上，只封弟为登州游击，兼奉旨沿路缉贼。母子故微服到此。大头目若不信，现有文凭部照可证。”万人敌曰：“既是有文凭，乞借一看，别有商议。”李胜康即在包裹中取出一纸文凭，喽罗送上，万人敌观看得是真，即便送还，忙跳下马拜曰：“素闻大名，渴思一会，今幸相逢，深慰鄙怀。”李胜康亦拜曰：“深承大王过爱，何以消受！”二人拜毕，万人敌曰：“弟有一言相劝，未知将军肯否？”李胜康曰：“有话便说无妨。”万人敌曰：“将军建此奇功，封侯未足为过，今只封一个游击，反受人节制。都是奸人弄权，遮闭圣听。未将打算，不如同弟暂聚此山中，观望后日，或有好些机会，除了奸贼，扶助圣君，亦可立下功劳。将军意下如何？”李胜康闻此言，心中暗喜，求之不得，岂有不肯之理，又恐万人敌看破。便假意曰：“大王说得是，但当禀过老母定夺。”

即来见章大娘，禀明万大王好意相留。章大娘诈言曰：“士为知己者屈，既万大王如此美意，怎好推却！况今奸贼当权，忠良难以得志，且等日后，受了招安，为国立功。”万人敌大喜曰：“伯母老夫人金玉之言，实是见机。

请上山寨中拜见。”令喽罗带路，请章大娘先上山，自己同李胜康上马。

来至大寨聚义厅，就请章大娘上坐。万人敌拜见毕。吩咐备办香烛，当天与李胜康结为异姓兄弟。万人敌长李胜康六岁，为兄，李胜康为弟。合寨喽罗

，参见了新二头领，又令宰猪杀羊，合寨庆贺，万人敌虽是年近三旬，未有妻室，令备一席，请章大娘上坐。自己与李胜康同席对坐。李胜康酒至半酣，问曰：“哥哥此山共有多少人马？”万人敌曰：“合寨共有四千余人马，但此山前后有两座山头，方才与贤弟过的乃是前山，还有一后寨。我将前后人数均分，我单身只守这山，那后寨目前却令头目把守。今贤弟前来，当分前后，未知贤弟欲守那处？”李胜康暗想：后寨必定人烟稀少，险僻小径。前寨必定人烟热闹，大路之冲。我若守住前山，好歹也得知。且可得些银两，以为私房。便曰：“小弟就在前山，兄在后山罢？”万人敌曰：“不然。前山乃往来孔道，人烟丛杂，贤弟乃新到贵客，岂可劳烦？莫若后寨安静，贤弟去把守，愚兄依旧守此。”李胜康闻言，正中心事曰：“小弟初到，理当效劳，该守前山。后寨哥哥去镇守罢。”万人敌曰：“如此贤弟休嫌前山辛苦，愚兄便守后寨罢。”二人饮至更深散席。万人敌辞别李胜康母子。

自回后寨而去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

第二十一回假梦雄大寨款舅真桂金高山遇仇

且说万人敌，辞了李胜康母子，竟回后寨。李胜康自守前寨。这李胜康本是小户出身，从此日日亲自下山打劫，一遇客商便说：“岂不闻李梦雄在此？”客商一闻是李梦雄名字，在此行劫，十分惊慌，能逃得性命，便千喜万幸了，各各弃下包裹，走得不敢回头。或走不得离的，李胜康又极小气，见客商衣裤好些，令剥下，将破衣裤与穿了。不几日传到四处。连京城亦知李梦雄行劫。凡所劫银钱货物，李胜康择细软的沉匿，以为私房。粗重的方献公上帐。头目心甚下不平，密报万人敌。心内不信，及细访方知是真。暗想：李梦雄是好汉家，为何如此贪财？遂不明言。李胜康又令喽罗，称章大娘为太太，令人密访乡村婢女，掳掠四个上山，以伏侍太太。章大娘心喜：自己真好打算，若依章士成老早死匹夫言语，教训儿子诚实，习得经纪工艺。

就有好处，也不过是个富户，那讨得如此荣耀？真所谓家无浪荡子，官从何处来？奉劝世人子弟，可以不必教训，任其放荡，多有收成日期。

忽一日间，对李胜康曰：“我儿，今有如此富贵，可谓万世不拔的基业，但因未有媳妇，尔母甚念。尔须娶个妻室，早生得孩儿后嗣，方得有靠。”

李胜康曰：“孩儿岂不打算？际此威势，非有才貌双全美女，怎好结亲？奈山僻之间，难寻绝色美人。”章大娘曰：“用心探访，自有佳人。”李胜康称是。至次日传令与大小喽罗，曰：“尔等下山打听，若有绝色女子，掳来献与大王为压寨夫人者，算为头功，重重有赏。”喽罗领令，用心探访，故附近居民，家室俱传闻李梦雄好色，莫道美貌妇女，深深潜避；就是丑陋的，亦

不敢从山下经过。万人敌听得此信，暗想：杀人放火乃是英雄本色，为何想这撒骨髓的勾当？却又不便阻住他，只是暗在心里，暂且按下。

又说章士成同李桂金，要回风阳府。一路行来，将近三界山，闻得万民沸沸扬扬，尽说这是国家该败，堂堂一救驾武状元，嫌官小不做，又去黑风山落草为寇。章士成闻得甜噪，怒气冲冲，对李桂金曰：“前日我闻得令兄作官，老汉常恨福薄，失脱女儿，不得做外太翁。不意令兄矢志，乃嫌官小，竟去黑风山为盗，真乃玷辱尔的祖先。我老汉虽失女儿，今亦无恨了。”李桂金曰：“阿伯不要错疑，家兄是个豪杰，怎肯矢志去为盗？此必是众人讹言。”章士成曰：“我明白了，令兄必是因包裹被劫，发愤负气，故欲劫天下人出气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别的事可负气，此等辱身污行，何气之负？”章士成曰：“无路费打劫些路费罢。”

正争论间，忽来一个老人，把二人一看，向章士成问曰：“老兄将欲何往？”章士成曰：“老汉欲到风阳府，未知还有多少路径？”老人曰：“尔要到风阳府，亦远亦近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这也奇怪，近便是近，远便是远，怎么亦远亦近！莫不是笑话么？”老人曰：“并非笑话，此去不上五十里，便是黑风山。山上原有一位大王，名唤万人敌，不料来了一个武状元李梦雄，自上山坐了第二把交椅。闻得他极是贪财好色，尔要往风阳府，必须打从此山前经过。尔若单身前往，或放尔过去。再行不上数日，便到风阳府。这便是近的。”章士成曰：“那远的为何？”老人曰：“你同这女子前往，那李梦雄看见如此美貌，自然来劫夺，尔怎肯白送与他？倘与他争辨，岂不害死尔的？这便今生再不得到风阳府，岂不是远的么？我恐尔不知，误走此路，故指点尔。尔不如快从别路去，较为稳妥。”说罢，那老人分别而去。

章士成对李桂金曰：“如何？如今真么？”李桂金恨气曰：“奴家怎知他不廉不耻，做这下流的勾当！幸离此山不远，阿伯可同到黑风山去寻，看他若何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小姐尔岂不知老汉的为人？宁可清饥，不可浊饱。

你是他的手足，老汉也不得挡你莫去，请自去同享富贵。老汉断不吃此不仁不义之物。各自分途罢了。”李桂金曰：“阿伯差矣，我们寻他，把正言与论，他若悔过，同我们回乡便好。他若不回头，我们立即下山，回家取了银两，再同阿伯，去寻访令媛。兄妹就此绝义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小姐若能如此，所谓大义灭亲，真不愧名闺矣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奴家岂肯贪着不义富贵？”

章士成曰：“今可同赶路程，来早好上山寨。”

二人赶至天晚，已走了三十余里。到村庄借宿，及访问，俱与那老的言语相同。二个安寝。一夜不曾合眼。及到天明饱餐毕，送还饭钱，同往路径，赶了一时，已到黑风山前。李桂金曰：“依农民所言，此间谅是黑风山，怎么并

无喽罗？”原来伏路的躲在林中，早窥见李桂金是个女子，十分美貌。

互相私议，二大王的造化到了，故有此美女，待他近前捕住，送与二大王，为压寨夫人，我等俱各有赏。一声呐喊，上前拦住，曰：“老头儿快把这少年女子留下，饶你性命。”李桂金曰：“不要慌，尔们这里可就是黑风山么？”

头目曰：“正是。”李桂金曰：“闻得山上有一位李梦雄，可在山上否？”

喽罗曰：“李大王正在山上，娘子问他何故？”李桂金曰：“我特来见他，有话相告，快请他下山相见。”喽罗闻言暗想：居财得妻，数之前定。妻宫既现，美人却自来投，便笑嘻嘻曰：“娘子少待，我就请大王前来。”说罢，喽罗飞奔上聚议厅，报曰：“启大王，山下来了一个老头儿，带着一个女子，十分美色，特来禀报，请令定夺。”李胜康笑曰：“是何等人家？这等着急？”

喽罗曰：“若论这女子，真是秋水为神玉为骨，那面色犹如朝霞，只那秋波一转，令人魂销。更有那里说不出的娇容。”李胜康闻言，笑得眼睛没缝曰：“不中用的匹夫，既然如此美貌，何不夺上山来，却来这里闲话。”喽罗曰：“若论那美人声声要见大王，有知心话面议。看来似有意于大王。现在下山等待。”

此时李胜康身子早已酥软了半截，忙令备马。即上马率领众喽罗下山，方到半山，那桂金早已认得，密对章士成曰：“这厮乃前日宿歇的贼店主。”

章士成低声答曰：“匹夫乃是我的不肖外甥，不知因何在此诈冒名色？”时李胜康笑嘻嘻双目注视，如在梦中，也不想的是前夜中蒙汗药那少年改装，只认是章士成的女儿。暗想：我若不通个机关，倘母舅唤出我真名字，我岂不被众手下人识破，即远远向章士成丢眼色，持头乱摇狂叫曰：“不知母舅降临，有失迎接。”即滚下马，纳头下拜。章士成本是最恼他的。今见如此厚礼，就向前扯起曰：“不必如此，只行常礼罢。”李胜康乘势附耳低声曰：“外甥今已改名李梦雄，切勿称我原名。”章士成低对李桂金曰：“原来不肖外甥，如此行为，尔我那里知道？”又暗恨：“不肖的终是不肖，做强盗却冒别人的名字。”向李胜康答曰：“知道了，知道了。”李胜康指着李桂金问曰：“此位想是表妹了，数载隔别，如此长成了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差多些，若是尔表妹，我亦不必到此了，此乃我路上结拜的义女杨氏。”李胜康暗喜：既是义女，更好说亲。但碍母舅，便不好推辞。乃曰：“虽是义女，亦是表妹。”回身与李桂金行礼。即对章士成曰：“不想母舅久久不想见，却如此受苦，母亲现在寨中，请山上相会。”章士成曰：“我一生清贫，受不得好人提携

，就此起身了。”李胜康暗想：“我好意留他，老匹夫还如此硬嘴。若不为着杨氏亲事，便放老夫去吃苦。”便曰：“母舅与愚甥并非三冤四家，岂有过门不入室之理？况母亲思念已久，请速上山。”

李桂金暗喜，他母子俱在山上，且到山上与他陪些小心，便知哥哥生死消息。对章士成曰：“阿伯，即令甥如些雅意相留，便上山寨去，何妨？”

李胜康喜不自胜。暗想：真是天缘注定，故此凑巧。即曰：“表妹尚如此慨诺，母舅怎好推托？”章士成心中不好意思，答曰：“既如此，便上去罢。”

李胜康就请章士成上马。章士成曰：“我是诚实人，不会骑马，只是步行为妥。”李胜康即步行相陪，喝令喽罗快上山去请太太，迎接舅老爷。章士成怒这厮如此说话，真恼杀人也。便曰：“我是小户人家，只叫母舅就好，休称舅老爷、新老爷，惹人谈笑！”说得李胜康满面羞惭，暗恨老匹夫不识人抬举。待成亲后，再不识时务，把他赶下山去。

且说那喽罗飞奔上山寨来，禀见章大娘曰：“大王教请太太速去，迎接舅老爷。”章大娘曰：“甚么舅老爷？”喽罗曰：“小的即不晓得来历，只带同一位女子前来，大王下山与他认亲，留请上来。”章大娘越加疑惑曰：“或是章士成老匹夫，我儿不与报怨，亦好了，怎肯请他，不然却是何人，如此相称？待我前去看一看，便知端的。”快换了一副华丽新衣服，带了四名伏侍小女婢，起身来到堂上。李胜康同章士成、李桂金方跨进聚义厅。章大娘见章士成头戴一顶范阳毡帽，身上穿着一件旧蓝布袍，倒折扎缚，明是走路的样子。便冷笑曰：“我只道诚实人定早发迹了，不料仍做这走路人。

今见外甥荣显，也来打抽丰，却忘了平日清贫了。”

未知章士成如何应答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二回胜殷痴订鸳鸯偶桂金假结鸾凤俦

却说章士成，先见章大娘随着四名小婢，好似引童一般，已有十分不悦。

又闻章大娘说笑他，气得暴跳如雷。指着章大娘骂曰：“老贼人，尔乃女流，落山寨还不知耻，更敢称呼太太！我虽走路的人，亦是守分清贫，那里尔贪不义之财！是外甥强请上山，尔不知羞耻，倒说来打抽丰，亏你羞也不羞！”

章大娘大怒曰：“老畜生，还这等倔强，难道我到怕尔么？”即奔上前来打章士成。士成曰：“来来我既到此，性命已置之度外。”两人便欲相打。李胜康忙扯住章大娘密语曰：“孩儿因贪他义女杨氏美貌，母亲须忍气，待亲事成了，再作定夺。”章大娘见李桂金面容美貌，分外怀喜。上前拉住抽子曰：“娘子不要害怕，我们姐弟常常如此，且进内面，待我备席相待。”李桂金

假意称谢，同进里面去了。

李胜康向章士成陪着笑脸曰：“母亲年老颠倒，母舅休要见怪。”章士成曰：“人有见面三分情，他方才见面，便说这等话来，教我怎能忍受？”

李胜康即请章士成坐在上面，自己傍坐相陪。令速备筵席，内外畅饮。顷刻间呈上席来，头目小心进酒。李胜康恭敬伏侍。章士成疑惑为何如此殷勤？

必有所图，难道我这一领布袍破蓝的，他也要想夺去么？落得吃过快活。二人酒至半酣，李胜康曰：“愚甥李梦雄，昔日同州救驾，蒙主上封我救驾武状元。”章士成暗恨：“这厮好不活活见鬼，别人的事，亏他说得出。若是昔时，必痛打一番。今既非昔比，只得忍耐。”乃曰：“亏尔高强可喜。”

李胜康曰：“愚甥因无行贿，冲恼刘瑾，奏主封我登州府游击。路过此间，蒙万大哥好意留我，做了二大王，真是食前文丈，从者数百。堂上一呼，堂下百诺。斩杀自由，荣耀无比。”章士成曰：“此乃贤甥才能。”李胜康曰：“既有此富贵，但念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若无妻子，后嗣何靠？实为可虑。”

章士成曰：“便娶个妻房何妨？”李胜康曰：“但愚甥到此地位，非才貌佳人，怎肯婚娶？惟恨是并无美女，奈何？”士成曰：“细心探访，何患无有？”

李胜康暗恨：老杀才可恼，他现在有杨氏义女美貌，不主张配我，却教别寻姻缘。便曰：“我想佳人难遇，今杨氏乃是义女，愚甥又是尔的外甥，何不把我结婚？母舅就在山上受享富贵，却又亲上加亲，何等美妙！”

章士成方才省悟，怪不得他小心，原来为着婚姻。李小姐不合在此，我若变脸，小姐怎将下山？只好忍耐罢。即正色曰：“这是良家女子，因丈夫外出无信，父亲经商，继母迫嫁，此女节烈，欲投水尽节，适遇着我救他性命。他虽拜我为父，我敬他是节女。凡事钦敬他，尔却说出此非礼之言。幸是贤甥，若是他人，定然不得干休。劝尔休说这话，免伤和气。”李胜康素知章士成执性，即谢罪曰：“愚甥不知，母舅休怪。”章士成曰：“不知不罪。”二人再饮一番。

李胜康思量：善求不如恶取，若不有强，老头儿焉肯顺从，既双眼圆睁，看看章士成曰：“母舅，这杨氏姻缘从也不从？”章士成从容答曰：“尔敢是醉么？方才说过不从，何必再问。”李胜康厉声曰：“母舅吾劝尔从了为妙。”章士成曰：“不从你便怎么？”李胜康曰：“既到山上，若不从，任尔插翅难飞了。”章士成早气得愤塞胸膛，跳起身来，指着李胜康大骂曰：“胜子康子，尔敢如此妄想，不怕折福！我章士成进寨，性命已置之度外。

尔敢这等无礼，好不可恨！”将案一拍，背席面壁而坐。李胜康吃了一惊

幸喜他语言糊涂，倘被人听出真名，岂不露出马脚？只得忍气低头不言。

头目上前劝章士成曰：“大王是舅老爷外甥，要打便打，要骂便骂，何须如此着恼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好意教他莫提，他偏要说，却又恃势来欺压我，我怎的不恼！”头目又劝李胜康曰：“果是大王失言不该，理当伏罪。”李胜康怕其泄漏真名，亦只得向前谢罪曰：“外甥醉后狂言，望母舅赦罪。”

章士成因李桂金未得脱身，亦忍气扶起曰：“尔我皆错，不要言起。”二人仍然饮酒。

李胜康心思：只用软求方妥。便小心供奉。再饮几杯，恳求章士成曰：“杨氏又非母舅亲女，母舅替别人尽情，与自家外甥作硬，岂不被人耻笑。望母舅玉成此姻事。”章士成听了，想：这倒难为他不怕羞耻，复敢说起。

只是我何不做好人，教他去问李小姐？他若不肯，便不得怪我为难，落得做个好人。主意定了，答曰：“贤甥尔不知，杨氏又非我亲生女儿，教我怎好主张？尔可求他自己便是。”李胜康明知是推委之意，但杨氏倒有一团和气，方才又欢喜上山，或有心于我，亦未可知。乃曰：“杨氏或依允，母舅毋得再推。”章士成曰：“他若依允便好。我有何推托？”

李胜康即进后面，令女婢去请太太前来。此时李桂金正在饮酒，因欲访兄信息，假意与章大娘亲热。章大娘闻请，忙来问儿子姻事若何，李胜康具陈章士成之言，望母亲求杨氏要紧。章大娘曰：“不妨，杨氏与我情热，谅必成就，尔可少待。”李胜康喜曰：“母亲快去恳求，倘得依允，看母舅如何推辞。”章大娘即入席，笑对李桂金曰：“老身有一事相商，乞娘子切勿推辞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太太尽管说来。”章大娘曰：“小儿李梦雄，因恨奸监弄权，埋没他功劳，故暂在此享用，以待圣主招安。但未有妻室。因见娘子德性兼全，愿结丝萝。娘子若肯俯就，足感厚情。”李桂金心中自想：我正痛恨着兄妹被害拆散，此仇未报，还要想结亲。此必是章士成不许，故来求我。但章士成是他的母舅，他又怕我在这里怎样脱他毒手。又回想道，也是老贱人，该当绝嗣。不如诈许亲事，俟夜间结果他性命，以报前仇。即答曰：“姻缘大事，非奴家可以自主，须是义父章阿伯主张。”章大娘曰：“娘子乃非舍弟生养，问他何为？娘子可自主持。”李桂金曰：“章阿伯有救命之恩，须求他为是。”章大娘曰：“我曾对舍弟说过，舍弟云须娘子主裁，望娘子俯就。老身当另眼相待。”李桂金曰：“非奴家失节，但从章阿伯奔走风尘，终无结局。太太隆礼相待，怎不从命。”章大娘喜出望外，曰：“多承娘子美意，佩德良多。待老身择吉完亲。”

既来见李胜康曰：“为娘的但凭三寸不烂之舌，委曲恳求，他已许允其事。”李胜康欣喜欲狂：“难得母亲能干，待我去见母舅，看他再能为难否。”

即出见章士成曰：“愚甥奉命去对杨氏求亲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谅杨氏必定不许允。”李胜康曰：“赖母舅福荫，杨氏已经许允了。”章士成着惊自忖，李桂金恨他拆散兄妹，怎肯许亲？必是李胜康诈言乃曰：“我不信，尔去唤他出来，我问他一声。”章大娘忍不住出现曰：“他年少怕羞，怎肯面许？

劝尔将就，不必认真。”章士成忽然变色曰：“甚么认真，若不问他，凭你一面之辞，见我则说杨氏许允，见杨氏则说我已许允，两相欺瞒，焉知是非。

此事必须杨氏出来一言，方得凭信。”李胜康忙扯章大娘入内曰：“母舅已怀歹意，今若与他口角，彼必撞破姻缘，须恳请杨氏前来为妙。候成亲后，逐他下山。”章大娘称“是”。即来见李桂金曰：“好笑舍弟多疑，说须娘子出去胡乱应他几句方信。”李桂金想道：章士成虽是仗义，但李胜康是狠心之徒，倘一时变脸连母舅都敢杀了。便答曰：“羞人，吾不好意思。”章大娘曰：“老身相陪，何羞之有。”强扯了李桂金来至屏边曰：“杨氏在此，贤弟要说何话！”章士成起身站立，对李桂金曰：“闻得义女允许舍甥亲事，未知信否？”李桂金曰：“既是令甥，奴家怎好不从。”章士成大惊曰：“此乃尔终身大事，须自把持，不要日后带念及老汉外甥，我是不领情的。”李桂金向章士成瞬眼一睛曰：“多蒙太太厚情，从了罢。”章士成虽见他暗丢眼色，却不知其缘故，又听得从了。气得面如上色，转背坐下，不住的喘息。

李胜康暗笑红鸾照命，任是离间，到底无事。李桂金仍进内去了。李胜康入内，对章大娘曰：“天色尚早，可预备花烛，今晚成亲罢。”章大娘曰：“终身大事，须择个吉日方好，不可苟且。”李胜康曰：“母亲不晓得，母舅当面弄鬼。倘一延缓，诚恐有变。不若及早完亲为妙。”章大娘曰：“孩儿说得是。”既引李桂金到里面与他梳装，扮作新人。李胜康令人备酒席，即出聚义厅对章士成曰：“请内面吃喜酒，这里好摆花烛。”章士成正在怨恨李桂金如此行为，拖累他失脸，巴不得要走避他，免得着恼。即起身到后面饮酒，留一头目伺候。

且说李胜康令喽罗于聚义厅上张灯结彩，好办花烛，令部下有能乐器者，预备作乐，以助花烛之喜。又令宰猪杀羊，犒赏合寨喽罗。日已将晚，诸事妥当。李胜康就捡平时所劫的一副戏衣纱帽蟒袍穿戴起来，好似古庙内鬼判。

喽罗奏动音乐，其余尽在聚义厅外观看。那时点起灯烛，辉煌如同白日。李胜康摇摇摆摆先在聚义厅上，令人催促太太，请新人上堂拜礼。

又说李桂金在房诈作沐浴，把手箭藏好，结束停当，方才出来梳妆。章大

娘代其戴上凤冠，穿上霞披蟒袍，章大娘自己亦是凤冠大红缎袄，引出李桂金来至后堂。章士成正在自斟解闷，忽听得一片不齐不和的音乐，心中又恼起来。更见婆媳如此打扮，怒目扭转身回内去了。章大娘见了微笑。闻得催促拜堂，即扶李桂金出来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三回匪徒贪美色遭殃奸盗谋重权造反

却说章大娘闻李胜康，令人催促新人上堂，即扶李桂金缓步来到屏边。

章大娘揭开布帘，李桂金偷眼一看，见李胜康纱帽蟒袍，两手垂下，立在左边红毡上，等候拜堂。李桂金心内自忖：“本欲候夜间结果他的性命，但我乃闺中女子，若与他同拜花烛，岂不有玷名节？倒是他催命鬼到了。”遂在身上，摸出一支手箭，正向李胜康头额上射来。原来李胜康先是见李桂金在屏边帘下停，只道是害羞。正在浑身苏麻，笑得合眼没缝，好似雪狮子见日。

那枝手箭，正中额前。因近，用力太猛，直射人骨内，登时跌到在地，鲜血涌出。

时章大娘背了李桂金，正打点与他拜堂，不知中了手箭。回见倒地，叫声：“苦也！苦也！怎么日子不吉，恶煞神如此利害？竟冲倒了我孩儿。左右快来扶起。”说声未绝，只听得喽罗发喊曰：“不好了！二大王被新人放手箭，射中头额晕绝。快擒住凶手，休被逃走！”早有喽罗执着兵器，杀进聚义厅来。李桂金先已脱下蟒袍，把凤冠扔在一边。原来李桂金里面衣服，预先结札周束。跳上前喝曰：“不要命的，只管前来！”偏有一个不识世务的，执着双刀奔上前，向李桂金面门砍来。李桂金闪过，飞起一脚，踢中肚脐尾。那喽罗倒在地上，乱呼乱叫。李桂金拾起双刀，那喽罗偷空扒起跑走了。

李桂金遂向前迎敌。交着手时，砍伤几个。其余见势头不好，尽退出聚义厅外，团团围住，又有一个奔去后山报万人敌。

李桂金在门前杀出，思想恐中了奸计，只得就门前占住，众喽罗亦不敢近前，拿大娘先闻儿子中手箭身死，五内崩裂。又见新人冲杀，犹如狼虎，怎敢上前？转恨章士成那里寻着这恶妇，射死我儿。奔至后案，指着章士成大骂曰：“老匹夫！不小心那里寻着这恶妇，将手箭射死我儿？我与你不得干休。”原来章士成闻喽罗喊杀，因心中气恼，却听不明白。心中疑惑：“何故呐喊？”今见章大娘所言，方知李桂金节烈，便问曰：“你胜子果被杨氏刺死么？”章大娘曰：“现刺死在聚义厅上，却又大杀喽罗，你不听见么？”

章士成立起身来，指着章大娘骂曰：“古云：桑条从小郁，长大郁不屈。你儿子不从小教训，纵其为非，好意代你教督，你反替他出头，与我结怨。且不思身系女流，跟着儿子，四处用麻汗药，害人性命。又顶冒李梦雄姓名，到

此为盗。不知羞耻，反洋洋得志，擅称太太。却又思量，要作婆婆，反怪我作难。今番被杀，却来怨我。真是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！我好快活也！”

哈哈大笑。章大娘大怒曰：“老匹夫，使恶妇杀我儿子，又羞辱我。我与你拼命。”将头额尽命向章士成怀中撞来。不料章士成正在快快活活，不提防正撞中心胸，身子一颠，几乎跌倒。大怒骂曰：“老贱人！不思悔过，还敢逞强！”章大娘恶狠狠的赶上前，扭住胸襟，又是一头撞来。章士成大怒，一闪，举起右脚，向章大娘那一双未满尺的金莲，尽力一蹬。章大娘疼痛难当，跌坐在地上。大骂曰：“老匹夫，你敢跌我，我与你誓不两立！”章士成恐其起来拼命，见厅边倚着一枝关屏门的木棍，不大不小，有碗口粗。忙取过来，两手抱定，向章大娘心窝撞来，乘势舂了十余下，犹如舂土墙一般。

方才住手。那章大娘已是心胸崩裂，鲜血淋漓，连肺腑都流出满地。章士成看见，便将门棍弃在一边，指着骂曰：“老贱人，死的宜然！李桂金如此节烈，我当相帮助。”

他奔聚义厅，来至屏边，揭开帘一看，只见李桂金执两口刀，明亮亮截住门首，寨外喽罗，何止一二千！纷纷乱乱，火光下俱是枪刀斧戟，喊叫连天。章士成惊的魂飞魄散，手足无措，只恨无本领，不敢向前，谅李桂金性命必定难保，暗暗叫苦叫痛、不表。

且说先前头目飞奔报进后山，来见万人敌曰：“启大王不好了，二大王被人杀死了，请大王速去，擒捉凶手报怨。”万人敌大惊曰：“二大王被谁人杀死？要你们这伙匹夫何用？”头目曰：“非是小的不小心，到是二大王自招其祸。”便将前情，及被手箭伤死，一一言明。万人敌闻言，沉吟半晌曰：“若论好色丧命，理之当然。但是我既与他结拜，自须替他报仇，顾不得是非曲直。”即令备了灯笼火把，绰刀上马，喽罗簇拥杀奔前来。

此时已是初更起，遥见人马围住。万人敌喝令：“摆开，吾来擒捉凶手。”

喽罗一声发喊：“大大王前来了！”即分开两旁，李桂金遥见马上英雄，红面胡须，状貌凶恶。先下手的为强，遂取手箭，喝声“着”打将前来。万人敌因闻得李胜康是中手箭身亡，已先提防。见手箭从面门来，慌忙躲开。

李桂金又一手箭射来，万人敌侧身。虽然闪过，那手箭正从左耳边崩的一声撞过，惊得冷汗直流，险些儿中着咽喉。忙扣住征驹喝曰：“那妇人不要乱动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有话快快说明。你若近前，便势不两立。”万人敌曰：“你是何人？无故上山来杀我兄弟？若说得有理，别有商量。不然莫道你会放手箭的，便是三头六臂，亦难下山。”李桂金曰：“不差！你可放下兵器前来，奴家定当说明。”万人敌曰：“我空手进去，岂不被你手箭所中？你可出

来见我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奴家孤身出来，岂不中你圈套？”万人敌自忖：“我众彼寡，他怎敢出来？但他手箭实在利害，我岂可向前？”低头一想，曰：“你还有一个老头儿相伴，可着他来见我说明。”李桂金曰：“这个有理。”回首对章士成曰：“阿伯可出去见他。”章士成先见万人敌凶恶，又见有许多人马，心里实是害怕。因又转念恨曰：“我外甥用手箭射死，亲姐我用门棍打死，别人到不肯干休，便与他理论，虽死何妨！”即来到马前，跪下叩头。万人敌问曰：“你何人？此女何故用此美人计杀吾兄弟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老汉乃章士成，江南苏州府人氏，此女系救驾武状元李梦雄胞妹。

名唤李桂金。”万人敌喝曰：“胡说，此女即李梦雄胞妹，岂有兄妹为婚，乱了常伦之道！”章士成曰：“有此委曲。这杀死的乃老汉的外甥李胜康。”

即具言李胜康的来历，及从前开麻汗药客店。万人敌曰：“若是冒名，怎有登州游击的文照？”章士成再声明李梦雄兄妹宿店，中计赶马，李桂金被药麻倒，文凭故落他手。万人敌曰：“原来有此委曲！”章士成又把李胜康强请上山补刺言明，“难得外甥被手箭射死，胞姐用门棍槌死，怎么大王反不干休？”万人敌大喜曰：“俺因慕李梦雄英名，故误认李胜康，今既知是小姐，烦你拜上小姐，就说俺欲进去拜见，并无疑心。”

章士成大喜，入见李桂金，具言万人敌仰慕，欲来相会，决非不义之徒。

李桂金即令请进。章士成回复万人敌，喝令唆罗退下，去了刀箭，空手走进聚义厅。望着李桂金曰：“俺肉眼无珠，误认匪人，今幸小姐降临，实为有幸。”即叩将下去。李桂金也跪下答礼曰：“非奴家逞勇，因守名节，即不得已，杀了李胜康。蒙头领赦宥，足感大德。”

二人拜毕，分宾主而坐。万人敌令唆罗把李胜康拖往后山，备棺木收埋。

又对章士成曰：“难得老伯仗义，请坐。”章士成坐在下面相陪。万人敌曰：“难得小姐胆勇，深入虎穴，得除奸暴，真是可敬。但不知小姐今欲何往？”

李桂金曰：“奴家欲回风阳府家去，探问家兄消息。若家兄未回，随即带银两出来再寻。”万人敌曰：“既是欲寻访令兄消息，若欠缺些路费，俺当相助。但碍山东路歹人极多，小姐终是女流，章士成又是年老的，路上实在难走。倘一差池，连性命也都难保。俺有句话奉劝小姐。俺因慕令兄英名，每思一见，故错交着李胜康。今幸小姐亲临，怎敢不恭敬？俺这黑风山原有前后两座山寨。小姐不如请暂住后山，俟俺多差唆罗，四处寻访令兄踪迹，请到相会。小姐那时同令兄回家不迟，也得万全。未知小姐尊意若何？”

章士成见万人敌，虽暂时为寇，到是个义直性子。密对李佳金曰：“万人

敌非不义之徒，所言具是正理，可以住此为妙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多承头领美意，但须依我三事，方敢领命住此。”万人敌曰：“俺并无私心，什么三事，只管说来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奴家年轻，喽罗必然欺侮。非借威仪，不能压伏众心，凡后山喽罗，须凭我斩杀自由。”万人敌大喜曰：“若不如此，众必然藐视。此事从命，请问第二事？”李桂金曰：“男女有别，我是听召不听宣的。譬如头领有什不测，奴家当去帮助。不得商议军机，惹人闲论。”

万人敌曰：“这个有理，当得从命。那第三事如何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奴家系女流，不便打劫山寨粮饷，必须头领给发。”万人敌大喜曰：“这个更有理，从命就是。”令后山头目，跟随小姐前去。又送过箭令，与李桂金曰：“后山头领喽罗，任听斩杀。”李桂金称谢。方欲起身，万人敌曰：“小姐且住，还有四名女婢，留此无用，小姐可带去使用。”李桂金领着小婢，分别上马。

章士成不会骑马，步行相随，同到后山。

至次日，李桂金写一下示谕，粘在聚义厅外，晓谕喽罗：年四旬上着。

方许上厅报事，须女婢通报。并所约三事，一并张挂，如敢有违，便即处斩。

大小喽罗，俱皆听令肃守。章士成来辞李桂金曰：“姐今已得所、老汉要下山去寻小女。”李桂金惊骇曰：“奴家全凭阿伯相伴。阿伯若要下山，奴家怎好在此？阿伯可以暂候家兄到日，一同寻令媛。也见始终美意。”章士成只得应允，同住不题。

且说万人敌就在前山扎住，入到内堂，见章大娘胸膛并裂，腑肺俱流。

大惊问故，方知是被章士成自行撞死，称羨章士成大义灭亲，古今罕有。便令喽罗备办棺木，收拾抬去后山，埋葬不表。

且说京城奸盗刘瑾，思量要掌团营，以压兵权，好得篡夺。只是英国公张茂，势力浩大，难以遽夺。忽一日间，渭正德曰：“奴婢窃见张茂有何大功？因甚官居武将之前？”正德天子只道刘瑾不知，乃曰：“卿不知么？张茂乃张德之子，当时张德住在北边外域。后因正统君北狩，失陷北番鞑靼国。

亏得太师杨荣起兵往救，又遇忠臣余敏忠勇，深入鞑靼国中，救出正统君。

那番邦随后赶至，君臣正在仓皇危急，张德奋勇独退番兵二十万。血战四年，屡屡战胜。追得鞑靼君臣弃国逃入沙陀国。张德又追杀至沙陀国。二国兵败将亡，力穷势窘，君臣肉袒乞降进贡。立下战功二百余次，正统君回朝，念张德有大功劳，加爵进封英国公，又封子孙世袭，且赐一杆金鞭，令他专打错君奸臣。后张德死，闻得张茂年甫二旬即立下战功，顶袭父爵。为人严毅刚正

，真不在为国家柱石，朝廷梁栋。”

但未知刘瑾如何答应，可能夺得重权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四回演武厅奸监受辱金銮殿忠臣施威

却说刘瑾闻正德天子，褒嘉张茂“真国家柱石，朝廷栋梁”之言，遂乘机对正德曰：“既张茂有如此奇功，陛下就是薄待他了。”正德曰：“太祖定例，外姓不得分王。就分他公爵，也算极品，怎说薄待？”刘瑾曰：“不是官小，实以天下军务无穷，而一人之精力有限。现今张茂年近五旬，就今掌军国重情，岂非陛下不恤老臣疲惫？依奴婢愚见，还须赐他归第养闲，以乐升平之福，方是体恤功勋。”正德曰：“卿言虽是，但团营重事，非与国家同休戚大臣，不宜执掌。定国公徐延昭未立功劳，不应顶袭。若张茂一解权，无人可掌团营。姑候徐家顶起，令张茂解权不迟。”刘瑾曰：“奴婢受圣恩浩荡，并无寸功。愿待掌团营，不矢劳苦，以报陛下。”正德笑曰：“卿虽是寡人心腹，但不识弓马，赏罚不明，何以眼众？”刘瑾曰：“奴婢早年也曾学习武艺弓马，讲究韬略阵图，断不有误。”正德曰：“卿纵知弓马，然以太监突受重任，武将终是不服。且除公侯伯子男外，其头二三等指挥，并大将军，俱团营管下，况以内监持帅，甚是不合于例。”刘瑾曰：“内监有何不合例？”正德曰：“几曾见内监持帅？”刘瑾曰：“我朝永乐惠宗皇帝太监郑和，尚且持帅西洋取王，怎说不曾见？”正德曰：“到是朕忘记了。

待朕谕张茂解职，使卿代理帅印。”刘瑾大悦谢恩。

次早正德受朝，君臣奏事毕。正德曰：“英国公何在？”张茂忙出班，俯伏奏曰：“老臣在此候旨。”正德曰：“传旨皇叔平身。”张茂谢恩起来。

正德曰：“朕观皇叔今年老矣，未知皇叔执掌帅印，约有几年？”张茂奏曰：“老臣自十九岁顶爵，执掌西厂团营，后定国公徐永德亡，并掌东厂团营。

臣今年五十有八岁，计掌帅印有三十九年正。”正德曰：“难得皇叔忠义为国，不辞劳苦。朕甚惜焉。”张茂奏曰：“臣非不图安逸，奈受三世厚恩，不敢辞劳耳。”正德曰：“朕今既知年老，怎忍重以军国，再劳皇叔？可就此交纳帅印。”张茂奏曰：“此乃陛下恩恤老臣年迈，但团营重任，未知欲附何人执掌？”正德曰：“六宫太监，忠臣爱国，堪当此任。”张茂曰：“刘瑾虽具忠臣之心，奈不谙武事耳。”正德曰：“刘瑾精于弓马韬略，决不误事。”张茂闻言，暗恨：刘瑾劣奴，欲要武将银两，连本藩的帅印也想争夺。

可笑昏君不思本藩的功劳。但劣奴猖横，肆无忌惮。待本藩来日骗他到校场，羞辱他一番，方显我的手段，亦可隆重世袭勋爵，非比别的官职，且使昏君也亦知猛省。遂奏曰：“刘瑾若骤掌权，恐难支持。可先令暂掌西厂团营。

候其娴熟，臣方将东厂一并交付。未知圣心若何？”正德龙心大悦曰：“皇叔老臣。见识极当，可先取西厂团营印信前来。”张茂奏曰：“刘瑾内监，突掌重权，恐众将不服。容臣来早，大集将士并印缓到西校场。陛下可遣刘瑾到校场交印。众将官亲眼见臣拜印，方知慎重。刘瑾即不威自畏矣。”正德喜曰：“皇叔事事忠心为国，处置得宜，来日准着刘瑾到西校场交印。”

说罢退朝回官。原来合朝文官武将，谅张茂必不肯交印。不意反愿到校场失脸，将来我等，必受刘瑾勒索，各自叹息而散不题。

且说英国公张茂回府，坐在后殿，又恼又恨。吾虽年老，未常误事，昏君无故摘印，来日须把刘瑾凌辱方不敢藐视本藩，亦使昏君悔过。叫声：“军政司何在？”军政司耿兴国上前打拱曰：“千岁有何使令？”张茂俱言朝廷圣谕之事。“来日吾往校场，可如此如此处置刘瑾，再与于悬牌。晓谕官军来早四更，齐赴西校场。”军政司大喜，随即悬牌，晓谕御营。官军各去准备不表。

又说正德回宫，刘瑾因碍自己要掌团营，恐众臣进谏，故早间不敢上朝。

一见武宗天子退朝，忙问：“张茂之事如何？”武宗曰：“果然张茂甚欲解权。但他恐卿不识军务欲先将西厂团营，付卿学习精熟，后将东厂团营，一并交割。”刘瑾自思，既掌西厂，便不怕张茂了。便奏曰：“有理。未知西厂印缴还否？”正德既将张茂欲到校场，使众将知悉。来日卿可赴西校场交印。刘瑾暗喜，江山可望不表。

却说那是夜三更发了头炮，英国公发出钥匙开城，官军跑到校场侍候。

四更发二炮，众官将齐集校场。五更发三炮，张茂起床饱食毕，全装披挂，将御赐金鞭印敕，安顿香亭上马。三声大炮，元帅府官兵执事，前呼后拥起身。一路好不威风，来到校场，进了东辕门，官兵一齐跪下。东西厂团营将军率领禁军，叩接千岁宪驾。英国公在马上喝声：“免众将并四十万禁军。”

一声领令，声震山岳。英国公按辔，到了武厅下马，升坐中央，军政司即将印敕，放在两旁架上，金鞭放在案头。众将参见毕，分立两旁。又列着白旄，黄钺，众将俱是明盔亮甲，旗帜飘扬，枪刀耀目，旗分五色，各立队伍。真乃阉外①之权！英国公端坐当中，专候凌辱刘瑾。你道是日，武宗临朝，只有文官及公侯伯子男跟驾，其余武将，尽下校场。当驾官奏曰：“英国公张茂于五更时候已下校场。合应奏明。”武宗宣刘瑾速往校场交印，免使张茂等候。

刘瑾即出午门上马，数名随从来到校场勒马，进了东辕门，心中不悦。

想：“张茂好做作，不来迎接。”纵马竟向中道而进。两旁将士见了，骇然，自思法场重地，无容通报，擅自驰马。那英国公早已看见，大喝武士：“快把那驰马的匹夫拿下。”随员忙禀曰：“那个乃是六官司礼监刘公公，不便擒捉。”英国公喝曰：“一个阉狗，怎能驰擅进中军！速速拿下。”武

士怎敢得罪权监？只是不拿，又恐英国公变脸，只得大喝曰：“张千岁怪公公驰马，擅进中道。”刘瑾方才省悟：“果然是我差错。”慌忙下马，马夫带马下去伺候。刘瑾走上演武厅前，向英国公打一拱曰：“千岁在上，咱家行礼。”

英国公曰：“刘瑾怎能擅闯中军？”回头叫：“军政司在何处闪过？”军政司上前曰：“未将在此，有何差遣？”张茂曰：“刘瑾驰马擅进中军，该当何罪？”军政司曰：“论罪该斩。”张茂便喝武士。快把劣奴押出辕门、斩乞报来。”刘瑾头上失了三魂，足下走了七魂。双膝跪下，叩头曰：“奴婢因奉旨前来，心急马骤，收纵不住。望千岁饶命。”张茂喝曰：“放屁！便是圣驾亲临，亦须通报，伺候迎接。亦不得擅进中军。你乃一个奴婢，见着本藩抗礼不跪，长揖称‘咱’，阉狗好得无礼！”刘瑾哀求曰：“奴婢实在该死，乞念万岁金面饶恕狗命。”张茂回顾军政司曰：“姑念奉旨减等，该当何罪？”军政司曰：“减等理当将马夫代斩，马足砍去。”张茂喝令：“速将马夫取斩，砍断马足。”武士领令，捉住马夫。那马夫连叫无罪。武士不由分说，立即押出。又将那匹马拉下演武厅，四名武士各执大刀，下手砍断马足，跌倒在地上，鲜血冒出，死于须臾，立行抬出。又呈上马夫的血淋淋首级。刘瑾早惊得心胆皆碎。

张茂问曰：“刘瑾尔到此何故？”刘瑾曰：“奴婢奉旨来取西厂团营印信。”张茂曰：“你来取印不行通报，本藩故此气恼，可起来取印。”说罢

①阉（kǔn

，音捆）外——指统兵在外。

即起身，在印架上取过印来。刘瑾站起，双手来接。张茂环睁双目，喝声：“呸。”这刘瑾已破了胆，又被这一喝，仍然跪下曰：“千岁着奴婢接印，又何发恼？”张茂曰“你既要掌管帅印，可会弓马么？”刘瑾曰：“奴婢会。”

张茂曰：“既是会些，本藩先考尔的马射三箭，再作商议。”刘瑾心知既中了他的计，不如乘势骗局逃脱。即禀曰：“请借弓箭马匹一用。”张茂即令取弓箭坐马与他。刘瑾悬弓挂箭，下了演武厅，上马来到了马道头，加上数鞭。

那马奔出辕门而去。军政司喝曰：“刘公公骗马逃走。”张茂大怒曰：“这阉奴逃往那里去？”带了金鞭飞身跳下厅来，上马赶出辕门，众将因未下命散操，仍然立着，各各欢喜。

那张茂一路呐喊曰：“劣奴休走，本藩来也。”刘瑾回看，惊得精神飘散。赶至午门下马，亦不待启奏，直奔至大殿。是时武宗尚未退朝。刘瑾跪下奏曰：“陛下为奴婢伸冤。”帝惊问曰：“卿有何冤？”刘瑾奏曰：“张茂欺辱

陛下，不肯交印，反欲加害奴婢性命。”武宗大惊曰：“何故如此？”

刘瑾具言张茂请出御鞭前后事情奏明。武宗心知张茂，必是怪恨无故摘印，乃曰：“张茂乃是国家柱石，卿不自量，要夺帅印，朕一时不明听从，他故寻思相难。此皆尔我差错之处。”刘瑾曰：“张茂如此欺君，理当严办。”

正在启奏，张茂已赶到午门官外下马，令午门官速奏：“本藩候旨。”午门官上殿启奏曰：“英国公张茂手执御鞭，怒气冲冲，在午门外候旨。”武宗忙对刘瑾曰：“张茂执鞭上朝，意思便不好了。卿当回避一边。”刘瑾即立在武宗背后，武宗传旨宣进。张茂提鞭，来至阶前，双手将御鞭高擎曰：“臣本该朝拜，奈先帝御鞭在此，罪该万死。”正德见御鞭，如先帝降临，即立在案前。见张茂面横杀气，眼露凶光，金盔金甲犹如天神一般。武宗问曰：“皇叔何故擎动先帝御鞭？”张茂奏曰：“臣被刘瑾所辱。”武宗心思：“这等模样，倒说被人凌辱。”乃曰：“刘瑾那敢辱卿？”张茂奏曰：“老臣奉旨即带印到校场伺候交纳，不料刘瑾不待通报迎接，驰马擅闯中军。臣念陛下，不行计较，却又诈欲射箭，骗马逃走。当三军面前，辱臣已甚，望陛下将刘瑾处斩，为臣伸冤。”刘瑾气得一肚忍不住，向前曰：“陛下休听冒奏。

他斩臣马夫，却又百般羞辱。诈考试弓马欲害臣性命。奴婢若不逃走，性命难保，今又逞凶，手执御鞭，追赶上殿。乞陛下明正国法。”张茂大怒，骂曰：“劣奴思掌兵权，便是不法；又敢骗马逃走，欺侮大臣，合应御鞭打死。”

说罢举起金鞭，向刘瑾头上打去。

未知刘瑾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五回功折罪梦雄呈信将假监李通偷图

话说英国公举起金鞭打刘瑾，刘瑾慌忙面一躲，那鞭尾正拂着鼻子，鲜血冒出。大叫曰：“张茂当殿逞凶，打奴婢明是打陛下，乞将张茂处斩，以儆乱臣。”张茂怒发冲冠，大骂曰：“劣奴焉敢以圣驾压我，我且将你打死，以正国法。”说罢赶上前来再打。刘瑾见不是势头，忙走在武宗背后躲闪。

武宗自思，刘瑾奉旨交印破辱，朕已失脸，若再受打朕体面扫地矣，忙起身拦住曰：“皇叔且容他改过自新罢。”众文武亦劝曰：“千岁须念及万岁金面。”张茂怒气稍息，奏曰：“此等逆奴，不打死何为，陛下何必宽恩！”

武宗曰：“念及他平日事朕辛勤，容他改过。”张茂鞭指着刘瑾大骂曰：“劣奴！尔平日挟制满朝公卿习惯了。今番撞着本藩，若不改过，下次再犯，必定活活打死。”武宗满面羞惭，传旨退朝。

百官退出朝外，大笑曰：“刘瑾该倒运，惹着对头。自他弄权，未尝少挫威风。今番当殿失脸，也是他时势将败了。”说罢各自散出。时英国公先众官

上马，回到府中，发令往西校场散操。并将印敕送回府来，众将闻知此信，大喜曰：“奸监心想执掌兵权，勒索武将贿赂。谁知武将非似文官易欺。

必须如此，方知武将的势力。”

闲话丢开，且说刘瑾，在后宫对武宗曰：“奴婢先于校场被张茂所辱，今番当殿逞凶，陛下竟不究办，反加安慰。国法岂不扫地？”武宗曰：“他的功劳浩大，尔不自量，要夺他的团营，朕又误听。他现带先帝御鞭，倘一变脸，连寡人亦失体面。今后相遇，须当回避。若再触犯，寡人亦难以求情。”

刘瑾闻言失色曰：“早知陛下如此懦弱，奴婢亦不致受侮辱。”闷闷退出。

过了几日，那李梦雄同刘宇瑞已到京城国公府前，对守门官曰：“有烦禀报，说是李梦雄求见。”守门官即进殿见英国公曰：“外面有二人，说是李梦雄求见。”英国公好奇怪，外面人人传说李梦雄在山东落草为寇，因甚又敢见我？令他进来。”守门官即出，见李梦雄曰：“千岁令进见。”李梦雄对刘宇瑞曰：“贤弟少待。”独自到后殿拜见曰：“未将李梦雄拜见。”

英国公曰：“起来，尔为何在山东做得打劫勾当，今又到此何干？”李梦雄着惊曰：“小将失盗，害得我兄妹折散。”即将宿店，失了包裹、文凭、马匹，后遇刘宇瑞一一事情言明。英国公半信半疑曰：“既有刘文俊之子刘宇瑞同来，令左右请刘宇瑞进入。”刘宇瑞进入拜见，英国公答了礼曰：“贤侄请坐。”又对李梦雄曰：“将军一同坐下。”二人坐在两旁。李梦雄欲言又止，英国公曰：“尽是心腹，有事只管说来，决不漏泄。但是尔既失了部照，其罪非小，本藩亦无法可护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小将却立一奇功，未知可以赎罪否？”就身上取出密书呈上。英国公将书展开，看毕大惊，喝令左右退出。问李梦雄曰：“此书却是何处得来？”李梦雄备言杀死头目事情。英国公方才省悟曰：“怪不得前日劣奴，谋夺团营。”即将金銮殿辱打刘瑾说明，又道：“本藩只道是要勒索武将金银，原来存心谋反。”李梦雄刘宇瑞齐声曰：“且喜千岁阻住。若使他得执掌帅印，圣朝江山危矣。”

英国公曰：“二位此书意欲如何哩？”李梦雄曰：“今得此书，刘瑾反叛已露。求千岁将书奏上圣驾，以除国家大患。上可代家岳伸冤，下可赔小将罪案。”英国公曰：“不可不可！从来反叛重情，岂可只想一纸字迹，可以准信？若即奏闻，彼必说尔失脱文凭惧罪，反假造此谋逆之书，希图脱离罗网。非但奸监不能除灭，尔更有罪难辞。况刘宇瑞又是犯官之子，面君一并罪上加罪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千岁说得是。但此书若不奏闻主上，岂不纵奸为患？”英国公曰：“却有一计可行。三界山乃是小婿管下地方。老夫一文书，令小婿文贵密速整人马，诈奏出巡边镇。纵使刘瑾知道，也料是出巡，那计及剿匪？便不

知会，三界山，亦不提防。再细备修得刘瑾回信，令一胆力舌辩之人，打扮作小监模样，往三界山，诈称帅印未到手，教三界山头领，按住人马，不可开动。顺便偷画出入路径，交付与小婿，自然容易可破。

候擒住柳望怀等，解京那时，将此书献出，当殿质证，方除得好恶。”李梦雄二人大喜曰：“千岁此计甚妙，当速施行之。”英国公曰：“还有一件，假书固容易，假监是实难。尔道其人，必须白皙无须，利口悬河，又要扮二小监跟随的方为合式。柳望怀等，见有随从，方信是刘瑾心腹，加礼款待，方好偷画地图。”李梦雄、刘宇瑞曰：“我二人净白无须，可以去得。”英国公笑曰：“尔二位去不得。李将军乃武将，非舌辩之士。刘公子是胆怯书生，若要去，只好扮作随从小监。至太监须别选一个能人方妥。”

三人正在商议，忽见门官报曰：“山东大同关文姑爷，着中军官李通前来候见。”英国公喜对李梦雄二人曰：“李通前来，吾计成矣。”令守门官领令退去。李梦雄问曰：“李通何人，千岁如此欢喜？”英国公曰：“李通胆量口才，二者俱有，可谓智勇双全。待相逢便知其能。”正言间，李通已进。刘宇瑞、李梦雄立起身来一看，李通生得身高八尺有余，白面无须，膀阔腰细，年甫二旬余。李通上前拜见，英国公曰：“将军一路到此，只行常礼。”因指李梦雄、刘宇瑞，对李通曰：“将军可认得此二人否？”李梦雄二人，忙向前作揖。李通答礼毕，问：“二位是谁，小将实不认得。”英国公曰：“此位乃吏部天官刘文俊之子刘宇瑞，此位系救驾武状元李梦雄。”

李通闻言，重复见礼曰：“久仰、久仰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小弟闻得仁兄文武全才，幸得拜见，三生有幸。”李通曰：“弟碌碌无闻，怎及吾兄同州救驾，名闻天下！”李梦雄曰：“此乃圣天子洪福，非弟之能。”英国公曰：“二位俱少年豪杰，实国家有福。待本藩备一小酌，与三位一叙。”三人一齐拜谢。

须臾间筵席已上，四人入席同饮。李通曰：“镇主因前日刘瑾假金牌谋害，特令小将前来禀命定夺。”即取出书呈上，英国公问曰：“甚么金牌？”

李通便把文贵毁书得罪刘瑾，假造金牌宣召，及自己盗取家眷享明。“特请千岁，可将金牌解京否？”英国公闻说，忙将书折开看过，大惊曰：“不意劣奴如此作恶，非将军能干，小婿已作泉下之鬼。但目今朝廷溺爱，金牌解京，天子亦不准信。且留在大同关，俟有用日解京。本藩有一事与你相商。”

李通曰：“千岁有何钧命？”张茂先将：“李梦雄获着三界山私信，要奏天子。将军以为若何？”李通曰：“小将有何能识，焉敢乱言。”英国公曰：“本藩已有计策，试问将军意见同否？”李通沉吟一会曰：“此书虽奏，朝廷必不听从，反使刘瑾提防。”英国公笑曰：“本藩之意，与尔相同。本藩有

一事，要烦将军去做，未知将军肯去否？”李通曰：“千岁有事差遣，未将无不效力。”英国公把假小监偷画地图言明。李通曰：“千岁妙算无遗，又可除国家大患。”英国公曰：“欲假小监，非将军不可当此重任。”李通曰：“但恐镇主悬望。”英国公曰：“小婿吾自寄书知会，并教他调兵俟候。”

语罢即写一书，陈明李通往三界山画图。可速调人马，诈称出巡，瞒过刘瑾，以便征剿。写完，着一名心腹家将，飞赶山东大同关去。众人酒至半酣，李梦雄与李通相投，两下结为生死之交。李通年长为兄。就在英公府内安歇。

次日英国公就令人仿刘瑾笔迹，写起回书。书内称：“帅印未得过手，且按住人马。倘一开动，恐张茂知觉，不便行事，特差族弟刘通前去知会”

等语。又备太监衣服，过了数日，齐物齐全，藏入包裹，三人扮作客商，起身上马。

沿途三人，同行同宿，十分情投。不止一日，将到三界山前，伏路喽罗上前问曰：“三位客官，要往那里去？”李通曰：“快报你头领知道，说咱从京城前来，有话面见。”喽罗曰：“小的即使通报。”直奔到聚义厅曰：“启上大王，山下来了一位太监，两名随从。说是从京城下来，有话面见。”

万飞龙曰：“屡次只差家丁前来，今番却差太监，未知何故？”吴仁中曰：“刘公公必因未知山寨强弱，特差心腹前来探视，我等当尽心礼待，他回去自然在刘公公面前竭力褒奖。”柳望怀曰：“但有一件，为何下书头目陆金，至今不回？必有别故。”令传合寨喽罗迎接。喽罗即擂动聚众鼓，三个头领上马下山。至山下，一齐下马打拱曰：“俺家兄弟，不知公公驾临，有失远迎，望乞恕罪。”李通忙下马答礼曰：“咱家何能，敢劳列位远接？何以克当？”两下谦逊了一番，一齐上马上山。

李通见山势高峻，有如壁立。三座石头关隘，真是一夫守险，万夫莫过。

至山上有一片平地，何止数百丈宽阔，可谓天生地成。来到聚义厅前下马，分宾主而坐。李梦雄、刘宇瑞立在旁边。看官你道李梦雄前日与柳望怀交战，怎么就认不出来？因交战时夜间，故看不清楚。今已隔日久，况又在刘瑾处前来，众人难有些面善，那里敢认是李梦雄？时柳望怀问曰：“请问公公尊姓大名。”李通曰：“咱乃刘公公五眼内从弟，刘通便是。一向在河南信州府中，管掌家业。近因进京，见公公报事，适遇使前往。家兄因帅未得过手，恐列位开动，张茂知道，弄出事来。着咱家来知会，顺便观看山寨创业若何？”

说罢，回顾刘宇瑞曰：“刘议，把书呈上。”刘宇瑞忙把书呈上。柳望怀问曰：“二小价乃中表兄弟，一名李德，一名刘义。”柳望怀三人拆书看过，问曰：“前日下书的头目，因何未回？”李通曰：“头领陆金，因酒后中风

，在京调治。俟痊愈后便回。”吴仁中曰：“这厮果然又贪酒误事。”柳望怀便令合寨喽罗，俱来参见毕。

李通心思：须将合寨士卒沉醉，方好画图。乃对三大王曰：“难得众人参见。咱岂可无犒赏？欲借山寨物件暂用，待回京后即差人赍银前来拆还，断不有亏。这是借花献佛，幸勿晒笑。”三盗首齐声曰：“山寨靠着令兄照顾，凭冯公公要怎样犒赏，只管吩咐说甚折还。”李通曰：“此及咱家的簿意，自然要还的。可令人大宰猪羊，不论头目士卒，及摇旗把门的，每人俱赏羊肉二斤，猪肉一斤，好酒二瓶。”合寨人等好不欢呼，俱称大贵人慷慨，非往常可比。三头领请李通入席，筵中虽无庖龙烹凤，却亦肉山酒海，殷勤供奉。李梦雄、刘宇瑞另有筵席，头目相陪。

酒过数巡，柳望怀等，要显山寨的威风，邀请李通上马，遍观山寨，及粮草、仓库、兵器、盔甲、马匹等件。李通暗记了出入路径，假意称羡曰：“大王真是山寨坚固，人马强壮，各物充盈，何愁公公大事不成？咱回见家兄，定将此事说明，亦不枉列位一向的苦心。”三头领大喜曰：“何敢当得公公如此过誉？”李通曰：“果然以此争战，何战不胜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”三头领大悦，重复入席。众喽罗亦各招君邀伴，同饮畅叙，一片呼么喝六猜拳行令、好不兴头。只有李通留心敬酒，反把三头领灌得大醉。

未知画得地图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六回李通有意战人敌桂金无心擒宇瑞

且说李通留心，反灌醉三头领，自己亦假醉辞席。三头领带醉送他主仆三人，往客房安歇。回来亦各去睡下。

是夜至初更后，合寨人等俱各醉倒，内外门皆失闭门。李通三人在客房等候，至三更时候闻得一片尽是鼾声，并无人语。即轻轻闭了房门，至外门，把门的已醉倒一边，即又开了外门。只见明月当空，夜色如昼，李通、刘宇瑞放着胆子，细心画图。李梦雄蠢直不会画得，只散步从西廊下，悄悄前去。忽闻有妇人叹气声息，心中疑惑：此处因何有妇人叹息之声？即循着声音而行。

原来前日三头领败同州，于路掳掠数十名妇女。初到之时，俱不肯顺从。

即令分禁在西廊各房。又恐喽罗逼与私通，将各房门锁上，止留一小洞，闸板遮住，可通饮食。近日众妇女不胜艰苦，并无有人来寻见他。没奈何，俱暂忍从，待看尾稍。只有章绣锦，却守节义誓死不从。那响马只道余下的必是低货，谁知却是美色。当夜因在门缝窥视，见月色明亮伤感曰：“天呵，我章绣锦、自苏州被掠，到此不难一死。只因丈夫李梦雄，并爹爹不知我的信息，是以延此残喘。惟有这轮明月照见，两下悲伤。怎得通个消息，与爹爹

丈夫知道，奴家亦死而无怨。”这李梦雄在门外住步，先闻得苏州人口音，听到说后，方知章绣锦失陷在此。心思：不意小户村女，亦知节义，却也可敬。即伸手轻轻把门眼一弹，曰：“卑人李梦雄在此。”章绣锦闻声，惊得一跳。问曰：“尔是何人？深夜到此何为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娘子且低声，卑人便是风阳府李梦雄，尔若不信，可向门缝中认明。”章绣锦走到门缝中一张，月下认得果是李梦雄，即垂泪位曰：“奴家与君，莫非梦中相会否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娘子不必哀愁，真是卑人在此，不知娘子如何失陷此间？”章绣锦备言：“众女被擒，顺从，奴家偷生不死者，恐无人知道。今得遇见郎君，愿自尽以全名节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娘子！令尊立誓，走遍天涯，必要寻尔。尔若轻生，岂不误了令尊老景无依？”章绣锦曰：“家父寻失奴家，悲伤过甚，谅已不在人世，郎君从那里会他，此言毋乃是安慰奴心，决非实事。”

李梦雄曰：“卑人却有一舍亲，在山东路上，遇着令尊，方知家产变卖，立意欲寻着娘子。况卑人既知娘子陷此，亦当来救。但此时未便下手，娘子且自忍耐几日。”章绣锦曰：“奴家一时心乱，郎君因何到此？莫不亦是被擒住？”李梦雄把前情说明：“今来偷画地图，回京便来征剿。即可救出娘子。”

章绣锦喜曰：“幸喜郎君做官，但恐贼人以势强迫，奴家势必死节，不能延待官兵到此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官兵指日便到，娘子且自保重，卑人就此分别。”

恐被贼人知道，利害不小。”章绣锦曰：“郎君须作速来救。”李梦雄称是。

来至前面，正遇着李通、刘宇瑞，埋怨曰：“我们地图已画，就寻不见贤弟。尔却何处乱闯，才到此地？倘被人看破，三人性命都难保了。”李梦雄称“是”。三人入房仍关好房门。李梦雄方把遇着章绣锦之事说明。李通、刘宇瑞喜曰：“不料的小户女流，亦能保守名节。算来也是李家祖先有幸。

俟破山后救出。”二人赞不绝口。李通曰：“事久多变，我们来日，即当辞别回京。”三人议论定当，收拾回寝。

次早起床，喽罗送上汤水梳洗毕，三头领请来厅上坐下。三头领谢过曰：“昨晚醉后，怠慢公公，勿怪为感。”李通曰：“酒逢知己饮，昨夜宾主皆醉，休得客套。但咱今早，就要拜别头领，起程回京。”三个头领苦留曰：“公公既然来此，且游耍几日回去，何必如此急迫？”李通曰：“信州府中，无人照顾，后会有期。”三头领曰：“贵人多冗，不敢强留。”令备酒饯别。

筵罢，李通辞去，头领捧出一盘金银，送作路费。李通推辞不受，三个头领令赏于随从。李梦雄等落得收下。三个头领又送至路口，方才分别。

李通等行至次日，离山已远，仍换了客商衣服。李梦雄、刘宇瑞盛称李通才能。李通连连过谦。又曰：“细看此山，倘固守，着实难破。”李梦雄称“是。”一日李梦雄对刘通、刘宇瑞曰：“弟因舍妹未知下落，心中烦闷，今到此地，意欲打大宽转，向凤阳府家中探问，免得挂怀在心。只是路径远了两三天，未知二兄肯同前往否？”刘宇瑞曰：“弟理合同往，只有李大哥是客，不便劳动。”李通曰：“刘公子说那里话？梦雄贤弟，与我结拜。伊妹即吾妹，自当同往。”三人即望凤阳府而行。李通暗想：“李梦雄有救驾大功，怎知我的本领？看有甚机会，显个手与他看。”

这一日早，来到黑风山前。李梦雄曰：“前面山势险恶，恐有强人出入。”

李通正中着心怀，笑曰：“我们谅亦无有如此大造化，若果有强人出来，向他取些盘缠用也好。”李梦雄亦笑曰：“果然那强人亦该倒运，得逢着我们。”

二人说说笑笑，惟刘宇瑞闻说有强人出入，早已胆战心寒。暗想：“这两个颠颠倒倒，说遇强人，是大造化。”一边想，一边眼看四处。忽听得一片锣响，林中跳出一百余响马，各执刀枪，摆开大路口，大喝曰：“来者匹夫，留下买路钱来，饶尔过去。”刘宇瑞急得手足无措，几乎跌下马来。“这是天从人愿，果然强人前来，我命休矣。”只得退在后边观望。李梦雄曰：“待我结果这狗男女罢。”李通曰：“贤弟站过一边，待愚兄打发罢。”即勒马上前问曰：“请问这条路，是尔祖上开的，还是朝廷典卖尔的？”头目曰：“这就奇怪了，何尝见有人开路，又何尝见朝廷典卖路之理？”李通曰：“即非你们所开，又无典卖，便是公地。你亦可行，我亦可走，怎要我的买路钱？”

却不可笑？”头目喝曰：“这座黑风山，被我家大王占了。往来客商便要献上买路钱，此是定例。尔何能推辞？作睡里梦里，快快送上买路钱，免丧性命。”李通曰：“这是将公路赚私钱，明是恃强欺弱的勾当，我若杀尔非为英雄。快去唤尔头领前来，若胜得我，便将银两奉送，如胜不得我，叫他把历年打劫的，一并送出，与我对分。”喽罗见说这大话，谅必是有好手段。

便曰：“且待我报大王，前来试试，尔若胜我大王，那怕没有些银两使用？”

李通曰：“要银两自应等待。”即立马等待，头目即令一个喽罗，飞报上山，其余仍截住路口。惟刘宇瑞气得发昏，暗思从来没有看见这等善打算要取的响马规例。明明是断送我性命了。无奈呆呆观望不表。

且说那喽罗奔到厅上跪下曰：“山上来了一个白面懦弱书生，又有两个长大汉子，看来像个好汉，口出大言，要大王与他比试。大王若胜他，他方送出买路钱，不胜他，他要分大王历年打劫的财物。”万人敌闻报，大叫曰：“儿郎快与我备马，带刀下山，擒住那厮碎尸万段，方消我的恨气。”提刀上马，带了喽罗下山。见李通生得良善，便不为意了。喝曰：“匹夫若有银两，该当送上，如是无银两，亦须好言相求，怎敢口出狂言，要与我比武？”

李通曰：“这包裹内尽有金银，总是尔若胜得我，一齐送你，你若胜不得我，你亦须送我路费。”万人敌激得胡须倒竖，虎目圆睁。大叫曰：“俺家单对单胜尔，未足为奇。让你两个夹攻，尔方死得无恨。”李通曰：“放你娘的屁，我们二人中，凭尔选一个，亦要胜尔。”万人敌曰：“不必另选，便是尔来决个生死罢。”举起大刀，照定李通头上砍来，李通掷住两股左手一架、喝声：“去罢。”那剑砍刀口上，火星迸溅，震得万人敌，身子在马上摇了一摇，曰：“看不出尔这匹夫，倒有些气力。”李通曰：“如今方知我的本事！”飞起右手剑砍下。万人敌情知逢着硬敌，留心交战。心中暗喜，单起单难抵敌，若是两个夹攻，岂不利害？今若单对单不能取胜，岂不被英难耻笑？遂抖擞精神，拼出平生本事迎敌。尔道若两人武艺，李通胜过万人敌。

所喜万人敌用的是长家伙，便得便宜。李通双剑，乃是短兵器，又不惯用，两下才战个平手，李梦雄见李通剑法高强，只在一边观看。

战到十余合，见李通双剑飞腾，犹如雪片梅花。恐李梦雄来帮助，慌忙奔到后山寨，说与女婢报入曰：“万大王下山与好汉厮杀，特差人到此告急。”

李桂金令进头目，来到厅上拜见，喘息不定，具言万人敌大战不胜。恐那个同伴的又来相助，望小姐下山相帮擒住，免使有失。李桂金令头目：“且退，待我商议。”头目领令退出。章士成忙向前曰：“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我们受万大王恩，理当下山相帮，有何商议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奴家岂敢忘恩？

只是妇女行劫不便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小姐休说这话哩，从来有绿林取客商的金银，那有客商倒向绿林取盘费？此乃奇事。非万大王招祸，老汉这是无能，亦要下去帮助。聊表报恩之心。”李桂金曰：“相助不难，倘遇着相识，却不好看。”章士成埋怨曰：“小姐又说混话了。下山一次，怎能就遇见相识人的？包管你下去，断断无相识。”

李桂金称是。即提双剑上马。喽罗曰：“从后山下去较近些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就从后山去罢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小姐先去，老汉寻件器械，随即下山。”

寻来寻去，寻了一根笔杆枪，也不会骑马，穿上草履，将袍扎缚起来，把枪扛在肩上，起身下山而来。

时后山的喽罗先奔下山。事不凑巧，恰遇着刘宇瑞，因见万人敌生得凶猛

，恐被他看见遇害，躲闪在后头观望。李通与万人敌刀来剑去，好不身心战栗，神魂飘荡。观前不顾后，早被那报事的头目窥见，密报众喽罗曰：“不如将这厮擒住，那怕两个匹夫，不来求放？”

未知擒住刘字瑞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七回士成会婿知女信李通怜才劝投诚

却说众喽罗议定，要擒住刘字瑞，遂悄悄从刘字瑞背后捉下马来。七脚八手，绑缚起来。刘字瑞只是喊救，奈离李梦雄遥远，李梦雄不曾听见。那喽罗簇拥刘字瑞，一面行一面骂曰：“尔只匹夫，同那两个狗男女要讨甚么规例，钱好不挪去使用使用，我今且叫尔先吃些板刀面，可好么？”说罢把刀板向背上打下。急得刘字瑞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心恨这都是李通二人，要取他的银两，以致如此。分明是断送我的性命。来到山下，恰遇李桂金从山上下来，一见是刘字瑞，惊得面如土色，拨转马头望山上便跑。刘字瑞心中明白：必是与这红面贼首情热，故来相救。一时气的口中出火，也不顾生死了，直赶上山大骂曰：“不知羞耻的贱人，往那里去？吾来也！”随后赶上。李桂金那里敢回头？只敢飞跑，心中暗恨：章士成害我，包管不遇相识。天下除了这冤家对头，偏偏相遇，怎么理会得清楚？才到半山，忽遇章士成下来，见李桂金喘息不定曰：“多承尔的盛情，包管不遇着相识！”

章士成曰：“敢是又遇了相识吗？”李桂金曰：“相识不妨，偏偏遇着那个……”

章士成曰：“是那个？”李桂金曰：“是刘字瑞。尔道好么？”章士成痴呆半晌，曰：“我是知恩报本的，怎知这等倒运，遇着如此不凑巧的事？”李桂金曰：“喽罗误擒前来，尔去令喽罗，送他到前寨坐定。再速到山下劝止勿战，免使两下相伤。”章士成称是。翻身下山，果见刘字瑞前来。忙喝喽罗：“快快解绑！此乃我的至交。速送往前寨，小心服侍。”喽罗忙解绑索。

刘字瑞见章士成这等结束执枪，谅必是牵线到此，与贼首做出勾当，故如此威势。即问曰：“章阿伯尔果是诚实人！”章士成曰：“岂敢无差，我且问尔，山下有两个是谁？”刘字瑞曰：“一个尔不相识，一个就是李梦雄。”

章士成曰：“即是李梦雄，尔且坐在前寨，我去就来。”刘字瑞扯住曰：“且待理会明白去罢。”章士成曰：“公子放手，待我去阻止交战，再来理会未迟，难道走了不成？”刘字瑞放手曰：“不怕尔飞上天去。”即同喽罗往前寨不表。

且说章士成下山，奔向阵前。远见万人敌正在交战，章士成大叫曰：“万头领且住下手！不必交战。”此时万人敌，交战有七十余回合，被李通杀得眼花昏乱；口角流涎，勉强支持。正在着急，那里还听得呼唤？章士成遥见李梦

雄勒马观望，便大叫曰：“李梦雄贤婿，红面的是我的好友，不必争战了。”李梦雄闻言，上前叫声：“兄长，不必交战，这是我们的朋友。”李通即加上几剑，杀退万人敌，拨回马头问曰：“好快！说是贤弟的朋友，不然几乎险杀。究竟是尔朋友否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正是。”万人敌却杀得精神疲倦，忽见李通退下。只道是其败阵，即催马要赶。章士成已上前叫曰：“俱是自家朋友，休交战了。”万人敌问曰：“此是何人？老丈因何认得？”章士成曰：“万头领真是颠倒。见了李胜康，错认作李梦雄，百般恭敬。今见了李梦雄，却反要拼个生死。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万人敌愕然曰：“与我交战的莫不就是李梦雄么？”章士成曰：“交战的却是他的朋友。这旁观战的却正是李梦雄。”万人敌仔细把李梦雄一看，曰：“闻名不曾见面，见面胜似闻名。”忙奔走下马，拜伏在地曰：“好汉即是李梦雄，何不早说，教我早些欢喜？端的想杀俺家。”李梦雄忙跪下曰：“小弟一介庸夫，多蒙头领见爱如此，敢不铭刻肺腑？”两人对拜毕。万人敌回身又与李通作揖曰：“肉眼无珠，冒犯虎威，万望恕罪。”李通笑曰：“不过些气力，又无折本，于事何妨？方到是小弟贪财，要取头领的银两，是弟之罪，”众人俱各大笑，章士成对李梦雄曰：“这头领名唤万人敌，为人极是仗义，最慕贤婿的英名。”

万人敌曰：“请二位豪杰上山，再得请教。”李梦雄、李通曰：“正要上山拜识。”二人回顾，不见刘宇瑞，吃一惊曰：“刘宇瑞走那里了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刘公子他先上山多时。”

李梦雄、李通一齐上马，来至聚义厅外，下马进厅，刘宇瑞勉强起身迎接。李梦雄笑对刘宇瑞曰：“贤弟乃白面儒生，却好胆量。不说一声，竟私自上山。”刘宇瑞怒气冲冲曰：“小弟怎敢上山？却是你令妹将宇瑞擒来的。”

李梦雄不知来由，问曰：“你说那里话？舍妹在何处？”刘宇瑞曰：“令妹做出这宗好事，恐怕玷辱令祖家声乎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这又是甚话？贤弟须说个明白，这是不得干休的。”刘宇瑞曰：“有甚明白！都是章士成勾引来的。令妹适闻这红面头领交战。令妹便领兵从后山欲往助阵，把我擒来，岂是说谎的？”李梦雄知必实事，登时变色，扯住章士成曰：“岳父何故勾引舍妹到此？被刘宇瑞说出这话！”章士成气的目瞪口呆，停了一会答曰：“一言难尽，令妹现在后寨，可通往问，便知端的。”万人敌曰：“小弟事涉嫌疑，亦难分辩，请列位同见小姐，自可无疑。”李通曰：“我终是外人，不便进去。刘贤弟你们进去罢。”万人敌曰：“弟陪好汉等候饮酒。”李梦雄即邀刘宇瑞前往。刘宇瑞曰：“此事关兄家声，兄须细细诸问，休被瞒过。”

与弟无干，不必同往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此乃名节攸关，吾当细询，断不袒护。”

即同章士成步行而去。这里万人敌动问李通姓名，李通自道其姓名，又待刘宇瑞说出姓名不表。

且说李梦雄来到后寨，李桂金起身迎接。李梦雄怒骂曰：“尔自幼知书识礼，因何投寨绿林，不顾名节，致使刘宇瑞说出秽名，累我无颜？”李桂金悲泣曰：“妹子为这名节受尽威胁，几至捐生。”即将从被章大娘麻倒，直至射死李胜康，万人敌仗义苦留，妹子恐路上有失，暂留于此，亦曾约下三事，妹子何尝不重名节？李梦雄怒气稍息曰：“尔即如此，也算无差。只是尔偏亲自下山助战，却被刘宇瑞撞见，实难理会。”李桂金指着章士成道：“这都是阿伯好抬举！”章士成曰：“怎么连小姐亦来怨我？我因知恩报本，怎知不凑巧，遇着刘宇瑞，岂是我不该？”

李梦雄起来散步，见粉墙壁上，旧日贴有所约三事，及四旬余方许上厅的示谕，喜曰：“幸有此示，待我请刘宇瑞来着，便不妨事。”说完后步出山寨，对刘宇瑞曰：“我已盘结明白，贤弟同我一行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兄即问明便罢，弟可不往。”李梦雄着急曰：“贤弟即不同往，何以表白？岂不气杀人？”李通亦曰：“贤弟须往一观，庶黑白有分，若有不明，愚兄亦有处治。”刘宇瑞曰：“如此便同往罢。”

章士成曰：“贤婿却那里去了？”不一刻，李梦雄引了刘宇瑞至后寨，李桂金已进去了。李梦雄方把前情说明，贤弟疑是假话，这一张示谕，须不是现贴的。刘宇瑞看示谕，方才省悟。回嗔作喜，向李梦雄谢罪曰：“此乃小弟多疑乱言，望兄恕宥。”李梦雄大喜，曰：“此乃涉嫌之事，无怪贤弟疑心。”二人齐到前寨。章士成亦随从而来。李梦雄、刘宇瑞同向万人敌作谢曰：“不意头领如此仗义施恩！方才错怪，万望恕罪。”万人敌答礼曰：“此乃小姐节烈，人所钦仰。方才弟不分辩者，以瓜田李下^①故也。”李梦雄、^①瓜田李下——古诗《君子行》：“瓜田不纳履，李下不正冠。”瓜田李下，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。

刘宇瑞，再谢章士成。

此时酒席呈上，宾至入席，章士成年长，坐在首位。其次即李通、李梦雄、刘宇瑞依次同饮。酒筵间，万人敌言及章士成仗义，章士成流泪曰：“我本为寻女，路遇刘公子，恐其路上有失，同行至土地祠，救着令妹，来到此山，杀了胞妹外甥。又恐令妹安身不便，故抛下寻女念情，在此相伴。今幸贤婿兄妹相会，老汉得全始终。只是可怜我女儿不知流落何处？死生存亡未卜，不日即要下山寻访女儿了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小婿因初会，未及言明令媛。

小婿已有会见。”章士成收泪曰：“贤婿此言，莫非安慰心，小女如何得会贤婿？”李梦雄对万人敌曰：“头领暂退左右，我得说明。”万人敌即令左

右退出。李梦雄便把三界山遇章绣锦之事，并所言说明。章士成方才放心。

万人敌曰：“将军因何到三界山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论这事不宜轻泄，谅好汉必无漏泄之理。”备言杀死陆金，搜出书信，英国公差到三界山画图说出。

万人敌曰：“劫驾正是柳望怀所为。三界山原是吴仁中、万飞龙二人驻扎，与弟甚是亲热。柳望怀随后上山，因他年长，故坐了第一把交椅。前日劫驾、有书请我相助。因思叛逆重大，弟推事不往。但三界山十分坚固，且有刘瑾应付金银，兵粮俱足。有些难破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即有大军，不怕不破。”

章上成曰：“但恐柳望怀等相逼，小女难保残生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我们回京，即要起兵征剿，救出令媛。”章上成方得放心。李通对万人敌曰：“头领流落绿林，终非了局，倘若兴兵，我等求文提督前来招安，亦可为王家建功立业，以图耀祖荣宗，封妻荫子，何等美妙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小弟亦有此心，未知头领意下若何？”万人敌曰：“弟久欲归顺，奈无人荐引。二位若肯保举，足感恩情，有何不可？”各人说得投机，饮至月上花稍，方才安寝。

次日又是畅饮，一连三日。李通对李梦雄曰：“令妹既会，当作速回京。”

李梦雄曰：“待小弟与舍妹相议。”即入内来见李桂金曰：“我即日要回京去，贤妹且住在此，待文提督进征三界山，即来招安万人敌，那时一同回京，面君受封，可好么？”李桂金曰：“一向屈身住此，度日如年。今遇哥哥，便同回京，怎肯仍留此间，男女混杂？”李梦雄曰：“若只尔我，自必同回。”

奈有李通、刘宇瑞一路同行，安歇不便。我又即日要跟随文提督出征。军情大事，更是无心顾尔。莫若且住此等候，又有章阿伯相伴何妨？”章士成闻说，着惊对李梦雄曰：“贤婿这事，决难从命。老汉只是此女，犹如孤星伴月。我就要往三界山，保救小女要紧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小婿自当救出，何必岳父去救？”章士成曰：“但恐贤婿征战时候，思量立功，那里有照应小女？”

李梦雄曰：“屡受岳父过爱，这何等事？怎说无心？且岳父软弱，去也无益。

不如在此相伴为妙。”章士成曰：“这等说，老汉便放心了。”李梦雄方出见万人敌曰：“我们来日便要回京，舍妹同岳父再累头领几时。俟招安后，一同进京，容当厚报。”万人敌曰：“列位身有正事，俺不敢苦留。令妹在此，自当照顾，何必叮咛？说甚么厚报！”李梦雄大喜。

至次早，万人敌备酒饮别，畅饮一番。李梦雄进内，辞了妹子出来，随同李通、刘宇瑞上马下山。万人敌、章士成送至山下。喽罗跪送一盘金银。

李梦雄三人推辞曰：“路费本来充足，前在三界山，又得了许多银子，不

劳头领费心。”万人敌方收回银子，同章士成远送至大路口。李通三人曰：“头领、章阿伯请回山，不日就得相会。”章士成嘱李梦雄曰：“小女全望贤婿留心救命。”李梦雄称是，两下分别。

欲此去如何，再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八回文贵剿贼三界山梦雄征兵黑风寨

却说李梦雄等三人，在路赶了几日，来到京中英国公府前下马候令。英国公传进后殿，三人拜毕分坐两旁，先将往三界山，见人马钱粮甲仗充足禀明，进上地图。英国公看过曰：“山寨果然峻险。”李梦雄复把遇章绣锦，来到黑风山，遇了万人敌、李桂金、章士成，前后始末，一一陈明。英国公曰：“李桂金、章氏节烈，有光风化。万人敌、章士成仗义，犹为可嘉。俟剿匪后奏明，请其旋表。至万人敌既有向化之心，就着小婿招安任用。今地图已便，待我修书一封，与尔带去。尔亦可在小婿军前立功。”又对刘宇瑞曰：“贤侄乃书生，今又触犯奸监，要出头实难。实可同到小婿标下，参赞军机，提造些功劳，亦可得微官，显得令尊忠良。”李梦雄、刘宇瑞二人谢曰：“深蒙千岁提携之恩。”英国公写了一封文书，交付李梦雄三人。至次日起身，英国公吩咐曰：“着小婿若破三界山，三个盗首，须留心活捉，好证杀刘瑾。山寨若破，立即差官密表密书与本藩，免使刘瑾知风逃遁，又生后患。”三人领令上马，起身不表。

且说山东大同关提督文贵，前日接得英国公文书，诈称巡视边界，密召人马一万，陆续已到。正欲操演，门官来报：“李通等三人候令。”文贵唤进，李通参拜毕，呈上英国公文书，提督看过，令传李梦雄、刘宇瑞入后堂。

参拜曰：“小将专望大人提拔。”文贵令三人分坐两旁。文贵对李梦雄曰：“将军可用心立功，当奏主加封。刘宇瑞可放心相助。”二人拜谢。文贵即唤李通上前，按图指问明白，随即悬牌，三日后操演。又拜表奏主，诈请巡边。使刘瑾见表，谅不提防。不必知会三界山盗首。是日打发李梦雄、刘宇瑞在后衙安歇。

至第四早，下校场操演。过了十日，操演精熟，提督事务交付得当将官代理。至吉日下午校场，祭了旗纛令李通、李梦雄带兵三千为前队，逢山开路，遇水叠桥，自领大军押后，发了文书马牌，凡经由地方，不许备公馆迎送，只在城下驻扎。凡兵士擅取民间一物，立行处斩。令守备官仇鸾为运粮官，按仇鸾年二十，使一口大刀，能开四百斤硬弓，奈太平时景，英雄无用武之地。当时大军起程，沿途地方迎接，文贵只在营中安宿。非止一日，来至青州府外屯营。传令曰：“本帅闻得三界山贼寇柳望怀等猖獗，今将剿除。令李通为左先锋，李梦雄为右先锋。”大军拔营起程，次日已行进三界山，李通令离山数里安

营。伏营喽罗看见，吃一大惊，报上山去。

原来柳望怀等先有探子来报，文提督巡视边，又见刘瑾并无来报，料文贵若是出征，必定拜表，刘瑾定来知会。因此并不防备。忽闻兵到山下，众皆吃惊，手足慌乱。柳望怀曰：“好奇怪，刘公公因何无信前来报知？好作准备？”吴仁中曰：“军来将挡，我等尚要杀进京城，夺取天下，狗官若来，先杀他片甲不回，乘势动兵上京。”柳望怀曰：“但未作准备，人心惊动耳。”

即令严守三关，一面整備交战。一时间忙忙乱乱不表。

且说文贵将晚屯营，令备来日决战。是夜小心把守，提防劫营。次早文贵升帐，曰：“兵贵神速，唤家将拿盔甲前来。”闪过李梦雄、李通上前曰：“未将身为前锋，理当先见头阵，何劳大人？”文贵曰：“本帅亲战，三军方肯用命，一鼓成功。”披挂停当，提刀上马。大小将官跟随，杀到山下讨战。只见这座山，高大无比，叠嶂连绵，三关立在山顶，有如悬空，好生峻险。那山上三个头领，闻报官军讨战，各带兵器，领喽罗下山，排下阵势。

见官兵金甲灿烂，枪刀映目。又见自己人马，纷纷嚷嚷，不成队伍，先已胆寒。忽观阵内阵门开处，闪出一将，生得身高体壮，面如铁色，三络长须，头带凤翅紫金盔，身穿黄金锁子龙鳞甲，内衬大红花袍，坐下一匹五明马，手执一把金背大斫刀，背后一技红绫绣就金字，大写：“山东全省提督军门文”九个字的大纛旗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。

柳望怀勒马上前问曰：“来者可是文提督么？”文贵曰：“然也。尔这个狗强盗，乃是何人？”柳望怀曰：“俺乃三界山大头领柳望怀便是。但尔今番来的差了。尔乃巡边，无故画蛇添足，若得胜难免欺君，功不补过。倘若失败，岂不二罪俱罚？”文贵喝曰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又云：大将有关外寄。叛逆在我管下，打劫理合征剿，何必奏请？尔等乃乌合之众，焉能敌得虎豹熊黑天旅？快快下马受缚，免致生灵涂炭。”柳望怀大怒叫曰：“文贵尔晴天不肯走，须待雨淋头，不要走，快来受死罪！”勒马绰枪向文贵分心一枪刺来。文贵喝声：“来得好！”把刀向枪上一抬，震得柳望怀两膀苏麻，叫声“好利害家伙！”文贵叮的又是一刀砍下，柳望怀挺枪迎敌。

未及六七合，吴仁中恐大哥有失，纵马提刀相助，大叫曰：“俺二头领吴仁中来也。”李通看见，亦拍马冲出，大喝曰：“且住！着我来也。”舞动手中枪敌住。吴仁中大惊曰：“尔好似前日来的太监面孔。”李通曰：“差不多，多不差。尔不瞎眼，岂不认得我乃山东文大人麾下先锋官李通是也。前日诈扮太监刘通，入尔巢穴，画得地图。尔的虚实，已被我尽知。速将首级割下送来，免我动手。”吴仁中心中大怒，骂曰：“原来尔这狗官，招引官兵前来。便擒尔刷心下酒，方消我恨。”二人大战一场。时万飞龙见二人上阵，心中忍

不住火起，摇斧杀来。李梦雄亦挺枪上前喝曰：“万飞龙休来讨死！”举枪敌住。万飞龙喝声：“且住！尔厮为何好生面善？”李梦雄笑曰：“我乃救驾武状元，现在文提督帐前。前日同州与尔会战，近来跟随刘通上山，探尔巢穴，深知虚实。就是尔罪恶贯盈，天夺尔魄，故被我瞒过。”万飞龙闻说，心内骇然：这厮倒不畏死。即大骂曰：“匹夫！同州破俺买卖，已为可恨。复敢偷探我上山寨，今番相逢，了不得吾手了。”遂大战起来。

掠阵官擂鼓助威，六人分作三处混战。

且说文贵，战柳望怀二十余合。柳望怀渐渐招架不住。掠阵官见主将得利，恐贼首逃脱，忙把白旗一挥。一声炮响亮，三军一拥冲杀过来。真是官军如猛虎，众将似蛟龙。那唆罗未曾遇见大敌，被官兵一喊，不知那里，只是四散奔逃。此时三个头领，已是招架不住，又见阵乱，逃走退下。文贵传下令来，军中高叫：“不论何等人，有能擒得盗首来献者，赏千金，封二品官。”众将各要争功，杀得尸首枕籍。贼兵去枪弃甲，争先逃走。官兵追至山下，那山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。文贵方令鸣金收军。掌得胜鼓回营。此一阵杀者杀，擒者擒，有拾得马匹甲仗者，纷纷献功。文贵记上李通、李梦雄首功在功劳簿上，其余一一登记。又令将尸首尽行掩埋。大犒三军，借酒与众将贺功。众将齐称：“若更大胜，指日可以奏凯班师。”暂且按住。

再说柳望怀等，抵敌不住，逃回山寨。查点出战唆罗，十伤其五带伤者不计其数。柳望怀曰：“我们不怕。但兵卒未逢大敌，不战自乱，怎好交战？”

吴仁中曰：“我们山寨险阻，军粮俱足。只好以守为主。官兵求战不得。待他相持日久，或是疲倦忘备，或是粮草不缚，我等卒然攻之，必获全胜。”

柳望怀曰：“此言正合吾意。”令唆罗固守三关，不许轻动，以老其师。

至次日那左右先锋，直抵关下讨战。柳望怀按兵不出，第三日二将令部下，席地而坐，毁辱备至。或有睡卧地上，又有赤身露体，谩骂底呵。头目多有不平，欲开关出战。三个头领曰：“此乃诱敌之计，尔等只好坚守，官兵自退矣。”这里文贵见贼人两三日不出战，大怒曰：“这贼若不出战，我等何日得以剿除？”次日自己督率大兵出阵。三个头领，亦亲自上关拒守。

文贵令兵士细寻上山，攻关来至半山，木石纷纷打下，官兵走不及的，打得有如肉泥一般。一连打了三日，反伤了许多人马。只令略缓攻打，另有商议。

于是官兵，渐渐退下营来。

文贵正坐在中军帐内，左思右想，未有破贼之策。忽见李通上前献计曰：“贼人已知胜负，决然回守不出。这座山非内外夹攻，不可以破。”文贵曰：“然则计将何出？”李通曰：“前日黑风山，万人敌曾云：三界山吴仁中、

万飞龙与他有旧。大人可修书一封，令人赍去嘱万人敌等领军，假作相助。

然后随机应变，以为内应。不然，恐迁延日久，或是贼首逃脱，反生别患。”

文贵曰：“此计甚妙。但未知何人可往，方保必济？”李通曰：“可令李梦雄一往。”文贵即修下文书，令李梦雄去，李梦雄领令，扮为客商，上马前行。文贵仍令人挑战，不使贼人疑惑。候李梦雄信息。

那李梦雄行不一日，已赶到黑风山前。伏路喽罗迎接曰：“李老爷莫不要见我头领么，待小的通报？”李梦雄曰：“正是！快去通报。”喽罗忙报。万人敌下山迎接，到聚义厅见礼坐下。万人敌曰：“近闻兵征三界山，未知何暇到此。”李梦雄备言前事，呈上文书。万人敌看毕曰：“孤掌难鸣。

小弟独力，恐难内应。须要令妹同去可好？”李梦雄曰：“妙妙。”

万人敌令头目，快请李小姐前来。顷刻闻章士成、李桂金已至，李梦雄、万人敌迎接。章士成坐下，李桂金先拜见兄长，后与万人敌见礼，坐在李梦雄肩下。李梦雄重说前情，又把书信与李桂金看过，曰：“贤妹仍需男装，往三界山建功。”李桂金曰：“同去也是，但是万飞龙认得妹子不稳。”李梦雄曰：“事隔多日，料他亦难记认。只是须要变名方好。”万人敌曰：“是了，可诈称俺新结义的兄弟辛若真罢。”三人称是。万人敌又对李梦雄曰：“还有一件，前者三界山邀我同州劫驾，我推辞不往，今官兵征剿，我忽前往相助。彼此生疑，反为不美。待我写一书信，诈说唇齿之势，愿往相助。

彼必听信，然后前去、方得成功。”李梦雄曰：“如此不差。”

万人敌即修书一封，令一名心腹能干的小校，教了几句言语，令从三界山后路前进。小校即时上马而去。章士成大喜曰：“此计若成，我亦好随往救取小女。”李梦雄曰：“正是！我今先把令媛拘禁处所，为尔说明。尔可留心救取。临时更望万头领，差人相助。”万人敌曰：“在俺身上，必定救出姑娘。”李桂金即辞回后寨，万人敌备席，请李梦雄、章士成畅饮，就在山前住候回音。

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九回万人敌诈书救应文提督暗约进剿

话说万人敌修书，令小校到三界山，言唇齿之势，情愿往助。那小校果从后路，来至三界山的后面，小路上山。早有把守喽罗大喝曰：“有细作来了！快将石头擂木打下。”下书的小校忙叫曰：“老兄休打木石，劳烦一报，我是黑风山寨万大王差来下书的。”把守的笑曰：“原来同道中朋友，失敬了。”便开了关门，放小校进来。人引到聚义厅，叩见三个头领毕，禀曰：“我家王李二头领，深恨文贵，欺藐我们绿林豪杰，起兵进征贵寨。我等势如唇齿

，愿来效劳，共灭文贵。特差小的带书来禀。”即把书献上。

三个头领看罢书中之意，言欲为相助，以表昔日情份。吴仁中曰：“问二头领李若真，却是何人下书？”小校曰：“李若真乃是上年万头领新结义的兄弟。”柳望怀曰：“尔辛苦到此，令喽罗引去吃酒饭，明早来领回书。”

喽罗引去吃酒。柳望怀问二兄弟曰：“万人敌前来相助，此是何意？”吴仁中、万飞龙齐声曰：“语闻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欲来相助，不过此意耳。”

柳望怀曰：“未必！未必！他前日不全往同州救驾，令官军现临山下。忽然投书言来相助，恐其中必有诈情。”万飞龙曰：“不然。我们这山寨胜过他黑风山数倍，三界若破，官军必乘势去剿黑风山。他令来相助，也算是借场附战。若云打劫犯法，他岂不犯法？何诈之有？”吴仁中曰：“三弟之言极是。我想万人敌英勇，他结拜的兄弟定是利害。若来必杀败官兵，亦显我们的体面。大哥若如此多疑，反拂了他的美意。”柳望怀曰：“兄弟的主意谅来不差。”三人即议回书。赏了来人四两银子，曰：“尔回去多多拜上二位大头领，说千万早来。若杀官兵，即当厚献。”下书小校谢赏上马。从后路起身，回到山寨。呈上回信，又把言语说明。

万人敌拆书观看，同李梦雄各大喜曰：“此乃圣天子洪福齐天，故逆贼中计。”即令请章士成、李桂金前来商议。万人敌曰：“我同令妹带二千名喽罗，前去三界山，将军回去，可对文大人说：我们若讨战时，可着一名将出敌诈败。与我擒上山寨献功。一则可以安稳贼心，二则可以帮助内应。是日，他必定备酒贺功，不思准备。当夜三更，我便放火为号，官兵乘势杀上山来，便可成了大功。”李梦雄曰：“这三个贼首，务必活捉解京，好待攀倒刘瑾，质证刘罪。”万人敌应允，李梦雄又将章绣锦拘禁房屋说明。当夜无话。

至次日备酒饯行，李梦雄辞别回营，万人敌恐有风声泄漏，大赏合寨喽罗，欢天震地，愿效死力。万人敌点了二千精壮喽罗，教他改称李小姐为二头领李若真，其余留下守山。李桂金仍扮男装，带了章士成，诈称作表叔侄，二千人马起行。先令人报三界山去。

旋及至三界山，三个头领闻知，先在后山路口迎接。万、李二人下马相见。万人敌原与吴仁中、万飞龙相熟。惟柳望怀各通姓名。三盗首果然不认得李桂金了。三人谢曰：“敝寨为官兵所迫，多蒙玉趾光降救援，足感厚德。”

万人敌、李桂金曰：“我们辅车之势，唇亡齿寒，怎有不救之理？”三盗首称谢，一齐上马，进了后山。万人敌问曰：“士卒请屯何处？”原来绿林气习，凡客军永札驻后面，谓初来路径未熟，不敢令其冲锋，且以示相敬，不敢即劳之意。时三个头领齐声应曰：“就扎驻山后。”万人敌令二千人马，屯札

山后。复同李桂金，随同三头领到聚义厅，分宾主坐下。三头领令备酒前来接风，并令犒赏士卒。不一时酒到，万人敌、李桂金入席，三头领陪席，章士成有表叔名分，自有头领请去畅饮。饮至半酣，假意散步，头目引到各处观看。来到女儿拘禁小房，果见关锁坚固。暗认了出入路径。其部下喽罗，自有犒赏。

且说万人敌问曰：“未知三位头领，交战几阵，胜败若何？”三个头领曰：“初阵交战，我们与文贵将帅交锋，未分胜负。不意喽罗心虚，不战自逃，被官军杀死大半，遂按兵固守。”万人敌、李桂金曰：“列位长他人之志气，灭自己的威风。来日小弟们出阵，务要一扫灭，以消恨气。”三个头领曰：“全仗二位相帮。”是晚散席，万人敌等辞回本营。李桂金问章士成曰：“可访知令媛去处么？”章士成曰：“已知其详。”李桂金曰：“俟来日救出，尔不可与往窥探，被人知晓。”各人安歇。

次早五位升坐聚义厅。万人敌、李桂金挺身曰：“我等初到，未有寸功。愿杀了军官，为进见之礼。”柳怀望等曰：“小弟且前去掠阵。”各领人马，披挂放炮上马。黑风山人马在前讨战。

官军报入中军曰：“外面有黑风山贼人讨胁。”此时李梦雄上前曰：“待未将前去，就以为内应。”文贵曰：“三界山贼人，深恨于此。若见面必害尔性命。待点别将就擒。”李通又往，文贵亦不许。李梦雄曰：“非英勇上将，不能掩他耳目，亦不能内应相助。若未将不往，何人可任此大事？”文贵曰：“真是难得其人。”忽见辕门官报曰：“启大老爷，解粮官仇鸾候令。”

文贵大喜曰：“此任非仇鸾不可前往当之。传令。”仇鸾上前参见曰：“未将解粮五百石，于路并无阻滞等情。”文贵看过文书，令记上仇鸾功劳。仇鸾曰：“未将幸遇贼将，愿往会阵。”文贵曰：“尔去极好。只是许败不许胜。”仇鸾问：“大人老爷，交战要胜，怎么要败？”文贵曰：“非止败，还要被擒方是奇功。”即低语内应之计。仇鸾终是忠勇之人，心中不悦曰：“虽是诈败，有辱名声。点别将去罢。”文贵曰：“非尔不能成此奇功。”

仇鸾无奈，领命。李梦雄、李通愿往掠阵，三人领兵来到阵上。

两阵对圆，万人敌向前叫曰：“那个不要命的狗官，前来会俺黑风山好汉万人敌？”仇鸾提刀冲出曰：“我们征剿三界山叛贼，干尔甚事，也来讨死？”万人敌曰：“我们同是绿林好汉，自应相助，尔这狗官，可留下姓名来！”仇鸾曰：“我乃文提督帐前上将仇鸾是也。可晓得我的大刀利害么？”

万人敌喝曰：“不晓得尔无名小将！”即举刀砍来。仇鸾心思：亦须展现手段，他日后方不敢说大话。把手中刀向万人敌刀上一梟，喝声：“去罢！”

论仇鸾气力手段，胜过万人敌。当时把万人敌的枪架住一边，一连四五下

刀，杀得万人敌招架不来。暗想：“前日曾约，‘初阵诈败，今何这等认真？’”

遂拼出精神迎敌。仇鸾也就不认真了。李通杀出，李桂金寻思：“待我显个手段，李通方知是女中豪杰。”即跑马向前喝曰：“来将少催征骑，留下姓名。”李通曰：“俺乃文大人麾下，前部左先锋李通。尔是何人？敢来讨死！”

李桂金曰：“吾乃黑风山二头领李若真便是。尔敢与我战三百合否？”飞起左手剑砍来。李通也想要试探李桂金武艺，将枪架开。李桂金又是一枪。二人真棋逢敌手。战有十余合，这李桂金两股剑有如蛟龙飞舞，二凤穿花。李通暗暗喝采，大战起来。两军擂鼓助威。

再说仇鸾战到四十余合，心思：“今番诈败被擒，谅万人敌也不敢说大话。”遂诈作招架不住，卖了几个破绽，被万人敌拦腰捉过马来。喽罗绑缚起来。此时李通战李桂金已三十余合，李通也许败逃回本阵。李桂金赶将下来，低言曰：“今夜看火起为号。”万人敌也迫上阵。柳望怀忙令鸣金收军。

万人敌乘势回阵，问曰：“何故鸣金迅速？”柳望怀曰：“小弟恐兄追赶，深入重地，故此鸣金。”李桂金曰：“方才若不鸣金，李通已拿下了。”柳望怀曰：“小心为紧。”遂收军回寨。

到聚义厅，一同谢曰：“二位头领一到，便擒将官，英雄不小。”万人敌曰：“此乃无名小将，何足为奇！必须捉得文贵，方算功劳。”喽罗即解仇鸾来聚义厅前。仇鸾面外而立。柳望怀曰：“你这狗官，既被擒获，焉敢抗礼不跪！”仇鸾也不答应。柳望怀令押出斩讫报来，喽罗簇拥仇鸾而去。

万人敌离座曰：“仇鸾被擒，自料必死，不若暂且拘禁，待拿得文贵，一并诛戮。”柳望怀曰：“只是便宜了这狗官。”即令将仇鸾拘禁囚车，发在后营看守。万人敌、李桂金辞别回营。柳望怀曰：“本应备酒庆贺，缘军情倥偬，失陪。”遂送席到营庆贺。万人敌曰：“些小功劳，何言庆贺？”即上马回去。吴仁中曰：“万人敌等果然英勇。须重加犒赏。”即差人送酒席，并金银、彩缎、猪羊、美酒，到万人敌营中犒劳。万人敌收下，尽行分给部下，喽罗俱皆踊跃不表。

且说李通等回营，禀明仇鸾被擒，李桂金暗约今夜内应之事。又对李梦雄曰：“令妹如此骁勇，真不愧将门之种。”众将尽皆称羨。文贵即密令分兵三路，看今夜山寨内火起，李通攻左，李梦雄攻右，本帅自取中路。务要奋勇攻打，共擒贼首。留下些人马守营。官军摩拳擦掌，俟候见功。及至黄昏时候，万人敌、李桂金，暗点了精壮喽罗一百名，附与章士成曰：“今夜三更，我等举事。老丈可自带人，往救出令媛，须躲闪秘密，休撞着兵锋，有误性命。

那时我等冲杀，恐顾不得尔了。切须仔细！”章士成曰：“老汉自当仔细。”万人敌对李桂金曰：“小姐可领人先杀进后营，先放出仇鸾，再到粮草堆放火杀出。俺就在本营放火，杀出关，迎接官军入寨。内外夹攻，擒捉盗首。”分停当，专候三更举事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回全节义父女相逢捉渠魁忠良奏绩

却说万人敌派拨停当。至三更时分、听得更鼓分明。万人敌曰：“好起手了。”遂上马。令营中放起大火来。众人齐声呐喊曰：“官军上山，休要放走柳望怀。”等火光渐渐冲起，万人敌杀向后寨，来救仇鸾。看守的喽罗上前迎敌，喝曰：“万人敌内叛了！”万人敌骂曰：“不叛何为？终不成助你反贼的。如今官军上山了，尔等不降，莫非要寻死么？”遂舞刀上前，杀散喽罗，向前砍开囚车，放出仇鸾，大喝一声，挣断了镣钮。喽罗送过刀马，仇鸾上马，万人敌大叫曰：“仇将军协力，共杀贼人。”仇鸾曰：“是了。”

这且不表。

时李桂金亦杀向粮草仓来，放起火光。是夜天昏地黑，星月无光。昼风既息，夜风吹火，那火仗着兵威，一片通天撤地，火光照耀，兼加喊杀之声，犹如山崩地裂。章士成引了一百名喽罗，来至西廊。那看守的喽罗，不过四五名，闻知，早已跑走了。众喽罗打开房门，章士成连叫女儿，并无人答应。

不觉着急曰：“莫非是迫死了？”忙令取火照着。原来章绣锦闻得喧闹，惊坏，不敢做声。乃取火一照、只见章绣锦寒抖抖蹲在壁角，章士成伸手携起，垂泪曰：“我儿好苦！”章绣锦也哭曰：“女儿莫非是在梦中见么？”章士成摇手曰：“不必高声。”仔细一看，见女儿蓬头散发，形容憔悴，好不伤心。安慰曰：“为父的因尔，费尽心机。不必悲伤，打坏身子。”遂问众好汉曰：“列位今未知往那里去躲闪方好？”众好汉曰：“今两军相拼，尔父女软弱，不如仍躲在此房里。我等一百名保守，或可无事。等官军上山来，一并出去。”章士成称谢。父女就躲在房里听候官军。

且说柳望怀犹在聚义厅议论，忽见火起呐喊。柳望怀大惊曰：“此是何故？”吴仁中曰：“不必惊恐，谅是黑风山营中贺功，酒醉遗漏火发。”柳望怀曰：“若是失火，为何如此喧哗？”言未毕，又见自己后寨，又有火起，呐喊比前越加喧闹。三人俱在着急，只听得喽罗一路狂叫，走得喘息不定，报曰：“黑风山万人敌内叛，放火烧营，冲杀人马，放出仇鸾相助。”三个头领尚未回答，又见喽罗报曰：“黑风山李若真放火烧了粮草仓内应。”柳望怀看着吴万二人曰：“不听吾言，如今若何？”吴仁中、万飞龙又惊又怒曰：“不意这两个匹夫，人面兽心，待我前去擒捉，碎尸万段。”柳望怀曰：“既有内应

，必有外攻。尔二人速去剿灭后军，俺在此提防官兵上山。”吴、万称“是”。上面向后而去。柳望怀飞驰三关，严令喽罗把守。有官军前来，只将木石打下，休使上山。但心内好似乱箭攒着一般。

单说文贵是晚，金装甲冑，众将齐集，伺候火号。刚至三更，众将翘首睁目擦眉了望，忽见三界山火起。探子飞报进帐曰：“三界山火起了。”文贵喝令：“放起号炮，带马前来。”轰天一声响，一个号炮飞上半空，好似天崩地塌。众将一起上马。三路人马出营，犹如蛟龙出海，灯毯火把照耀，真是鬼神号哭，杀奔前来。那山上擂木炮石，一时如雨骤下。两军拒住山谷应声，暂前按下。

又说吴仁中等杀入后寨，正见万人敌冲杀。吴仁中大骂曰：“好匹夫，焉敢内叛？拚个你死我活。”举刀砍来。万人敌把刀接战，喝曰：“逆贼死在目前，尚敢逞强？”二人交战，李桂金纵马向前，万飞龙骂曰：“李若真，我待尔不薄，何故叛反？”李桂金曰：“万飞龙休要认错，我岂是李若真？”

万飞龙曰：“尔不是李若真，却是那个？”李桂金曰：“我乃李梦雄之妹李桂金。前日假名李锦云，同州救驾，与尔会战数阵。吾兄现来争战，我到助尔不成？”万飞龙气得目瞪口呆。仔细观看，依稀略认得是李锦云。不觉大怒，曰：“贱人！尔吃了狼子胆豹子心，前日败我的大事，今日又前来内应。

休想活命了！”举起板斧，拦头砍下。李桂金仗剑迎敌，仇鸾上前助战。吴仁中、万飞龙喝令喽罗，一起围住。果然众寡不敌，把黑风山人马困在核心。

此时各处喊杀，崩山裂海一般。那守关的喽罗，听得这等闹动，又见官兵如此协力，俱各心慌。李通一手执防牌，一手持短刀，奋勇跳上关上，杀了十余个喽罗。李梦雄随上城来。李通忙下关，砍开关门，官军一齐冲进了头关，竟向二关攻打。寨内万人敌，冲开一条血路，来到三关，杀向二关进发。守二关的喽罗，见前后俱破，一声发喊，弃关逃走。万人敌破开关门，放进官兵。方过三关，恰遇柳望怀前来。李梦雄上前敌住，大战。后面文贵继进，喽罗纷纷乱窜，只是叫苦连天。柳望怀此时也无心恋战，竟从旁边逃走。正遇万人敌马到，举起大刀砍来。正中在马头。柳望怀跌下马来。官军擒住绑捆了。时万飞龙困住李桂金，听得喽罗呐喊，官兵上山，四散逃走。万飞龙展尽生力，向李桂金一斧砍下。李桂金将身躲过，飞起双剑砍下。万飞龙举斧一架。仇鸾前来相助，马到身边，轻舒猿臂，把万飞龙捉过马来，掷于地上。官军缚了。此时只剩得吴仁中，见前后尽是官军，自思：“此时不定，难以脱身。”即开一条血路逃走。李通在火光中，认得是吴仁中，忙拈弓搭箭射来。吴仁中百忙中那里能听到弓弦响，一箭正中右臂，跌下马来。李通跳下马来，捉住亦绑

了。

文贵传令洗山，又在寨内拜匣中搜出刘瑾、穆宏、焦彩印信，即忙具下表章一道，三人通贼谋反书信，封在表内，另具文书一角，唤过仇鸾吩咐曰：“尔可假扮客商，多备干粮、银两，并表章一道，文书一角，深夜进京、交附英国公张茂奏主，除灭刘瑾等。倘若延迟，必被刘瑾知风，捏奏我们造反，吃罪不起。”仇鸾曰：“未将焉敢迟延误事？”即刻上马飞跑而去。文贵方才放心，又搜出妇女一百余名，押在一处。传令扑灭余火。

李梦雄、李通引了万人敌参见，文贵大喜曰：“将军仗义，今又悔过，改邪归正，开关迎引官军，擒贼有功。日后奏主，其功不小。”万人敌称谢。

解过柳望怀，李通解过吴仁中。万飞龙原是仇鸾所捉，文贵令军政司，就把李通夺关、擒捉吴仁中，万人敌擒捉柳望怀，仇鸾捉拿万飞龙，李梦雄、李桂金协力破山，各各记上功劳簿。其余得首级、捉头目、获甲仗、马匹，尽赴军政司报功。令解柳望怀等三个盗首，来到帐前，立而不跪。文贵大怒，拍案喝曰：“匹夫今既被擒，怎敢不跪？”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也骂曰：“此及万人敌不仁不义，监守自盗，误被所捉，非关无能杀败。今既被擒，不过一死，岂有向你们屈膝之理？”文贵大骂：“反贼无礼！令武士将这伙反贼的狗腿打断，看他跪也不跪。”武士领令，打下三贼，每人重责四十棍。

打的血肉狼籍，死中还魂。打毕，令囚禁寨中。

又审问众妇女，大半是常州、苏州人，俱是劫驾败走时掳掠来的。其余亦是被抢劫来的。文贵令押在一处，日食照顾，不准军士欺凌，俟候发回原籍，着亲人领回。

李梦雄引章士成父女，拜见文贵。见章绣锦虽然蓬头垢面，果有几分姿色，安慰曰：“前闻李梦雄、李通云及尔父女，一能仗义舍己成人，一能守节有光风化。待本帅回京奏主，自有旌表。”章士成父女拜谢。

此时青州合府文武官员，俱来犒官谢罪。文贵责曰：“地方内既有匪类，有司官理应早为扑灭。如何宽纵，以致猖狂？若非本帅用心剿灭，岂不酿成大患？尔等难辞其咎。姑念历任因循，从宽免议。今后自宜痛革前非，免于罪咎。”众官拜谢。文贵令留下府县有司官，余俱回去。

文贵备文，将被擒妇女，令有司送回原籍，着亲人领回。其被擒贼党，除贼首心腹犯案深重者，立行斩首，余俱发有司安插。

又唤万人敌，回黑风山，烧毁山寨，速来俟候班师。万人敌领令回黑风山，收拾所有。喽罗愿投军者，造入花名册，欲回乡者，亦赏银两回乡，以为经纪，本使其为盛世之良民。喽罗欢声震地。其细软物件，装束上车，放火烧寨，回见文贵。查明共计一千余名，准其入伍。

将三界山银两，大犒众军。余剩银钱粮草，发贮青州府仓库，择日班师。令中军官李通回大同关，取前日假金牌及诏书。其山东官军，仍发回山东。

只带初降一千余军，押解柳望怀等上了囚车，放火烧了三界山。令地方官差官兵看守，不许余党仍旧聚扎。

传令已毕，文贵同众将班师，地方官送行。真是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还。附近小民称颂文贵为民除害，不表。

再说仇鸾奉命带了表章文书上路，不敢迟延，披星戴月，不只一日，来到京城地方安歇。谁知刘瑾早已知风。原来刘瑾心腹极多。先因见文贵奏请巡边，误认是真，却不介意。及闻文贵征三界山，刘瑾自料三界山人强马壮，文贵必然战败。待其败后，那时奏其欺君罔上，二罪俱罚，岂脱吾手。这一早心腹人报说：“三界山已破，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俱被擒了。”刘瑾闻得此言，头上丢了三魂，脚下走了七魄。停了半晌，问曰：“三界山怎样破得如此容易？”心腹人俱言：“万人敌、李桂金先诈作救援，后为内应，小的又打听此一事，原来文贵敢冒奏欺君，称为巡边，却又征剿，乃系伊岳父张茂所挟。

”刘瑾即重赏心腹人，令他再去打听了。只暗恨柳望怀等如此无能，为空军费许多银两，死得宜然。但张茂即如此打算，咱家谅文贵表章，随后必到，定然谋害我性命的。咱思此系叛逆重情，朝廷闻奏，自然变脸起来，那时如何是好？低着头一想曰：“罢！罢！三十六计，走为上策。趁今逃走就是了。但须知会穆宏、焦彩，同走为妥。”忽转一念曰：“且慢！且慢！穆宏、焦彩乃是有家室之人，若知会，他必定收收拾拾，反致延缓。且路上亦许多阻碍，误事不小。古云：事急无君子，不如独自逃走为上，顾不得许多。只是还有一件，咱原籍是河南信州府。府第家产，尽在那里。今日回去，平时地方官畏我敬我，是因得君宠。今既失势，地方官必拿解献功，不若逃往北番，就借番兵杀入中原报怨。但此路若从山东而去，倘遭文贵回军，反丧发性命。惟有从河南居庸关走出长城，打大宽转往北番而去，又恐路上有阻碍。”即将平日窃取天子一枝金蓖令箭藏在身上，带了些珠宝物件，金条银两，穿着儒巾阔服，珠履缎袜，打扮逃走。

未知得脱身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一回刘瑾知风潜逃遁张茂领旨捉奸徒

话说刘瑾改装逃走，令备了一匹千里驹，对小监曰：“咱有一至亲，客居京城外，离城五十余里，咱因日伴圣驾，未得前往一探，心中快快。不意亲人数日后欲回，故咱若奏明往送，又恐朝廷不准。无奈欲素服微行往送，以表至亲之情。三两日便回来，尔等不可泄漏。倘朝廷若有宣召，只说访亲就回。

”小监答曰：“公公乃万岁爷亲信的人，倘朝廷要谕话，又不知尊亲去处，必须说明住址，好令人追赶。”刘瑾曰：“不必追赶，三二日咱家便回。”即从后门牵马出城，上马加鞭，向河南居庸关进发。一路上犹如丧家之大，不表。

至次早仇鸾进京，赶至英国公府前下马，来见辕门官曰：“有烦通报，说山东文提督差官稟事。”是日恰逢英国公有事在府。门官报进，英国公喝退左右，唤入仇鸾。至后殿见毕，备言前事。随即呈上表章申文，英国公看过申文，大喜曰：“难得尔辛苦，可在本藩府中安歇。俟尔镇主进京，一同面君。”

仇鸾拜谢。

英国公穿上朝服，带表上马，来到午门外候旨。武宗宣进偏殿，三呼朝拜。武宗传旨：“皇叔平身，赐坐。有何奏章？”英国公抬头一看，并无刘瑾在侧，口称：“不好了，刘瑾知风逃走了！”武宗着惊曰：“早间未跟驾，又无犯法，何故逃走？”英国公曰：“陛下还不知其奸恶。”遂将通贼劫驾，及文贵攻破三界山，搜出刘瑾、穆宏、焦彩书信。刘瑾定是知风脱逃。即将表呈上。武宗看表，心中不信。自思：刘瑾前欲夺团营，张茂本来怀恨。文贵乃张茂爱婿，定有别的事情。乃曰：“待朕宣来问明。”令当驾官速宣刘瑾面君。当驾官去不多时，回奏曰：“臣奉旨意宣刘瑾。据小监称：刘瑾于昨日素服出城访亲，至今未回。又不知亲在于何处？臣将小监带来，在外候旨。”武宗闻奏大怒，随令宣小监上殿。小监跪下，具奏前情。武宗怒问曰：“刘瑾起身穿甚衣服？”小监又奏曰：“头戴一顶万字巾，额前一片方玉，身穿蓝缎袍，珠履缎袜，牵了白马出城。”武宗喝退小监，拍案大怒，叫声穆宏、焦彩。穆宏、焦彩在班内闻得张茂启奏，已惊得魂不附体，恨不能驾云逃出，连家眷都飞上天去。及闻刘瑾逃走，心恨这奸贼好不狡猾。既知败露，亦不相报，他又走脱了，主上必移恨我等，如何抵挡得过？忽听得宣召，心中栗栗冷汗淋淋，勉强出班，跪在金阶下曰：“微臣在此，有何诏谕？”

武宗大怒，骂曰：“二贼忍心趋媚奸监，谋刺朕躬。却又串通贼寇，图篡江山。如此作恶，更有何言？”穆宏、焦彩叩首奏曰：“这就冤屈微臣了。微臣实不知其详，乞陛下原情，休听谗言，屈害臣等。”武宗怒曰：“朕初时只道刘瑾是好人，故此信任。岂知他与二贼朋比为奸，同恶相济。反情已露，还敢强辩？”传旨将穆宏、焦彩囚禁天牢。俟擒捉刘瑾到来，一同治罪。着兵部值日官，带御林军，捉拿二家眷。毋分男女，拘禁天牢。仍将家产抄没缴旨。锦衣官立将二奸押赴天牢而去。

张茂再奏曰：“刘瑾未知果系逃走，抑或躲在府中？着该差官到太監府搜检，并籍没家产。今幸奸谋败露，难得吏部天官刘文俊全家，屈禁天牢之苦。伏乞陛下恩赦刘文俊全家。”武宗曰：“此朕之不明，理当开赦。”即御笔亲

书赦诏。着当驾官往天牢里，郝出刘文俊满门。又着张茂领御林军围住太監府，搜捕刘瑾，检没家财。张茂领旨出朝时，当驾官来到天牢，对狱官说明细备。狱官进内见刘文俊曰：“贺喜大人遇赦。”原来刘文俊先见穆宏、焦彩囚禁，已知其详。即对狱官曰：“多蒙先生照顾，容当厚报。”狱官曰：“多谢大人。一向怠慢，祈大人勿怪，说甚厚报。”即出牢接旨，上轿到午门外候旨，当驾官入朝缴旨。

武宗传旨，宣进刘文俊来至金阶，俯伏跪下。武宗曰：“朕前日不明，误听奸监谗言，屈卿满门受天牢之苦。朕甚悔过。赐卿官复原职，俟捉回刘瑾，自有封赏。”刘文俊奏曰：“但愿圣心明白，臣虽死无恨矣。”武宗曰：“卿且退，安插家眷，来日跟驾办事。”刘文俊退出，安顿家眷。

又兵部值日官回奏：“臣奉旨将焦彩、穆宏家眷，尽行拘禁天牢。所有家产，抄没在此，候旨走夺。”武宗曰：“二奸家产，可发入库。”兵部官领旨退出，将家产解入库去。

又见御营将官，押解刘瑾家产前来。随后英国公也到。奏曰：“臣到太監府搜检，刘瑾果然逃去。立将财帛宝玩解来缴旨。其府第已封锁了。”武宗见所收宝玩，俱内宫所未有的。叹曰：“劣奴如此受用，犹敢反叛！朕向日只道群臣有家室，未免为子子孙孙计；惟太監子然一身，并无带累，谅必忠君爱国。不意竟行造反。记得前日同州劫驾，奸奴劝朕逃上土山，被困。

群臣下山混战。惟奸奴在朕背后拔剑，朕心疑惑盘桔，被他巧言瞒过。看来明欲行刺，幸朕命未该绝，故得遇见。今当捉来，碎尸万段，方消朕恨。”

回顾张茂曰：“皇叔勿辞劳苦，为朕擒捉回来处死。”张茂奏曰：“好监若被脱离，必生后患。臣想奸监狡猾，断不敢回家乡，谅必投北番借兵造乱。

臣当晓夜赶捉回来。”武宗曰：“皇叔之言是也。”遂令将宝玩收入内宫，财产发入库内。龙袖一拂，驾退后官。文武出散，俱喜奸佞剿除。

英国公亦即回府，令点铁骑军六千名，各备干粮伺候。即唤军政司耿兴国曰：“吾今奉旨追捉刘瑾。谅刘瑾不敢回信州，必走北番。目今北番强盛，方敢收留。我想刘瑾奸猾，亦不敢从山东去，恐遇着小婿班师。定往河南居庸关出长城，打大宽转，投奔北番。今与尔各分一处追赶。倘得捉获，定即升赏。若不能捉获，事后打听得从那一条路逃脱，定将治罪。尔今要从那一条路追赶？”耿兴国暗想：“刘瑾必走北番。”乃曰：“未将从河南追赶。”

英国公即令三千铁骑军，立刻起程。英国公自带三千军，飞向河南信州府进发。因恐地方迎接阻滞，不发马牌。及到城下，地方官方知。要来迎接，亦来不及了。

一路赶紧，不几日已到信州府，围住。惊得府中人役，魂魄飘荡，忙将大

门关上，报知刘健、穆仁忠、张半仙。三人一向唬诈小民。忽听英国公围府，不知何故。只是颤战不住。英国公责众官曰：“尔等纵放奸监，悟起皇宫，并不奏主。”众官谢罪曰：“此系其自起造，卑职等欲行进奏、奈刘瑾势力薰天，卑职等无奈隐忍。望千岁恕罪。”英国公喝令铁骑军打进府中，逢人便捉，共擒一百余人。府中金银充盈。

英国公商酌犒赏铁骑军，审问刘健等，曰：“刘瑾何在？”刘健等诉曰：“刘公公自在京城，未尝回来。”英国公情知刘瑾必走北番。将捉下人犯，暂禁府县牢中，俟审明释放。英国公就在太监府安歇，令人连夜拆去午门。

府县官奉送酒席。众民闻得刘瑾犯罪，刘健等捉下，众民曾被刘健等及恶仆索诈，连夜具状，次早赴英国公告诉。英国公令将首犯刘健、穆仁中、张半仙收禁，俟解京发落。其带案家人，着有司官分别治罪。余者尽行释放。刘瑾家产，尽收入库。把府第改令为庙宇，供奉神道。把穆仁中、刘健、张半仙囚人槛车，带了铁骑军，押解回京。张半仙方悔当初莫如安分相命，亦不到至死罪。只因贪几月富贵，难免杀身之祸。此亦作恶的报应。

且说刘瑾自前日逃走，一路带了干粮，日夜逃奔，不敢停留。每至支持不过，就在林中暂睡一会，便再逃走。始悔当初，若非造反，何至如此受苦！

但事到其间，只要性命、也顾不得辛苦。且喜此马乃千里名驹，极受得饥饿。

这一日将晚，来到居庸关。心想：若过此关，便有性命。原来明朝朝例，世袭公爵，亦须立功，方得顶爵。不然只是空衔公爵，充当头指挥，此时定国公徐大江，未有建立功劳，未袭爵，故在此做提督，镇守居庸关。刘瑾因恐此系边疆重镇，又是定国公镇守，比别处定然加倍严禁盆诘，因此忧虑，寻思乘今天晚，好混出关。主意定了，勒马加鞭，来到城下，已是上灯时候。

盘诘将士，俱不在此。刘瑾大喜入城，想赶出外关，方好一路访问，往城外进发。又恐天晚城闭，出不得外城。奈不识路径迟缓些时候，俗云：不巧不成书。亦是刘瑾罪恶贯满，鬼神差遣。将及城下，只见一群百姓喧哗，说城已闭了，我们去罢。刘瑾一心只望出城，闻得此言，暗想：明是我该败。若早到几步，已出城了。急下马牵至城下。俗云：人急心乱。问军士曰：“城可得开否？”军士笑曰：“看尔是个书生，莫不疯癫？从来城门既闭，岂有再开之理？”刘瑾曰：“吾欲出城，探亲病症，城门既闭，叫我如何是好？”

军士曰：“你就有天大的事，亦须来早去罢。”

刘瑾暗想：“宁可赶早寻个客店安歇，免得被巡夜官军撞着不便。”牵马回至一条街上，有数间店门俱开的，各挂一盏明灯。亦有写着：“公文下处”。也有写着“往来客寓。”刘瑾来一店前叫曰：“店主人何在？”里面走出

一个人来，曰：“客官莫非要宿店么？”刘瑾曰：“正是。可有洁净房子，备一间与我歇宿，来日重重有赏。”店主人连声答应：“有！有！客官请进内。”刘瑾曰：“是。”刚举足跨进店门，但见一个人坐在厅前桌上，摆着一本簿籍并笔、墨、砚。见刘瑾进来，忙站起身揖曰：“客官可取出路引，待小人记上簿。少停官府若来，免得稽查盘诘。”刘瑾曰：“我乃附近书生，要出关外访亲，不曾领路引。况我又无货物，要路引何用？”店主人曰：“我们乃是边关重镇，盘诘倍严。守将乃是徐千岁，法令比他人加倍严肃。凡客商须有路引登簿，方能投宿。每夜二更便差一官员前来稽查。若收留无路引之人，便要问个窝留细作大罪。每月还将簿籍，呈送帅府一验，客官既无路引，请到别店，小人不敢容留。”刘瑾曰：“不妨，我又非歹人细作，望店主收留，我多赏尔的酒钱。”店人曰：“二更时分，差官便来查验，非但小人被累，连客官却亦费气。请早往别店为便。”刘瑾不答，便牵马走过隔店。那隔店主人，早听得明明白白。便问曰：“客官无路引么？”刘瑾曰：“未曾领得路引。”店主曰：“既无路引小人不敢容留。”刘瑾发急曰：“我又不是歹人，何故如此胆怯？我又不白吃尔的东西，怎的只不容我宿一夜？”店主曰：“客官不必发恼。实定国公法令森严。只多多得罪了。”刘瑾怒气冲冲曰：“我就到别店安歇何妨？”

未知别店可能安歇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二回权势败无人收宿运气来留客成功

却说刘瑾要去宿别店，牵马而行。店主人笑曰：“小的劝客官若有相识人家，借宿方好。若要歇客店，总是白费口舌，终无人敢收留尔的。”刘瑾那里肯信！到了一店又一店，连连四五店，都是一样言语。情知无人敢收留，心中发恨曰：“咱平日得志，就是王亲国戚，也让我三分。今日一失势，一个外镇提督，如此擅作威权，弄得我无处栖身。总是我这反叛不该，如今真真是虎落平洋被大欺。但是若在街上闲撞，倘遇着巡夜官军，虽不得把我作盗贼，定国公也必见疑，将我留住。后面追兵一到，性命休矣。此时羊触藩篱，进退两难。忽想一会，曰：“不如到城下坐待明旦。那边是法地之所，官军看见，亦不生疑。”即将马带到城楼下，缚在树上，自言自语曰：“不凑巧，城门已闭，又不知客店处所。今夜只拚着不睡，坐以待旦。”就在人家门阶上坐着。军士见是书生，又且衣冠楚楚，谁来管他？这刘瑾因是困倦，奈性命攸关，心如火焚。自思：方才若得出城，已安稳了。偏遇着城闭。明是天作孽犹可违，自作孽不可追①。今我在此，追兵必在后面。多缓这一夜，误事不少，真是欢娱嫌夜短，寂寞恨夜长。千回万转，愁肠百结。及听至五更，恰是得了一道赦诏一般，站起身来，解下马匹，立在城下，盼望开城逃命。

不多时就来了许多民人商贾，齐到伺候开城门。天色已明，不凑巧恰遇守城官酣睡未醒，军士只得去唤醒守城官，忙令军士快到提督府去领钥匙。

军士领令而去，时刘瑾等得心焦意乱，问旁人曰：“为何城门这等晏②开？”

旁人曰：“黎明便开，今早不知何故此时未开。”刘瑾暗恨这狗官可恶，误我行程。此时行人越来越众，城门下积得人山人海，挨挨挤挤，喧喧闹闹。

刘瑾思：若开城门，等得这些人出尽，待到几时？就牵马要上前。众人喝曰：“尔的马莫不要来踢死人么？请须退在后面。”刘瑾被喝无奈，仍退在后。

那领钥匙的军士已到，同五六名军士，一起前来开城。才开了内城，又开外城。方开了锁门，棍未抽下，门甫半开，城外亦积得人更多，纷纷争进争出，反把开门军士几乎撞倒。门军遂闪立在一旁。

及人出入稍疏，刘瑾急忙忙牵马要赶出城，凑巧有一老头儿，挑着一担柴进城来。柴内带着一条青藤，上带有些青叶。刘瑾这匹马连日飞跑，不甚上料，饥饿得狠。一见青叶，举头张口咬定，用力一扯，力大把后头柴把丢开，那前头柴把亦到下。老头儿一颠，恰恰马所扯之柴把，向老头儿身上压下。老头儿大叫一声，跌到在地，直躺躺的不能言语。刘瑾一心只望出城，见人去离，不管他生死，带马就要出城。早有闪立城门边的军士一时不平，向刘瑾扯住曰：“尔牵马踢死人，要往那里去？”刘瑾急欲逃走，怕缠多时。

就在身边取出一条十两重的蒜金，递与军士曰：“我有急事，要出城，权将此物与大哥饮奈之敬，放我出城，足感厚情。”军士接过了一看，心想：若是铜的，怎得如此沉重；若是银镀金的，岂不值十余两银子？那有如此慷慨之人，肯把银子相送？待我上城去问识宝的，”即放手走上城去了。

刘瑾正要起身，不料那五个军士，早已瞧见刘瑾，明明取甚物件，与他朋友。知是怕事的人，一齐拦住曰：“且慢去！”刘瑾大怒曰：“尔等是要①遁（huàn，音换）——逃避。

②晏（yàn，音厌）——迟。

勒索我么？”众军士笑曰：“不管尔勒索不勒索，只是尔何厚与彼而薄与我？”

方才我的朋友，尔取甚物件送他？我们难道不该么？若不送，这也由你，须救这老头儿才去。”刘瑾那里忍耐得这？乃曰：“我送他甚物？你且说来。”

众军士曰：“不要闲话！取来。”便争吵起来。

且说先前取金条的军士走上城，扯一个识宝物军士到旁边，把金条送与他看曰：“此是甚物？”识宝的接在手内，颠一颠曰：“此是足色赤金十两，尔从那里得来？”门军听说，笑得两眼合缝曰：“我好造化。”便言明所来，那识宝的惊曰：“其人何在？”军士曰：“方才我上城门之时，朋友们扯住正在歪缠，谅尚在城下。尔亦去取他一条使用。”那识宝的曰：“莫说一人一条，就说数人共计一条，也就好了。”说罢将金条交还，飞奔下去了。只存几个亲随的，闻得此言，要下去，又恐本官呼唤。忽闻得守城官在内高叫：“城下何故喧嚷？”那亲随的深恨自己不得去取利，即禀明备细。这守城官名陈必兴，为人诚实精明。闻言着惊曰：“世上那有挥金如上的？看来不是细作，定是犯法逃走的、你们快去带来，一面去报徐千岁，恐是大细作，休要延缓误事。”军士领令，上马飞报去了。众亲丁赶下城来。此时刘瑾要取金买嘱，众亲丁围住曰：“大老爷吩咐说是细作，要带上城去审问。”众军士对刘瑾曰：“晴天不肯走，须待雨淋头。如今尔活不成了。”刘瑾自思明是我的晦气。今当放出势力，谅守城官必放我起身。不然倘徐大江知道，反多迟延。便诈笑谎指曰：“待我去见守城官，把尔等处死。”即上马，同军士上城。那挑柴的老头儿，早已扒起身来，将柴挑去。

刘瑾来到敌楼前，大模大样，喝军士把马牵去，仔细喂着。大踏步上敌楼，见守城官坐在上面。刘瑾住步，指着曰：“尔好大官职，见着咱家，不来叩接，稳稳高坐！”守城官见他满口京话，又如此大口气，必是大来历，便坐不稳，站起来曰：“尔是何等人：这等自夸！”刘瑾带笑曰：“念尔官职卑小，实难认得咱家，吾乃武宗天子驾前掌六官司礼太监刘瑾，因奉旨要往北番，探一机密大事，恐阻滞误享，故赏守门军金子，不料众军多来勒索。

尔难免纵放之衍，念尔无知免究。”守城官闻言，细看果是太监的形容，忙立过下边曰：“公公坐下。”刘瑾即当中坐下，取出一支金篱令箭，交付守城官曰：“此乃内库至宝，尔可细观。”守城官接过一看，果见绣工精奇，非民间所有之物。心下踌躇，一面密嘱心腹“快报徐千岁，说刘公公驾临。”

心腹立即起身。一面向刘瑾双膝跪下，连连叩头曰：“未将该死，不知公公驾临，乞恕营下无知之罪。”刘瑾急欲脱身，曰：“将军请起，不知不罪，咱家就此起身。”守城官曰：“公公且吃一杯茶。”令左右跪进香茗。刘瑾吃毕辞别，守城官苦留曰：“公公若去，徐千岁必怪未将自专，乞少留片刻。”

刘瑾曰：“咱家有急务，不可延缓。徐千岁就知道决不怪尔。”正言间，只见急报的心腹飞报曰：“徐千岁随后便来。”刘瑾立要起身，守城官再三

苦留。军士忽报曰：“徐千岁来了。”刘瑾心下慌忙，只得勉强立候。

原来徐大江恐是细作，守城官误放。立刻上马出府，不暇传官兵执事仪仗，只带数名家将随从。方出府门，军士来禀报，说是太监刘瑾，身有急事，立要往北番。定国公心中十分疑惑：“北番并无边报，有何急务差这内监远出？又不从北平关去，却到此间，岂不舍近图远？况刘瑾又非武将外臣，怎肯远行涉险？莫非犯罪逃窜？盍当仔细查察。”不觉已到敌楼，下马进厅。

刘瑾离座迎接。定国公向前拱手曰：“本藩失迎，负罪良多。”二个分宾主坐下。刘瑾曰：“咱因王命匆迫，未曾进谒。今又惊动千岁，获罪非轻。”

定国公曰：“难得公公屈临，请到敝衙一叙。”刘瑾曰：“这个不敢领命。

咱家立要起身。”定国公心思：“刘瑾面带惨容，仓皇欲别。我只苦苦留住，看是如何？”即曰：“既公公过谦，即在此畅饮罢。”回顾家将曰：“速备筵席来。”刘瑾着急曰：“是王命催迫，不得领情，就此拜别。”定国公越加疑心。愈苦留曰：“公公乃朝廷内信亲臣，便缓片时，朝廷也不见罪。何必匆匆欲别？”刘瑾恐太急，彼定国公见疑，称谢坐下。须臾间，呈上筵席，宾主入席。定国公见刘瑾默默无言，知必有故，即殷勤相敬。酒过三巡，刘瑾又要辞别。定国公只是苦苦留住。俗云：“以酒敬人本好意。”刘瑾又不好发作。无奈坐下，真是心如油煎，语言无绪。忽见前面尘土冲起，探子报曰：“启千岁，有一队人马，星驰前来，旗号尽打英国公名字。”定国公曰：“看甚将官，唤他前来。”探子领令下城而去。刘瑾情知是来追捉他，即立起身辞曰：“前队已到，咱要告辞了。”定国公拦住曰：“便急杀，也须席终而去，焉有未终席之理！”刘瑾无计脱身，如坐针毡，暂且不表。

且说军政官耿兴国，星夜追赶，已到居庸关，并无刘瑾踪迹，又不知可曾出关，还是躲在关内？思量：且到关驻扎查访。正行间，军士报曰：“前面有一探子，口称定国公徐千岁，令老爷快前往来谕话。”耿兴国忙勒马向前问曰：“尔曾闻刘瑾消息么？”探子报曰：“刘公公现在敌楼，与徐千岁饮酒，请老爷前去，自然相会。”耿兴国闻言，如获得珠宝一般，曰：“尔且退去，俺即前来。”探子去了，耿兴国令军士速到城下屯礼，自勒马催鞭，飞奔上城。至敌楼下马，进入敌楼，果见刘瑾与定国公对饮。刘瑾见了，惊得面如土色。耿兴国上前，向定国公欠身打拱曰：“千岁恕未将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礼。”定国公曰：“将军免礼，到此何干？”

未知耿兴国答出何言来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三回居庸关奸监被拿金鸾殿老阁问供

却说定国公问耿兴国曰：“将军何故到此？”耿兴国也不及答应，回头指

着刘瑾骂曰：“阉狗！我为你赶得心胆皆落，尔却在此饮酒快乐。”刘瑾目瞪口呆，不发一语。定国公知必是犯罪逃走，耿兴国方敢如此辱骂。今番我留得着，不怕没有功劳。即假意喝住曰：“公公是本番的贵客，尔怎这等无礼？”耿兴国曰：“千岁不知，这阉狗前日串通三界山贼寇，同州劫驾。

全被英国公察出机密事情，差山东提督文贵剿灭。谁知这阉奴知风逃遁，英国公着未将赶追，务要擒住。如被逃走，定将未将取罪。未将受尽辛苦，故此痛恨。望千岁恕罪。”徐大江见耿兴国说出犯罪根由，不觉大喜。站起身对刘瑾曰：“此乃尔来寻我，非是我去寻尔。只得要得罪了。”刘瑾叹曰：“罢了！罢了！这是我罪恶贯盈，任尔解京献功。”定国公即令军士把刘瑾上了镣钮，令守城官押到本藩署内收禁。守城官奉令押解上桥而去。耿兴国禀曰：“主上立等刘瑾治罪，乞千岁附未将解京，以副圣望。”定国公曰：“刘瑾既敢反叛，定有贼党。倘路上有失，其罪不小。本藩整点人马，亲自与尔一同解京。驾前自然奏闻尔的功劳，断不辜负尔的辛苦。”耿兴国见定公公有分功之意，深恨刘瑾到此，使定国公分得此功劳。又转一念暗想：“若非定国公留住，他已逃出长城去了。我非但无功，而且有罪。”忙答曰：“千岁吩咐极是。”定国公回府，发出银两，犒赏铁骑军。连夜点起一千军马，把提督印务交中军官执掌，自己同耿兴国，押刘瑾上囚车进京不表。

且说英国公解了信州府各犯，这一早来到午门，进朝奏曰：“臣亲到信州府查缉刘瑾，并无踪迹。现将刘健、穆仁中、张半仙解来候旨。”武宗曰：“刘瑾逆贼果被逃脱，情实可恨。”英国公又奏曰：“陛下宽心，即具奏，臣前差军政官往河南居庸关追捉，不日擒回，亦未可定。”武宗曰：“且将各犯拘禁天牢，俟捉到刘瑾日，一同治罪。”武士即将各犯押往天牢，回来缴旨。

忽见午门官入奏曰：“掌朝国者文阁夏现在午门外候旨。”武宗大喜，宣进。文阁夏直至金阶，俯伏曰：“臣文阁夏朝见，愿陛下万岁无疆。”武宗曰：“国老北番受尽风霜，年久回来，平身赐座。”文阁夏谢恩起来，又与英国公见礼。两个亲公坐在两旁绣墩。武宗问曰：“卿北番催贡，因甚五年才回？”文阁夏奏曰：“臣自到北番催贡，适值北方水旱不均，米粮高贵，民不聊生，贡礼难备。臣暂住俟其年稔，备贡付臣回朝。臣怜其困苦许允，不意连年饥懂相仍，至上年五谷丰登，本年五谷盛收，物阜民安，故厚备贡礼，交臣回京。现有表章礼单，请龙目亲视。”武宗令内侍接过，在御案一看，果然礼物十分丰盛。龙颜大悦；今内侍查收入宫。又对文阁夏曰：“难得卿家跋涉往来辛苦，赐卿官还原职，协理国家重情。仍赐黄金五百两，绫缎三百匹。”文阁夏辞曰：“臣延日久，有劳全虑。臣有罪无功，不敢冒领恩赐。”武宗曰

：“此乃朕犒劳功臣至意，卿其毋辞。”文阁夏只得领赏谢恩。

文武散朝、文阁夏回府。到府前一看，惊骇府门何故封锁？令家人打开，人内打扫。忽报张千岁前来探访。文阁夏迎接入后堂，见礼坐下，说些寒温套语。文阁夏问曰：“者夫远出，不知小儿，几时搬取家眷上任？”英国公曰：“老姻翁还未知，家眷几蹈不测。若非中军李通救拔，满门断丧。”文阁夏愕然曰：“敢问何故？”英国公方将假金牌验明，盗取家眷本末言明。

文阁复骇然曰：“老夫在北番日见京报，只知刘瑾弄权，却不知连老夫满门亦要谋害。难得李通能干，不然全家覆没。来日当奏明主上，扳倒这贼雪恨。”

英国公曰：“老姻翁不必奏了，少不得不日就捉回来，难免碎尸万段。”即将文贵征剿，刘瑾逃走说明。文阁夏大惊曰：“不意奸监劫驾谋反、真是万恶贼子！”英国公曰：“此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者。”说罢又说些闲语，辞别上马。文阁夏才送出门，又有一班六部官员。前来拜见，俱言刘瑾前后所陷害各官事情。文阁夏一一记在心上。众官辞出，早有旧日婢仆，闻得国老回朝，复来投奔。国老尽行收留，从此，文阁夏在朝理事不表。

且说文贵一路进京，万民安堵如故，这一早来到京城扎营，文贵带了李梦雄、李通、仇鸾、李佳金、万人敌、刘字瑞等，押了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等囚车，到午门外候旨。惟章士成父女，留在营中。使午门宫奏上金銮。

武宗传旨，宣文贵人朝，文贵直到金阶三呼礼毕，武宗传旨平身。“令文贵可把征剿三界山始末奏来。”文贵就将征剿之事奏明。“所有众将立功，俱记在切薄上，请龙目视过。”太监接过功劳簿呈上，武宗略略看过，即令收入官去。文贵又把刘瑾、穆宏、焦彩前后通贼亲笔书信，一并呈上。武宗认得，果是三人亲书。令内侍带人后宫，俟捉得刘瑾到日，质证治罪。文贵着惊奏曰：“臣于破三界山之时，立行飞章奏闻，奸监安能逃走？”武宗备言：“先日刘瑾知风逃脱，朕方知其爪牙众多，如鬼如蜮①。”即宣李梦雄等一同进见。李梦雄等齐到金阶跪下，口称万岁。武宗抚谕曰：“朕前日不明，误用奸监，累卿等血战辛苦。且待捉得刘瑾正法后，加封卿等官职。”李梦雄等领旨平身，立在下边。文贵俯伏奏曰：“臣因上年刘瑾勒索天下文武官员银两，臣念武将劳苦，俸金有限，不肯从其勒索，触恼刘瑾，伪造金牌十三面，又假御诏召臣进京。幸得中军李通察出真情，臣因此免祸。现有金牌假诏带来候旨。”武宗令取金牌假诏。李通即出午门取来呈上。武宗一见，早知弊窦。即问李通曰：“卿怎知金牌是假？有何破绽？”李通细奏金牌俱新色，轻重不一等。武宗大悦曰：“尔乃年轻武将，如此诸练，真是国家有幸。

朕今得此，定当重用。”李通谢恩。李梦雄亦奏：章士成仗义，照顾李桂

金，大义灭亲，杀死李胜康母子。其女章绣锦身陷贼巢，不辱名节，合应奏闻。

刘宇瑞亦章士成照顾，得免李胜康之害。文贵又奏曰：“章士成仗义，舍己成人，教女有方。伊女章氏，小户女流，能重节义，有光风化。乞陛下降旨族表。”武宗大喜，宣召章士成父女上殿。谕曰：“卿父女节义堪嘉。朕后日封迁，一并族表。”章士成父女谢恩。武宗传旨：令李梦雄等众人，暂住金亭驿馆候旨！龙袖一拂，驾退回宫，君臣散朝。

文贵即到国老府见文阁夏。刘宇瑞也到刘吏部府相见，满心欢喜，全家骨肉，死中得活。李梦雄也来拜见，互相称谢。

过了数日，这一早徐大江、耿兴国已解到刘瑾，到午门外候旨。武宗传二臣上殿。先问徐大江曰：“卿守边关，怎知刘瑾犯罪潜逃？”定国公即将：“刘遵用金买嘱门军，臣见其面容惨淡，举止失措，知必犯罪。故苦苦留饮。”

及耿兴国午间赶到，臣方知其反叛。恐路上有失，故点军协同解京。”武宗大喜曰：“如此足见卿平日忠心，盘洁叛贼，方不逃脱。俟另日升赏。耿兴国小心追赶，现升三级，赐银五百两，采缎十匹。”耿兴国谢恩退出。武宗传旨：令武士押刘瑾上殿，令备御用各刑具伺候。武士出午门，打开囚车，①蜮（yù，音玉）——传说中在水里暗中害人的怪物。

放出刘瑾，扶上殿来。武士当殿开了镣钮。只见刘瑾匍匐在地曰：“奴婢叩见，愿陛下万岁万万岁。”武宗怒目扬须指而叱曰：“朕以隆礼相待，指望尔忠君报国。尔乃敢狼心狗肺，谋害百官，欲陨社稷，刺朕躬，真狗彘②之不若也。”刘瑾哭曰：“陛下休屈了，奴婢怎样谋反？”武宗曰：“既不谋反，为何私通三界山贼寇柳望怀等劫驾？当夜上山拔剑，明是欲刺寡人。今三界山已破，反情败露，还敢强辩。虽戮尔九族，难偿其辜。”刘瑾哭曰：“奴婢认得什么柳望怀，休屈害奴婢。”武宗曰：“尔无谋反，何故逃走？”刘瑾曰：“若论逃走，事出有因。只因前年蒙圣恩收天下官员银两，盖筑府第。

不意文贵毁文逐使，断送合省银两。又辱圣旨，奴婢因欲报怨，奈彼听调不听宣的职任。奴婢一时该死，假金牌往召进京。因报怨起衅，不料又被看破，断送十两斤黄金，因此挟恨。嗣因奉旨掌管国营，又触犯伊岳英国公。近见文贵有功，恐其回京，翁婿扛烹，谋害奴婢。与彼卵石莫敌，无奈逃生。今果冒奏奴婢通贼。独不思虚谋局害，难瞒陛下明察。若无见证，文贵翁婿难免死罪。”武宗摇头曰：“阉狗真是利口悬河。”令内监进宫，取出通贼书信掷下，曰：“阉狗！此书也是假的么？”刘瑾见书，流下冷汗，痴呆无语。

武宗大怒，喝曰：“可还是真是假？”令武士速将劣奴动起夹棍！武士答

应，正要动手，刘瑾叩头曰：“此系奴婢一时该死，贪图富贵。乞赦狗命。”

文阁夏、张茂、刘文俊众忠良一齐跪奏曰：“刘瑾罪恶多端，幸今败露，望陛下细究。从前谋害大臣，好得旌表，以慰众心。”武宗曰：“朕也欲细究从前过恶。”令武士速赴天牢，带出群凶，前来对质。

武士领旨，登时压出了穆宏、焦彩、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、刘健、穆仁中、张半仙等八人。各开了镣钮，押上殿来。穆宏、焦彩见刘瑾曰：“公公好厚道，知机逃走，欲累我等受祸，谁知却也回来。莫若我们不知机，免受往来辛苦。”刘瑾满面惶恐，曰：“本欲知会尔等，实恐尔等各有妻子，迟延误事，休要见怪。”各犯一齐跪下。

武宗向文阁夏、张茂曰：“朕见这阉狗，心火俱发，无心审问。就着二卿同吏部尚书夏言，当殿严审欺君冒奏、陷害大臣，备细招出。若不招认，即动起极刑。”三位大臣领旨，武士就在殿下两旁，设下公案。左旁首座就是文阁夏，下旁坐着夏言；右旁首座是英国公张茂，四旁排列宗人府，龙头挟棍，各项极刑。文阁夏拱手对张茂、夏言曰：“请二公问供。”张茂曰：“老夫乃是武将，不晓法律，就是老国老问供。”夏言曰：“下官庸才，只是副审足矣。”文阁夏曰：“先了。”

即问刘瑾曰：“刘瑾，尔通贼谋反，罪过滔天。今我等奉旨审问。上有青天，下有后土，尔可把从前谋害大臣，据实招来。若有欺瞒，就要动刑。”

刘瑾自思：“我若招认，越加惨死，势必累及三族。即叩首曰：“奴婢并无陷害大臣情事，乞问官大人原情。”夏言怒曰：“尔还敢说无有么？前者老监王岳，与尔何仇？将他陷害？”刘瑾曰：“问官大人差矣，王岳侵用库银，抗旨不还，万岁明旨处斩，与奴婢何干？”武宗大怒曰：“彼时若非劣奴启奏，寡人安有处斩之理？武士速把劣奴上起挟棍。”武士答应一声，上前将刘瑾揪翻在地，正要动刑。刘瑾自思：如何受得挟棍，终是招认，何苦受刑？

即大叫曰：“不必动刑，情愿招认罢。”武宗令武士将刘瑾放起来。

未知刘瑾如何招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②𦍋（zhì，音智）——猪。

第三十四回好佞认供正王法老将辞职让金鞭

且说刘瑾，不堪受刑，情愿招认。武宗即令放起。文阁夏曰：“快快招来。”刘瑾曰：“奴婢当年蒙陛下收留，不意王岳奏知先帝，说奴婢无人保认，须革逐出宫。因此结成血恨。”即指着穆宏、焦彩曰：“便是这两个叫我谋害。”穆宏、焦彩惊得魂魄俱无。大叫曰：“尔谋害王岳，怎么诬害我等？”刘瑾曰：“事不过实是尔二人，说王岳曾督理黄河，体恤民困，发给民价，亏空库项。先帝虽言免补，帐簿尚未勾销，存在部房。奴婢方知，奏请陛下

追银，陛下果然误听臣言，将王岳斩首，此实有怒，并非无故谋害。”

夏言曰：“谏议薛同何怨？亦将他谋杀？”刘瑾曰：“薛同乃王岳义子，上表代王岳伸冤，欲害奴婢。譬如奕棋，先下手为强。他要害我，我自然害他。”

刘文俊跪下曰：“臣满门屈受天牢之苦，乞陛下一并根究，为臣伸冤。”武宗曰：“卿且归班，朕即根究。”文阁夏曰：“刘文俊与尔何仇？奏他谋反？”

刘瑾曰：“刘文俊无情，自招其祸。”刘文俊曰：“我怎样无情取祸？”刘瑾曰：“我父原是明内兄弟，又且同居，与我相熟。后尔移居苏州府。因王岳勒索保人，尔却推辞，并不相识。不肯保认，致使革逐出宫。岂不是尔无情所致？”刘文俊方才省悟小人报怨。

张茂奏曰：“臣前日便疑刘瑾谋反，今既得其情，请问陛下那枝响箭，从何而来？”武宗曰：“朕亦疑惑。”即问刘瑾曰：“尔前日那枝刘文俊的响箭，仓皇间从何而来？”刘瑾曰：“奴婢罪该万死。只因三界山柳望怀等，恐黑夜不知陛下处所，约臣放响箭为号，好跟寻圣驾。奴婢因恨刘文俊入骨，是夜所带响箭，俱刻吏部天官刘文俊名字，以图谋害报怨。”武宗曰：“朕怎知尔心肠毒险。”又对张茂曰：“那箭明实是刘瑾拾与寡人的。朕不知他预先造下，信以为真，故说朕自拾得的。免卿陈奏，那料中他计？真是奸臣可畏。”

即问曰：“劣奴害王岳、薛同、刘文俊，俱是挟恨报怨的，只寡人与尔何仇？亦要伤朕。尔是诚何心？”刘瑾指着张半仙曰：“论奴婢造反，俱是相士教奴婢的。”张半仙叫屈曰：“我何教公公谋反？”刘瑾曰：“我一命被尔断送，还要争辩？尔相我过去的事，有如洞见；又断我相格，乃真命帝王之尊，不久身登九五。陛下啊，贫贱人人所恶，富贵人人所欲。奴婢贪图富贵，因此造反。怎知他所说过的事应效，惟身居帝王，不但不准，却是害我的性命？岂不是尔教我反的？”文阁夏、张茂齐声骂曰：“尔这匹夫、乃江湖术士。今只说来年好，来年只说后年高，骗人财帛糊口而已，何敢教人谋反？”张半仙曰：“公公错怪我了。是尔的小监刘健，他把尔从前事体，及尔立心要做帝王与我说明，金他分六分，我得四分。这是尔家通外鬼，与我何干？”刘瑾方才知，一时大怒，指着刘健骂曰：“匹夫！我待尔同骨肉，谁知尔串通相士，骗我命金，害我性命。罢！罢！总是我平日欺君罔上，故出尔这匹夫害我。所谓冤冤相报不爽。”刘健曰：“公公勿怒，此事实因薛同三千两买王岳首级，尔将我三千银子追回，又罚我日夜扇风，辛苦不过，瞌睡失手，打中尔的鼻子，恐尔见罪，诈说鼻子中有两道血虹垂下，谁知尔疑心，着我请相士。我若不串通相士，岂不证出是我说谎？既欲串通，索性把尔的来历心思尽说。一则

得分命金，二则使尔心信无疑。尔若不罚我扇风，我也不串通骗尔。看来总是尔刻薄所致。”众官几乎失笑。文阁夏曰：“物必先腐而后虫生，人必先疑而后谗入。刘瑾，尔先怀异志，故张半仙谗言得乘隙而入。”刘瑾无言可答。

文阁夏喝问柳望怀等曰：“尔等怎敢助逆劫驾？招军谋叛？”柳望怀曰：“犯人从小与刘瑾公公同乡，交契，承其周济，从上三界山落草。但绿林中最是仗义，食其禄，忠其事。但知有刘公公，不知有陛下。虽万死无恨。”

武宗指着穆宏、焦彩曰：“他们盗贼，尚知报本。尔这两个逆贼，人面兽心，只图媚奸监，谋倾社稷，不及盗贼多矣。”穆宏、焦彩曰：“陛下听信刘瑾，惟言是从。顺之则生，逆之则死。臣等若不趋媚，岂不与王岳、薛同同例？”

此乃陛下负臣，非臣负陛下。”文阁夏曰：“二贼好得饶舌！虽是趋媚，亦只好曲意逢迎，怎敢通同造反？功首罪魁，尽在尔二贼矣！”穆宏、焦彩语塞。

武宗传旨，俱禁天牢，俟来日再审。武士押解下牢去了。天子退朝，群臣各出。

至次早，武宗登殿，令：打扫法场伺候，一面差锦衣尉速赴天牢，绑缚各犯上朝。英国公张茂备军监斩。英国公出朝，点了军马并刽子手等待。不一时，各犯上殿。武宗传旨：“首犯刘瑾，醢①尸为酱；从犯穆宏、焦彩、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凌迟剐割；穆仁中、刘健、张半仙斩首，其穆宏、焦彩家眷，发赴边远充军。武士领旨，将刘瑾及各剐犯，洗剥背剪起来，各插上油旗，拥出午门。英国公上马，领军押解起身。闹动了满城百姓争观，一齐大笑曰：“这是臣的结果。”刘瑾始悔当初不听赠药道人之言，果然悔之无及。想到若不谋反，何至今日身为肉泥，不觉泪如泉涌。万民齐笑曰：“平日害人，今亦轮到自已了。此乃一步还一步，天道无差错。”

英国公押到法场，将刘瑾、穆宏、焦彩、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等，缚在剐椿之上，其余跪在地上。官报时，英国公坐在演武厅上。人山人海，挨齐观看。阴阳官上前报曰：“午时三刻到了。”英国公传令曰：“午时三刻已到，作速行刑。”中军官手执皂旗，立在演武厅上，展了数展，曰：“奉万岁将令，刽子手快快开刀！”只见下边一声领令，早将各犯尽行斩首。另有两个刽子手，各带两把利刀，分列左右，有如切菜，纷纷落下。先将刘瑾肩膀上砍了三十刀，刘瑾早已将死，犹睁着两眼。即割下首级，众武士乱刀砍为肉酱。将穆宏、焦彩、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等，先取出五脏，各割下首级。令武士把各重犯尸身，弃在郊外，任从禽兽践啄，不许收埋。又令各下犯尸身，埋在乱葬冈，随带各首级缴旨。武宗令把刘瑾、穆宏、焦彩三个首级，持在京城示

众。柳望怀、吴仁中、万飞龙等首级，发赴山东青州府城门号令，穆仁忠、刘健、张半仙等首级，发回河南信州府城门示众。发落已毕，驾退回宫。文武散朝。

次早武宗临轩，李梦雄上了一道陈情表，内称：章士成仗义，先护刘字瑞，旋保李桂金。大义灭亲，谋杀亲甥李胜康母子。伊女章绣锦身陷贼巢日久，终守节义，有光风化，刘字瑞亦上表，将李桂金先曾同州救驾，后陷黑风山，刺杀李胜康。继征三界山，内外合应奏闻。帝览表毕曰：“朕已知悉。”

即宣刘文俊曰：“朕前日不明，累卿受尽天牢之苦。今特加封三级，兼理丞相事。所有家产，前经封贮入库，尽行给还。仍赐白金十万两，以补前日封贮变销。你子刘字瑞剿匪有功，封为二等指挥使。”刘文俊父子谢恩。再宣徐大江谕曰：“卿守边关谨慎，准袭定国公，掌理军国重情。”只见英国公

①醢(hǎi

，音海)——剁成肉酱。

张茂俯伏奏曰：“臣年老力衰，今幸定国公顶爵，乞圣恩准臣辞职。则臣余生，皆陛下所赐。”武宗曰：“卿父子功盖环宇。若云辛苦，可将西厂交还：皇叔仍掌东厂可也。”张茂奏曰：“前因刘瑾奸险，不将西厂交还刘瑾掌管

。今徐将军乃忠良之后，戎政诸谏。臣怎敢尸位据大权？臣还有一情进奏：臣父张德，昔蒙英宗皇帝加封世袭公爵。臣父竞寿促早亡。臣今之嗣，只有义子张洪亮，却又习文，禀性愚鲁。徐家自开国以来，世世能臣。臣原将英宗所赐御鞭，转赠徐大江，使其得竭力报国，不负英宗赐鞭之情。乞陛下准奏施行。”言未毕，徐大江慌忙奏曰：“御鞭乃先王尊老千岁血战功劳，某怎敢贪他人之功，以为己力？这事断断不敢。”张茂曰：“将军有所不知。先帝赐鞭，惟望除好削佞，非为张门传家之宝。将军能尽心报国，亦本藩付托得人，何必推辞？”帝曰：“此乃英国公忠心，徐卿即当跪受。朕赐张茂带职养闲，文武官员每逢朔望请安。凡遇有事，仍许飞章奏闻。尔子张洪亮，加封空衔吏部尚书，安闲在家，俸禄照给，以见待功臣之意。”

张茂谢恩回府，取元帅印并金鞭上殿。内监接印，放在御案上。英国公双手高擎金鞭，对定国公徐大江嘱曰：“愿将军世世贻王王家，毋负老夫至意。”徐大江接金鞭曰：“敢不拜聆者千岁嘱托之言！”英国公即致仕回府。

武帝令徐大江掌管东营帅印兵权。徐大江领旨退下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忠良封职完婚娶圣主设醢禳①瘟疫

却说武宗天子谕文贵曰：“朕念卿父子功大，封卿为成国公，管事西厂团

营。”丈贵谢恩，换了服式。又封李梦雄为山东大同关提督，永镇山东。

李通封为河南居庸关提督，仇鸾为头等指挥使，万人敌虽在绿林，仗义慷慨，礼待李桂金、毫无苟且，后破三界山内应，封为山东登州镇总兵官。章士成始终厚道，教女有方，赐空闲员外郎，李桂金曾同州救驾，后破三界山有功，身遭颠沛，得全名节，殊为可嘉，封为英毅郡王一品夫人，赐刘宇瑞结亲。

再封刘绣花一品夫人，章绣锦为二品节烈夫人，俱赐李梦雄完婚，其余有功官军，俱皆赏赐。阵亡者尽皆封赠，录用后嗣。又录王岳之子王合为倘衣监，薛同之子薛荣，本系庠生，赐二甲进士，进京任用。其被刘瑾黜逐者，俱起复原官任用，升掌印太监江流为六官司礼监。自是朝政澄清。

且说众功臣各归公馆，李梦雄即烦章士成为媒，好不发彩。到了迎娶吉期，文武官员，预送贺礼，迎娶日众官齐到刘府庆贺，先是迎娶李桂金。花轿入门，尚未拜堂，随即迎娶刘小姐并章氏。两家各完亲，李梦雄是夜，先会刘小姐，次与章氏成亲。至三日后，俱各庆贺，过了满月。李梦雄辞别刘文俊，带了二妻并章士成，往山东上任。从此章士成衣着女婿，以终天年，众将亦各各上任不表。

就此海晏河清，国安民乐。过了数年，不觉到了正德十一年。不意京城时疫盛行。自文武官员，以及军民妇女，皆染瘟疫。宫中妃嫔及帝俱染时病。

六部官会奏：因太平日久，宜宣张天师上京，建下罗天水陆道场，保国安民。

帝准奏，即差兵部侍郎孟承恩，带御诏信香，往召张天师星夜进京面君。孟侍郎上马，带了从人，飞赴江西广信府龙虎山，宣召龙虎真人张天师。这天师号一真，接了诏书，即收拾同钦差星夜进京面君。传旨于金鸾殿建坛钦天台，择定吉日，张天师结下道场，选了四十九员道众，至期起建发表。那道牒文内须御笔朱书“玉皇大帝”四字。内监取了表，帝扶病坐床上。因精神仿惚，错写“玉皇大帝”，不料朱笔上坠下一点朱墨，正在“大”字右肩上。

因内监催促，时辰已到，帝遂将表文交内监取出。那天师怎知错写“玉皇犬帝”字样？竟将牒文焚化。从此张天师日夜敬演经忏。那值日功曹并城隍土地，将牒文奏上凌霄宝殿。值玉皇大帝临朝，俯伏奏曰：“启上至尊，今有下界南瞻部州大明正德武宗皇帝仰仗龙虎真人张一真，在金鸾殿上建下水陆道场，保佑国泰民安。现有牒文进奏。”仙女接表，呈上御前。玉皇览毕，龙颜大怒，曰：“可恼正德错写表文不敬甚矣。”遍示群仙观看。大白昼奏曰：“正德患病，心神昏债，情有可原。张一真不敬，难免失察之罪。”玉帝曰：“玉皇犹可，‘犬帝’难饶。若不以之报应，世人不知诚敬。可将君拟问流，臣拟绞罪。仙官当即施行。”这且不表。

且说张天师演醮完备，京城瘟疫渐痊。众皆感念君臣醮事诚心，救济万民。帝大悦。赐张天师金帛。一真回至途中，身上缠头飞蛇恶疮，医治不灵，卒于馆驿。即运棺回乡。表到御前，正德深悯之，却不知此乃“臣拟绞”之故。万民多疑是驱逐瘟疫，得罪鬼神，故死非其所。时正德龙体痊愈。过了月余，时当八月，秋中气候。按北京天气严寒，太平之世，年例九月间，即令文武官员免朝，以杜风霜之苦。这武宗乃逍遥天子，懒于政事。心思寒天①设醮禳（jiàoráng，音叫瓢）——设坛祈祷以消除灾殃。

将至，传旨：候至明年三春和暖设朝。谁知获罪于天，玉帝拟定君当问流，正德日在宫中无事，心中忽念及：前梦中所遇美人，实中朕意。但至今并无下落。欲令一个采选，不知从何处选起。思要云游苏杭等州，及各处名胜。

一日间，密对司礼监江流曰：“朕昔年欲游苏州，不料刘瑾通贼，同州劫驾，因而云游不果，此心郁郁。今值国闲暇，朕欲微服往苏州观玩胜景，卿可瞒骗文武官员，切不可漏泄。”江流闻言，惊得冷汗直淋，连连叩头：“奴婢怎敢纵陛下远游，隐瞒百官？倘事一露，剿灭九族，难消文武之恨。况陛下不思昔年官兵保护，尚有同州之险。今欲独自远游，万一疏虞，奴婢虽寸斩难偿其辜。”帝曰：“同州劫驾，乃刘瑾所谋。朕今密往，人不知鬼不觉，可保无虑。若恐百官难瞒，朕悬牌诈称有病，再赐尔金爪锤一把，阻住禁门，不许文武官员入宫扰挠。敢有不尊，任从殴打。文武官必退回。此便可隐瞒的。”江流对曰：“倘六宫嫔妃查问，怎得瞒过？”帝曰：“尔好得痴呆！”

此更容易。朕起程后，自称推寡人养病。后来正宫若问，诈说朕宿偏宫；偏宫着问，只说朕宿御苑。三十六宫推遍后，朕已回来。”江流对曰：“奴婢实是不敢领旨。今无奈听从，未知要令何人跟随。”帝曰：“尚衣小监王合，作事忠勤，可带同往。”江流立宣王合前来。江流问王合曰：“陛下欲素服游幸苏州，要尔保驾，往来无虞。尔敢保驾么？”王合大惊，连连叩头曰：“奴婢有何多大才能，敢去保驾？万一疏虞，岂不被百官处死！断断不敢领旨。”帝曰：“此事容易。”随写了独角赦诏，附于王合曰：“你可执此为证，便不怕百官奈何？”王合曰：“虽有此旨，奴婢也难免无罪。”帝曰：“此言差矣。朕即开赦，谁人代得朕主意？速去多收拾黄金，以备路费。”

王合只得领旨，多备黄金，结束包裹。帝即写下一旨，悬挂在紫禁门曰：朕染怔忡之疾，不用太医调治，性好养静。特赐江流金爪锤一把，内宫妃嫔，及皇帝国戚，文武官员，概不许进宫烦扰，如有不遵，即以违旨论罪，任从江流打死勿论。各宜慎之毋违。特诏。

帝写毕，附与江流曰：“卿切不可泄漏风声，恐有一二不法逆臣，踪迹寡人谋害。”江流曰：“奴婢知道。但陛下不可久停，连累奴婢，受百官处死。

”帝称“是”。即换上一顶头巾，穿上一领兰绫缀袍、珠履缎袜。江流对嘱王合曰：“主上若到何方，尔当频寄密书前来，免致我忧虑。若有差池，咱便先斩尔全族，以消我恨。”王合曰：“但愿主上一路平安，早去早回。”

一有差池，你我罪过，相去也多不远。”帝令王合，先牵御马出和化门伺候。

王合领旨，带马并包裹先出后门，好似仆夫一般而去。帝手执看一枝扇，身带内号小玉印，江流送至后门，叮咛了“须早早回来”的话，方别。帝将扇在面上半遮，掩步出了和化门，王合已在和化门外等待。帝即上马，王合步随。帝嘱王合曰：“尔不可君臣相称。尔可称朕为员外，或称为主人亦可。”

王合领旨暗想：好好皇帝不做，却要做员外。

君臣行至日色斜西，见有客店，王合曰：“日色已晚，可歇店了。”正德应允，暗喜从古以来的天子，焉有歇店之理？真好快畅。来到客店前，王合扯住辔头，正德下马。早有店主人向前迎接，曰：“客官要安歇呵。”王合曰：“正是！可有洁净房屋，两张床铺，备一间与我们主仆安歇，坐骑可令小二小心上料。”店主人诺诺连声。小二将马牵去后槽，又引了主仆进了一间客房。王合取汤水与帝洗了手脚，自己亦洗过，方去择了酒菜，排在房中案上。帝曰：“此间又无别人，可来同饮。”王合就在旁边坐下同饮。帝对王合曰：“此等酒菜，不及光禄寺多矣。”王合曰：“员外说得好笑，村醪客店，怎及光禄寺的酒席？”吃毕，王合收拾床铺，闭上房门，伏侍天子脱了衣服上床。帝问曰：“席下为何铺着乱草？”王合曰：“此乃禾稿稻草，可以御寒。”帝曰：“若不游，怎知稻稿可以御寒？只是坚硬，终不及褥温软为妙。”王合曰：“此乃小户，聊以御寒，怎及裊褥①？”

君臣过了一夜。次早起来，王合巴不得要赶紧上路。饱餐毕，算还店钱。

正德上马出门，沿途对王合曰：“朕闻江南苏州、浙江西湖，俱名胜之地。

谚云：“天下游遍，不及福建。福建游完，未及漳泉。”我今游苏州、杭州后，及福建漳泉等府，不在出京一番。”王合闻言，大着惊曰：“依陛下所言，来年尚未得回京。况闽地乃不毛之乡，民心尚斗，岂可前往？”帝曰：“一游何妨？既已出京，何愁江流悬望？他若害尔满门，岂不怕文武知风？

他的全族，也难保的。”王合暗想：“朝廷如此主意，何时得归？”从今只催促为妙。

且说正德云游一路，却不由着大路。见有些山景，即必迂行数日。这一日来到瑞兰州瑞阳镇宿歇。次日起身，甫及一里，忽见前面左边山坳内，走出一少年，衣冠整楚，缓缓而行。右边山坳内亦转出一人。两下相逢，那右边人问

曰：“兄从何处来？”那左边人答曰：“近来无事，偶往三峰岩访仙，真是热闹不过。”说罢，分路而去。正德又勒马前行，忽驻马顾王合曰：“朕贵为天子，从未见着神仙。今幸三峰岩有仙，何不前去一访？或者与仙女相遇，亦算有缘。”王合曰：“神仙乃清静之客，怎肯与凡夫混杂？又不知三峰岩在那府那县，何处寻访？”

未知正德肯从否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①裯（yīn

，音因）褥——褥子，床垫。

第三十六回瑞阳镇王合失主周元家天子安身

却说王合谏阻天子，游耍三峰岩，帝曰：“朕想那人无有包裹雨伞，谅三峰岩必在附近。尔可回镇上问路，朕在此等候。”王合领旨，转回瑞阳镇上，问一老人曰：“借问此间有座三峰岩，在何处？岩内有神仙信否？”老人曰：“三峰岩在此去正南，离此六七里余。其处山水极佳，传闻前代尚有神仙寄踪。每至此时桂花盛开，男女游耍甚众。何尝真有神仙可见？”王合称谢老人，恐正德天子等久，亦即起身回来。

无如正德天子，果然等候许久。放下马吃草，忽草中跳出一只白兔，向马前一跳，那马即发开四蹄，奔上山坡。正德大惊，忙将金勒扯紧。谁知那马乱跳，险把正德跌下鞍来。正德无奈，把扯马放松，那马越跑得紧。正德只得将双手扯马鬃毛，叫声：“马呵，今日这等作怪，莫非要断送寡人性命么？任从尔去罢。”耳听得呼呼声响。暂且按住慢表。

单说王合来至原处，寻不着正德天子，只道往这近处游耍。及上高处一望，四无踪迹。惊得面如土色，叫声：“苦呵！不知天子往哪里去了。我今失了天子，如何是好？进前不得，后也不得。思若回京，被众官知道，岂不把我处死？”沉吟一番，忽转念曰：“我今何不向地方官取讨、教他用心探访天子。我再赶到苏州，杭州去寻，必定相遇。又恐正德身无分文，倘一时着恼，寻了短见，教我如何抵挡？真是千愁万虑，只先从近处跟寻。”嗣后雇了牲口，赶进瑞兰州城知州衙前，打发牲口主人去了，即进衙将鼓击将起来。人役忙来拦住曰：“尔为甚事击鼓？”王合曰：“乃御前尚衣太监王合，有急要事，要见尔本官。”人役忙走进后衙报知州官。

“这州官在京城曾与王合相识的，闻报疑惑，忙令开门接入后堂，见礼坐下。王合令左右人役退出。州官喝退。王合即把天子游幸到瑞阳镇地方失散，“先生速知会百官密访。倘天子有失，我一回京，合府官员，大为不便。”

知府惊得汗流浹背，曰：“公公少待，待卑州传众官齐到，自有道理。

”立着人役分往，合城文武官员，一时齐到、知州将前言重复说过，众官俱失

色。

玉合遂把天子所穿戴服色言明，“列位须当密访，恐被歹人知风谋害。圣驾无回，列位岂不大罪？今可备快马一匹，待我赶赴苏州等处找寻。”众官称“是”即备一匹良马。王合立时上马，分别而去。众官商议，一面密报各乡绅一同密访；再差心腹人役查访，不许泄漏。

那王合起身在路上，心想：我若寄书与江流知道，满门恐难免被他诛戮。

不如隐匿为妥。遂赶到苏州，又赶到杭州，密约地方官寻访。自己又赶到福建、漳泉二府。寻无踪迹。遂在沿途探访，不敢回京。亦终不知会江流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且说正德因坐马跑发，纵跑了一会，来至旷野之处停住。正德回顾无人，叫声：“你这孽畜，把朕送到此间，是甚去处？”即下马，就在路旁歇息，并候王合前来。候至许久，看看日色将斜，心想：“须寻店安歇，再作商议。”

即仍然上马，来到一村。只见人家稀少，四处居住。路傍树林下有一小户人家，内有纺车声。即下马，将马牵缚在树桩上，将索放宽，任其吃草，上前敲门，只见开门处走出一老妇，年约五旬，精神清爽，骨格不凡。那老妇人观见正德尧眉舜眼，龙行虎步。忙作礼曰：“客官何处来的？底事降临？”

帝曰：“俺乃北京人氏，欲来访友。因坐马溜韁，仆人失散，天色已晚，借住一宵。来日小仆若到，自当厚谢。”老妇曰：“客官不嫌草榻蔬食，只管暂歇。请入内来坐。”帝即跨入草堂。

老妇才要移椅，帝本当中坐惯，即把椅放在案前，当中坐下。问曰：“妈妈姓甚名谁？家中尚有何人？”老妇曰：“老身王氏，丈夫周俊，在日攻书不第而亡。老身孀守，一子名周元，年轻十七，砍柴为生，颇尽孝道。请问客官，何姓尊名？”帝思把武宗正德分折，即答曰：“俺姓武名德。”老妇曰：“老身昨夜梦见一轮红日坠于草堂。今武大官人降临，且是帝邦人物，谅必有职官员。”帝闻言暗笑：“既梦一红日，岂止一官职而已？真是村妇可笑。”答曰：“俺亦曾当过差官。”老妇人曰：“敢问老爷的前程是几品？”

帝暗想：“天子约有几品。”乃曰：“却无有品数。”老妇曰：“既无数，想是极大，谅有十余品。”帝冷笑曰：“正是。”原来正德自早间至今，已是饥渴难当，四肢软弱。但帝乃享用之人，还不知是饥饿所致，便对王氏曰：“俺被那马跑得慌，莫不坏了身子？为何腹边微痛，头眩眼昏，四肢无力，口中发渴。妈妈可或茶或热水，取些解渴。”王氏曰：“老爷少待片时，备来。”即入内，自思：“要烹茶又无茶器，暗想依他言语，况自早至这时，明是饥渴。前日娘家所送大麦尚余些，何不煮请他？又可当渴又可充饥。”

即忙取些大麦，放在锅中，生起火来。好不作怪，往常大麦极是难熟，今番一则乃正德洪福，二则周元母子的造化。水滚，早闻得麦香扑鼻。想一位差官，难道如此福大？麦熟得紧，及吃时，觉得稀烂。家中又无糖可和，只得取了一碗清淡的麦粥，一双筷子，送与帝曰：“家贫，只有此微物解渴，幸勿推辞。”正德从未见此物，取起筷子，吃了两口，觉得滑腻，况值渴之际。

即问曰：“此最何物？如此可口！”王氏暗想，果是享用的人，连大麦粥亦不识。便答曰：“此珍珠粥”。正德心想：好似珍珠分开。故一面圆，一面扁。即问王氏：“尔好得享用，吃得是珍珠粥，”王氏曰：“此乃微物，何足介齿？吃罢。”早已一碗吃完。

王氏曰：“老爷再吃些若何？”正德曰：“好是好的，只是有些清淡。”

王氏思想：“清清淡淡，教他如何过口？呵唷，还有腌着的盐■子，取些与他过口，免于清淡。但他实享福的人，若不将壳剖开，他必连壳吃下。”即剖开了一壳，放在一个小盘子，一并捧出，安顿案上，曰：“再吃些亦可解渴。”正德不晓此物，见肉有黄红白各色，那壳各分青黄，宛如玳瑁一般。

忙问曰：“此是甚物？”王氏想：“他既不识，待我装个门面。”即曰：“此乃凤眼蛙。”正德着惊曰：“凤乃稀世之物，尔却那里拿得许多凤来，挖眼腌蛙？不意小户人家，用着珍珠粥和凤眼蛙。真是享福得紧。”王氏暗想：“大麦粥和着■子着实狼狈，他还说享福，果是饥不择食。”早已一碗吃完，曰：“不要了。”又问王氏曰：“这珍珠粥却会做药，吃下去腹中不痛，身体依然。”王氏曰：“看来不是腹痛，乃是饥饿。”正德曰：“怎么为之饥饿？”王氏曰：“不食便饥。所谓饥当食，渴当饮。”帝暗想：“朕若不云游，怎知饥饿艰苦？”

时王氏却走到后门，等待儿子余米回来请客。因周元晴时砍柴卖钱，只足母子费用，遇淋雨时，日食甚然艰难，当下家中无有粒米，自那早周元砍了一担柴，挑去市上要卖。却又作怪，往常周元的柴又大又干，一到市上，便卖去。偏偏是日不凑巧，上市多时，全没一人来问。等到天色将晚，已散市了，无奈挑回至路口停住。恰遇着伊母的族兄王员外，收租回来。周元忙问：“母舅那里去来？”王员外曰：“周元尔们少年人，为何一担柴弄到这时候才完，不去发卖，还在此地停步？好懒惰，岂不可恶？”周元曰：“外甥此一担柴早上市，因无人买，故此挑回。”王员外曰：“此必尔勒索高价，故无人要买。”周元曰：“我一担柴只卖一百文足钱，怎有勒索？”王员外曰：“既无人买，当挑回家，来日再上市发卖。”周元曰：“欲挑回家，奈明早无有米粮。”王员外曰：“既如此困苦，我把一百文买了，免尔忧虑。”

周元曰：“足感母舅盛情。”即挑着随王员外来到庄上。令庄丁将柴取入

，即进内取钱。须臾间出对周元曰：“家中无有剩钱，将这钱取米与尔，若何？”

周元曰：“如此更妙。”只好将米付我衣中包回。不必袋子，又要还袋，一番跋涉。”王员外称“是”。登时取出一斗米。周元便把衣前襟盛着，把尖挑索仔搁在左肩上，左手扯着衣角，右手就在衣底提防缝裂，别了王员外。

行到村口，觉得米中有物碍着右手。心中疑惑，向米中一摸，摸出一锭银子，约有五两。心思：“这莫非是母舅要试我诚实与否？宁可送还他，免被他说我贪心。理当贫穷。”即奔去问王员外。曰：“母舅何故米中藏一锭银，要试外甥心肝？”王员外闻言愕然曰：“甚么银？”周元将银呈上，陈明其故。王员外省悟，曰：“早饭后，县中钱粮差来讨钱粮。我清完后，尚余这锭银子，就便埋放在斗里。方才误盛米，出来付尔。不意尔却如此诚实。

即取五钱银交付周元曰：“尔拿去使用。倘有不周之处再来问我取用。”周元称谢，一路暗喜曰：“幸有五钱银子积蓄，却是运到发财。”早望见家门树上缚一匹马，大惊曰：“我果是薄福，发得五钱银子，便有讼事到了门前。此马莫非是府县差人么？”只见伊母在后门招手。周元入内，低声问曰：“门前何有匹马？”一边说，一边将米及银放下。王氏惊问曰：“银米从何而得？”周元具言前事。“母舅所赐五钱银子。”王氏喜曰：“家中有客，幸得有此银子。来早尔可到市上，备些酒供客。”遂将差官武德投宿说过。

周元曰：“我畏命苦，才得这些横财，家中便有客伺候。”王氏曰：“儿好不晓事，武老爷乃是贵人。若礼待他欢喜，他自有重重赏赐。儿可快出去拜见。”

未知周元如何得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六回天子吃鸡做良媒周元捧扇订佳偶

却说周元奉母命，出来到厅上，向正德跪下曰：“差官叩见了。”正德见周元相貌堂堂，果是村汉。称他公差官，即曰：“尔是周元么？起来。”

周元不识礼，只拜两拜，回至后面。王氏曰：“前月母族送我两瓶好酒尚犹存下，可提来奉客。只是无有好菜。呵唷！有了，那只牝鸡才要生蛋，且是肥腻，可宰来请他。”周元着惊曰：“母亲好无打算。那只鸡乃娶妻本，怎么好杀？”王氏曰：“儿好不晓事，我杀鸡礼待他，他定有厚赏。”急忙忙宰鸡白煮熟了，将酒温热，把鸡全只放在盘中，周元曰：“你我分吃一半可好？何必全只俱去请他！”王氏曰：“儿真是痴呆，我们全只捧出，他方知是特意宰鸡相请。俟他吃毕，余下我们再吃。若只把半只送出，他只道是别人赠我们的，却埋没我们的好意。方才武老爷饥渴，弄些大麦粥，因无有糖调和，取几个盐■子与他过口，瞒他是珍珠粥，凤眼鲑，望他称谢。尔休说实话，埋没了情

意。”周元曰：“母亲好想头，说的好名色。”即取杯筋酒肴捧出厅上，请正德吃酒。

帝令周元将鸡撕开，把骨抽出，好得下酒。周元立在棹①边，斟酒撕鸡，帝吃两块鸡肉赞曰：“好得甘美可口！”周元不觉掉下泪来。帝吃惊问曰：“周元尔见我吃鸡，为何落泪？”周元曰：“老爷，尔吃的是我妻子，教我怎不悲伤？”帝曰：“明明是鸡，怎说是尔妻？”周元曰：“老爷有所不知。

家母自知家贫，难得有银取妻。故畜此鸡，俟其生蛋，抱出小鸡，养大卖钱，买双小母羊生养。羊大转买小母牛生养。牛大卖银，方好娶妻。今杀鸡相请，妻子已丧，岂不伤心？”帝闻心中惻然，想：“贫穷小户，若不如此打算，怎得有银娶妻？”曰：“尔不必伤感，待我娶房妻子赔尔。”周元曰：“老爷要娶那一家送我？”帝曰：“小户人家，我不相识。须要官家方好。未知尔可打探的，有甚美貌官家女子么。”周元曰：“有一位绝美小姐，只是他父亲官大的紧。未知老爷可相识否？”帝曰：“越大越相识。但不知是甚官员？尔怎知伊女绝美？”周元曰：“离此间有三四里，有一乡宦。前日我卖柴回，从他后门，见那位小姐随几个女婢扑蝶，生得腰是弱柳，面如朝霞。

穿着一件白罗衣，淡红裙，我一时看得消魂，被他家人遇见，喝道：“周元，怎敢偷看我家小姐？拿去见我家老爷，打尔半死！”我即走了。后来探的这老爷名吴大才，官兵部侍郎。因丁忧回家。那小姐名唤瑞云，年已十九岁。”

帝曰：“可知那女儿许亲否？”周元笑曰：“小人自见吴小姐后，心中系念。

访知吴侍郎善于择亲，姻缘尚犹未定。”帝见周元说得垂涎，便曰：“如此，这吴瑞云配尔，可中意否？”周元曰：“岂敢！求之不得，何止中意？”帝曰：“待我来日，与尔主婚。”周元半信半疑。帝曰：“俺已吃饱，可将余肴收去罢。”周元收了剩酒余肴，入内见王氏曰：“母亲，方才武老爷说，要为儿配亲，信否？”王氏曰：“他乃正人，谅无说谎。尔来早须上市买些好酒肉请他，他不过意，定与你配亲。”周元称“是”。母子饱餐毕，帝令周元卸了马鞍收藏，将马带进后面，取些干草喂养。又在厅旁整顿床被，请帝安寝。方入内安歇。

至次早黎明，王氏即唤起周元，带了筐篮，上镇市买了美酒好菜回来。

王氏忙去下锅整理。周元把马带出，背上鞍鞴缚在旧处，及帝起床，周元进①棹（zhào，音照）——船桨。

上洗面水。帝梳洗毕，呈上酒肴，帝吃饱，令周元收入，母子吃完。

周元出来，帝对周元曰：“蒙尔母子厚情，今要起身。前途若遇我得同行

，即着他送银来谢尔，决不有负。”周元闻言，心想：原来是个光棍。昨晚吃我得鸡便说要娶妻送我。今早竟不说起，便问曰：“老爷昨夜许我的事，未知如何？”帝竟忘怀，答曰：“许尔甚么事？”周元曰：“便是要为小人娶妻？莫不忘记了？”帝曰：“这却容易，可取文房四宝前来。”周元曰：“小人不晓得甚么文房四宝。”帝曰：“就是那纸笔墨砚。”周元笑曰：“原来是写字的器具。”即入内取了笔墨砚，并一张草纸前来。帝曰：“草纸怎好写字？可换白纸前来。”周元曰：“村间无有白纸，可暂用。”帝暗忖：“九重诏命，怎好写在草纸之上？呵，有了。就写在这扇上。”按帝所执金紫檀扇一面，画着江山万里图，一面空着。帝就御书云：诏谕兵部侍郎吴大才：朕将尔女吴瑞云，许配周元为妻。尔其钦哉，毋忽朕诏书。

傍书年月日，大明正德武宗皇帝花押为凭。写完将扇付与周元曰：“尔把此一扇付与吴大材，他自然择吉，与尔完婚。”周元曰：“这柄扇能值几何？可当得聘金？”帝曰：“不然。只珍重这几个字里。尔须听俺言语。尔到吴大材衙前，须大模大样，令家丁唤吴大材，冠戴迎接。尔当从中门而入，把扇展开，擎在头上。他若跪下，尔不可同跪。俟他接了扇去，尔方拜他称为岳父。”周元吃惊曰：“我乃一个小民，怎好受他拜见？老爷休累我讨打。”

帝曰：“有这柄扇，他怎敢怠慢？”周元息思：问过母亲方妥。忙进房间母亲曰：“那武老爷的话可信否？”王氏曰：“我已听知了。可把扇我看便知。”

周元将扇付母亲观看。

按王氏因丈夫在日攻书，王氏也识几个字。一见即便吃惊曰：“原来此武老爷乃当今天子暗访。既有他的御笔，吴侍郎自必遵旨结婚。此乃我们的造化。尔可随我前去朝见，讨个封赠。”周元大喜，曰：“虽是天子，但他吃我一鸡赏我一妻，也就够了，还要封赠？休要惹天子厌恶。”王氏曰：“尔不晓事，只管随娘朝见，自有封官。”遂同周元来到厅上。王氏跪在前，周元跪在后。王氏奏曰：“臣妾母子，肉眼不识圣驾下降蓬蒿。今欲垦恩封授一职，所见陛下慈仁。”帝大喜曰：“原来王氏尔也识字！”王氏曰：“臣妾略识几字。”帝曰：“难得尔母子清贫有节，可取扇来，待朕恩封。”即提笔在扇上写着：“恩封王氏一品大夫人，周元为头等指挥使。”写完，将扇还王氏看过。王氏大喜，曰：“叩谢陛下圣恩！”周元不识礼法，只作两个大喏，曰：“好皇帝，感谢得紧。”帝曰：“周元可将扇去速见吴大材，以定姻事。”周元即入内，嘱母曰：“尔须留住天子，倘吴侍郎不许姻，事便好请天子去理会。”王氏笑曰：“好呆子！天子既有诏书，何患吴侍郎不从！尔勿疑，可速往。”周元领命，带扇出门。

且说帝见周元去了，寻思：吴大材若见扇，必率文武来朝见，迫请回京，焉能游幸各处？不若回避为是。便对王氏曰：“周元此去，姻事必成。朕若回京，可令周元供职，朕当重用。就此朕要起程。”王氏曰：“陛下少待，周元回来起程未迟。”帝曰：“朕恐吴大材约着文武官员前来，不便。未知此地离三峰岩多少路途？朕欲往一游。”王氏曰：“三峰岩南去只四五里便是。陛下路上保重身体。”帝称“是”。上马，恐地方官追赶，不敢向南，竟勒马加鞭，往别路飞奔而去。

那时周元来到吴大材府前，见那些把门的家人坐在门首，大模大样。周元畏缩，不敢向前。早有认得家人喝曰：“周元在此探头探脑，做甚么？”

周元曰：“不敢胡言！今日的周元不比往日的周无。”家人笑曰：“今日却是怎么？”周元曰：“我家昨晚有一北京客商借宿，称尔老爷的上司，寄一把扇，要付尔家老爷。吩咐尔家老爷，须开中门跪接。”家人曰：“尔莫非疯颠么？甚么客商，倒要我家老爷跪接扇子？”周元曰：“这客人乃是当今天下第一人。尔若不通报，必误尔老爷大多。”众家人内有一个精细的，向众曰：“昨晚府县官曾有密事，称天子幸云山东。今周元所言，恐必是天子，故这等大喇喇模样。”众人曰：“说得是。”即对周元曰：“少待通报。”

便令那精细的入内，见吴大材曰：“启老爷，邻乡有一个周元，诚实少年人，手执一扇，称是昨晚有一北京人寄宿他家，寄一扇与者爷。要老爷中门跪接。”

吴大材怒喝曰：“该死的狗材，北京人岂是稀罕！怎要我跪接？”家丁曰：“老爷请息怒气，小的恐是当今武宗皇帝宿在他家，周元故说是天下第一人。”吴大材猛省曰：“尔言有理，可着周元待我迎接。”便忙端的即忙冠带起来，开了中门。

周元看见中门大开，心思侍天子现在家中，放开大步，两手将扇高擎在头上，直进后堂。吴大材早已降阶伺候。向前认得果是御扇，且又御笔，忙俯伏跪下。周元惊了一跳，急将柄扇掷下，一同跪下曰：“折杀了小人。”

吴大材起来，拾了扇子，方扶起周元，来到厅上。周元问曰：“朝廷要将老爷的小姐婚配与小人，未知老爷肯依允否？”吴大材曰：“贤婿差矣！即是天子，怎么不允？”周元大喜，即忙移一椅放在当中曰：“请岳父大人高座，受小婿礼拜。”吴大材即扶起周元，命周元坐在旁边。吴大材问曰：“贤婿怎能与天子相识？”周元即将正德借宿，伊母杀鸡相请，天子代小婿娶妻之事陈明，吴大材想：“好个潇洒的皇帝，他吃鸡倒把我女儿偿还鸡债。”曰：“贤婿有福，天子恩封为指挥使。待我知会众官员，请圣驾回朝。贤婿作速回家，留任天子要紧。”周元领命，辞别出府而回。

未知回来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八回 吴大材奉旨赘婿明正德乏费卖骑

却说吴大材，令周元速回，留住天子。周元领命，出府而回。吴大材令家丁飞马进城，知会众文武，速来周元家中，朝见天子。自己整备等待。那周元赶回家来，一见门前无了马匹。忙从后门进内，见王氏问曰：“儿去见吴侍郎若何？”周元便把吴侍郎礼待言明。“如今吴侍郎知会文武官，欲来朝拜天子。”王氏曰：“自尔出门，朝廷亦就起程去了。”周元惊曰：“母亲何不留住？今文武若来寻，无天子，岳父岂不悔亲？”王氏笑曰：“痴呆子！即有御招王婚，又行过翁婿礼，怎的赖亲？”周元曰：“未知天子今将何往？”王氏曰：“天子说要往三峰岩。”周元曰：“待儿拜将回来。”即忙紧走三峰岩而去。

时瑞兰州众文武官，闻报天子在周元家中，俱出城到吴侍郎家相等。吴大材把御扇与百官看过，各官忙备官带，执事仪从，令一家人引路甫及周元的村口，各官下马步行，令随从人役，在村口伺候，不许喧哗。众官来至周元门庭首，见门闭着。文东武西分立两旁，屏气息声，连咳嗽亦不敢一声，惟有王氏在房中，自思母子得受朝廷恩封，暗暗喜悦。忙闻得门外有步履之声，细听时又无动静。心中疑惑，即起身来开厅门。那门前百官听得开门，疑是天子圣驾出来，文武官员一同跪下，齐称“万岁！万万岁！”这王氏那有此福，一见文武跪下，倒吃一惊。回身要走，不防失脚，跌倒在地，一命早已飘渺。

那众官跪候许久，并无声息，偷眼一看，只见室中有一妇人倒在地上不动。那文武齐齐立起身来，那吴府家人叫曰：“不好了！此乃周元之母，无故被列位老爷拜得动也不动。周元回来，怎肯干休！”吴大材进内，见无正德，连周元也不知那里去。又见王氏人事不省。忙令家人扶进房床安顿，一面令人找寻周元。

不料那周元，因赶到三峰岩，寻无正德。寻问旁人，俱说未有骑马之人到此。周元只得赶回。吴府家人远远叫曰：“周元快回，众官等待。”周元应曰：“我来也。”家人忽省悟：“他如今是姑爷，怎好叫他姓名？”忙改口曰：“姑爷快来，与众官相见。”周元奔到门首，众官向前相见。吴大材问曰：“贤婿从那里来？天子今在何处？”周元便把伊母言往三峰岩，“迫赶圣驾不遇，如今不知圣驾何往？”吴大材曰：“圣驾我们自去寻访，贤婿快去伏侍令堂。”

周元应诺。进入房中，见母卧于床上，呼之不座。揭开被一看，见王氏双目睁白，奄奄欲绝。心中大惊，出问吴大材曰：“家母何以如此？”吴大材便把前情言明。周元暗恨众官，将伊母拜得如此颠到，再进房呼了几声，只见王

氏双目向周元一看，闭了。两足一蹬，早已呜呼哀哉。周元放声大哭。

想着无有分文收殓，不觉哭了又哭。众官苦劝。吴大材劝曰：“令堂今受朝廷诰封一品，死得有光。且收拾丧事为是。”周元曰：“小婿分文断绝，如今怎得措备？”吴大材曰：“我已着家人拿银前来料理。”府县官员曰：“收殓后，移到吴大人那旁去开丧。此间好起造行宫。”周元问曰：“造甚行宫？”

府县官曰：“将军不知么？凡圣驾所住之处，须造行宫。方表地方官敬。”

周元曰：“列位差矣。这是我的住宅，又不曾卖于天子，怎么要造行宫？”

吴大材曰：“凡圣驾住过，便当盖造行宫，此乃朝例，贤婿俟收殓完，移到我家开丧。”周元曰：“依此而言谁敢与天子结交？连房屋亦占为行宫了？”

众官辞别回城，使人役四处暗访正德天子。吴大材给银将王氏一品夫人厚礼装殓入棺，将棺运到自己家中。文武官员，俱来吊奠。开丧后。吴大材即请教师，传授周元武艺兵法。至服阙方与女儿完亲，遂进京供职。此是后话不表。

且说正德天子，恐百官跟寻前来，加鞭奔至日色将晚，今番知是饥饿，见路旁有一村店，架上排列些食物，招牌上写着“王家店安寓往来客商。”

店前坐着一个老头儿，正德下马，将马漳到店前。店主人忙向前迎接，曰：“客官，天色已晚，就在小店安歇罢。”正德曰：“极好！”店主人把马牵往后槽，又引正德，进了一座房中，问曰：“客官何处，高姓大名？”正德复以武德答之。店家随备过酒饭，帝饱餐毕，和衣睡下，自思在此俟王合前来同往。至次早起床，就在店前悬望王合，从此一日三餐，尽是王小二供奉。

过了八九日，见王合并无影响，帝心焦。那一早王小二笑吟吟向前曰：“小人有句话告禀老爷。”帝曰：“何事？只管说来。”王小二曰：“大官人在此连饭钱房税，及马草料，每日共银一两，客官到店九日，共九两。可怜小人微本生意，敢求先给些银两，好备酒菜伏侍，若何？”正德闻言，目瞪口呆曰：“我有一个家人，因途中失散，我故连日在此等待。银两俱在他身边，等他前来，一并给还尔。如今分毫断绝。王小二着惊曰：“盛价既已失群，知他几时前来？再过二日，小二连店亦开不成，那有酒饭伏侍大官人？须想一想有甚救急的方法。”帝曰：“尔太忒呆了，我这里又无熟识，实是无计可施。”

王小二想了一会曰：“大官人人要用费，马又要草料，何不把马卖了，省

了草料，又有银两使用。何等是好？”帝问曰：“官兵要马征战，民间要马何用？那个承买？”小二曰：“大官人不知。我们山东路上，最重牲口。

又有公子王孙富室之弟，走马驰射。马匹极是合用的。”帝曰：“既如此，烦尔看那一家要马，叫他来买此马。”小二曰：“小人怎知何人要买马？但我们此间前去四五里有一市镇，五日一次墟日，各物齐备，亦有牛马货卖。

要用牛马的，到市选买。来日凑巧就是赶墟日期，小人引客官带马到墟，自有人买去。”帝曰：“极好，尔须把马整顿，来日好去赶市。”王小二曰：“小人知道。来日五更后，便要前往。”帝曰：“不差。”

果然是夜，王小二先起来，收拾定当，方去请正德起来洗梳、饱餐上马。

王小二提一盏灯引路。锁上店门，赴市来到镇市上。此时天色尚早，做买做卖的还未齐到。正德即下马来，心思自有天子，谅无赴市的。不一时间，肩挑背负，挨挨挤挤，十分热闹。又有许多马上市。只见有一伙富户子弟，前来买马。原来正德的衣服整楚，兼那鞍鞴俱是八宝镶就。金鞭金蹬光华夺目。

谁知道有卖马的？都无一人敢来问他一声。正德等得许久，见无一人来问他，又见东边一伙人围看几匹马议价。正德心想：须牵向到热闹处好卖。即牵马到东边来。众富户见正德的马肥骠，恐被踢伤，遂散往西边去了。正德又牵到西边来，西边人也散去了。正德撞来撞去，只是无人来问他的马。心中着急，须臾间亦就散市。帝闷闷不乐，只得牵马和王小二回来。

至路上，正德埋怨曰：“这都是你主人不好。尔见我安闲无事，故弄我到此吃些辛苦。”王小二曰：“大官人休说笑话。岂不见市上卖了许多马匹，偏偏尔的马无人要。”正德曰：“为何连问也无人来问一声？又不见得我要勒索高价！”王小二叹气曰：“总是小人晦气，故无人问。”正言间，忽见前面来了一人，头戴缎巾，身穿一领皂绫袍，布袜皂鞋，年约有三旬余，骑着一匹小白马，前来迎着王小二问曰：“小二哥，尔今早店门为何锁着？却往那里来？”王小二曰：“原来是汪员外。”即指着后面曰：“为同这武大官人，带这马到市上去卖。无人要买，到这时才来。”汪员外见了那匹马，暗想：好一匹千里马驹！遍身洁白，并无半根杂毛。忙下马向正德作揖曰：“请问大官人，贵府何处，高姓大名？”正德答礼曰：“俺乃北京城内人氏，姓武名德。因欲往游要苏州。未知员外姓甚名谁？”王小二曰：“我这员外姓汪名如龙，极是一位慷慨的人。”汪如龙问正德曰：“尔这马要卖多少银两？”正德曰：“只因小仆失散，欠些路费，故欲卖此应用。任凭员外酌量给银，不必言价。”汪如龙说：“大官人须说个价出来，小可方好发给。”

正德暗想：往常卖马每匹介银只得六七两，谅俺的御马，值银两必多。但不可说得太多。他若不买，又无人要，反为不美。即答曰：“就是五十两银子

。”

汪如龙吃惊曰：“怎要五十两银子。”正德疑他是嫌多价，又曰：“若嫌多，便减些也无妨。”汪如龙曰：“非是嫌多价。小可是说，这匹好马五十两银子怎买得来？王小二哥，可同大官人到舍下取银两，自有薄礼相谢。”王小二喜诺。

三人来到庄上。汪如龙对正德曰：“大官人这鞍鞴可取回去。”正德曰：“我既无马，要这鞍鞴何用？到是相送罢。”汪如龙暗喜，只此鞍鞴价值数千金。即请二人坐下，随进内取银两付与正德。曰：“这是白金二百二十两。”

另此十两与王小二曰：“折为一茶之敬，勿嫌微薄。”王小二连连称谢。正德曰：“银原先要五十两，何故许多？”汪如龙曰：“此是薄意。大官人此银不收，此马小可也不敢受。”王小二曰：“员外既然如此好意，大官人收了为是。”正德方收了，谢了汪如龙，出门首分别。

未知汪如龙买得御马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九回六家店赌博呼子王庄内召神除妖

却说汪如龙买得此马，十分欢喜。一喜此马是千里驹，一喜只鞍鞴已价值千金。每日牵出，欲骑上驰骋，谁知这马不是汪如龙骑的，不受牵络，骑上去即咆哮跌下来。心下疑惑，细看那鞴上却雕着“御用宝马”，始知是正德天子云游到此。又恐天子日后怪其为富不仁，贱买宝物，责罪非轻。自思：打探帝若回京，将此马及鞍鞴仍送还他，方保无虞。只是此时被地方官认得此马，疑我是谋害天子。遂将此马隐匿在家中不表。

单说正德天子，别汪如龙，同王小二行来路上，对王小二曰：“尔倒交结这等好人，明说五十两，他却送出二百二十两。”二人回到客店，正德又停了一日，盼望王合不到。心思王合既不知去向，我怎好在此等候？不如趁有银两，赶到苏州游耍，亦好早回京；即分付王小二：“明早早些造饭。”

遂安寝。

次早起来，梳洗餐饭毕，取了十余两银子，付与王小二。王小二欢喜，遂代正德天子取出包裹。正德收拾银两，藏在身上，出门而去。是晚寻店安歇，一夜无话。至次早饭后，来到六家店，遥见一座屋宇，甚然高大。旁开一小门，门首坐着一人。忽有三个人，衣冠楚楚，从那边而来。其门前的人，立起身来，笑嘻嘻迎住曰：“请进内一坐。”三人俱点头，那门前的人叫一声开门，小门便开，三人进入去，门随手闭上。正德看见，心中疑惑：“不知内里作什么勾当？”忽背后又来了三个人，正德即帮着同行。那门前的人又叫开门，正德同三人入内，见门后坐着一人，将门又闭上。又见厅上坐着一人，站起

身来请进，令家人进茶。茶毕，引进后厅，厅上排曹一大凉床，众人环坐凉床面前，各排列金银。正德已知是赌博局场，心想：“我是一个天子，福气必大，且赢他些银子，亦好应用。”便曰：“诸位请赌一赌何如？”

那抽头的当家对正德曰：“我们因本处官府要勒索规例银，故此异乡人概不和赌，客官休怪。”正德见桌上列着笔砚，顺便拿一纸条。暗写的圣旨字样，又向身上取出内号小玉印，染上朱红，印上纸条，令人粘贴在外面门槛上，文武官看见，自不敢来问。抽头当家即令人取出粘上。正德曰：“今可放心赌了。”

抽头当家曰：“我们乃是一颗骨骰，削就十二面，面上刻十二地支，乃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。每人各占一时，各约多少银两。我公平将骨骰撵下盘内，任他团团地转转罢，看骨骰面上是甚字，若子时向上，即子时全胜，十一注俱输。我只取些抽头而已。”正德曰：“如此我就占着子字。”

抽头当家即登记上号。众人也各占尽了十一时字。正德曰：“诸位每人要赌多少银两？”众人曰：“每人只赌的十两银子。”就是各人随各取出十两银子，与抽头当家。抽头当家将各人银，看清秤定。正德亦即取出一百两，放在面前，对众人曰：“我若是输着，令当家明称便是。”众人称：“善”。

抽头当家即将骨骰子向盘中撵下去，那骨骰子团团转了几转，各人各挟争胜，各叫本占之字。正德也呼：“子来！子来！”子子子响的一声，那骨子上“子”字正向上面。正德暗喜：“我一堂堂天子，自然福大。可笑这些小民穹我赌博，真是不识生死。”便把各人出注银子扫归在自己面前。问曰：“还敢再赌否？”众人曰：“怎么就不敢？”正德曰：“我再占得‘子’字。”

众人各占定着。抽头当家替众人再称清银子，又把骰子撵下。到底天子洪福极大，又是子字向上。正德又问：“再赌否？”众人曰：“尔的口灵，要再赌，须换别字。”正德不肯，换着抽头当家曰：“不若，赌反的，若何？”

正德曰：“赌钱已是不该的，怎么好反。”抽头当家曰：“十二时子亥对照。

比如亥时向上，子时向底，赌反即是向盘底的赢，未知客官要再占甚时？”

正德曰：“我仍照子字罢。”众人都占定了。抽头当家将骰子撵下，正德即喝：“子子。”及骰子倒下，却是“子”字，幸还摇动未定。正德方悟“子”

字向上即输着，意欲“子”字死倒碗底。一时急了，将手一指喝曰：“督死子。”暗中神将相助，一杀响，那骰子番将起来，恰是“亥”字向上。正德又赢了。问众人：“敢再赌否。”众赌友曰：“本要再赌，被尔督死子唬怕不

赌。”正德笑曰：“不赌便罢了”。遂取了四五十两银抽一头，当家大喜曰：“赢了银两，收上身中。”出门，把那赌令出圣旨的字条拆下，向前途而行。

行至日晚，投宿歇了。次早起身，行至天色将晚，度无客店可投宿。忽望见远远有一盏灯光，赶将近来，来到山湾外。恰遇着一小童赶路，不提防头颅正撞着正德胸前。正德大怒，揪住小童曰：“我请问你，你如此急急忙忙，莫非要去报死么？”小童赔个小心曰：“不瞒客官说，我大公在此村庄中名王富有，生下一女子，名唤了媚春，年登十六，姻缘未定。只半年前忽犯着不知什么妖魔，茶饭不思吃，笑哭不常时。几次请得法师到家内祭禳①驱除无效。近来妖怪更加厉害。法师一做起法术，妖怪便飞沙走石，打的法师及众庄丁，遍身都是鲜血，奄奄待毙。法师也无法可施行了。方才有一朋友，荐一群法师，说是江西广信府龙虎山张天师派下，专会治妖。今晚宿在镇上，太公令小的去看他，要请他来看妖怪。不料我一时着忙，误撞着客官，望客官赎罪。”正德思：“天已晚了，又无客店，不如骗他，到太公家里去宿歇一宵。”即向小童曰：“是尔太公的造化，我及京城派下的法师，专会降妖，待我替尔太公治之可好。”小童曰：“未知你们派比江西派若何？”

正德曰：“我们京城及天下首善之所，地灵人杰胜江西多矣。”小童大喜，引正德回到庄前，先进内回报太公，把遇着京城派法师说明。

王富有曰：“如此请他进来。”小童应声，出请正德入内，大公敬请上堂，分宾主坐下。各通姓名，具酒食相待。正德饱餐过自思：“真命天子，自有百神护卫，况太公如此厚德相待，便替他治妖，也是美事。”即问太公曰：“这妖怪共有几个？”太公吐舌曰：“一个已是厉害，还说几个？”正德曰：“尔可将令媛移往别房去住，待我到房中看看是什么妖怪，即可擒除之。”太公起身入内，打发女儿移在别房，即出引正德到女儿房中坐下，只见收拾却甚整洁，奈阴风冷冷浸入筋骨，正德曰：“油火要齐备，若有古剑，可执一口来伴手更好。”大公令家人一一整備，另送上朱砂笔符纸。正德曰：“太公可带家人在空房等候。若有呼唤，可前来帮助擒妖。”太公退出，自带庄丁伺候，恐法师被妖谋害，速出救应。

时正德坐在房中，觉得冷气浸入。将朱笔写着：“值日将神功曹，代朕降妖。”粘贴在门槛上，闭上房门。恐妖怪进来报怨，仗剑坐着，灯火燃光。

不一时间，听的门首有声叫曰：“小神在此，等候陛下，有何圣谕。”正德心内疑是妖怪来骗他，即仗着古剑，把门略开一隙。趁着月色微明，见一位天神，身高一丈二尺，黑面胡须，乌盔乌甲，手执钢鞭。正德问曰：“尔乃是何神道降临？”天神答曰：“小神乃赵元坛是也。”正德曰：“今有王富①祭

禳——祭祀，向鬼神祈祷以消除灾殃。

有之女，被妖怪所述。敢烦天神驱除，以安此女。”天神曰：“领法旨。”

即腾空而去，正德仍闭门静坐。

须臾间，忽听得狂风大作，杀声振林木。又霎时间，月白风清。半空中叫曰：“妖怪首级在此，缴旨。小神去也。”正德开门一望，遥见庭中一物，似白而红。忙叫太公：“妖怪已擒斩了，请来观看。”太公同庄丁忙带着火把兵器来看，却是一个玉面狐狸的首级，鲜血淋淋，峥嵘可怕。正德命庄丁，取出火骨化灰，沉于涧水。太公拜谢救女之恩，正德曰：“夜已深了，可借一处安歇。”太公即送进客房睡眠。

早饭方起，太公已备盛席款待。吃完正德要辞别，太公强留，正德不肯。

太公捧出一百两银子相谢，正德分毫不受，立即分别起身，在路上自思：“自古及今，从未闻有天子代人家治妖，朕今好似光棍一般。”遂赶向江南扬州进发。

未知此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扬州店看诗忆梦新庄银出世朝君

却说正德天子，自王家庄治妖后，遂赶向江南扬州。一路上雇车税马，趲了路程。非止一口，到了扬州。心思：“这扬州乃天下第一佳丽之区，繁华之地，古人有品题其佳丽云：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况经隋炀帝游幸江都，把一座城池装点的十分锦绣。不过真所谓神仙到此，也当自迷也。朕今到此游耍，不枉了出京辛苦一番。”随进入城，去游无数亭台楼阁，观不尽珠翠花红。不觉日色已西斜，即寻店歇宿，且按住慢表。

且先说这扬州城内，有两个绝色美人，俱是良家处女。一个本姓王，其父曾为县卒，因生时家中有一株芍药盛开，故表名红芍药；一个姓白名唤白牡丹，与红芍药是中表姐妹。初生时，也有瑞异。两家同居一处，人号为姐妹。稍长学习针黹，并琴棋书画，二个不相上下，只是一好艳装浓裹，如依醉春风。一好淡扫素质，如藐姑仙子。尝有术士过其门首，见之，谓县卒曰：“此二女后日必享大福贵，可惜现前六亲无情，兄弟终鲜。”以故父母爱惜之如掌上珍珠。不数年间，两家父母相继云亡，家业亦遂零落，只靠着花大娘淡度过日。按这花大娘及是红芍药之继母，还是白牡丹之后妯母。其为人性极贪吝刻薄，与二女不相和睦。那一日观看这二女长大，常言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。心思：“这二女奇货可居。每每令伊亲弟花无赖教导他吹唱弹弄，意欲落在青楼翠馆，图些厚利。以故红芍药年登十六，白牡丹年登十五，俱未订婚。凡遇着来议亲事者，花大娘索性要他许多聘仪，也是二女之福分也。

议来议去，不得定着，其一时名扬四处。至有读书人，相为品评云：“欲把牡丹比芍药，淡装浓抹两相宜。”也有轻薄子空与羡慕云：“宁向牡丹花下死，风流作鬼也甘心。”其倾动也如此，早风闻了苏州府。一位公子央托个客商，使用二千余银两，向花大娘买定这二女回去，后来另有表白。

单说正德住在客店，店主人备上筵席敬奉。正德饮至半酣，举首观看右壁间题着二绝诗云：

青山隐隐水迢迢，秋尽江南草木凋。

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叫吹箫。

落魄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

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倖名。

回看左壁间，亦题二绝云：娉娉弱弱十三余，豆蔻梢头二月初。

春风十里扬州路，卷上珠帘总不如。

多情却似总无情，惟觉尊前笑不成。

蜡烛有心还惜别，替人垂泪到天明。

吟罢叹曰：“昔杜牧之在扬州，每夕为狹斜之游。朕身为天子，不及杜牧多矣。”因唤店主问曰：“此间可有绝色美女可采否？”店主曰：“客官来得迟缓了。”正德曰：“这是怎么？”店主曰：“此间南去胡同街头，有一座大大的盖屋，内有两个绝色美女，一名唤白牡丹，一名唤红芍药。无论我这本地驰名，连外府州县都倾动的。你道凑巧不凑巧，这几日前闻有个大商客，使用了多多银两买去。现时此间却未有闻得。客官早来三五日就好，岂不是来得迟缓呵？”正德闻言，触动心情。因思：“朕前在宫中，梦见二美女，就是此二女入梦。怎么即在此出头，又不相值？语云：“有缘千里终相遇，无缘见面不相逢。”难道朕与他无缘么？朕今须沿途细访其踪迹罢。”

饱餐毕，入房安寝，忽思一路行来，银子花费将尽身边无物可以再卖，如何是好？一夜翻来复去，睡得不曾合眼。

至天色黎明，起来梳洗毕。店主端上酒饭，食罢算还房税，并无余银。

立即起身，赶出城来。行走到日午后，觉得一会疲倦，直至渡仙桥，桥石光滑，桥头有大株枫树，树影正照桥上。正德就停在枫树影下睡去。按正德帝乃游龙，自然绝处逢生。适逢秋水泛涨，上桥至正德身边，逆流退下。此谓之洪水逆流，那树影倒照，护住帝身。不一会，早有一富户杨志仁讨租回来，见洪水逆流，树影倒照，知必大贵，与之结交有益。乃唤正德醒来，叩其来历，正德仍将假名说出。因游苏州，家仆失散，盘缠用尽言明。杨志仁即邀到家中，备酒相待极殷，欲与帝结交为兄弟，正德从之。备香案，当天结拜兄弟。杨志仁年长二岁为兄，令僮仆们尽称正德为二员外。送入客房安歇。

员外着僮婢小心礼侍，二员外有好酒肴，买来奉敬。只是其妻张氏，暗恨丈夫失算。杨志仁具言征异之事：“尔当礼敬。”从此令裁缝匠重新为正德制起寒衣。

正德偶云：“兄异日进京到舍一游。”员外曰：“贤弟家中必定富足。”

正德曰：“我家华屋联绵，富堪敌国，住在内金城东华门内，俱是好室家。”

原来杨志仁不曾进京，怎知东华门，便是皇宫？过了十余日，正德问志仁曰：“连日兄长语言无绪，莫不有事，挂碍在心？弟要就此千别，兄可拨出银两，助弟游耍苏州，好得回京。”杨志仁曰：“弟何忍骤居，且待明春，愚兄同往苏州。愚意明早欲往南村收谷，须数日方得回来。贤弟可在我家候我若何？”正德曰：“弟且候兄收来，然后分谷别可好？”杨志仁大喜，次早嘱妻张氏及奴仆，小心伏侍义弟，即别正德。向南村而去。

张氏密叫家人杨智议曰：“尔主人眼内无珠，结交这二员外，破耗家产，若再延迟不去，家业岂不被他罄空？尔有何计策，可遣他快走。”杨智曰：“新造的庄内，鬼魅甚多，无人敢往，不如诱二员外去安歇。夜间必被鬼魅唬坏性命。大员外若回时知道，难道为他人报怨？”张氏喜曰：“尔计极善，可速行事，有赏。”

杨智应诺，到厅上见正德曰：“二员外若无聊，何不到新庄内游耍？”

正德喜曰：“新庄在何处？即当一往。”杨智进内，向张氏取出钥匙，引正德到新庄。开门进内，厅上桌椅俱齐备，房内亦有卧床。正德曰：“此间幽洁清静，今后可在此安歇。”杨智心中暗喜，备办了油火茶炭等物，伺候至晚。正德饱食毕。杨智回复张氏，张氏欢喜：“今夜必然被鬼所算。”

正德坐至初更，观看杨智不再回来，关上庄门，又将房门掩着安寝。至二更后，闻厅上有绣鞋声。正在疑惑，“呀”的一声，房门自开。正德吃了一惊。只见四个小女各有几分姿色，俱穿着麻衣素裙，入房而来，齐跪在床前。正德起坐在床心内，并无惧怯，问曰：“尔是什么妖邪？或是怨魄冤魂？”

快快说来。”四女齐声奏曰：“小女乃金银之神，专候陛下，故屡次将住屋之人惊走。今幸圣驾临此，可向此地中掘土三尺余，即见金银，小神等以便出世。”正德曰：“金银不为稀罕，尔等要出世，须自出现，朕实是不耐烦发掘。”四女曰：“出现的非难，只恐惊动圣驾不便。”正德曰：“寡人不怕，尔等只管出现罢。”四女齐声领旨，化一阵风而去。床子果然振动。正德一看，乃是金银，浮出如山，把卧床直挺起到半壁，正德方才醒悟曰：“此处有鬼祟，故恩兄不言及。嫂嫂使我来住，此其心必怀不善？岂可久留于此！

何不来早多带些金条起身，把余金银谢他，再留一书辞别罢。”随即安寝

至此早，杨智早至庄前。叫开门不应，连叫数声不应，疑是已死，忙回报张氏，称二员外呼唤不应，张氏也疑其果死，即令僮婢带梯，越墙开了外门。张氏进内，正德方醒来，喝问：“何人入来耶？”下床穿履而出。张氏见礼，正德问曰：“嫂嫂，此间有鬼作祟否？”张氏曰：“及造新庄，我们尚未曾到此，却不知其详细。”正德即将昨夜金银浮出事情表白：“哥哥若是回来，说我把这金银相谢，我就此要分别了。”张氏曰：“叔叔若去，尔兄回时，只道是我怠慢。”正德曰：“多承嫂嫂好意，新庄使我前来镇压，怎说怠慢？”张氏心知是讽己，无言可答，正德曰：“嫂嫂可取文笔四宝，并我的包裹来。”张氏令家人取至。正德就在桌上写的一书，书中略吐出真情。又写云：“兄若到京，弟家住在东华门，乃天下第一人。若见午门官，自当奏明。所得金银，兄可取用。国政繁冗，急欲回京，不得面辞。”封好了书，交张氏曰：“此书交哥哥收，银两可押回家去。至此间鬼祟已绝，也可移来居住。”随取得金条，藏在包里内，辞别张氏起身。张氏忙令僮仆把金银运回家中。

过了数日，杨志仁口家来，知正德已起身去了，心下疑惑，何故不俟见面而去？张氏引志仁看其许多箱笼的金银，忙问曰：“此从何而来？”张氏微笑曰：“尔的眼力不差，叔叔真是福泽的人。”便说起拾得金银前情。原来此庄是金银作祟的，杨志仁怒曰：“原来尔诱他到鬼窟，他知尔是歹意相加，特地去了。”及再看书信，惊曰：“依此看来，此及当今正德天子，云游到此，尔既触犯他，此金银需收存勿动。”遂查明共得金银二十余万，藏下。后日闻正德天子回京，运载到京面君。正德天子大悦，此是后话。

未知当下云游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吹玉笛取笑渔姑拾金钗调戏凤姐

却说正德取了金银，雇了车马，不一日赶到苏州，随到虎邱山游览一会。

看看惟有客馆酒楼，笙歌盈耳，却无甚好景致，方悟是当时刘瑾劫驾，故撺掇冒奏。遂回到苏州城。闻得苏州城，花灯极称精奇，思量：灯节后回京，也不枉到苏州游耍一番。我今不如先到浙江杭州，遍览西湖，及复回苏州过年，俟看新春花灯。主意已定，宿了一夜，次早即雇船到杭州。

不多时到西湖上，忽见湖内有数十只画舫渔船，泊在堤下柳影深处。原来这湖内当风日晴和时节，多有王孙公子、贵客豪家，乘兴买棹挟妓携酒，箫鼓笙歌，十分鼎沸。因这几日天气严寒，不曾出游。故渔舟俱停泊暇。正德向那渔船上老渔婆曰：“婆婆，你且把船撑来渡我湖中，玩些景物出水，重重有赏。”那渔婆看见岸上有人唤船，答曰：“我来也。”即令小渔婆把船拢至岸边，将舱板渡正德上船，接入舱中。母子分头摇橹，放乎中流。正德坐舱中观望

。时值隆冬，物色萧条，山川寂寥，无甚佳丽，也无甚意思。

适见后舱蓬寮上，押着一枝铁笛，就随手拿来，向口里一吹。从来正德不会吹笛，当下吹有不能成声，只得糊涂弄腔，那船尾少年渔婆，听得北京人腔调，忍不住笑。正德回头一看，虽是渔家生成，却也笑容可掬。趁着老渔婆面向舱外，搭手搭脚扒到后舱尾，陪个笑脸曰：“小娘子，劳力了，略歇一歇，待我代小娘子摇一摇可好？”小娘子含羞带笑曰：“客官有烦了，你不晓吹笛，怎得会摇橹？”正德曰：“不妨事。”已来到橹边，用力把橹一推，那船一歪，颠了一颠。小渔婆紧扯住，发慌曰：“方才不是扯住，怕不下水晶宫去见龙王哩。”那老渔婆回过首一望曰：“客官这不是当耍的，日已将脯，女儿可把船拢到湖边，待客官上去寻宿罢。”霎时间，船已抵岸，正德还了船税，上岸寻店安歇，一夜无话。

次日进杭州城，却也商贾云集。来到街上，日已午刻，见一座酒楼，店前挂个牌，上写着：“李家店安寓仕宦。”正德大度进店，见当中一席，没有人坐，即当中坐下。小二上前问曰：“客官要什么酒菜？”正德曰：“上等筵席，备一席来。”小二曰：“我这李家店，比别不同，上席银十二两，中席八两，下席四两。”帝曰：“上席只要一十二两，却又甚便宜？”小二曰：“我这店例先交银后吃酒。”正德曰：“如此更妙。”遂取银付讫。小二曰：“客官若要安歇，小店也有客房。”正德曰：“可将席排在洁净房屋，就此安歇。”小二领至最后客房，备席前来。正德令小二多备茶炭油火，待我今夜畅饮一宵。小二备完退出。

正德自斟自酌。至二更自想：“朕在宫中有后妃侍酒，今宿在孤店，好不萧条寂寞。”正在动情，早来了一个美人。原来这店家名唤李郎，父母俱开酒楼，家资颇裕，双亲已亡，娶妻陈氏，尚有胞妹曰风姐，生得细柳为腰，芙蓉为面。幼时相士云其大贵，父母叮咛，不可轻配。年已二八，尚未许亲。

这风姐烹调最佳，近年因长，不便见人。每有富户要吃风姐的烹调，李郎遂将内厅与风姐做客厅，令一婢年甫十三岁，送客出入。待客尽是新奇异味，价钱比李郎更贵，上席银一十六两，中席十二两，下席八两，所趁银两为私房，积蓄以为妆奁，近因钱塘县知县贪财，适遇隔街有一件命案，奈因隔街不便深究，李郎为邻佑，特请李郎进县衙问其至死其由，何不救护？小二于上灯后关店。李凤姐欲去探兄。问信，遥见客店开着，露出火光。缓步而来，恰遇正德才欲火难禁，忽闻得绣鞋声近，忙探头出房门一看。月色朦胧，见一女子十分洁白。凤姐见有人出来，忙转身回房，不料头上脱落了一枝金凤钗，帝即取火照着拾起凤钗，进内细看。款式新奇，又用珠宝镶就。正德暗想：这般客店，多有蓄得美女，以至年少客商沉迷，血本无归。今晚适逢动兴，具待他来

寻凤钗，费些银两，与他亲近也好。

且说李凤姐走回内房，心想方才若不速回，定然弄出不好意思。停了一会，头上觉得甚轻。用手一摸，叫声：“不好了，此凤钗价值百金，莫不被客商得了？”忙点火向原路照寻，并无影迹。想必被那客商拾了，将火吹灭，密从容房外窥探动静，时正德见外面火影，已知是失落金钗来寻，把金钗在灯下观玩。凤姐见了大喜，倒退数步，咳了一声。来到房口立着。正德即将金钗藏在衣袖中，问曰：“门外何人？夜深敢窥室家之火。”凤姐曰：“奴家方才失脱了一枝金凤钗，未知客官可曾拾得否？”正德含笑曰：“俺在此饮酒，不晓得什么金凤钗。”凤姐曰：“客官休要说笑，适才藏在袖内。奴家原已窥见着，万望见还，足感厚德。”帝笑曰：“娘子好眼力，俺非贪财之辈，自应送还。未知娘子何名，说与俺知道。”凤姐不悦曰：“客官乃盛德君子，岂不知男女不相动问？怎好问我姓名？”正德曰：“尔言差矣。我还尔金钗，乃欲表白不贪之心。倘是别失落，俺又不知尔姓名，岂不又负我的好意？俺今问尔的姓名，方有着落。”凤姐曰：“客官说得是，奴家乃店主的胞妹。”正德曰：“令兄何人？娘子何名？”凤姐曰：“家兄唤李郎。”

正德诈不闻。再问曰：“令兄唤什么名？”凤姐曰：“家兄名李郎。”正德曰：“令兄唤作李龙，娘子莫非叫做李凤么。”凤姐忍不住笑曰：“好笑客官乱猜，却又着又不着。”正德见凤姐一笑百媚生，大喜曰：“娘子就颠倒了，着便着怎么又说不着？”凤姐曰：“家兄李郎尔错叫李龙，奴家名李凤姐，尔却猜着，岂不是着和不着。”正德笑曰：“凤姐若着了便好，令兄不着何妨？”即取出金凤钗，对凤姐曰：“凤姐可来取去罢。”凤姐曰：“奴家乃女流，怎好去客房去？望客官送出。”正德曰：“凤姐误矣，岂有失主不来取，倒叫拾得的人送出之理？”凤姐正色曰：“客官不要闲话，百两银子不讨便罢，只是有伤客官大名。”正德笑曰：“尔若不讨，难道求尔不成。”

李凤姐恨恨竟番身去了。

正德停了一会，出房一看，见李凤姐已远远而去。正德方知是良家女，因此负气暗想：“即是闺女，寡人今夜，却有些难过。”即把门关上，步到角门。原来李凤姐一时仇恨，忘记失关角门。正德进内，见竹帘垂下，凤姐独坐厅上，正德嗽一声，移步上厅，凤姐正恨失了百金物件，又被嘲笑李龙，李凤。忽闻得嗽声，正德已进厅了，凤姐站起身来，变脸曰：“客官好不失礼，黑夜为何进入内室？”帝陪个小心曰：“俺非不知礼，因见尔发忿不讨，故特送金钗来还，原是好意。”凤姐心思：既被进来，便讨凤钗也好，即转出笑容曰：“多承美意，到是奴家不是了。”正德曰：“凤姐责人即明处，已即暗我好意送钗还你，怎连坐亦无一声？尔却也不甚知礼。”凤姐曰：“果是奴家不该

。”即移倚曰：“客官请坐。”正德答曰：“有烦了。”即坐下问曰：“凤姐尔是个伶俐的人，为何两边橱柜，尽粘着五味名目，岂不鄙俗？”

凤姐曰：“内厨乃奴家私房生意。”便说出私房前情。正德曰：“俺怎知尔一宅分为两段？敢烦凤姐备上一席来，试试滋味若何？”凤姐曰：“夜深了，不便，客官可于来日畅饮罢。”正德曰：“俺只要试个滋味，聊备四小盘，一壶酒足矣。”说罢取出四十余两，放在案上曰：“银子在此，快快备来。”

凤姐曰：“奴家比家兄更贵，上席十六两，中席十二两，下席八两。”正德笑曰：“若论令兄十二两，尔便该一百二十两一千六百两哩，一十六两还算便宜。我这些银子便折做十六两，凤姐可收去备菜来。”

凤姐心中明知正德是贪他姿色，且被正德说得许多笑话，思量：待我作弄他一个人财两空。即把酒瓶放在热汤内，汤好收了银两，取出四小盘便菜，并盏箸排在桌子上，斟了一杯酒，立在桌边，叫声：“客官请饮。”正德心下好不快活。坐下朝着凤姐丢眼细看，犹如芍药含风，海棠带露。凤姐双脸通红，忙转回绣房，将门关上。正德叫曰：“凤姐凤姐，你为何不出来？”

凤姐闻叫，在内应声曰：“酒菜俱有，客官只管畅饮。”正德自思：凤姐明知我贪看他的颜容，故意作弄我，这遭真是欲火难禁。遂心生一计，假唤曰：“我酒已醉，要退出了，凤姐可出来收拾盘盏。”凤姐曰：“客官自便。”

正德起身，假作酒醉声，踉跄下阶，大踏步行几步，仍蹑足回厅，躲在房门边几桌下。你道好笑不好笑？大大正德天子，好色如狗一般，蹲在桌下。停了一会，凤姐探听到厅上无有动静，随关房门，见厅上果无人在，怎知躲在他房门边？即出房移步到庭中，正德遂放着胆，闪进绣房内。见床幔垂下，即躲在床上。凤姐在厅上自言曰：“方才慌忙失关角门，被他进来，歪缠几时，奴家想他吃了一席酒，那里还要再吃？明是贪着奴家姿色。奴家一时闭户绝望，怕他怎不出去？如今弄得他人财两空，亦算雪气了。”收拾酒菜明白，遂进房关上角门，坐在桌前椅上。

正德在床上看见，凤姐艳色姣容，一时色胆包天，不管你三七是二十一，轻轻揭开床幔下床，闪至凤姐背后，向耳边低声曰：“凤姐凤姐，俺在此等候。”凤姐大惊，立起身曰：“尔不识礼法，敢偷进我卧房，是何解说？”

正德曰：“凤姐请息怒，俺本要出去，恐尔说我痴呆，改躲在此。不料尔果说我痴呆。”凤姐大怒曰：“三更半夜，无故入人家，非奸即盗，快快出去便罢，若不出去，只怕不好看相。”正德曰：“任你说奸就奸，说盗就盗，怎么好看相不好看相，只是俺因凤姐你的乖巧，不便变起脸来，若他人，俺便喊叫，说尔约俺前来看尔好看相么。”凤姐曰：“尔这等说何人为证？”

正德曰：“无证么？”即指金凤钗曰：“此就是证，俺便说尔把金凤钗与我为表记，便黑白不分了。”凤姐心内暗惊：如此说来，好不厉害。即恨恨面向壁曰：“奴家无暇与尔斗嘴，看尔有甚脸面。”说罢，双手抱着膝，面壁而坐。

正德见其含怒，更加娇媚，不觉动起欲火。又见其不瞅不睬，只得向前哀求曰：“凤姐看俺是如何人品？俺乃北京富户。尔若肯从我，管叫金衣玉食，呼奴使婢。”凤姐恼气曰：“奴家不比贪财之辈，富足享用，枉费口舌。”

正德只得陪笑向前曰：“俺身非白丁。”凤姐曰：“莫不是高官显爵么？”

正德曰：“俺乃一品显职，因游西湖到此，今夜相遇，正是有缘。尔若顺从，异日便有二房夫人之贵。”凤姐冷笑曰：“真是好笑，见我不以享用为念，便说是一品显职。奴家虽是女流，非富贵所能动摇我心。”正德情急无奈，只得再向前说出实情，现出本来面目。

未知凤姐从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李凤姐恩封西宫定国公怒打权监

却说凤姐不肯顺从，正德情急，只得再向前说出实情曰：“俺实非止富户高官。”又现出本来面目曰：“你看俺龙行虎步，岂是庸流？”凤姐曰：“看来未非皇帝么？”正德曰：“朕正是武宗天子。”凤姐曰：“我只道是个正人君子，原来却是油嘴光棍。岂有天子如此谗脸！”正德满脸通红，即取出小玉印来曰：“此是何物？”凤姐曰：“不过是个道士印，何足为奇？”

正德解开衣襟，露出龙披，揭开龙眼罩，两颗夜明珠，光彩耀目。凤姐看见，方信是武宗天子，忙跪下曰：“臣妾不知是圣驾，望乞赦罪。”正德即坐下曰：“为何也富贵摇心了。”凤姐抱住龙足，粉面偎在帝膝前曰：“念臣妾无知之罪。”正德双手捧住凤姐粉面曰：“朕怎忍怪卿。”遂将金凤钗代凤姐插上曰：“朕被卿难为的够了，今可伏侍寡人安寝。”凤姐遂求恩封兄妹。

正德令取过笔砚，写了御书，加封李凤姐为西京贵妃，兄李郎封为国舅。凤姐奏曰：“何不用印？”正德曰：“可有朱墨印色么？”凤姐曰：“朱油俱在外面，不便去取，将黑墨借用。”正德曰：“晦气，朕不丁忧，怎用黑墨？”

凤姐曰：“有胭脂可用否？”正德曰：“将就可用。”即取出印来。凤姐把胭脂和延沫调匀印上。

凤姐代帝宽下衣服上床，凤姐方脱下衣裙。正德问曰：“什么声响？”

凤姐曰：“臣妾衣带下系着两文钱。”正德便问：“何故系钱于裙带上？”

凤姐曰：“因陛下有福，世间妇女多悬着祈福。”正德曰：“若说祈福，怎么悬在小便处，怪不得刘蓬劫驾，多是被天下污秽。朕回朝必尽追正德钱销熔。”凤姐上床，是夜天气冷暖平分，正德久庀之际，即跨在凤姐身上，凤姐乃未经着风雨，正德略施一展，凤姐即娇声欲啼，猩红染席。正德不胜爱护，亦草草完事，披衣起床，令凤姐备酒同饮，凤姐劝曰：“陛下当速回京，接妾入宫，同享富贵。”正德恐其泄漏给之曰：“朕来日即回京，差官来接。”

二人说说笑笑，不觉金鸡三唱。正德辞别，凤姐嘱曰：“陛下毋误臣妾终身。”

正德称是，回到客房，收拾包裹起身，算还小二房税而去。

且说凤姐回房，睡到日上三竿，尚未起来。伊嫂陈氏推门入房，见两双杯箸，俱染口污，叫醒凤姐起来，云发蓬松。陈氏疑惑问曰：“姑娘为何夜饮，却又两付杯箸点污？若有甚私情，我与尔情胜姐妹，可对我实说。劝令兄将错就错，完了终身。”凤姐羞愧，具把昨宵之事实告。陈氏曰：“此必光棍。若是天子，那有如此饿眼。”凤姐因出御书示之。陈氏遂将御书留下，与李郎回来一看。

至次日，李郎回家，陈氏具言前事，李郎曰：“我正在县衙闻得正德来到苏杭云游，谅必天子。”即将御书展开一番，然后到钱塘县，认得小印，慌忙拜见国舅，遂约会合府官员到店朝见西宫娘娘，好不荣耀。

是时正德别了凤姐，仍回苏州。只一日到苏州城，歇在中街范家客店。

过了数日，已是除夕。正德在苏州过年。来早已是正月初一，店主备一席酒，庆贺正德元旦。正德心念：江流未知可隐瞒得宫内后妃、朝中文武否？俟灯节后，即当回京。

不说正德思量，要观灯后回京之事。卑说京城官内，自帝九月出门，文武屡欲奏事，江流只推帝病未愈。至十一月间，适值定国公徐大江患病，百官来见文阁夏父子。约十二月初一朔日，请帝临殿。看守金鸾殿太监，报进宫来。江流料帝年终必回，即传旨曰：“帝近日愈安，嫌今年此月朔日不利，俟明年正月初一日受贺。”文阁夏对百官曰：“且俟元旦庆贺未迟。”惟钦天台曰：“帝星现在吴越地面，帝自九月间已离京，来年未必有帝受贺。”

众官不信，独自江流在宫，日日盼望年终，寝食俱废。至三十日，文阁夏会约众官三更进朝，伺候元正拜贺。及三更后，百官齐到，惟徐大江告假未滿不到。百官候至明，又无动静。文阁夏令看守金鸾殿小监请驾临朝。江流思再缓及元宵，帝必回来。即假传圣旨曰：“帝近日心神不安，俟十五受贺元宵。”文阁夏怒曰：“明是江流阻绝君臣，待我到止禁门奏入宫请驾。”

说罢来至止禁门跪下，要入宫探病。

江流无奈，带了金锤，略开禁门，探身请起文阁夏，俟十五日朝贺。文阁夏曰：“待老夫进宫请安。”即欲举足跨进，江流拦住曰：“国老若入宫，帝必责咎把守不严。”文阁夏曰：“帝若责你，老夫抵挡。”即又跨进官门。

江流一时着急，一手拦住文阁夏，一手拿起金锤曰：“国老不听，即便得罪。”

文阁夏大怒曰：“我不怕金锤。”竟举足进门。江流怎敢打他？只得将手一推，不料文阁夏年老力衰，一颠坐在地，一顶乌纱，坐得粉碎。大叫：“劣奴大胆！殴打元老。”江流大惊，忙将禁门闭上。

文贵望见伊父跌倒，怒发冲冠，率领众文武上前，扶起老父。将脚向禁门乱蹬骂曰：“劣奴辱打吾父，如不出来，踏破禁门。”将脚又是乱蹬。内有几位谄练大臣劝曰：“止禁门非较闹之地，徐千岁病已痊愈，可请来他，有先帝御鞭，可压他金锤。”文阁夏曰：“众官可同往。”遂领合朝三百余官员上了轿马，来到定国公府。辕门报进，徐大江迎接至银鸾殿见礼，坐下曰：“本藩因朝廷久不临朝，国政少暇，且偷闲。今国老因甚纱帽粉碎？”

文阁夏曰：“奸监江流，十二月间传旨受贺元旦，今又诈言元宵方许朝见。”

老夫欲进宫请安，江流阻截止禁门，倚仗金锤，毒打，幸众官救脱，辱尽大臣体面。未知千岁有何高见？”徐大江暴跳如雷曰：“反了！反了！劣奴如此猖横，列位且回朝堂，本藩即前往，为国老雪恨。”众官齐声称善，一同回朝等候。

徐大江带了御鞭上马，来到金鸾，将绣墩移到殿旁坐下，令执殿官击动钟鼓，请圣驾登殿。一时钟鼓齐鸣。值殿太监走报江流曰：“众官齐忿，请定国公现带先帝金鞭，请帝临轩。”江流令小监回复众官，主上必俟元宵受贺。小监曰：“定国公满脸杀气，小的不敢往，公公自去回复。”江流曰：“主上懒惰，定国公错疑咱家作弊，咱若去反为不美。尔乃下人，他必无怪。”

小监无奈，来到定国公面前跪禀曰：“奉旨令众官元宵受贺，请千岁回复。”

徐大江环睁双目，喝曰：“此言是朝廷对尔说么？”小监失色叩头曰：“乃江公公吩咐的。”定国公曰：“尔去唤江流来见本藩，自有话说。”小监称是，入见江流，称：“徐千岁要公公出去说话。”江流好不着急！踌躇未决。

只见小监慌忙报曰：“徐千岁发恼，要进内来拿了。”江流叹了一口气，只得来到徐国公面前。果见定国公怒目扬须，好不怕人，遂打一拱曰：“千岁在上，咱家行礼。”定国公喝曰：“江流怎敢隔绝君臣，辱打元老？”江流

曰：“实是朝廷偷安，不肯临朝。国老不迫圣旨，强要进官，咱家恐被拖累，将金锤吓他。他自行跌倒，何曾打他？”定国公喝声：“劣奴，国老大臣，尔敢吓他，便该死的。岂至被打？劣奴没大臣尔命亦难保了。”站起身来，左手揪往江流衣襟，右手举金鞭就打。江流叫声：“饶命。”

忽一群小监从后官奔出曰：“奉正宫娘娘懿旨，方才因钟鼓闹动，查明各宫自九月间，天子就无踪迹。娘娘有旨，满朝公卿何用？若圣驾有失，合朝文武尽行斩首。”定国公大惊，放下江流，骂曰：“劣奴！尔把朝廷置于何地？快快说来。”江流跪下泣告曰：“自九月间，闻圣驾出京云游苏州，王合跟随，谁知至今杳无音信。奴婢恐百官见怪诈言在宫。”定国公骇然曰：“天子既远游，尔当密报一二大臣，令人暗随方好。今圣上倘有些差错，岂不累及合朝文武？”江流曰：“奴婢恐大臣知风，或有怀着异心，害及圣上，故不敢言。”定国公曰：“劣奴，作事累及文武，今暂禁天牢，着牢官小心，休被寻死。俟天子回来，斩首夷族”。武士领命，把江流押下天牢去了。

文阁夏曰：“前日钦天台云帝不在宫，今日始信。当再问过钦天台，必知端的。”那钦天台监正张大向前言曰：“观看帝星，正照吴地，想主上必在苏州。但星光昏晴，恐有横祸，须往救为要。”定国公对文阁夏曰：“国老乔贤梓守国，一面差人密访四处。本藩带三千铁骑，直奔苏州寻访，不可闹动。”文阁夏同众文武称“是”。各各退出。定国公回府，随点手下三千铁骑，各带干粮上马起身，一路府州县不发马牌文书，另一面写着：“文武回避。”不分昼夜赶路而行。

且说正德在苏州客店，候至正月十二晚，花灯已点，因初夜不甚热闹，正德游玩了一遍，即回店安歇。及十三晚，正德虽见是热，但不及京城多是珠玉结就，又见男女拥塞，有一种酒醉汉，杂在妇女队中，摇手搭脚。又有一扒儿手，乘人多处，拔去妇女头上首饰，引得妇女叫骂不休。真是少年妇女不宜之事。正德游至二更后，欲回到一条阔街，俱是高堂，门前点着纸匾联灯，匾上写着“争春留春，乐情多情”等项，院名门首各坐一人，大模大样。门首各立一旗，插在中央。正德疑旗幡因何立在门中央？回店对小二曰：“没甚好景。”令备小菜，独斟独酌。忽然春兴勃发，问小二曰：“此间有可勾栏美女么？”小二笑曰：“向南去转湾抹角，有一条勾栏街，俱是名婊。有座翠云轩，薛妈妈家中有十二个美女，俱年十七八。八个取草名，四个取花名，号为四时名花，八节青草。大官人何不去一游？”正德曰：“不识何处，倘误寻好人家，岂不惹祸。”小二曰：“他门首有枝旗幡便是。”

正德笑曰：“有旗幡怎说是勾栏。”小二曰：“大官人你不知，那只旗幡就是勾栏牌匾，立在门首中央，旗上挂的是只猫，号为娼妓猫。”正德笑曰

：“俺知道了。”

未知去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挥金银众女感恩受封诰二姬应梦

却说正德闻得小二所言，笑曰：“俺知道了。”即进客房，取了金条，锁上房门。小二笑曰：“大官人放心，我们这里逢着灯节，乃通夜不闭的。”

正德出门，来至勾栏街，翠云轩口，果见那门前的鴛儿，嘻笑迎接进内。正德当中坐下，薛妈妈叩见问名，帝以假名相告，即曰：“闻妈妈有名妹，特来拜访。”薛妈妈先令数女拜见。正德看看，都不合意。嗣后方使十二美人各执着一婢，叩见拜毕，分立两旁。正德见其衣着华丽，皆非美色。即令薛妈妈备席四桌，合为一处，帝居中坐，群美女两旁坐下，女婢进酒，音乐迭奏，犹如肉屏风一般。饮至五更散席，正德取出金条曰：“十二女子，各赏银一百两，余下赏妈妈。”众美女称羨武大官人慨慷，殷勤留宿。正德曰：“俺寓在某处客馆中，后会有期。”众女送正德出门。回店，小二问曰：“大官人何不知趣，到这时候回家来？”正德笑曰：“俱无好颜色，宁独宿为妙。”

即令人入房安歇。

这边薛妈妈对众女曰：“武大官人这等豪富，不贪色欲。来日请他到此，将他灌醉，与他赌状元筹，赢些银两也好。”众女称善。至次早，薛妈妈到客店，请正德曰：“众女要请大官人前往答席。”正德即带金同薛妈妈到院中。众女迎接殷勤，敬酒饮至半醉，薛妈妈曰：“天下最乐，莫如赌博。”

令女婢取状元筹来，赌些银两取乐。正德暗喜曰：“若赌状元筹，倒费了眼力，不如将六颗骨骰，每次要掷三十六点为胜。若少点算输。”众女曰：“就是大官人掷罢。”正德曰：“我就掷，你们每人出一百两，方好清算。”薛妈妈并十二美女大喜，各取出白银一百两，共一千三百两，排在桌上。正德把骰子掷下碗中，连呼满数。暗中神明护庇，果然掷出三十六点起来，众女失色。正德将十三人作十三堆问曰：“敢再赌否？”众人曰：“大官人这等高手，我们输的心愿，怎么不赌？”众女银已不足，有将九十两当作一百两的，也有把假银抵当的。正德也不管他，再掷下喝满足数，又是六六三十六点来。众女惊得目瞪口呆。正德将各人的银两并自己的银两，合成一堆。众女曰：“我们有衣服首饰，折价再赌好么？”正德曰：“极好，只是要搬出来面议。”众美女着婢子将箱笼抬出。薛妈妈暗将三颗贯铅骰脱换下去，自思任他胜手，一定三颗么？这回不怕他不输。正德怎晓得铅骰，乃曰：“各人物件，估银一百两。”众女应允。正德乃将骰掷下，那三颗好的果现出六来，惟只三颗铅骰在碗中旋转摇动，俱露出么来。正德指着喝曰：“何不满数！”只听得一声响，铅骰爆开为两半，三块各六点，三块么点。正德曰：“我今六颗，转掷

出三十九点来。”众女面面相觑曰：“果然高手，该胜一回。”正德见众女痴呆不语，笑曰：“是尔们要赌，今既不悦，将各银还尔若何？”众女只道是正德嘲笑，焉肯四千余两见还之理？”曰：“怎敢望还。”

正德曰：“我不开故衣铺，要这些衣服何用？当真把这些银物还你们。”众女大喜，各收回银物拜谢。常言财动人心，薛妈妈暗对众女曰：“武大官人真是挥金如土，若得黄公子所寄的二美人，心肯不怕不迷了。你们休泄漏。”

众女曰：“我们受大官人厚德，谁敢泄漏？”

按本城外五里，有一位公子，名唤黄虎，年二旬余。父黄志昌，在朝为兵部侍郎。母辛氏在家，家资数十万。黄虎依仗着富贵，在城欺凌小民，无恶不作，万民怨恨。妻范氏乃显宦之女，性极悍妒，黄虎怕她，近密央人在扬州采买的二美女，一名白牡丹，一名红芍药，乃良家处女。父母俱亡，姪母贪财，黄虎用银千余两买来藏在外宅，欲择日吉成亲。被妻范氏知觉，擒住二女，交媒发卖。黄虎阴令人赎回，另暗买一小宅安置。这宅近在薛妈妈家旁门，与薛妈妈后楼相接。黄虎嘱其不时照顾，重重有赏。范氏疑惑，遂把黄虎日夜留住家中，不肯放他出门，故二女犹是全身处子。薛妈妈因怕黄虎势力，也不敢萌异念。当下因见正德疏财，触动贪心。乃对正德言明二女来历：“今念大官人厚情，愿下说词，诱其与大官人相会若何？”正德闻其说出来历，触动衷情，不觉大悦。即取出黄金，折银三百余两，付薛妈妈曰：“权将此为大礼。”薛妈妈曰：“二女乃良家女子，恐未必肯枕席之欢。”

正德曰：“俺不贪色欲，惟期一会足矣。”薛妈妈收了金子曰：“须来日方图相会。”正德喜诺，闹至天晚方回店。

次日乃十五日。早，薛妈妈从后楼来到二女宅内。原来二女，黄虎令一小婢跟随，日食衣饰，俱黄虎供给。白牡丹素妆，红芍药浓抹俱完，迎薛妈妈坐下。薛妈妈曰：“逐日事冗，有误候问。昨夜因见月明如银，花灯热闹，回思二位娘子青春寂寞，实是可伤。”红芍药叹曰：“此乃薄命所招，夫复何怨？”薛妈妈曰：“公子俱内，不得做主。小夫人悍妒，倘知二位在此，势必卖入青楼妓馆。二位且为可虑。”白牡丹曰：“我们岂不知恨？但姪母贪财，身不自主。只好听天由命。”薛妈妈道：“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老身到有一计，只是不便启口。”白牡丹曰：“妈妈既有良谋，不妨明言，断不泄漏。”薛妈妈曰：“近日有一北京富户，武姓名德，为人甚是慷慨仗义。

老身每赞二位才貌，武官人却甚仰羨。老身劝其向公子代二位赎身。黄公子当此两难，必定听从，娘子终身有托。武官人说千金薄物，但未见一面耳。

诚得娘子诸来面求，武官人必厚价代为赎身。未知二位尊意若何？”白牡

丹羞愧曰：“如此说来，机会虽好。但素不相识，怎好相见面？”薛妈妈曰：“娘子此言差矣！譬如大娘将你卖在青楼，那时鸨儿威迫势挟，迎宾接客。

娘子难说永不相识。娘子当早作主张，不可错过机会。”红芍药曰：“薛妈妈良言，贤妹须听从，休误终身。”白牡丹曰：“妈妈当便请大官人来一会，切勿使公子知道。”薛妈妈喜曰：“事久多变。老身少停便请来更妙，管教一说便成事。”二女曰：“多烦妈妈费心。”薛妈妈曰：“老身即去请来。”

忙出宅门，走下楼来了。众女笑问曰：“事体可成否？”薛妈妈亦笑曰：“凭着三寸不烂之舌，却已成事了。”众女大喜。

薛妈妈遂到客店，见正德曰：“老身费尽口舌，二女欲请大官人相见，须慢慢勾她入局。”正德大喜，即同到院中，向后楼上进入宅门。一见二女，好生面善，如旧相识。二女一见正德天平开阔，池角方圆，三绺长须过腹，谅非常人。忙向前迎接曰：“念奴等为着终身大事，不避嫌疑，幸大官人勿鄙。”正德见二女一淡一浓，打扮合宜，心思：与前在官中梦见，真是有一无二，此乃天作之合也。心花大开。二女请正德当中坐下，二女旁坐。薛妈妈在下相陪。正德曰：“闻得薛妈妈言及，方知二位娘子，白璧污泥，终难沾染。至若赎身，虽十金何难？”薛妈妈对二女曰：“烦娘子厚待大官人，老身回去备席。”即出门从后门而去。

须臾间呈上酒席，正德居中，二女两旁，殷勤敬酒，十分亲热。酒至半酣，白牡丹吹动玉箫，红芍药唱曲相和，犹如莺啼婉转。弄得正德如在半空中，再开怀畅饮。至黄昏时，酩酊大醉，支持不住，扶入帐中，和衣睡倒。

白牡丹大惊曰：“睡在此间，倘公子得知，岂不厉害？”红芍药曰：“俟他酒醒再处。”取了一杯茶，等待至初更后，正德翻身曰：“朕口渴，内侍取茶来，与寡人解渴。”白牡丹曰：“酒后吐真言，大官人莫非正德天子么？”

红芍药曰：“我闻正德乃逍遥天子，云游到此，今日相遇，也算是我们造化到了，可讨个诰封。”白牡丹曰：“姐姐所言不差。”忙取一大杯茶，把正德扶起坐下。正德吃了茶，开眼方知是醉，忙问曰：“俺醉了，不知可曾说甚话否？”二女即跪奏曰：“臣妾等不知驾临，罪该万死。”正德惊曰：“俺系庶民，何故君臣相称？”二女曰：“陛下醉后，已露出真情。此乃臣妾之万幸，望乞诰封，使臣妾等终身有赖。”正德闻言，喜曰：“朕就封红芍药琼华夫人，白牡丹为昭华夫人。速待寡人安寝。”二女谢恩毕，取过笔砚。

正德写完御诰，取胭脂涂印印上，付于二女收了。

三人上床，正德先幸红芍药。白牡丹在旁动情，骚水流出。红芍药忍受不住。正德停下，遂抱了白牡丹曰：“难为芳卿在旁观动火，朕当为卿杀火。”

白牡丹笑曰：“臣妾局外闲人，不染红尘。”正德行事，幸喜白牡丹先有

淫水，不甚艰辛。是夜，三人闹至五更，方起穿衣就寝。

黎明，二女起床，梳洗，心喜居夫人之贵。谁知乐极悲生。尔道如何？

那黄虎被妻范氏抑住，不得脱身与二女私会，至十五日晚，设宴庆贺元宵，三更方就寝。暗念二女，无意与范氏亲热。当不得范氏兴动起来，反侧不寐。

黄虎无奈，与范氏杀火。及事毕，又想二女当此灯月交辉，岂不寂寞怨恨。

至黎明，见范氏正在酣睡，黄虎对女婢曰：“夫人若醒来，问你，只说我才出去，访友便回。”随上马带了几名家人，进入城内，来到薛妈妈门首。

当下，薛妈妈知正德在二女房内安睡，好不欢喜入局。忽见鸨儿慌慌张张进曰：“祸事到了，想是有人通风，黄虎故这早驰马前来。”薛妈妈惊得手足发抖曰：“不好了，我且去外面安置公子。令女婢作速去报二美人，教他速打发武官人从那后门退避，快出迎接黄公子。”女婢领令而去。薛妈妈急奔出外厅，黄虎早从门首进入厅上。薛妈妈迎上曰：“新春恭喜请坐，受老身一拜。”黄虎恐其缓久，被妻范氏见责。便曰：“妈妈，不须厚礼，俺会二女要紧。”即欲起身。薛妈妈拦住曰：“贵人新春下降，须奉杯茶。”

黄虎只得坐下。薛妈妈陪即坐在旁，女婢献茶毕。黄虎又欲进内。

未知二女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正德斗宝拘暗室黄虎陷主戮全家

却说黄虎吃茶毕，即欲进内见二女，薛妈妈曰：“公子何必性急，待老身令女婢，去请二女前来迎接。”便向女婢丢个眼色曰：“尔去快请二美人来见公子。”女婢应声而去。过了一会，黄虎心恐迟延，曰：“好怠慢，为何去唤他不来！”薛妈妈笑曰：“昨晚老身备一簿席，与他们庆贺元宵。谅必起迟，梳妆未完。公子为何这等着急？”回顾女婢曰：“快请二位娘子，说公子等待多时。作速前来。”女婢应诺。那先前的女婢飞报二女曰：“公子前来，妈妈叫速打发武大官人出后门回避，快出迎接公子。”二女惊得面如土色，忙上前推唤正德。奈正德睡熟，只是不醒。二女因是天子，不敢认真呼唤。到是白牡丹阻住曰：“纵是祸临，他是个天子，就使醒来，仗着性子，怎肯回避？定要问明仔细。黄虎进来必定谋害雪恨。我们不如且躲在邻家，好打点救驾。”红芍药称“是”。开了暗钥小门出去，仍关好小门，奔在邻家躲避。

黄虎再等一会，并无动静，怒曰：“二贱人到时还不出来？”遂唤家丁，同向后楼进入宅去。薛妈妈无计可施。心知二女不出来，必是武大官人未起。

这遭黄虎见了，怎肯干休？忙对众妓女曰：“尔们且暂回家去。”众女称

“是”，各收拾逃去。原来苏州乃大去处，多有势家养美女，寄放青楼赚钱。薛妈妈家中美女多是势家所寄，兼勾栏院，乃罔法的事，每每闹事，所有细软物件，预行收拾，以备逃走。院中广有门路。此时各各逃回本主家中。那黄虎同着家人进宅门，见不来接，心疑，只带二家人进房门口，不见人影。帐幔垂下，床前放着一双朱履，家丁揭开帐子，见睡着一个醉汉。黄虎气得太阳火发，令家丁速寻二女。家丁寻了一会，回报曰：“莫道二女没在，连妈妈众女俱走了。”黄虎听了大怒，曰：“可拿这厮回家，根究二女踪迹。”家丁把正德推起。帝睡梦中叫曰：“你们勾栏院中好薄情，一夜三百余两，睡不得一个快乐。”家丁笑曰：“这厮到敢使用，一夜三百余两，却亦敢使。”黄虎大喝曰：“你这厮敢夺我的爱妾。”令家丁带他回家理论。正德知是黄虎，想他既来近体，待到多把银两赎来何妨？便不做声，随了众人出门，来到黄府。

黄虎在堂中坐下，正德向前曰：“公子拿我何故？”黄虎曰：“我不说尔亦不知罪由。”便将二女私嘱薛妈妈照顾，一一陈明。正德曰：“只是公子差错了。妈妈惟利是求，幸得二女。公子未曾成亲。闻得公子用千余两银子买来，俺情愿加倍，就是二千余两偿还，公子别买，况尔乃苏州公子，俺系京师富户，异日若到京城，亦可到俺家安歇，以为远处相知，岂不是好？”

那黄虎越发大怒曰：“你挺富户，讨我的便宜，吾今与你赌富。尔若富胜于我便罢？倘是不及我的家资，却又夺我的爱妾，尔便该死。”正德笑曰：“莫道公子家资不能及俺，便是普天下的富户，亦难及得我了。”黄虎冷笑曰：“当家的把家产账簿取来，与这厮看看，方知我是真富足。”家丁即把家资账簿送来。正德留从阅看毕，对黄虎曰：“这些家产，却是平常。”黄虎曰：“其中共有许多银子，尔知道么？”正德曰：“知道了，现银产业未及四十万两，欠账玩器屋宇，不上二十万。”黄虎曰：“只是六十万两，也就够了。

尔有多少？”正德曰：“令尊在京，家资谅有十万两。令尊的官职若使银捐纳，亦要用银三十万，合共佐银不过一百万而已。”黄虎骂曰：“这匹夫可恨，连吾父的官职，却也估起价来。我且同尔有这些家产否？”正德曰：“百万家产，算不得豪富，劝尔休说罢。”黄虎曰：“你当真有多少？敢如此说大话。”正德曰：“若论俺的家资，就是俺的奴仆私房，亦不下数百万。大凡家资，须不可胜数，方为豪富。若历历可数，算不得豪富。”黄虎曰：“尔把我比于奴仆！但我的家业账簿为记，尔的家业，现在何处？”正德曰：“若论百万，只俺身上所有，亦不下百万。何必云及家业？但不便献出，恐公子着惊。”黄虎曰：“既尔身上有宝，献出我看，我便输服，立送你起身。”

正德曰：“公子不要着惊。”随将銮带脱下，解开衣襟，露出龙披，揭出龙眼罩，现出毫光。正德曰：“只这两颗夜明珠，价值连城，何止百万？”黄

虎见了，知是天子，惊得目瞪口呆。暗想曰：“怎得与天子争风斗宝？”正德仍结束衣服曰：“不知不罪，天子游采美色，名头不好。寡人后日回京，断不说起。”黄虎沉吟不语。家丁黄二向前曰：“公子不闻缚虎容易纵虎难么？”黄虎省悟，曰：“若非黄二指点，几乎误了大事。”即指正德骂曰：“尔这厮敢冒称天子。众人与我押进暗房饿死。”正德惊骂曰：“黄虎逆贼！

谋害朕躬，难免灭族之报。”家人不由分诉，把正德推进暗房，把门锁上。

正德在暗房内，见并无床桌椅凳，四面俱是石壁。自思朕今日死得不值。

只是喘息。

黄虎入内，对范氏把禁害正德天子之事说过。范氏喜曰：“夫君果然做的好事，但太便宜了二贱人。”不料内室动了一个救星。因黄虎三年前，夺了一个贫家女子，名唤薛瑞燕，藏在外书房，欲行强奸，被妻知道，收为随身爱婢。薛瑞燕小心侍候，范氏爱之，凡珍重之物，俱付执掌。薛瑞燕每伺候范氏就寝方睡。这一夜闻知此事，候至更深，黄虎夫妻睡罢，暗代人参到暗房口，细叩房门，对正德说明来意，将人参从门隙投进。正德许其若脱离回京，立为偏妃。

且说红芍药白牡丹躲在人家，探听正德天子被擒，料必被黄虎所害。乃思议将首饰变卖，令人雇得轿子，星夜驰赴江陵府省城，投首上司救驾。赶至第四日午时，至荒郊旷野，恰遇定国公领铁骑兵前来。二女下轿，看甚官员。红芍药曰：“何不就此出首？”及定国公马到，二女在路旁，高声喊救。

定国公曰：“少女喊救，必有沉冤。”即下马道旁坐下，唤二女到跟前。二女万福曰：“本该拜见，奈蒙朝廷恩封，不敢全礼。”定国公闻得，说着朝廷恩封，天子自有踪迹。大喜问曰：“有何为凭？”二女呈上御书。定国公见印的是胭脂汁，不觉好笑曰：“真是风流天子胭脂印。”急忙立起身问曰：“原来是两位夫人？在何处遇见天子？”二女道明：“黄虎凶恶，天子必遭陷害。故欲赴省出首，幸遇千岁，乞早救驾。”定国公大惊，便问明黄虎住址，忙取令箭，着两个老实家将，送二位夫人进京。金亭驿安歇，不许说出天子情由。二家将领命，随轿而去。

定国公暗恼，堂堂天子，却为女色争风。幸二女有情出首，不枉天子痴心。随令人往探黄虎住处，又令军马赶来。至次夜四更，已到黄府，悄悄围住。下令曰：若进内去，逢人便捉。恐其乘急，谋死天子。军士一齐喊呐，打入府中，冲房撞室，不管睡与不睡，男女尽行绑缚，犹如山崩地裂一般。

黄虎夫妻，睡梦中惊醒。军士已扫入房来，押穿了衣服，绑好黄虎。不知

何故，共擒住男女一百二十四口，单单夫去了天子。定国公在堂上坐下，军士押黄虎夫妻，一并跪下。黄虎方知是定国公人马，又暗喜帝寻不出，就可抵赖。即曰：“晚生乃公卿之子，毫无犯法，千岁黑夜里攻门掳抢，擒捉男女。”

王法无私，干岁虽然极品，家父亦不肯干休。”定国公喝曰：“匹夫快将朝廷献出，饶尔性命。”薛氏叫曰：“妾知天子去处。”军士带上前，黄虎睁目喝曰：“尔怎敢闲话！”薛氏便曰：“黄虎尔罪恶重大。”即言明天子被禁，人参相救。黄虎恨养虎伤身。定国公大惊曰：“今经六天，岂不断送性命！”薛氏曰：“谅有人参保护不妨。”

即引至暗房口，军士仔细打开门进内见帝饿倒在地，星眼半开。定国公抱住大哭曰：“陛下呵，竟如此结果！”薛氏曰：“不必悲伤，幸有鼻息，心头尚热，还可更生。”定国公即扶到床上，令速煮稀粥，和人参灌下。且喜尚能下喉。满城文武官员，闻得此言，惊得精神俱无，出城伏罪，欲请进城。定国公令苏州府将黄虎满门押去，严禁牢狱，不许泄漏。只在黄府侍伏天子，一日数次，虚粥参汤调理。薛氏亦留在府。过了两日，帝方苏醒，见定国公下泪曰：“朕岂梦中相会么？卿怎知朕被害，到此保救？”定国公说明元旦朝贺之事，钦天监占星后，逢二女出首，星夜赶来，擒捉黄虎等情。

正德暗喜：“二女却甚有情，不枉朕为他受苦。”

再过三四日，精神已健，饮食如故，客店主送帝包裹来还，帝重赏令回。

定国公问及王合向那里去？正德方言，自瑞兰州瑞阳镇失散，至今并不知下落。

次日帝重堂宣苏州府，文武官责曰：“黄虎陷害百姓，俱是府县官纵放之罪，今后倘有不法者若再询情，纵放走然将尔尽行处死。”文武官一齐叩头。帝令苏州府，提出黄虎全家上堂。黄虎夫妻母子跪在前面，婢女奴仆，跪在后面。正德大骂曰：“黄虎，尔平日陷害小民，已是罪不容赦。今却又欲置朕于死地，尔有何言可答？”黄虎无言可答，只是叩头伏罪，正德令武士押男女出去，尽行处斩。定国公跪奏曰：“家无全犯，乞赦家人仆妇。”

正德曰：“前日黄虎略有悔过之心，奈黄二唆主，故害寡人。朕今全斩，以为后世恶仆唆主者戒。”众仆妇俱哭骂黄二媚主，害死众命。武士将黄虎一家，尽行斩乞缴旨，正德令把黄虎首级，悬苏州城门号令，余俱掩埋，万民称快。正德安慰薛氏救命之功，俟回京必立为妃。犒了铁骑军，将黄虎家产籍没入官，传旨回京，不许走漏风声。“朕还要处死黄志昌，纵子为恶。沿途不许惊动地方官，恐耽搁日子。”定国公保驾起程。

正德心急欲回京，一路早行晚宿。非止一日，将到京城。文武官因先前红芍药、白牡丹至京，闻他言帝在苏州，不久即回京，并不言及委屈。心下俱怀

疑，每日盼望。这一日闻报驾圣回来，百官齐到十里长亭跪接。正德令内监送薛瑞燕入宫，自己上亭谕百官曰：“朕云游日久，赖众卿等守国，其功不小。”众官谢众曰：“臣等有失保驾，罪戾非小。”

正德即令宣兵部侍郎黄志昌谕话，黄志昌心内大惊，想帝在苏州回来，即行宣召，必有不妙之事，上前俯伏候旨。帝和颜悦色，令平身。问曰：“闻得卿家住苏州，未知在于城内城外？”黄志昌奏曰：“臣住在苏州城外，离城数里。未知如何圣谕。”帝问曰：“家中尚有何人？”黄志昌奏曰：“臣家中只有老妻媳妇，及一子名黄虎。”帝问曰：“尔子作何事？可守分否？”

未知黄志昌如何奏答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江流获赦超苦海凤姐自误丧黄泉

却说正德问黄志昌曰：“卿子可守分否？”黄志昌奏曰：“臣只此一子，满望接续书香，频书责其放荡，劝以勤诵诗书。谅未必守本分。”帝曰：“尔即寄书责劝，尔子可定然守分。”黄志昌曰：“慈母每出败儿。老妻只有一子，定是任他纵放，怎肯习善？定必非为。”帝曰：“卿可谓不私其子，尔子在家剥削小民，又敢陷害朕躬。率得定国公往救，朕得有命回来。”惊得黄志昌魂不附体，免冠叩头曰：“臣怎知逆子如此作恶！罪孽滔天。请将臣碎剐，以谢百官之恨。”帝曰：“卿言语秉公，自是尔子作恶，与卿无干。

朕已将尔子满门诛戮，卿宜归原职。”黄志昌闻得满门斩送，心如刀割。奏曰：“臣虽蒙圣恩宽，但罪臣深，乞准辞官。”帝曰：“卿且就职，另日辞官未迟。”龙驾上辇回京。群臣方知天子遇害。黄志昌恐百官怨恨，过了月余，辞官而去不表。

且说正德回驾进宫，各后妃朝见请安，自有一番言语。次早登殿，百官应贺毕，左班下闪出一个金亭驿丞跪金阶奏曰：“今有红芍药、白牡丹，现在驿中，请旨定夺。”帝曰：“二女系朕梦所得，其出首救朕有功，速宣召入宫，同享富贵。”只见六部官向文阁夏暗丢眼色，文阁夏当先跪下，六部官一齐跪奏曰：“二女曾入青楼妓馆，生不得入宫，玷辱宫闱，亦不得配享太庙，只宜赐府别居。陛下欲会，可从地道前往，免被外议天子宿娼之嫌，又杜刺客窥伺之意。”帝不悦曰：“二女乃良家处女，白璧无瑕，其居室系是黄虎私宅，岂有人青楼妓馆之理！群臣不必多言。”即传进二女，着内监送入宫去。

帝又问曰：“内监江流何在？”徐大江奏曰：“前日皇后要就臣责究，臣已将江流拘禁天牢。”帝令当驾官宣召江流上朝。须臾间江流已到，当殿开了镣钮。只见江流蓬头跣足，好似在死城失锁，走出的恶鬼。跪下曰：“陛下累奴婢好苦！百官俱道是奴婢唆使陛下云游。今幸回来，奴婢可表白一番。

乃是陛下自欲云游，非奴婢唆使。”帝伤感慰曰：“是朕累卿，今赦卿罪

，仍侍寡人。”众官齐跪奏曰：“陛下起程之后，江流自宜密封一二大臣，暗令人随驾，自无苏州之祸。如此险累群臣诛戮，罪难轻赦。”帝曰：“此乃朕自为之。若欲斩江流，可斩寡人就是。”群臣不敢多言，只得领旨。帝回宫对江流说起王合失散，苏州被害，江流不胜惊骇。但帝本逍遥天子，懒于政事。今离京日久，积案累牍，颇费文理。因此忘了李凤姐终身，但这且慢表着。

且说正德一日间临殿早朝，午门官奏曰：“启陛下，王合在午门外候旨。”

帝令宣进。王合进到金阶跪不叩首曰：“奴婢有失保驾，罪该万死。”帝问曰：“卿一向失散何处？今怎知朕因来！”王合奏曰：“陛下累奴婢好苦。

一路往苏、杭州，密通府县文官寻访圣驾。又到福建、漳泉等府，知会地方官暗访，欲回京，又恐百官责罪。只得在福建打探。近闻圣驾回来，特赶回请罪。”江流当先跪下，众官亦一齐跪奏曰：“王合保驾失路，致陛下苏州被害。乞陛下诛戮。”王合忙献出独角赦书曰：“现在赦书在此”百官又奏曰：“王合明知有罪，预行邀赦，理应斩首。”正德不悦曰：“朕降赦要王合保驾，瑞兰州，朕自失路，与王合无干。卿等休要怪好人。”百官不敢多言，只得归班站立。惟江流不愿，奏曰：“王合曾约陛下到处，密书报奴婢，好密通大臣，令人保驾。王合竟杳无回音，致陛下受害，奴婢受百官谴责，皆王合所累，理合处死。”王合笑曰：“圣驾失路，我本要书信寄去知会，恐公公将我满门杀害，故不寄信为妙。”帝曰：“江流休怪王合，总是寡人贻累。若论王合难赦，尔独可赦否？”江流领旨退下，帝令王合仍然跟驾不表。

且说扬州杨志仁，探知正德天子在苏州被害，即带着御笔书进京，厚赂午门官奏曰：“今有扬州民人杨志仁，带有御书印记，伏乞圣鉴裁夺。”帝见而大喜曰：“快请愚兄杨志仁进来见朕。”午门官本是闻宣召，今忽闻‘请’字，加倍小心，奔出午门外来。因员外未有官职，不便称呼，只得叫曰：“朝廷传请大千岁进朝。”杨员外闻得称他大千岁，心内好不快活。即入朝偷眼窥看；果是正德天子。不觉大喜。扬尘舞蹈，俯伏跪下，口呼万岁。帝下坐上前，双手扶起曰：“恩兄何必行此厚礼！”赐坐，杨志仁坐下绣墩，奏曰：“臣前甫村回日，见书方知是拙妻不贤，有慢圣驾，今特来请罪，并将所拾金银解京，或寄扬州库藏，未敢擅便。”帝曰：“王嫂女流之辈，何必言及。

所拾金银，卿可收用，何必奏请？但卿今日到此，甚慰朕心。”传旨备筵接风。帝又对文武官说明来历曰：“杨志仁与朕结义甚厚，情胜手足。今幸进京，众卿可陪王兄畅饮。”众官方知就里。

君臣宴饮，酒至三巡，杨志仁离坐辞酒。帝曰：“皇兄辞酒，恐众官酒醉失仪。但今日难得皇兄相会，众官失仪无妨，各宜尽醉方休。”帝令内监打扫

偏殿，伺候皇兄安歇。杨志仁奏曰：“内宫非驻足之所。”帝曰：“朕昔在卿家，以手足相待，出妻相见。朕若使卿居外馆，是九五至尊，不及一布衣耳。卿其无辞。”是晚君臣散席，帝携杨志仁，同辇回宫。令小监小心伏侍员外，不许怠慢。

次早杨志仁起床，小监跪送洗面水，伏侍梳洗毕，茶罢，献上九龙筵席，珍羞百味，用银器金皿，光华夺目。说不尽皇家富丽。不一会帝到同饮，携杨志仁上辇，同游内宫，各宫妃嫔俱来献觞。至晚归，杨志仁恐住惹厌，第三早即要辞别。帝苦留住十余日。杨志仁奏辞，帝赐采缎宝器。沿驿回乡，灯上挂着“天子盟兄。”一路上官军迎送，好不威风。及到家中，府县文武官朔望上门请安，好不荣耀！此乃杨志仁作善之报，按下不表。

且说山东汪如龙闻说正德天子到京，恐帝见罪，带马上京，贿赂午门官奏曰：“启陛下，有山东人汪如龙，带着御马，在午门外候旨。”帝闻心中曰：“这匹夫可恨，朕前将马卖他，要他银子五十两，他却自送出二百二十两。今必是嫌多价，将马带来退还。若使众臣知道，岂不耻笑？”即令午门官宣进，汪如龙进朝，认得果是卖马之人，忙拜伏曰：“山东子民汪如龙朝见，愿圣主万寿无疆。”帝高声问曰：“汪如龙，尔来见朕何为？”汪如龙奏曰：“陛下前过山东，将马寄在臣家。今者特带来送还。”帝颜色转喜曰：“卿果忠诚，送马来还，难为卿一番辛苦。”着武士将马牵至殿前。帝下御榻，手拍马背言曰：“朕与尔久别，今尔回来，还认得朕么？”那马见了圣驾，乱跳咆哮，好似告诉离情一般。帝令带回内厩喂养去了”。又令赐汪如龙银五百两，缎十尺。汪如龙谢恩回家，地方官只道与天子有甚交，个个好不奉承。

闲话丢开，再说李凤姐闻得天子被黄虎陷害，薛氏相救，那红芍药、白牡丹出首，定国公保驾回京。自思薛氏、二女俱皆受封诰，送入宫去，料近日必来宣召。延及半载，不见旨到。恐是天子见他微贱捐弃。忧忿交攻，积成心痛病症。请医诊脉调治，不曾痊愈。迨及三月余，病势益加沉重，不时晕厥。其兄李郎劝曰：“妹子须要保重身体，倘圣旨来召，方得进京。”凤姐进泪泣曰：“红芍药、白牡丹、薛瑞燕俱收进入宫。惟愚妹弃置此间，君必是负心。非愚妹当日不顾廉耻，有失名节。是昏君苦缠，无奈顺从。不意反遭见弃。想妹命亦不久在人世矣。乞兄念着同胞之情，将御书带进京去，请问昏君何故弃妹子。妹子虽去在九泉，地下亦得瞑目。”李郎亦下泪曰：“愚兄听从入京，启奏主上，尔须保重身体。”即收拾银子包裹，叮嘱妻陈氏，细心照顾妹子。带了御书起程，一路雇车马赶紧进京。

非止一日，来到京城，亦无心玩景，寻了客店安歇。次早带御书，来到午门，说明来历，呈上御书。午门官见是御书。不敢耽搁，奏上金案殿曰：“启

上我主，今有浙江杭州府民人李郎求见，现有御书，伏乞我主定夺。”

将御书呈上，内监接上龙案，帝看过惊曰：“李郎前来，李凤性命休矣！快宣李郎进朝。”午门官宣进李郎，俯伏金阶，帝传平身。宣上前谕曰：“令妹着尔进京，有何怨词？不妨直奏。”李郎奏曰：“臣妹子李凤因思京报，知陛下承认红芍药、白牡丹，惟有臣妹置于度外。遂染成心痛之疾，日夜喘息，转成重病，逐日昏迷。故令臣进京，请问为着何罪见弃。看来命在旦夕。”

帝垂泪曰：“朕实系忘怀，怎忍捐弃之理！但尔妹却亦颠倒，岂不知朕心意？”

不自进京反忧郁成病，实非朕之过。卿速回家，将尔妹扶病进京见朕，以慰朕昔日之情。”李郎方知帝不辜负伊妹，实妹无福。奏曰：“臣前日进京，妹病已重，恐命难保。”帝曰：“倘尔妹云亡，亦宜运棺入京，朕方得心愿。”

李郎领旨欲迟。帝曰：“尔妹若亡，仍赐沿驿回京。”

李郎退出，客馆收拾回乡。这里李凤姐病势日加沉重，陈氏因丈夫进京，真是百般劝慰，无计可施。李凤姐泣对陈氏曰：“奴家大数已去，深负哥嫂大恩，但奴家性命，是被昏君所害。哥哥若回，烦再进奏，看昏君于心何忍？”

陈氏垂泪曰：“姑娘且自忍耐，性命保重为要。万一不幸，尔哥自当入京，再奏。毋容挂念。”凤姐再缓半日，痰涌而亡。陈氏哭得欲绝。女婢劝止，备棺槨衣裳，以贵妃礼收殓。停棺偏殿，设下灵帏。

那李郎一路之上早行夜宿，赶急回至家中。这一日李郎入的门来，方才到了偏殿之上，一见设着那灵帏，内供着李凤姐的牌位，大惊，抚棺恸哭曰：“贤妹呵，奄忽弃世，真正辜负了正德天子的圣心了！愚兄满望贤妹入宫，提携愚兄，谁知如今竟如此！岂不哀哉！”那陈氏闻得丈夫哭声，忙出劝止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凤姐建庙受配享周元就职庆团圆

却说陈氏劝李郎曰：“姑娘即死不能复生，且理正事为是。未知尔进京见天子如何？”李郎对曰：“朝廷实是忘记，并不辜负。”即把天子垂泪，及令进召入京，一一陈明。“此乃妹子差错，与天子无干。即知天子回京，自应进京朝见，反自怨恨身死，岂不可伤，算来总是我们福薄，难得贵人提拔。”

陈氏令婢取水与李郎洗了手足，更换衣服。备祭礼哭奠毕，问陈氏曰：“妹子何日何时弃世？有甚言语？”陈氏细述前言。“已亡十日矣。”到了

次日，李郎通知府县，准备人夫运棺进京。合府官员，俱来祭奠。

李郎择了起行日子，前面具一尊开路神，逢州过府，执斧砍城而进，又备半付鸾驾。沿路地方官，各备人夫护送，好不威风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一日来到京城，在西校场停棺。次日李郎即来午门候旨。

午门官奏入金殿。帝传宣李郎入朝。李郎朝见，帝传平身，问曰：“卿身编素，尔妹莫非是不测么？”李郎奏曰：“臣未回家，妹子已死十日了。臣奉旨运棺来京，现停在西校场，特来缴旨。”帝流涕曰：“尔妹身死，朕之过也！未知临终有何怨言。卿可实奏，不必隐匿。”李郎从实奏曰：“妹子欲请问何罪，陛下见弃？”帝又泣曰：“尔妹岂不知朕情重？乃不进京，竟忿恨亡身，是亦自误。”即传旨光禄寺，备办祭筵，朕亲往西曹一祭。”李郎辞曰：“亡妹早死，已负圣旨。若从行御祭，九原难当矣。”帝曰：“此乃朕略表微心，卿其毋辞。”李郎谢恩，退出校场。

帝上辇，群臣拥驾而行，闹动了万民齐来观看。帝至演武厅上坐下，内侍排了上祭筵，帝换了素袍，来到棺前，见了棺柩，一片伤心，掉下泪来。

内侍点了香，付帝祝曰：“爱卿！朕前与卿相遇，满望百年相守。谁知竟成隔世！朕非负心，实为忘怀。今朕亲自致祭，以慰幽魂。卿其有知，鉴此微忱，愿卿早升天界。”赞礼官喝曰：“君无拜臣之礼。降香宣祝。”帝即传旨，令礼部官代拜读祝。化纸已毕，发起三声大炮，收下祭筵。李郎上前，叩谢圣恩。帝上辇排驾回宫，文武各回府不表。

至次早帝登殿，着钦天台定吉日，卜葬凤姐于皇陵。只见掌朝阁老文阁夏、尚书夏言及众官齐奏曰：“李凤姐曾开酒馆，生不得入宫，死亦不得配合皇陵。亦不能配祀太庙。望陛下以国法为重。”帝曰：“别葬无妨。只是不配把太庙，凤姐幽魂何归？”夏言奏曰：“若恐无凤姐幽魂无依，陛下可另建庙祀之可也。”帝即降旨，就城外择地安葬李凤姐，及建庙供祀，另赐近地良田三十亩，以为春秋配享费用。又念凤姐恩爱，欲加封李郎官职，又恐李郎不谙政务。即封李郎为光禄卿，掌管筵席。从此李郎好不荣耀。

帝一日在宫，想及：“前日李凤姐悬挂正德钱，朕即欲收取天下正德钱，免致妇女所污。及回朝却又忘记。以致李凤姐忿恨身亡。来日当尽追销溶。”

次日帝登大殿传旨：“着天下十三省地方官，尽追正德钱销溶，以钞换之，敢有藏匿不献者，重罪不赦。”该部官领旨，通行傍文，颁告天下各省州府郡县，着公公催督。所有正德钱文，缴官换钞行用，万民既无亏损。

圣旨下，天下纷纷缴换，地方官随即陆续奏销。且说天子留下十三文正德钱，适逢岁考，十三省学政，将出京时，帝每人密传一文。正德嘱曰：“卿若

到该省，即将此一文用去。”各学政领旨，迨及考事完竣，回京面君之日，俱奏：“钱文用去。”帝方对群臣曰：“朕立愿将这十三文正德钱分发十三省。若有人得此原钱者，朕立愿曰：‘谁人得朕钱，富裕保万年’。”众官等俱愿子孙富足，各遣人到各省访查原钱。风声一闹出，所有沉匿正德钱，无论原钱不原钱，谁肯献出？这十三位学政始悔，早知帝有此愿，即将一文留下，为镇家之宝。

过了几日，江流自思前日之事，甚是危险。即奏帝辞监回乡，帝许之。

这帝自云游回京后，政事比前也觉勤紧，遇稍暇时，每每与红芍药、白牡丹饮宴留宿，恩赏甚厚，直是享用不过。杨志仁亦进京探帝几次，俱皆厚赏。

一子杨廷珪，读书中了两榜进士。可谓富贵双全。就已两载有余，那山东省瑞兰州周元，自母亲病亡，即在岳父吴大材府中开丧；合府官员，俱来吊丧。

埋葬费用，俱是由吴大材支持。后吴大材虽知天子回京，但因周元丁忧，不便进京，即留在府中，延请教师，教练兵书、武艺、弓马。周元用心训练，俱各精通。迨及是年连闰月二十七个月服阕，乃择吉日，将女儿吴瑞云与周元完了婚事。合卺之夕，周元真是如登天界，梦中亦不想及吴小姐得成匹偶。

是夕二人恩爱，自不必说。至三日后谢亲，好不热闹。庙见王太夫人，及祖先神主。至满月后，吴大材对周元曰：“老夫心淡功名，惟愿贤婿立身成名。

今幸贤婿母服既阕，老夫欲与贤婿上京供职，以副圣望。”周元曰：“此乃岳父美意，小婿自当从命。”吴大材即择了起行日期，收拾行装，拜别亲友。

自有许多钱行酒席。

到了吉日，吴大材嘱咐家人，料理家务。翁婿带了几名家人，上轿起程。

一路上免不得穿州过府，夜住晓行。非止一日，进了京城。果然乃大都会之处，四方宾客往来，商贾辐凑，六街三市，富丽无比。家丁寻了客寓安歇，吴大材免不得去拜同年，会僚友。忙乱了几日，方得闲暇。专候天子临朝面圣。

那一日周元问吴大材曰：“小婿未见午门，未知可一游否？”吴大材曰：“这有何难？贤婿有兴，来早老夫便引尔去游耍一会。”周元闻言大喜。到次日早饭后，翁婿穿上公服，步行游玩，逶迤向着午门而来。

时正德天子，连日在宫中与白牡丹、红芍药饮酒作乐，偶然心绪不安，故不临朝。尔道冤也不冤。亦是光禄寺该的遭殃。帝偶思起：“云游时，在周元家中吃得珍珠粥，甚是可口。即令内监着光禄寺卿速煮些珍珠粥，与寡人改口

。”内监疑惑，问曰：“珍珠乃坚刚极硬的物件，怎能弄成稀粥？”

帝曰：“朕在山东时，曾吃过此物。传与光禄寺，他自晓得。”

内监领旨，来到传光禄寺前，叫曰：“那一位是值日官，快来接旨。”

只见一位官员应声出见。内监曰：“是下官值日的，有何圣谕！”内监认得是光禄寺卿任忠，便曰：“任先生咱万岁爷圣谕，着先生速煮珍珠粥。因主上立等充饥。”任忠大惊曰：“公公莫不是认错否？珍珠乃坚硬之物，怎能煮得熟烂？”内监曰：“咱亦曾奏过，主上云他前在山东周元家吃过此物，教先生立刻煮来。”任忠曰：“这个真是难题目。”忙令人取过小珍珠，令厨司人役，快快煮来。厨司曰：“只是如何煮法？小的从未闻见过。”任忠曰：“朝廷既曾吃过，断非谬言。可取珍珠和水先煮一顿后，方把白米和熟，岂不是珍珠粥么？”厨司领命，就去把珍珠向滚水中滚了许久。内监来催取，厨司取珍珠与任忠嚼着，仍是坚硬。内监催迫甚急，只得将米放熟了，贮在碗中。内监曰：“这等刚烂不一，怎么吃得下去？只是先生当随我缴旨。”

任忠曰：“委是任煮不烂。下官便随公公面君去。”

二人来至驾前，将粥呈上案上。帝看过曰：“这不是珍珠粥。”任忠奏曰：“此真正是珍珠粥。”帝摇头曰：“寡人记得珍珠粥其汤浑浊，不得如此澄清的。”任忠曰：“因陛下催得紧急，特故取来。若得煮久，其汤自然浑浊。”帝曰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因想得喉急，取起筷子，吃了一口。才入口把牙齿一嚼，珍珠乃极坚硬的，把牙齿一挫，几乎把牙齿挫折。痛得眼泪垂下，开着大口，合拢不来。停了半晌，惊得任忠，冷汗直淋。帝大怒骂曰：“匹夫，欲折朕牙齿！”喝令武士，押出午门斩首立决，不待时刻。武士不由分说，绑出午门外。立刻献上首级。帝将首级发出埋葬。

又令内监：“着光禄寺小心煮来，寡人重重有赏。”内监再传圣旨。这光禄寺卿郑奇，唬得魂不附体。入宫奏曰：“小臣不知珍珠粥如何煮法？”

帝曰：“朕昔在山东曾吃过，看来好似剖做两片的。一面是圆的，一面是平的。卿可快快煮来。”郑奇回光禄寺，用剪刀把珍珠剪为两半，放水煮了许久。不止不烂，反觉如刀割着口肉。内监又来赶催，只得把米和熟，送到御前。帝曰：“不是这样。”郑奇曰：“正是用刀剖开。”帝用箸取些珍珠和粥，放入口中，轻轻嚼着。不但坚硬，险割伤内唇肉。越发怒曰：“尔这伙匹夫，欺朕执意不煮，武士押午门处斩。”郑奇叫屈，武士绑了，才出午门，凑巧周元翁婿来到。吴大材忙问曰：“郑年兄何事如此？”郑奇遂把吃珍珠粥斩任忠，不知山东那个不思量好死的，煮这物件，害人性命。”周元暗笑，好骂母亲。说这奇话累人。忙向前曰：“大人放心，珍珠粥我能煮的。”吴大材大惊曰：“贤婿不是享用的人，怎么能煮珍珠粥。”周元曰：“不妨，小婿断不误

事。”郑奇大喜曰：“若能救我，誓当重谢。”即烦监斩指挥官代奏。指挥官进宫奏曰：“奉旨斩监郑奇。有兵部侍郎吴大材，同婿周元前来。周元称朕能煮珍珠粥，合应奏闻。”

帝大悦。令宣吴大材翁婿进宫。传宣官出宫，宣进偏殿，朝见。帝传旨平身，对周元曰：“朕前受尔珍珠粥之敬，朕近因身子不快，着光禄寺煮来。

不意光禄寺欺君，倒说是朕作难，从无此物。幸卿来作证，方知朕非刁难。”

周元奏曰：“光禄卿实不晓此物，并非欺君。乞陛下恩赦。待臣煮来供奉。”

帝着惊曰：“如此倒是寡人屈杀任忠了？”即传旨任忠屈死，恩赐御葬，录用后嗣。郑奇赦其无罪。帝又问周元曰：“卿何缓了此时进京？”周元便把丁母忧及学习韬略武艺，服阙完婚，特来供职，帝伤感曰：“尔母却亦弃世？”

准卿翁婿复职。”周元翁婿谢恩。

帝又令郑奇学习珍珠粥。郑奇请吴大材翁婿至光禄寺，谢其救命之恩，周元就令取大麦煮用，白糖调和。郑奇方悟。不值几文钱，断送数大臣性命。

周元送至驾前。帝乃大悦曰：“正是此物。”及至吃了几口，便曰：“为何不比前日之粥味美，是何道理？”周元跪奏曰：“珍珠之粥，原不甚美。

因日前正在饥饿之际，自然称美。及至今日醉饱之时，有何好处？”帝曰：“则不然。前日和凤眼鲑，今乃和糖。盐甜不一，可取凤眼鲑来下箸，自然美妙。”周元奏曰：“和糖陛下乃嫌味甚不好，那凤眼鲑如何吃得呢？”帝又曰：“各人的意思不同，尔等只管取来凤眼鲑。”周元又奏曰：“此凤眼鲑须是大海之边方有。待臣另日取来进上。”帝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且待另日取来。”周元领旨退出。郑奇谢曰：“若非将军前来，便是珍珠粥斩我不着，凤眼鲑也要断送我的性命。”周元同吴大材回到了客寓，令人寻取盐■子，一面就移入了衙署。

过了数日盐■子取到。周元便再煮了大麦粥，和盐■子进上。帝初见笑逐颜开，曰：“极妙美物，今日方见。”及至吃了两三口，那满口鱼腥味以及盐气，实系难尝之至。叹曰：“朕始信饥不择食之言诚是。”即令撤去。

周元退出供职。

从此正德皇帝，勤修国政，风调雨顺，万民讴歌。要知后事须看《大红袍》①便知。

①《大红袍》——即本丛书中《海公大、小红袍全传》中的《海公大红袍全传》。